

張天翼文集

第四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张天翼文集

第四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精7平4 字数 306,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内精装1,200册)

书号：10078·3595 定价：精4.65元 平3.00元



作者像(1935年版《南京》)

## 编者的话

(一)本文集收入作者自1922年至1982年六十年来主要文学著作。按体裁共分十卷：

第一至四卷：短篇小说

第五、六卷：长篇小说

第七、八卷：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第九、十卷：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

末附：《张天翼著作(1922—1982)目录》

(二)收入文集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凡中、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篇目和编次。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

(三)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

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尽量保持原著面貌，一般不作改动。

(四)作者原注全部保留，并在注前标明“原注”字样。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各集、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篇的篇末。

沈承宽

一九八三年七月



## 第四卷说明

本册为《文集》短篇小说部分的最后一卷。首先收入短篇小说集三种，按初版先后编次：

《春风》1936年11月初版

《同乡们》1939年4月初版

《速写三篇》1943年1月初版

其次，选印未曾结集出版的部分短篇小说十一篇，按发表先后编排。其中选有作者早期作品五篇，供读者参阅。

在本文集第二卷收有作者自选集《畸人集》的短篇小说部分，该集原尚有独幕剧作二部，因体裁不一特抽出列于本卷之末。

## 第四卷目录

春风 .....	1
贝胡子 .....	3
严肃的生活 .....	16
讲理 .....	22
蜜味的夜 .....	28
一个题材 .....	52
闺训篇 .....	69
春风 .....	78
——写给石青	
同乡们 .....	117
夏夜梦 .....	119
伙伴 .....	146
同乡们 .....	166
陆宝田 .....	191
速写三篇 .....	233
谭九先生的工作 .....	235

华威先生·····	258
“新生”·····	267
<b>集外短篇小说</b> ·····	<b>297</b>
怪癖·····	299
苦衷·····	302
黑的颤动·····	306
走向新的路·····	312
黑的微笑·····	319
探胜·····	329
——啃草蒜之一	
主战者·····	339
青峰八爷·····	348
——啃草蒜之二	
失题的故事·····	361
酒后·····	385
知己·····	398
<b>独幕剧</b> ·····	<b>407</b>
时代的英雄·····	409
老少无欺·····	440

春 风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年11月初版

《文学丛刊》第三集第五种

## 贝胡子

大家叫她宗老师的那个堂客——今天又到会馆里来过一趟。听说她带着一本捐簿在这里募捐。

在会馆里住了二十五年的钟七老官——仿佛是这里的主人，横着眼瞧着她出出进进，可是她一跟他打了招呼，他就客客气气搭讪着：

“学堂里忙啊？……来吃杯酒吧？……”

跟他紧隔壁的贝胡子可戒严似地把房门上了闩，连皮纸卷窗也下了下来。他掏出钥匙来要開箱子，一下子又想起了什么，手停到了半路上。

“钟老七，钟老七！”他拿钥匙敲敲纸糊墙壁，压着嗓子叫。“她还在成十六房里啊——那个堂客？”

隔壁那个大概又在那里喝烧酒：听见他放下杯子，又听见他用拖踢的步子走近墙跟前，小声儿答：

“走了，我看见的。……等下子怕还会来。……”

这边贝胡子想了会儿。他翘起了下巴——让脸子挤得全皱着，拿手指搔搔胡子梗，自言自语地说：

“那个瘟长班！①——管的卵事！——放宗老师进来！”

---

① 长班：会馆里司杂役的工人。

他听见钟七老官拖着吃力的脚步子走开，还很响地打了个嗝儿。

于是贝胡子蹑脚蹑手到窗子跟前，打冷布角里张一张院子里——空空的，太阳照得那些青石耀人眼睛，只有只老母鸡啾啾地走了一转又出门去。

“这些瘟家伙！”他用种闲散的派头抽上旱烟，吐了口唾沫，隐隐感到了有什么不好的预兆。

天上有飞机飞过，响得连屋子都颤动着。外面有人嚷着些什么，可是全给埋在了那嗡嗡的吼声里，只模糊地听到了那些害怕的口气，愤怒的口气。

长班那个小儿子似乎在那里蹦着，溜着个尖嗓子——

“打呀，打呀！——操你妈！砰！”

贝胡子打箱子里掏出一本帐簿来。他把烟斗搁到桌上，空出两只手来掸掸身上的灰土，然后翻着这本写得整整齐齐的册子。

他一直颤动着嘴唇，低声念着那些数码子。不错，要是端午节前不闹什么乱子，他连本连利可以捞回三十来块钱。可是这些数目字分明在那里晃着摇着，水影子那么漾呀漾的，好象它马上就会从帐簿上飘开去的。

“鬼摸了脑壳！”

左手扶住旱烟筒，撇转脸来向右边射了一口唾沫。

怎么他要放帐给那些靠不住的家伙呢？——同乡人，那不错。可是他们多半是些进学堂的脚色，是些宗老师一路教小学货。照他贝胡子的话说起来，那尽是些没肠子的家伙——“天不探地不管的”。

他并不是没劝过那些后生。

“你们都是年纪轻轻的呀，”他坐得很舒服的样子，把右脚搁到了左腿上——跷呀跷的。“你们有娘也有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唉，瞎闹有什么好处呢？……你们如今学堂里也读《孝经》，你们倒想想我这老官子的道理看。……”

看看他们那些爱笑不笑的脸子，他伤心地叹一口气。他抓着烟筒，拿无名指跟小指竖得高高的，抽了会儿又说：

“好好读书，莫管别的。将来做官做府，天下事自然落到你肩膀上来。……吵么子嘞，如今？唉，血光灾，血光灾！……我在北平住了一二十年，这些落壳我看得多了。唉，看得多了。……”

他也向那些学堂校长上过条陈——不过他没署名，只规规矩矩抄好，贴一分邮花当做露口信寄去。等到以后他看到报上——那些学校当局想法子叫学生们复课的消息，他就指指点点地对成十六嚷着：

“看哪，看哪，成十六！……呃，你到底怎样在那里吃报馆饭的，我倒要问问看？你晓不晓得有人上了个条陈？……”

他留着那分油腻腻的印刷品，一个个地送会馆里的人看。他认为那些当校长的到底还有几个明白人，到底相信了他的意见。

可是如今——又怎么搅的呢？宗老师鬼头鬼脑的募什么捐呢？

身子抽痉地动了一下，他狠命把铜烟袋在砖地上敲着。他想象那些小伙子乱哄哄地嚷着跑着——往前面擎着洋枪的拳子兵直冲。他们手里全拿着些白旗子，仿佛他们替他们自己



安排好了那些出殡的仪仗。

贝胡子合上了那本帐簿，两手紧紧地抵在那封皮上。他觉得他受了骗：好象那些同乡人故意做好这么个圈套——他们特为向他贝胡子借了钱，就跑去拚性命送死。……

“这些枉死鬼！”他两手用力握得有点发抖。“要过节了——他们到阎王老子那里去躲债！”

他使劲抵着一张嘴，眯着眼瞧着前面那张歪茶几。

会馆里静悄悄的，连隔壁钟七老官的呼吸都辨得清楚。只有外面街上那些嘈嘈杂杂——织成了一片哗啦哗啦的声音，似乎全世界在一锅开水里滚着。什么地方隐隐有嗡嗡的一阵叫，仿佛又来了什么飞机，仔细一听，可又没有了。

正在这时候——囊囊地响起了成十六的皮鞋步子。他赶紧把帐簿塞到了箱子里锁着，照习惯静静地巴望着那扇房门。

成十六可在隔壁屋子里喊他：

“贝家大伯，来这里扯扯谈吧？——有好消息哩。”

天天在这当儿，成十六睡够了觉，就跟别人谈些报纸上登不出的新闻——有些简直荒唐得叫人信不过。那个说话的可笑嘻嘻地摸着下巴上的肉痣，使你摸不准他到底是在说正经，还是开玩笑。

他贝胡子总是摇摇头，叱孩子那么大声说：

“哪有这个事！——卵弹琴！……”

然而这回他嘴巴灵活不起来。成十六一告诉了他们——宗老师要请个个同乡都捐点钱，贝胡子就觉得自己的脸皮肉全巴了起来，好象抹满浆糊给晒干了似的。

“么子事要捐钱呢？”他装做不知道的样子。

钟七老官傻瞧着贝胡子，又看看成十六，显然他是要等别人开了口他才有话说。

那个吃报馆饭的一面扣着衬衫上的袖扣，一面摆出平素那副嬉皮笑脸的神气，把嗓子放得低了些儿：

“万事总要用钱的呀。如今好多大老官也都几千几百地解荷包，不过外头不晓得。”

停停又说：

“你老人家一定肯捐几个的，你老人家素来慷慨。……”

这位老人家用种打商量的眼色瞧着钟七老官，下唇伸出一下又缩了进去。

平素许多小事他俩总取着一致行动：似乎他们要用老年人的身分，用会馆里老客的资格，来表示他们跟年轻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他们合伙办伙食，两个人轮着买菜，轮着煮饭，吃得又舒服又合算。他们赏长班的节钱永远是一吊二，不象别人那么做冤大头。应酬同乡时候他俩也合办——出手得很象样，可又花费得不伤人。

“今日子主该要破财啊？”——贝胡子巴巴地等着他那老伙伴，说不定那个会用平素那种老实话来回绝了这个把戏的。

可是钟七老官什么也没说。只好象受了个大打击，就索性自暴自弃似地——猛地喝下了大口酒。随后皱了皱脸。

贝胡子在肚子里骂：

“脓包！”

“这个——这个——”他把脸转向着年轻的那个，“要捐好多呢？”

“那随便罗。毛把两毛钱都行。”

“毛把两毛？”他叫。“那够什么用呢。”

成十六耸了耸肩膀，笑着：

“聚少成多呀。你老人家要多捐些——还怕好事给你一个人做了去啊？……就捐两块钱看看罢。……”

这一位瞅了他一眼。表示这个玩笑开得太过火了似的，不搭嘴了。

钟七老官打鼻孔里嘘了一口气——酒味儿往别人脸上直喷。他吸了吸唾涎嘟哝着：

“作孽呀，作孽呀！……”

他舌子胀大了许多，重甸甸地搬动得很吃力。他含含糊糊发了几句感慨，就又说到他亲眼看见一个血淋淋的小伙子——给揍着拖着，一面可还嘎声嚷着一些话：这在钟七老官嘴里复述出来，就改成了他的乡土字句——

“拿你那把大刀去砍鬼子兵呀，去砍鬼子兵呀！……”

成十六坐到了靠窗那张椅上。把辛辛苦苦扣起来的袖扣又解开，卷起了袖子，他脸上收了笑容，对钟七老官那张蠢头蠢脑的脸子紧瞧着，眼睛里发着光。

“唉——啧啧啧！”钟七老官眨眨眼睛往下说。“人家有血有肉，也是十月怀胎——娘肚里养出来的呀。……”

这就引得成十六又提到了募捐的事：

“等下子宗老师还会来的：捐簿在她那里。多少写几个罢。”

钟七老官重新叹着气。唉，作孽！就修修来世捐几个吧。于是咽的吞下一口酒，拈起一颗花生米送进嘴里——痛苦地磨着。

老伙伴可横了他一眼——

“脓包！”

接着——那个为了要叫人记得他贝胡子也在场，于是很响地抽了几口烟，还忿忿不平地射出一堆唾沫。显见得他生了气：

“什么鬼路径，娘的肠子！捐了钱——又是去罢课！又是去打电报！又是去送死！……这样子真是造孽哩！”

钟七老官愣住了：真的，怎么自己没想到这些呢？他面目模糊起来，好象眼睛鼻子都要融化了似的。

可是成十六的脸有点发红，横了贝胡子一眼：这种认真的脸色——别人还是头一次看见。

嚼花生米的人嘴闭住不动，连端在手里的杯子也没送到嘴边去。他糊里糊涂感到他屋子里会要出桩什么祸事。……

向来这个年轻人总是笑，总是耸着肩膀，跟两个老的谈些新闻——逗他们发议论。有什么三五个人在场的时候，他就更加起劲：

“喂，喂，亚国硬要跟义国打哩。……”

接着报告了义国多少飞机，炸死了亚国多少人。

钟七老官把眼睛张大了些，舌尖搁到了嘴唇上，仿佛小时候听《西游记》里那些妖怪故事一样——叫你信不过，可是叫你寒毛竖竖的。

“真的呀？”他小声儿问。

“这有什么出奇呢！这些路径——我跟你这边也看见过呀。”

这位贝胡子呢——总是忿忿的摆出一副骂人的脸孔：

“那只什么亚国皇帝啊——硬该刚！……打仗哪！打仗哪！——好，拿着老百姓去送死！他也不想他斗不斗得赢义国。……让让人家不就没事了？……”

照例成十六要顶他两句。于是贝胡子拿出前辈身分来，用那套老话来教训年轻家伙：

“你真要本分些，莫蹦打蹦跳，你们吃报馆饭的人！”

并且还提到了从前给枪毙了的那个邵飘萍，那个林白水——

“嗯，林白水到头还是送了命！……本来是他的不是嘛：怎么要去骂人呢！骂人——张宗昌自然要枪毙他。……”

成十六就只笑了笑，眨眨眼睛，从来没象今天这么绷起脸子来过。

“作孽，作孽！”钟七老官喃喃地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唉，来了神！……”

这屋子里沉默了会儿，成十六就跟贝胡子嚷了起来：

“捐钱怎么是造孽呢？”

“这分明是嗾起学生子去闹嘛。”

贝胡子把脸一仰。别人刚要开口——他可又往下说：

“这些毛孩子也该死，怪不得！——明明晓得那些拳子兵有洋枪，有大刀，你就莫去瞎吵呀！”

那个用鼻孔笑了一声。把袖子捞到了胳膊弯里，拿食指敲着桌沿，他告诉别人——这些事不光只学生子在那里干。他拚命沉住气，把嗓子放低些，数着各种各样的脚色：这里面有做官的，有做工的，甚至于还有店馆先生。……

这里贝胡子插了一句嘴：

“店馆先生？——哼，有卵用！”

阳光打纸窗外面透进来，照着成十六的脸——油得发亮。他抽了一口气，感到麻烦似地瞧着他那对手。他又有点烦躁，又有点懊悔自己多事。然后他把眼珠转到了钟七老官脸上，似乎说：

“你看！跟他横竖讲不清！”

可是钟七老官避了他的视线，细模细样地去捻起花生皮来。

他们闭了好一会嘴。院子里有蜜蜂嗡着，声音一下子小，一下子大，好象它在飘来飘去逃着什么。有一阵风打窗缝里钻进来，还听见沙土敲到了冷布上，敲到了纸上。

忽然椅子吱的一声叫，贝胡子挺直了身子。他骄傲地瞟了成十六一眼，悠长地咳一声清清嗓子，就长篇大论对别人开导起来。

他声调很和气：似乎他既然得了胜，就不妨对敌人表示宽容些：

“本来是嘛！……口口声声怕亡国，又偏生要去瞎闹。外国鬼子看见你瞎闹——自然要来打你呀。……我看得多了，十六哥。我看得多了。都是闹出来的。反对哪，喊哪——呃，我倒问问你看：人家反对你，你心里舒服不舒服？……怪不得鬼子要出兵嘛！……”

“如今——”成十六说，“你不闹——他也要来杀你。怎么办呢？”

“哪有这个事！——卵弹琴！”

“你老人家细看看报就晓得。人家要逞强，要到我们屋里

来发财，他简直就硬来杀人放火。我们惹过他没有？”

“笑话！不惹他——他怎么会来干你一家伙！”

贝胡子答得斩钉截铁的，一说了就转过脸去，好象这些道理谁都应该明白。接着他对钟七老官使使眼色，缩着腮巴抽了几口烟。

心里可觉得有点发闷，仿佛想起要做件什么大事——突然一下子又忘记了似的。他吐了一口清水唾涎，忍不住在脸上摆出了一副烦躁样子。他在肚子里骂着——又摸不清对手是谁。

“枉死鬼！人家前世到底欠了他什么债啊！”

他瞪着那个年轻伙子说：

“十六哥你也是多事：替他们募钱做什么！……他们啊——生怕中国不亡，特为闹点子祸事来招惹洋兵，我晓得的。……”

停了停，他用全身的力气——进出了一个结论：

“这——这——就是汉奸！”

于是他想要叫人喝采似地看看他的老伙伴。

钟七老官一直靠在椅子上。满脸铺上了一粒粒紫红颗子，打鼻孔里呼出鼾声。眼睛可张着，一眨一眨的。他什么都在意，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品着软绵绵的沉醉味道。

等到成十六碰碰他肩膀，他才猛醒了过来似的一震：

“怎么？……”

“你老人家是可以捐几个的，我晓得。”

“啊？”——他好象意外地受了别人抬举，眼睛里直闪着光。“哦。……嗯，嗯。”

成十六走了。到房门口还冲着贝胡子耸耸肩，满不在乎地笑了笑。

屋子里的两个面对面瞧着，似乎彼此不大认识的。

贝胡子把眼珠移开了之后，摇摇头冷笑了一声——“叱！”他拿烟杆在地上乱画一气，嘟哝着：

“当年八国联军进了京，也没看见把北平城杀绝哩。……那趟子——不也是自招的啊？……”

那个站起来要走过去，脚步子可踏不稳，于是他把手扶到了桌沿上。他对成十六着实有点感动，总想要跟那位胡子谈一个明白。他踌躇了好一会，轻轻地问：

“我跟你——捐几个不呢？”

贝胡子两眼一瞪：

“什么！”

“不是的……不是的……”钟七老官舌子变得又大又硬，一面还拚命忍住囁儿。“成十六……唉，成十六总是个好人。……”

仿佛天上浮过一块乌云，他感到屋子里忽然一阵暗。撑着桌沿的手有点把不定，他拚命装做清醒的样子——慢慢坐下来。

那个把脸子挤得缩短了，狠命地对墙啐一口唾沫，嚷道：

“你要捐，你就去捐呀——干我屁事！”

他带着跳劲儿起了身，提着烟筒要揍人似的——冲出了这屋子。房门给他猛地关上，訇的一声又弹了开来。他边走边压着牙叫着：

“脓包！……每个月靠女婿寄五块钱吃伙食，还想砌宝塔



来修功德哩！……是个好货就不靠女婿！……”

一到了自己房门口，贝胡子可捺定了怒气，拿把钥匙来慢条斯理地搬弄——为得怕搅坏了锁簧。

可是这天五点钟光景，那个不男不女的宗老师来到了会馆里。贝胡子打窗口上张望着，侧着脸听着。他由于一种感觉——知道他那个老伙伴已经在捐簿上写了一笔。

哼，那个家伙倒大方！那些同乡就得称钟七老官是个好人，说不定连长班都会看得他起些。

“他竟捐！他竟捐！”贝胡子喃喃地说，腰板慢慢伸直起来。他觉得别人暗地里做了亏负他的勾当，叫大家都指着他，谈论他——全会馆里只有他小器！……于是他把嘴唇肉紧紧缩着，嘶嘶地骂了句什么。

他既然劝不转钟七老官，竟让那脓包一个人去买了面子，他自己怎么不做得光烫些呢？

于是锁上房门，他走去找成十六。

“那个——那个——钟七老官写了几个钱？”

别人告诉了他那个数目之后，他就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一面不断地往那个短头发的堂客瞟着：

“真的啊？——真的一毛钱也可以捐啊？”

宗老师轻轻皱着眉，似乎讨厌他打断他们的谈话。那个成十六可又叫人捉摸不定地微笑着，两腿尽量伸着——把身子挺在藤椅上。他干看着贝胡子，爱理不理的样子。

“我也来一个，”贝胡子说，“也是一毛。……莫急，等我到房里去拿六十个子来。……”

到院子里他又打了回头，小声儿问：

“呃，那些大老官也捐啊？……那就——那就——呃，要登报鸣谢啰？”

宗老师把脸子看不起地一晃，声音冷冷的：

“不登报。”

“怎么不登呢，人家一番好心？”

那个堂客用鼻孔笑一声，瞅了他一眼。可是成十六抢着答，耸耸肩膀好象开玩笑：

“犯法的路径嘛，这是。怎么登报？”

“犯法？……”

贝胡子楞了两秒钟，就象忽然醒悟自己已经得了救似的，很快地说：

“那我不来，那我不来！犯法我是不犯的，好好的人。我活到了六十边上——还叫我犯法？我这个人——十六哥你是晓得的，我这个人——别的事我不管天高地厚，要搅就搅。这个犯法——那我不来！那我不来！……”

于是他一面咕噜着，一面用种轻松的步子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原载《文季月刊》1936年7月1日第  
1卷第2期。本文据开明书店1957年7  
月初版本《张天翼选集》校印。

## 严肃的生活

十月十二日

慧有时候要发她的老毛病，说过好几次也改不过来。就象今天上午，她又是那个坏习惯：把那听烟在桌上一顿一顿的，鼻孔里还哼着歌。

听子里还有二十来支烟。这么几下子顿，烟叶都给敲了出来，烟支就松得软绵绵的，叫人抽着怎么起劲呢。

可是她脸子发了红，生了气地又使劲把那听烟一顿：

“啊呀真是！你老是在这些小地方用功夫，老是这样那样的！烦死了！”

真古怪：她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我。老实不客气，我的生活是挺严肃的，事事都得认真。对慧也希望她能够严肃地认真地生活着。不然的话，糊里糊涂混一辈子，象猪一样吃了就睡，那还象人么！

老吴来的时候也跟他谈到这件事，他也主张生活要严肃，要认真。

“我们不比那些没用的人。我们生存这世界上，有我们生存的意义。”

于是又谈到从前那些大学同学，许多都是闭了眼混日子过的。我们谈得很投契。可是生活真是件奇怪东西：它叫你非时时刻刻换新花样不可，不然的话你就得厌倦，无聊。谈话也是的。不管怎么谈得来，谈到后来也就没有什么趣味，话越来越来少。我躺在沙发上抽着烟。老吴时不时打呵欠。

懂得生活的人才知道怎样去生活。谈话无聊起来，我就提议打牌。

老吴跳了起来，马上就主张打电话去找少良来凑个搭子。

可是慧忽然要出去。她一面到洗澡间去修饰，一面告诉我她是跟小明约好了的。她连洗脸也花不到两个钟头工夫，就叫文福拉着车出门了。她大概还有点生我的气。

一对配偶应当互相想法子调剂生活的。然而慧只使性子，不理这个茬。这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得切实跟她谈一下。

下午四点钟接五弟一信。又王经理一信：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公司还算是“景气”的。他的意思是叫我放心他做事不会错，让我安安稳稳生活。二十左右他会先汇七百元来。

——下午六时二十五分记完。

## 二月一日

真古怪，那些人为什么跳舞跳不厌的。现在我一想到那上面，心里就发腻。听见《Merry Widow》<sup>①</sup>那样的曲子就叫我脑袋发胀。这种生活非改变不可。

<sup>①</sup> Merry Widow 《风流寡妇》，当时流行的美国电影圆舞曲。

这当然不是个小问题。今天大家都讨论了一下，参与者除我与慧之外，有少良夫妇，老吴，马铃薯，密司随，老侉。

我很喜欢这么讨论，这样就能使我们的生活更严肃。可是慧的脸色不怎么庄重：她微笑着，斜躺在沙发上，鼻孔里哼着歌。叫她放严肃些，她就——

“甯，象煞有介事！”

到底是女人，唉！没有严肃认真的生活，与猪何以异乎。然而她竟生了气，眼眶里还有了泪水。她不懂得生活。非努力说服她不可。

今天讨论的结果是：回到亚细亚式的生活里去。专喝中国酒。弄点合口胃的菜。打牌。买副烟具烧烟玩。此外就譬如结诗社等等。以后生活就得转个方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兹有数事必须记在这里：

一：黄酒是老裕兴的最好，明天打电话去叫它送一坛太雕来。

二：叫钟五到广隆去买三斤鲍鱼。

三：家里这副麻将太大，不好看，请梁太太打苏州带一副来。

四：问问季大先生烟枪哪一种最好。

——下午十一时。

四月十一日

慧打赌说她会弄菜，今天到底烧出了一样冰糖肘子。这色菜很可宝贵，筹备很费了些时日。首先我和她亲自上街看布料：她既然要亲自掌锅，就得有两件象样的围身布。我主张

用白印度绸来做：又好看又合身份。可是她认为不切实用。她要买白哗吱的，象我做衬衫的那种。其实这种料子很不雅观，别人还得当是白斜纹布哩。

为这件事我们争论着，吵着嘴。她竟说我不该这么认真！老实不客气，我的生活态度是极端严肃的。可是女人到底是女人！她的事不要我管，就自以为是地买了——白哗吱！而且也没跟我商量一下围身布的式样，就交给裁缝去做了。

可是她做的冰糖肘子并不怎么好吃：糖放得太多，象广东馆子的“咕老肉”。不过客人总还是称赞她做得好，因此我也不便把糖太多的问题提出来讨论。然而那碗鸡绒菜心使大家吃得非常满意：这色菜用炭火燉了一整天，菜心全融成面糊似的东西，十分可口。这是我发明的方法，叫钟五办的。

大家脸红红的都有点醉意。大家都吃得很舒服。

忽然老侉笑着叹了一口气：

“我们真是！吃得这么好，吃了就玩，玩了又吃。太享福了，太享福了，哈哈！”

他似乎在嘲笑我们自己。我对自己可不这么看法。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么？——笑话！

“即如我罢：我们家里出了钱开公司，请王经理经营——他是个熟手。我问你：这公司要养活多少人，要替地方上谋了多少福利。我做了这些社会事业，我就一点也不惭愧。我问你：你能说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么？”

老侉笑着拍拍我的肩，他声明他只是说着玩儿的。不过我总不大喜欢那种不严肃的态度。接着大家谈到我那家公司。老吴就又搬弄他经济学上的知识，说我这种事业叫做什么“不

在主义”，一种刮刮叫的主义。假如全中国的有钱人，没有商业经验的，都肯象我这么干，中国就得了救。

大家对老吴那些太专门化的议论没什么兴味。慧就打断了他，叫大家喝一杯好茶。刚刚冲了开水的铁观音，她就倒出来给客人喝，似乎很内行的样子。

唉，真要命，她不懂喝茶的方法！这应当是：用开水冲好，立即倒去，再马上冲第二遍开水，这才好吃。第一遍水索然无味，假如不即刻倒掉，茶就给泡淡了，第二遍也就不酽不香。这是天经地义。

然而她硬说只有泡第一遍的时候最好吃。

“当然是第一遍的好吃。我坚决反对你的‘第二遍主义’！”

这一定要得个正确的结论来才行，不能马马虎虎。改日要大家都尝尝这第一遍第二遍的茶味，然后详细讨论一下。我告诉慧：这不是谈着玩的。我们的生活态度应当严肃，做事应当认真。

饭后打了十二圈牌，刚才方散场。我和慧共输一百七十多块钱。可是玩得很舒服。

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件不安的事来。自己常深深地反省，近日来发现自己有了一个大缺点，这非努力改过来不可。这是个非常严重的缺点。就是：我打牌时老爱把倒放着的东南西北风等等的牌顺过来，使人一见就知道我是摸到了这些风，或是中，发，或是万子。我这脾气真太坏。甚至于七饼这些牌也要顺着摆着：把三个饼子的那一头放在上面，象一个水烟袋。这常要被人猜到我是什么张子。切戒切戒！这里详记着，看以后自己能不能克服这大缺点。

慧说我们输钱，也许是别人抬了我们的轿。我看不见得。慧也有大大的缺点：听牌老爱听“对倒”。我主张宁可听嵌张，有机会再换牌。为了这问题我跟她不知道辩论了多少次。我甚至于全身都发了烫，拳头在桌子上敲着。老实不客气：为了拥护真理的缘故，我不惜对我的爱人发脾气！

“唷，”她用鼻孔笑了一声。“何必这么严肃呢。”

“何必这样严肃！？我们的生活当然要严肃！当然要认真！不然的话糊里糊涂混日子跟猪栏里的猪有什么分别呢——跟猪栏里的猪！”

——下午一时四十六分记。

作于 1936 年 11 月即收入本集。



## 讲 理

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子蹲在那家杂货店门口拉屎。旁边有个丫头模样的小姑娘看守着他。

那地位正在路边的一条石阶上，柜台下面。

等到这家穿灰大布棉袄的掌柜瞧见了这回事——店门口可已经有了两堆脏东西在懒懒地冒热气。

丫头正拖着那孩子换过一个地方，捺着他蹲下去。真想不到这小鬼肚子里有那么多东西：竟又弄上了一堆。看来这小家伙的口胃是怪强的。他那件翠绿色的毛线衣给翻了上去，翘着雪白的屁股——上面有几块青斑。眼睛可满不在乎地溜着街上那些车子担子，右手还在搬弄着自己的小麻雀。

掌柜想要骂自己老婆没生眼睛——连店门发生这些事都没瞧见。可是一会儿又记起她实在已经到后门口河边淘米去了。

于是他打定主意要自己来发作一下。

“喂喂，怎么怎么！——在人家店门口拉屎！”

那丫头给他这么一叫，就把嘴呀眼睛的睁得挺大，不知道要怎么对付才好。

扑在柜台上的人恶狠狠地瞧着她。他声音提得更高，嘴

里喷着唾沫星子，连对面走过来一位胖太太——他也没看见。

“规矩懂不懂，嗯？这是哪个家里的孩子，这是？”

那位胖太太可站到了柜台边。挺着个肚子，两手叉着腰，打着道地的本地话嚷道：

“我家的，我家的！怎儿嘎？”

店里的人老实吓了一跳，愣住了会儿。眼睛只眨呀眨的盯着这位太太。

看来她不过四十几岁。她那件驼绒旗袍显见得太紧了些：在腰那里把她身子分成两筒，很象一个鱼鳔。头发没剪掉，很光地梳了一个髻——跟她那耳坠子一样在闪着亮。

路上有些人知道她是严太太：每个月收收房租也有二百来块钱的。

掌柜的可不认识她。他一个劲儿晃着他那干巴巴的黄脸：

“怎么到人家店门口来拉屎呢！——人家做不做生意了：这样？这象个什么样子，在人家店门口……”

“怎儿嘎！”那位太太把脖子一挺，两条耳坠子就没命地颤了好一会。“小娃儿要屙屎——你不许他屙啊？一个人哪个不屙屎，怎儿能不许他？我问你！哼，好笑，连屙屎都不许！你凭哪一条，你凭哪一条？我问你！……”

店门口渐渐拥来了一些人：瞧瞧这位太太，又瞧瞧那掌柜的。

于是这位太太把声音放大了些。脸子一会儿向着店里，一会儿向着门口，嘴里激流似地说着，连那掌柜的插句把话都没人听得见。

一瞧就知道她是理直气壮的：当然——谁也不能禁止一

个人拉屎。

“就是市长也不能不许人屙屎。哼，好笑啊：连屙屎都不许了！我倒偏不相信：我倒要大家评评这个理！一个人总要有道理，呃可是啊？小娃儿要屙屎喽——不许！吓，你是什么家伙！你自己不屙屎啊！——俺妈你是实屁眼啊？”

“呃，我怎么不许你孩子拉屎呢！不过我们门口……”

“哼，好笑！哪个俺妈的吃了饭不屙屎的！不屙屎——肚子里不发胀的啊？小娃儿胀死了你还抵不起命哩，我告诉你，噫！出了人命案——看你吃不吃得起官司！怎儿嘎，我跟你说着玩儿啊？”

她腮巴肉都挂了下来，脖子一伸一伸的。

门口有谁说了几句什么，她就更加来了劲。指指那个掌柜，又指指街上，然后把左手叉在腰里，右手打着手势。要是他的小娃儿给胀得生了毛病——噫，那决不干休！这里拍了两下柜台。

最后她退了一步，右手也给插到了腰上，瞧瞧大家：

“俺妈的你凭的哪一条！吓，还了得！连屙屎都不许！”

那个掌柜的给她搅昏了。他糊里糊涂跑出了柜台，右手抹抹额角，又乱指一气。舌子打了结，涨红着脸咕噜了老半天，别人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位掌柜也知道一个人要拉屎。不该的是——只是不该在别人的门口来这一手。

“店门口拉上了三堆，这……这这……”

严太太忽然排开那伙人，指着那条石阶叫大家看：

“三堆呀？三堆呀？你眼睛上长在哪块的，你的眼睛！你

数数看：几堆！……哼，好笑啊：两堆他说三堆！你想诬赖我，可是？噢，三堆呀？三堆呀？哼，你能够诬赖到我倒好了，我告诉你！俺妈的你倒跟我讲起价来了——人家又不跟你做买卖！哼，三堆！真好笑！眼睛长在狗身上哦，我看是！俺妈的这个死赖皮！”

那些看热闹的就瞧瞧那两堆东西。有几个还侧侧脑袋，仿佛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似地在赏鉴着。

那个丫头跟那小少爷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掌柜的淌着汗，溅着唾沫星子认了错。他的确多算了一堆。可是——

“总不该在我们店门口啊。我们要做生意的：这是店。”

太太把嘴唇一扁，下巴上就堆起两三道肉来。

“店！——哼！怎儿嘎，开了一家店——这条路就是你的呀？……哼，好神气！你怎儿不去当市长的嘎！……俺妈越说越好听了：店！店！你是什么家伙，我倒要问问你，啊？店哩！——拢总顶多十块洋钱本钱罢；哦唷哦唷，真了不起！店！俺妈的你当我没见过大店啊？哼，你去问人家看：看我们严家里来往的是什么庄号！你们这副倒楣样子——我连看一看都有三年晦气！真是晦气！——呸！呸！唾！哈——哈唾！……”

她用劲吐着唾涎，还用脚在地下踏了几踏。掌柜的脸发了紫，正要趁这当口说几句，她可又猛地抬起了脸来：

“俺妈的真混账！真混账！你是什么家伙！——你敢对我这样子，啊？你你你！……我决不干休！我顶恨这种东西！我……我……”

掌柜退了两步。他全身的皮肉都缩了起来，害怕地瞧着

严太太的脸。

那个往前面逼进了两步。嘴里还不断的吵着，拿那又白又胖的右手拍着柜台：那手背指根那里有四个小窝。接着又往掌柜跟前逼进几步，再逼进几步，于是一直冲进了柜台里面。

店门口有人喝彩。还有几个手掌拍了几下。

严太太可顺手拖下一叠裱青纸——来垫到一张椅子上，就一屁股坐了下去，两手在胸脯上一叉。

“我决不干休！”她斩钉截铁地叫了一句，眼珠子就顶着屋顶——一动也不动。

掌柜的着了慌。他咽了一口唾涎，结里结巴地说：

“那——那——你要怎样呢？……你们大家听见的，我说她什么没有。我们店门口……你们看……”

“我决不干休！”

到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的时候，这才有个巡警踱了过来。

那位太太猛地跳了起来，地板震得直哆嗦。她又挺起了肚子，脖子一伸一伸的把她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眼睛可瞧看天上，表示她并不是有意要找那穿制服的人帮忙。

巡警挥挥棍子赶跑店门口的人，这才很安闲地走到了柜台跟前。他打量一下严太太，又横了掌柜的一眼。

严太太一口气讲了五六分钟，于是翘起那个丰满的下巴，挺着脖子——叫人疑心她那高衣领是铁打成的。这里她尖叫着下了个结论：

“哼，他是什么家伙嘎，他是！你去问问看——张状元街严公馆是什么人家！这种大户人家许你卡住喉管啊？……”

妈你是皇帝呀？你是市长啊？这条路是你的呀？——我倒不相信，嗨！俺妈人家小娃儿屙屎——也得了你的事了！你嫌它臭可是？我又不叫你吃：要你嫌臭？哼，好笑！人家屙的屎要他来嫌！我倒不懂你凭的哪一条！……”

那个巡警摆摆手，点点脑袋，叫她别生气了：

“算了罢，算了罢。”

“你凭的哪一条嘎！就是个真命天子——你也要讲个理嘎！……大家都晓得我：我向来不跟人吵的。今儿个……呸！哈——唾！俺妈真晦气！唾！唾！不许人家屙屎！……妈的你配管我！俺妈你……俺妈你……”

她给巡警劝了出去，一面走还一面回过脸。到门口可又停了步子，用劲转过身子来：

“我这个人是好说话的：我告诉你。不然的话……不然的话……”

巡警也瞟了掌柜的一眼。瞧见他那副挺不甘心似地脸色，嘴也张了张嘟哝句什么，巡警就瞪着眼说：

“讲什么？”

“我我……”掌柜的抹了抹下巴。“我们门口这两堆屎……这个……”

“你叫我怎么办罢，你叫我！这样个太太们——带她上局子么！……少说几句废话罢，你这没好歹的东西！快把门口扫掉！”

原载天津《大公报》1936年1月1日副刊。

## 蜜味的夜

“Hello! 我跟你们介绍。……”

金维利一进门就嚷，带着生硬的北平腔。发出的声音有点含糊，叫人疑心他舌子上生有什么东西——不敢碰到上颚上去。身子站得挺直，一双腿子在不自主地微微摇动着；他那一脑梳得很光的头发就在电灯下面闪呀闪的。那只雪白的细手往那个同进门的女人那边推着。好象他用力得过了度，那条膀子竟弹簧似地在那里摆动。

“哪，这就是咱们的北国姑娘——神秘的蜜蜜。……看哪，看哪，hello!——可不是么，她一双眼睛……唉，噫！象南欧的梦……一股蜜味……但也是梦之味……”

他抽着那副平肩膀打了个嗝儿，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厚嘴咂了几咂，仿佛把这夜色嚼出了一点道理来。

那位蜜蜜微笑着，轻轻抿着嘴巴皮——揉出了腮巴上两个椭圆形的酒窝。上身稍为往右边歪着点儿，似乎要避开金维利嘴里的酒味。脑袋动也不动，只拿眼珠子活动着；瞧瞧屋子里的三个人，又瞧瞧她右边的那位阿胖。

这间客厅给橙色灯罩映得发红。桌上那把银色咖啡壶照出了谁的脸——又长又歪，象一块倭饼。旁边散站着几个酒

瓶，一些杯子。雪白的花边桌布上——沾着一块酱油样的疤。

阿胖左手一直弯着——让她右手挂在那上面。他表示什么似地冲着她笑一下。他嘘了一口长气，看来他似乎赶了一趟远路才回家的样子。

坐着的两个人把视线注到了她脸上。细眼睛的那一位忽然惊醒了似的——把手里一本书一摔，嚷了声“奇品”！又耸耸肩膀替自己的话下注脚：

“Charming, conquestish and 那个！”<sup>①</sup>

据阿胖介绍——这就是丁闻紫先生。朋友们还赶着他叫“都会的忧郁之虫，”因为他写过这么一篇文章。背有点驼的那个长条子是什么上海横光：起一起身又坐下去，歪着嘴咕噜了一句什么，嘻嘻地笑起来。眼睛老是对里面那扇卧房的门瞟着。

只有那个瓜子脸站在一幅画跟前静静地等别人介绍，紧闭着那副红得不很自然的嘴唇。等阿胖一宣布了他就是大家媚姗先生——他就矜持得连那套黑西装都似乎有洋铁皮那么硬。他有礼貌地微笑一下。身子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反着两只手，叉开腿子站着，用种欣赏什么的派头打量着她。眼珠子打她脑顶溜下来，又慢慢回上去——到一个适当的地点就停住了。

可是金维利一把抓住那女人的手：

“来来来，咱们来乐他一乐！……蜜蜜你看哪，哦，我们的沙龙……唉，南国的梦之味……”

大家都拥了过来，还把一张簧心皮垫子的太师椅推到桌

---

<sup>①</sup> 迷人的，风骚而又……。



子边。阿胖一直象个保镳的那么跟在她后面，左手搭在椅靠上。他微笑着瞧着那七手八脚忙着替蜜蜜安排烟酒，得意地挺着肚子——让背心上打着许多横皱。

丁闻紫先生用种性急劲儿倒着酒：汨汨地直喷，弄得杯子里滚着淌出来。他眯着眼说了句——“丢水了！”然后摇头晃脑举着湿绿绿的杯子，冲着那个女的直嚷。空着的手还触了上海横光一下。

那一位的背更加驼了些：那套笔挺的西装看来怪不合身。他笑得腻腻的。眼盯着她——好象要把她吞下去。

他们对金维利叫“ Our King，”把女的称做“ Her Majesty”<sup>①</sup>。那位丁先生五成象是恭维，五成象是一种挖苦——嘴里迸出了许多隐语，许多开玩笑的话。那个驼背就唱相声似地凑合上去，把别人的话重复一句。一面嘻嘻地笑着。

金维利一直没动手，带种舒坦样子看着他们——安闲地等着别人伺候他。

于是媚姗先生仰着那张瓜子脸站起来。他不管人家喝不喝，只顾自己端起了杯子——挺文雅地啜了两口。接着拉拉裤管坐下，伸出了两肘，看看桌面上——拣了块乾净地方搁上去。

女的笑得有点吃力。不过嘴巴还轻轻地抿着。她摇摇头——耳朵下面两颗珠子一阵乱晃。

“我不会喝，”她嗓子带点儿嘎声。她用兰花手的姿势推开那个送过来的杯子，仿佛怕沾上什么脏。

两三张嘴就都叫起来：那不行！还有一个夹着外国字——

---

<sup>①</sup> 意即“皇后陛下”。

“Nou, nou!”

阿胖似乎嫌那浆过的领子箍得他难受，把脖子转几转。两只手摆动了一会，脸上抱歉地陪着笑：

“呃，呃，蜜蜜真的不能吃酒。……”

那几个又提高嗓子吵起来，并且屏不住地漏出了笑声——听来腻腻的有点儿粘性。他们问阿胖站在哪一边：怎么，这大块头到底用什么身份替她说话的？哈！

那个没奈何地笑笑。他有点不好意思——竟把木桶似的脖子扭了一扭。

女的想来个缓冲，就把那个被人紧抓着手轻轻挣扎一下：

“这屋子千么不放个钢琴？……是您的不是，这屋子？”

金维利一个劲儿不放手，叫她感到了他掌心里的汗：她似乎有点怕自己那只丰满的手给泡得变了样子。

“怎么哪，不错吧，”他吃力地打着北平话，连他那两片厚嘴唇都掀了起来。“这是我的神秘之寓，也就是——也就是——”

这里他苦闷地皱着脸，拿三个指头堵着嘴——打了个嗝儿。一句话也炸药似地轰了出来：

“SALON! ! !”——四壁里起了嗡嗡的回声。

上海横光在哼着“Pagan Love Song”拚命模仿着吉他的音色——唱小调似地用了许多滑音。眼球上挂着些红丝，时不时露到女的那突起的胸脯。身子老是移动着，仿佛有什么梗着他的屁股。

等到别人停住嘴，他就要叫大家注意到他的存在似

的——赶紧收束了歌声，对媚姗先生提高嗓子说：

“啊，Towered up! ①——这个这个——真是个好字！”

说了就得意地瞧瞧那个女人。终于眼睛还是落到了她胸脯上。嘴巴不经意歪了一下。

一张瓜子脸往他这边一转——冷冷地射了他一眼：

“Nonsense! ②”

“Nonsense? 怎么个 nonsen'e 法，我问你! ……Non 你妈的屎 sen'e!”

这么着他俩中间就起了争执。

上海横光颧骨发红，急躁得结里结巴说不顺嘴。眼珠子老往蜜蜜脸上瞟着：他打定主意要当着一个人的面争一口气。

媚姗先生狠命擦根洋火点着吉士牌烟。他冷冷地笑一下，咕哝了一声“屈死!”

这可逗得金维利大笑起来：把雪亮的脑袋靠到女的的肩上，一会儿又掉到了她怀里。

那位上海横光起了身。脑袋往敌人那里凑过去：看去叫人疑心他背上背了个包裹。

“我倒要问个明白，我我——噢，我怕你，阿是?……”

旁边的丁闻紫先生拉开了自己的椅子，嚷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主张这两位作家到阳台上去打一架，让阿胖做公证人，请“Her Majesty”观战。于是他拉拉外衣，冲着那女的鞠了个躬。

---

① 高耸的。

② 无聊，废话。

阿胖苦着脸，象害着便闭似的。两手只是摆动着，嘴里“呃呃呃”。接着又没主意地扯扯金维利。

他们吵着些什么——蜜蜜没注意。她一直耽心那男子的光油油的头发会弄脏她的衣裳。这里她趁此把他的头推开，站起身来踱开去。她嘟着嘴瞅了阿胖一眼，又去检查自己身上——胸襟上竟沾了一块湿的：腻腻地趴在那里，连流都流不动。

她咬着下唇，上唇用力地掀了一下。那块湿的仿佛透过衣裳——冰到了胸脯上。她想象到自己白蜡样的皮肉上流着腻腻的东西。于是她打了个寒噤。她恨不得冲到阿胖跟前对他叫——

“我不要他爱我！我不要他接济我！——我还他这五十块！”

不过她到底沉住了气。努力装出副闲散样子——踱到了阳台上。

一阵凉爽的空气往她身上流了过来，隐隐地还听到了滚水似的声音。前面那些屋子漏出各色的灯光，仿佛是一只只对她瞪着的眼睛。远处模糊地透出一抹淡淡的红光——好象什么地方失了火似的，把夜色冲淡了许多。

她四面瞧瞧——辨不出方向，只觉得她自己的家该在那个右边角上。她妈妈说说不定在数着刚送到的钱：一面叱着叫她弟弟跟妹妹别吵，一面嘟哝着这间亭子间太挤——要找个前楼。

这里她轻轻嘘了一口长气，又模里模糊记起她爹在世时候的事。

可是她感到她身子后面一阵黑：阿胖打门里挤了出来。

“呃，蜜蜜，”他用种办事务的派头打着手势。“我看你——啧啧，你应当待他好一点。……”

女的盯着他一张半边亮半边暗的脸，他那打着褶的下巴肉就显得更加突起了些。一会儿她移开了视线，冲着五颜六色的夜空行一下深呼吸。她没表示接受，也没表示拒绝，只进出了一句——

“唷，真是！”

那个大汉就很快地说了起来，又简单，又有条有理，并且他完全站在蜜蜜这方面来打算的。想想罢，她就算是个傻瓜——也该对他那位朋友拿出点儿爱情来。那个金维利往后还会接济她，会写文章来抬高她的地位。这里他理理领结，把脖子伸一伸，盯着瞧着她。

他俩听了会儿屋子里的吵声——似乎谁跟谁要打架。

阿胖瞟了那边一眼。他显得有点着急的样子。可是他仍旧把这题目谈了下去。

“你晓得的：他爹也可以帮你的忙。那个老头儿在约翰洋行里抓总，来往的都是好老。他们可以专门替你开家咖啡店，再不然替你办一家电影公司。……”

“我知道，”她又嘘了一口气。接着对远远的淡红影子沉思起来。

那些散散落落的灯光耀着他们的眼：天上看不见一颗星，也看不出有云。有时候飘过一阵风来，就带来一股煤烟气，还夹着什么地方刺鼻子的石炭酸味儿。

女的给那大块头拦到了客厅里的时候——那对吵嘴的人

可已经对骂起来了。

桌子布全成了湿的。上面躺着一只杯子。金维利一个拳头放在它旁边：漂白过似的手背上突着一条青筋。

现在上海横光可不管有没有女人在场，只伸直个食指指着媚姗先生的脸，伸冤似地冲着金维利直嚷：

“他总想吃住我，他！……嗯！嗨！……你配看我不起，你配？你抄袭了我的文章，你你！……”

那个瓜子脸发了红，睁着他那只有点媚态的眼睛，矜持不住地咆哮起来——飞出了两三颗白沫：

“触那娘格戾！……我抄依啥格文章，我抄依啥格文章？”

丁闻紫先生皱着眉毛笑着，挥动着手劝他们。身子可站得远远的。两只脚在地下画着弧线。他还垂下视线瞟它几眼，似乎要看看这双尖得带俏的脚——运用得合不合适。

两个吵嘴的更加靠近了些：上海横光在什么时候又突进了一步。

“你抄的，你抄的！”他脖子伸呀伸的。“我那篇《水门汀味的忧郁》你抄了没有？你你——唉，老实说！……还有句子，还有——哪，‘董色的色情之梦’，哪，‘椰子味的眼睛’：你都抄，你都你都……”

媚姗先生对大家摆动着手，连脖子都发了红。看那劲儿比刚才软了点儿：

“怎么是抄，怎么是抄？写这一派文章——当然只好用这些句子。此外叫我怎么写呢！……哼，抄！你也是抄来的！你连名字都抄！——你想专利，阿是？……这个屈死！……”

“还有！还有！嗯！”那个吸足了一肺的气，“还有——还

有——‘亚热带的色感那么地冒着奶油色的 Peppermint<sup>①</sup>之味的一颗彗星似的十九岁的年轻的心!’……”

他一口气说着。看着看着他身子渐渐弯了起来，好象火上烤着的一块牛皮。他已经吐尽了肺里的气，可还挣扎着把这句话说完，脖子上就突出了一条青筋——歪头扭脑延了上去，在什么地方隐下了一截，一直到额头上又显现出来。

阿胖一直乱晃着手要劝开他们，鼻子汗油油的也没去揩。

那位上海横光马上再吸了一口气，把身子放直了些：

“这句也照样抄去！嗯，真不要面皮！——快四十岁的人，还抄‘一颗十九岁的年轻的心！’……”

这句话可伤了媚姗先生的心：发红的脸成了白色。他抓紧着拳哆索着，修得尖尖的指甲陷进了手掌肉里。牙齿死命咬着：那张平滑的腮巴上隆出了一条肉。他要冲过去揍一家伙。

可是正在这时候——金维利冲着上海横光吼了句：“不许吵！”

于是媚姗先生身子一震。沉住了一会儿气，他抽动着眼皮对大家诉着理。嗓子给提得很高，有时候发出了一两声女音：

“他说这个话！你们看！……我倒同你比比看——哪个老！……瘪三末，你是！西装都穿不象样，西装！——西装——哼，吴淞路买来的旧货！……比比看，哪个看来年轻！……维利你晓得的，哪——”这里瞟了蜜蜜一眼，“我那些化妆品——噯，噯，有些连‘Modern gir’都还不晓得牌子哩！……”

---

① 薄荷油。

“哼，抄了就算作家！”那个对手又弯着个身子，没理会别人的话。“我真不懂：抄来的文章倒——倒——倒值两只洋一千字。我——我我——只拿到一块二毛！我的……我的……”

“闭嘴！”金维利使劲在桌上捶了一拳——匐！那些瓶子什么的都一跳。躺着的玻璃杯就拿杯底子做圆心——往左滚了一道弧线又滚回到了右边。

阿胖苦着脸捺他坐下来，一面摇摇头。他身子歪着点儿：让个地位来等蜜蜜挨到金维利身边去。于是那女的把手搭到发脾气的那位肩上，顺着他身子往下移，仿佛要表示她也帮着劝了架。

“呃，好了好了！”丁闻紫先生的手在空中一抹，又正经着脸色对着上海横光——“是的吧，我说过的吧：我叫你识相些……你看！”

媚姗先生哼地笑了一声，挺着个胸脯，拿个颤着的中指在黑衬衫上抹几抹。

虽然给橘红的灯罩映着，可也瞧得见上海横光的脸色发了灰。他一屁股倒到了沙发上，眼球差点儿没突出来。

那个女的可正把视线对着他，眼睛里流着异样的光——显然在表示着一种惊讶，一种轻蔑。并且他还看见她抿了抿嘴。

于是他绞紧了两只冰冷的手，决计再说几句话。

“怎么办呢？”他要站不站地动动身子，声音打着颤。“这是事实。这个……我本来……”

“你再说！”金维利猛地站了起来，捞了捞烫得很平正的袖子。“不许你说——你就不能说！……稿费是我支配的：高兴把



你多少就把你多少！你嫌少你不要交来！……娘的臭屁！——你倒管起我的稿费来了！……识相点！晓得哦！……”

又是几只手摞他坐下去，几张嘴劝着他。阿胖还替他倒了一杯深红色的酒，嘴里埋怨别人太爱使性子。

对面那位丁闻紫先生眯着眼睛看着那女的在翘着上唇说什么，他自己的脚尖脚跟在地板上敲着——滴，滴，囊。滴，滴，囊。脸上也装着他平素跳华尔兹的那副微笑。

媚姗先生可冷冷地横了他敌人一眼，大大方方坐到了一张椅上。然后满不在乎地拿起丢在那里的书来看，额上轻轻打着横皱，嘴角稍为往上翘着点儿：叫人觉得正义永远在他这边。

可是那个上海横光竟挂着了一颗眼泪。他在几双各色各样的视线里——连眼睛也没地方放。

“好的！”

他低声说了一句，站起来就往外走。脸上的神情显得又害臊又害怕。

“阿胖，让他去！”金维利瞧见那大个子追去拦他，就沉着脸叫。

阿胖可跑了出去，一面发慌地叫着。楼梯空隆隆一阵响。

女的插了进来：

“唷，您真是！大家全是好朋友。……干么呀，您这是？”

金维利用甩头，窝着厚嘴唇透了一口长气，好象刚打游泳池里钻出来的。他拿几个手指摸着她膀子，还试着要移到她胸脯上去。脸子给偎到了她颈窝里：他化了一些工夫让自己

平静了点儿。于是颤着手端起杯子来喝了一口。

“不管他！……他明天又会来的——又来揩我的油。噫！  
嗯——”

媚姗先生抬起脸来——颜色还有点发白。只有嘴唇一直保持着那种男人绝不会有的殷红色：动着的时候——似乎还看得见它在油油地闪着亮：

“他说我抄！——笑话！……我本来是无所谓：Freudism<sup>①</sup>就 Freudism, Mysticism<sup>②</sup>就 Mysticism, 你们叫我改变作风就改变作风。横竖一样的拿稿费：无所谓。……他说我抄！——笑话不笑话！……”

“好了好了，喂！”丁闻紫先生跷起个大拇指，其余那四个指头摇了几摇。“还是规规矩矩喝一杯——喝一杯 Port……”

于是媚姗先生搓搓手，挺内行地问了句“是不是 Dubonnet？”走过来瞟了那女的一眼，扯扯裤脚管坐了下去。

这屋子里响起了汨汨的水声，还有丁闻紫先生敲着脚跟响。主人疲倦地瞅一眼那扇卧室门，可是嘴里还叫那个年轻的娘姨起来烧火煮咖啡。他决计要撇开那些不快的印象。

那位丁闻紫先生就起劲得连细眼睛都发了红，热心地帮忙张罗这样那样。并且那个还没醒透的娘姨一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还暗地里扭她一把。接着小声儿告诉别人：别看那张脸子又红又粗，大腿倒老实“软得象丁香”。

媚姗先生虽然感到脑袋重甸甸地在漾着晃着，呼吸也还有点急促，可还是挺着个胸脯坐得挺端正。

---

① Freudism 弗洛伊德学说，精神分析学派。

② Mysticism 神秘主义

只有蜜蜜感到很不安，仿佛椅子上有臭虫钉她。她吃力地抿抿嘴唇，站起来伸个懒腰。眼睛往四面找着——似乎要在那些角落里找出阿胖来。

靠着她的那个男子就好心好意要安慰她似的——拖着她坐下去。他那平平的肩膀贴着她，看去简直象是那个方酒瓶。一面右手要想尽法子挤进她两条大腿中间去，似乎要借此发散一下刚才的怒气。桌子下面就起了一阵暗暗的骚动——进攻着，挣扎着，桌子给震得直哆嗦。上面那些器具也害怕得颤叫起来。

他嘴里可在劝着酒。

“怎样哪？”他十分费劲地说，连他那厚嘴唇都掀得象个喇叭口。“一个 Modernist 不喝酒？哦！唉……No bien, no bien。”

这里他把脸子凑近她的脸，眼睛成了一副斗鸡眼：

“酒里有少女的胭脂味。好象——好象——哦！丽芒湖的鼻子……忧郁得有一股榴梿味……唉，丽芒湖的——丽芒湖的——Banjo……哦！唉，Saxophone<sup>①</sup>吹出绿色的 Waltz 调子哪。……”

他说得怪不顺嘴，仿佛他在背着一课没念熟的书。半中腰里老是打着顿，显然是在那里拚命记忆着：眼睛眨呀眨的。

他因为心思专门注到这个上面，右手的动作也就呆滞了许多。

一股酒味儿往她鼻孔里直冲，还混着吃了糖似的酸臭。

她茫然地瞧着他。一面轻轻挣扎着大腿，一面别过脸

---

① 萨克斯管，一种乐器。

去——对别人端来的杯子啜了一口。然后抿了抿嘴，使劲揉出了腮巴上两个蛋形的酒窝。

“嗯，真是！我真的不能喝嘛。……”

“一首活诗，简直是！”媚姗先生叫，对那边画框子玻璃上斜了一眼，理理自己的领结。“Her Majesty 简直是一首迷人的活诗！”

金维利架了个势——拚命转着个舌头说：

“她的声音活象 Gr-r-r-r-reta Garbo<sup>①</sup> 哪！”

接着丁闻紫先生眯着眼睛笑着，也用种腻腻的声音吐出了自己的见解来：

“呃，这声音有点发嘎。发嘎的声音是性感的：有亚热带的恋之味——二十世纪的绿色兴奋剂。……”

“哪里！”那边抬起了一张瓜子脸对着蜜蜜，象叫她评判的样子。“兴奋剂该是董色的。……我告诉你：红是红，不是别的。蓝是蓝，也是不是别的。只有绿色是——是——是神秘主义——Mysticism！”

于是他们争执起来。看去媚姗先生很欢喜跟别人抬杠。不过这回他辩论得很文雅，还时不时伸出个中指去抹抹黑衬衫。

他那个对手可老瞟着蜜蜜，笑嘻嘻地挤着眼睛。

这时候金维利趁空儿扑到了那个女人身上。他厚嘴唇撮得象个鸡肫，顶出了舌尖，冲着她那涂着头号橘红的腮巴上——猛地亲了一下：嘎！

她白齿差点儿没给碰得掉下来。右颊给涂上一搭巴浓的

---

① Greta Garbo 通译名为：葛莱泰·嘉宝，当时好莱坞著名女影星。

唾涎：那个厚嘴唇离开的时候——还扯成一条丝，在灯光下面闪了闪亮。一直等到那个厚嘴唇离了三寸开外——那条唾丝才给扯成两断：左边这一截就很有弹性地掣回到她腮巴上。

“暖您！”

女的皱了皱眉，一抽身就站起来，嘴巴轻轻地嘟着。右手抓着手绢在那里揩着脸。

一下子金维利脸上变了颜色。他瞪着眼愣了会儿。那副平肩膀象吃谁推了一把似的耸了起来，脊背就有点往上拱。他咬着嘴唇，噙出了那排长牙齿。

他从来没受到这样的侮辱过。他在家一直当着独养儿子，连爹也让他七分。他周围的人从没拗过他一句，从没拒绝过他的命令，尤其是那些女的。可是——怎么！这个雌货！

“你嫌我脏？”他打牙缝里吼着。

似乎他奋激得过了度，身子竟站不住似地摇晃了一下。他简直疑心这里并不是他生活着的世界——面前的那个女的竟敢看他不起？并且——并且——他并不是没花过钱。

于是他索性冲了过去，一把抱住了蜜蜜。他拿厚嘴对准她脸一阵乱啄。唾涎打他两片嘴唇中间进了出来，吱吱吱地响着。

她嚷着，挣扎着，乱晃着湿漉漉的脸。

另外两个男的已经住了嘴，傻了似地瞧着那边。

金维利喘着气，用力得身子都打颤。可是总不能够尽量把唾涎射到她脸上去。他腮巴上还挨了一掌。

“快来！”

那边丁闻紫先生赶紧跑过来抱住了那女的：他蹲了下

去——专门抓住了她两个腿子。趁着别人在乱挣扎的当中，他两手没命地捏着摸着，还深深地伸上去——在大腿中间抹了几下。

他在那里一直蹲了好一会。金维利已经把那个女的拖到那边卧室里去了——他还是没起身。

媚姗先生动动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两只手伸一下又缩了进去。那女的给拖得跌跌冲冲掠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就用种敏捷劲儿让开了一下。他垂下视线盯着蹲着的那位，似乎想了一会儿，这才很快地走到卧室门边，弯下了腰——打锁匙孔往里面张望进去。

这么过了两分钟。他象有点过意不去——回过脸来招呼一下丁闻紫先生，他爱笑不笑地点点头：

“Montage<sup>①</sup>……来看看！……”

那里面发出一种压榨着的声音，骂着，“嗯”着。地板匍匐地乱响一气。听去都象是打坛子里迸出来的。

丁闻紫先生弯着腰走了过去，腿子一拐一拐的，仿佛什么地方生了一颗疮。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眼尾上的皱纹折成了扇形。嘴轻轻歪着，仿佛要跟锁匙孔上的那块铜片亲嘴。

他俩的脑袋凑在了一堆——交换着张望。两个屁股翘得高高的。有时候还稍为摆动一下。

“不是处女末，”丁闻紫先生压着了嗓子。

那个把肩膀挤过来点儿，小声儿答：

“当然啰。……她怕有过三个小孩子，起码。……”

丁闻紫先生屁股耸动了一下，又挤开了他朋友的脸。他

---

① 蒙太奇，电影剪辑。

用种紧张劲儿盯着那个钉子形的小洞。他还有点气喘。额头不知不觉动着，轻轻地碰到了那冰冷的门板上。他看了好一会——也不让别人。只是为了要对得起朋友些，就随时报告一点里面的情形。

“哈，他抓她胸口。……喂，喂，他拔了一把……”

于是媚姗先生用着种特别的神情——好象小孩子眼巴巴看着别人吃糖似的。嘴里附和着：

“维利总是这样的：他的老脾气。”

“这有什么趣味。……要我就不欢喜这样的女人——看她乳部……嗯，她打他！……”

这两个在那里蹲了好一会。他们全身有什么东西缚着，渐渐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他俩中间现在有个说不出的什么联系着，仿佛这一群朋友里面——只有他们两个是特别融洽的。

他们只要动动屁股，动动脸上的肌肉，彼此就能够知道对方在肚子里说了什么。他们两个的感觉竟一样。他们觉得在看一出挺够劲的戏：似乎他们心底里隐藏着的一些什么——别人替他们发泄了出来。

可是他们总觉得有一种缺憾，仿佛他们应当有的一份东西给抢了去——让别人享受给他们看。

丁闻紫先生似乎要表示表示他对这位同命运的朋友是体贴的，就把占据锁匙孔的时间缩短了。他跟媚姗先生眼对眼瞟了一下。他们互相用感觉看到了彼此脸上都好象闪了一苦笑：他们都有种掉了件什么东西似的心情。

媚姗先生老是移动他那张瓜子脸：房里那对男女在挣扎着改动了位置，动不动就走出了那个小洞看得到的范围外

面去。

这里他很大方地让开了脑袋，叫那个眯着眼来看。

他们希望房里那对男女再肉搏得起劲些。金维利应该更玩点别的花样来，应该做点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闯下什么大祸也不要紧。那个女的力气也嫌不够：她竟给遮住了嘴不能够叫喊，给搭住了膀子使不了劲。

一看见她咬了男的一口，搔了男的一把，外面这两个就稍为感到点满足，好象可以借这一手来把他俩可怜的地位抬高一些似的。

那边金维利把女的使劲一拖——这双男女就打锁匙孔里隐了开去。男的似乎把她推到了那张铜床上。

女的一直尖叫着，可是听去觉得她给被窝蒙住了嘴。

丁闻紫先生失望地嘟哝：

“唉，现在一定更好看。”

他们骨头似乎是变硬了的，一直没站起来。他们在这里守候了好一会。可是什么也瞧不见。

忽然里面那个高音叫了起来，带着哭腔：

“你这混蛋！你这！……”

听得见金维利咬着牙骂着。接着一阵响——劈！劈！

丁闻紫先生手抓着门把——轻轻旋了几旋。

一直到阿胖拖着上海横光回进到了这间客厅，他们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媚娜先生红着脸，拖着步子走到桌边。他瞅了那个驼背一眼，抿了抿嘴。手摸摸烟罐，又拿指节敲敲桌子。他用种等得不耐烦的脸色对着阿胖问，歪歪嘴指指卧室那边：



“他在这女的身上花了点钱吧？”

那个点点头，腮巴肉一阵颤。肥厚的白手伸了出来，叉开了五根蛆似的手指。

“五十只洋？”丁闻紫先生吃了一惊地插进来，他感到的缺憾觉得又给拉大了些。

媚姗先生拿眼珠往玻璃窗那边斜了一下，轻轻扭了扭脖子。他胸腔里隐隐有种酸劲儿，叫他噓了一口气。他觉得金维利把蜜蜜捧过了火。看看脸子——他媚姗先生长得并不比那个女的差。

“真奇怪。这样一个雌货——他居然花了五十！真大方，唉！……我问他借两块他倒不肯了。……”

那位大个子摇摇手劝他别多嘴，左手抓着块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脸色苦着象在哀求。他极力把那个驼背劝回来，边谈边走了一点儿路——他喘气还没喘定，要说话可说不出来。

可是大家把话锋都对着了金维利。上海横光畏缩地膘了媚姗先生一眼，轻轻说了几句话。那神情就象小孩子挨了打——哭过一场之后对别人解释一些什么：

“叫我生气的实在是老金。他那种态度——那种——对朋友哪里可以这样！在一个女人面前给我难堪末，这是。”

“所以呀！”丁闻紫先生猛地把脸子凑了过来，压着个嗓子叫。“我说的末：叫你不要多讲，不要多讲。老金横竖是不讲情面的。……还说揩油哩！——我们揩他什么油！……我倒不相信！要拆烂污大家拆！散了伙拉倒！”

“呃呃呃，啧！”阿胖皱着眉。接着侧侧脑袋，仿佛怕卧室里的人听了去。

媚媚先生弯着腰，两肘搁在桌上。他绷着脸，缩着血红的嘴唇咕噜着，一面可还在注意着那边房里的响动。

“真笑话！我们拿这几个钱，就叫我们拚命捧他！做人又做得那样小器！”

这里他跟上海横光对了一下眼，似乎表示他跟他什么都能够谅解的。

于是丁闻紫先生捞了捞袖子，主张打那姓金的一顿再散伙。

“我们捧别人也好捧的——一定要捧他？我们……”

突然——那边金维利吼了一声什么，他赶紧住了嘴。他们互相瞧瞧，脸皮肉拉得紧紧的。他们都有种出了什么祸事似的感觉，身上仿佛淋着冷水。

跟手那扇房门訇的打开——蜜蜜冲了出来。

那四个男子全愣住了。睁大了眼睛瞧着她。

她披着一件浴衣——还没扣上带子。跑的时候飘开了点儿，露出了她那双精光的腿子。脸上湿漉漉的，还刻着一条条青的红的纹路。画着的眉毛糊成了一片，好象在沾水的纸上涂了一抹墨。膀子腿子上显出了抓破的地方，扭紫了的地方。胸脯上透出了血印。

阿胖把嘴张得大大的：

“怎么？”

女的倒到了沙发上——哭了起来。

“那个混蛋！……他……”一面抽动着肩膀一面咬着牙叫。

那位大汉嘴里响了一声“啧，唉！”走过去把手搭到了她肩上。他苦着脸转动了一下脖子，就轻声儿劝她沉住气。他知

道他那位朋友的脾气——爱一个人可爱得怪厉害的。

媚姗先生透过一口气来。不知道为什么总感到了一点轻松：刚才压在脑顶上的什么重东西似乎给卸掉了。于是他拿中指抹一下光油油的头发，用种又快又稳当的步子到卧室里去看看金维利——给推倒在地上的那个。

客厅中间站着的那个驼背动也不动，眼睛死钉着女的。脖子往前面伸出点儿，象个没带眼镜的近视眼——可又拚命要把对方看个明白。

丁闻紫先生只盯着她腹部以下：他希望有阵风来把她的浴衣飘开点儿。

可是她一个劲儿哭着嚷着：

“我不干我不干！我受不了！……”

阿胖一直平心静气地开导着她。声音放得很低，一个字一个字可吐得很清楚，看去他竟是在替她计议着一件对她终身幸福有关的事。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维利并不是故意欺侮你。他爱起女人来——向来这样的。他——他——”

踌躇了会儿，他就决计干脆说明白些：

“他光只晒睡觉是不满足的。……”

蜜蜜没回答。嘴巴闭得很紧，显然是在熬着身上的痛处，嗓子里发着零碎的声音——不知道是哭还是说着什么。眼睛瞪起来的时候，就瞧得见连睫毛都水绿绿的：这里有泪水，也有金维利的唾涎。

站在她旁边的那位苦着脸，没办法地叹了一口气。他把舌尖在自己嘴唇上搁了会儿，又吃力地俯下脸去：

“你这个人真太那个。这是二十世纪呀。这是上海呀。你还是在我们 Modernist 之群里面的哩。怎么——唉。”

他瞟了对面两个男子一眼，拿手绢揩揩额头，又提到金维利的父亲：这仍旧是为蜜蜜的前途设想的。

“你刚打北京来——没个人捧场帮忙还行？你想想。……”

“过来！”卧室那边掠过来一声吼。

金维利只穿着一条衬裤。那件衬衫皱得不成样子，似乎还有撕破了的地方。他摇摇地不大站得住，拿手撑着门框。弯着两个腿——做个猫扑耗子的姿势，对这边突出一双满是红丝的眼球。

他肩膀给媚媚先生揩着。那个在动着嘴唇劝着他，挺着个胸脯，脑袋文雅地摆动几下，好象做这种事准得讲究这一定的姿势似的。

那个驼背渐渐直起腰来，捉摸不定对丁闻紫先生打打眼色。别人就把细眼睛眨几下，耸了耸肩膀。

阿胖可半扶半掖地把女的捧起了身，还凑过脸去：

“他接济你的钱也已经送到你家里去了，怎么能够——能够——不那个。那等于订了合同。……就是你还他这笔钱也来不及了，况且——况且——唉，你妈妈正是等钱用。……”

他偷偷地扫其余几位一眼，似乎生怕给别人听了去。脸皮肉轻轻皱着，看那神情象在懊悔那个契约订得吃了亏。可是他嘘了一口气：这桩事竟没办法补救。不管是艺术家是诗人，不管他做人怎么拆烂污——这种信用可总得讲究的。

这么着他拥着那女的往卧室那边推，脸子靠在她后脑后面，冲着对面的金维利微笑一下。嘴里小声儿补了一句话，用

着演员背着台词的那种声调：

“放现代化一点罢，蜜蜜。结结实实让他爱一下，到明早九点钟就没你的事了。……”

她没主见地随他摆布，脑子里昏昏沉沉的。她没有挣扎，只是把全身的重量全放在阿胖手上——别人推一下，她迈一步。

一进了房门她这才惊醒了似地陵了他一眼。想要一抽身就往回跑。

可是房门给訇的一声带关了。擦达！——上了锁。

阿胖仿佛做了件什么大事，搓搓手透一口长气。随后要叫人称赞似地瞧瞧厅上的三位朋友。

那位媚姍先生是带着万分委曲的脸色离开那卧室的。他不服气地斜了玻璃窗一眼，把红得发亮的嘴巴撮小一点儿。他偷偷地行了一次深呼吸，眉毛一扬：

“金维利这回——嗯，做了一次洋盘。”

跟手驼背就痛快地大笑起来，一面拿视线会意地盯到那张瓜子脸上。他已经爆出了一肺的气，可还拚命笑下去，连青筋都突得象条蚯蚓。那声音成了乾巴巴的，别人都感到替他费劲。可是他吸一口气又重新打着哈哈：显然他是拿这个来当做他对金维利的一种报复，并且还拿来对讲和了的媚姍先生表示一种好感，一种同病相怜的慰藉。

丁闻紫先生冷笑着，

“好极了，好极了。”

他两手插到了裤袋里，又用种坚决的样子提出了一个议案。他主张把这回事写成一段消息——拿给金维利去看。要

是那个还那么小器，就把这稿子投出去。这一手他们也许可以捞到点实惠。于是他要叫他们同意似地看看大家，又斩钉截铁地加上一句——

“这样我们就可以发泄一下——都市的忧郁！……”

他说得挺起劲：嗓子不知不觉越提越高。眼睛老歪着，嘴有点往右边歪，瞧来他在使着力。

阿胖赶紧把一个食指竖在嘴上，着慌地发出一声“Shi”接着装了个鬼脸，表示他并不是怕金维利听去了他们的话，只是叫他们听听那边屋子里的响声。

那几位静了下来。侧着脸听着，眼睛里闪着亮。他们肚子里没转别的什么念头，只巴巴地等着那卧室里出点下不得台的事。

可是过了会儿——有谁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原载《文学》月刊 1936 年 4 月 1 日

第 6 卷第 4 期。

## 一个题材

我到了家乡的第三天，就有一个秃了顶的老婆婆走来找我，拄着拐棍，把那双粽子似的脚在地上顿得很响。一进门她就叫起来，那副嗓子跟她那张干皱的脸很不相称。

“好啊好啊，回来了几天了——也不来看看我。你嫌我这个孤老太婆吧，是不是？……”

接着她格格儿地笑，肩膀直抽动着，连全身也给牵动得似乎在哆嗦。

“哈，庆二伯娘！”——我这才认清了她。“怎么，你老人家健啊？”

这位庆二老娘算是我的一个长辈：转弯抹角论起来——我们沾上点儿亲的。

于是我记起了我自己的疏忽：这几天挨家地去拜访了那些亲戚本家，不知道怎么一来竟把这位老太太漏掉了。

然而她一点也没有见怪的意思。脸上还是堆着笑，嘴唇翻了上去，让那片紫铜色的牙床肉挤了出来。腮巴上几条皱纹绷成了一道道弧线，仿佛要把那张狭脸拉大点儿似的。

“嗯，你认不得你庆二伯娘了，我晓得的，”她说。“翰少爷在外头发财了——还记得我这个孤老太婆啊？哈哈！……”

她不让我开口，又溜起了她那尖嗓子：

“庆二伯娘倒记挂你哩，俺！还常到你舅舅屋里去问讯。……”

不过她还是象别人一样——向我东一句西一句地问了许多事。她渐渐收住了笑容，用着又恭敬又亲切的口气谈到我的父亲母亲。两老在下江住得惯，可见得那是好地方。唉，老太太真是个好心人：去年还寄钱接济过她庆二老娘的。这里她就把鼻子边的皱纹抽动了几下，似乎要表示她的感动。并且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那双干巴巴的眼眨呀眨地瞧着我。

我告诉了她我父母亲近来的生活。可是说不了几句——她总得打断了我，问我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提起来总是用着一些尊称：老太太如今头痛好了吧？老太爷还常常打牌么？——虽然我母亲从来没这个病，我父亲生平顶讨厌打牌。

末了她又笑得满脸都打着皱。眼睛紧盯着我的脸，稍为放低点儿声音，自言自语似的：

“真是前世修来的，唉！在下江发财——真好福气。”

我也笑起来：

“发财？我又没做生意，又没差使，发什么财？”

“噢！”她把脸一歪，眼珠子一斜，叫人想象到她几十年前的那种娇容。“翰少爷你当我这个孤老太婆是老糊涂啊？——嗯，才不哩。你的事情我都晓得：你写文章卖大钱。”

过会儿她又告诉我——她是听我舅舅说的。于是她扭着脖子瞧着我笑。她脖子不过酒杯那么粗细，那层皮就松了劲：打下巴那里折成好几条斜线——一直伸到衣裳里面。

于是我老实承认了有这回事。可是这种生活是很苦的。



她耸了一下鼻子，干咳了一声说：

“嗯，你这种生意总是好生意呀：不要本钱的。只要几张纸——这算得了什么呢。……人家做生意总要化一注大花边，还不晓得蚀不蚀。你的呢——是稳的：只要写下子写下子就赚了一大笔。”

这些话我实在没法解释。象她那么守着三十来担租谷，放放印子钱的生活，当然会把我这不要本钱的买卖看得非常轻松。我知道她看见过那些教书先生做挽联做喜对，翻了翻书就成了一副：这么着拿去卖钱——当然挺舒服。

我只笑着摇摇头，一面点起一支烟来。

庆二老娘接着又问我一篇文章能卖几个钱。她紧盯着我——全神贯注地等我回答。她一听说这价钱大有出入，并且还有白尽义务的时候，她眼角上的皱纹全打起结来：显得又快活又困惑。

“那么——那么——买文章的是些什么人呢？”

我含含糊糊答了一句：专门有一种人收买这些东西。

接着我们都闭了会儿嘴。她瞧瞧我的脸，又瞧瞧我吐出来的烟——她那双长了一层翳似的眼珠子还跟着它移动，干巴巴的眼眶似乎有点润湿。

三四分钟之后她又干咳了一声，舐舐嘴唇，就对我诉起苦来。这些——她显然是老早准备好了的，来得有条有理，竟象做文章一样。

“翰少爷你是晓得的：我这个孤老太婆无依无靠，守了五十多年节。……”

这么着一开头，她就详详细细叙述一些我早就知道了

的事。

她十九岁上就死了男人，只留给她三十来担租谷田。她族上看她立志要守节，于是替她打了个三百块钱的会——让她去滚利。谁都夸她有志气，还有人做诗文捧她，拿她做个最高的道德标准。可是——这里她眼睛眨呀眨的挤出了点儿泪水，告诉我她日子过得可苦：饿一顿饱一顿的。

“我靠哪个呢。……族上讲是讲要替我抚嗣，我总不能指望靠我的过继儿子。……”

然后十分感动地谈到了那些给她好处的人。又恭维到了我身上：把同样的话反复了十来遍。这才四面瞧了瞧，把那张狭脸凑了过来，小声儿说出了她的要求：

“翰少爷，要请你高抬贵手——帮我这孤老太婆一个忙。你是极容易做到的。……”

她紧瞧着我。腮巴上的皱纹在微微地动着——构成了一张苦笑的脸。

显然她是想要几个钱。其实我常常听一些家乡人提到她的事：她手头着实很活动。她的佃户跟债户都怕她：她那个孤老太婆的身份竟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法宝——让她把老本在这地方上安安稳稳滚利。

于是我明明白白告诉她：我这回到家乡来——只带了来往的盘费，一个不留神就会动不了身。我并且把身子往后仰着些，为的要避开她嘴里那股味儿。

忽然她格儿格儿笑起来，仿佛怕痒似的把脖子缩了几下。

“不是这个路，不是这个路，”她说。“我怎样好问你要钱呢。我只不过请翰少爷帮一个小忙——不费事，不要本钱。我

是……我是……”

停停她又放低了声音，脸子又凑过来了些，叫我不得不站起来。

“我嫩好了一只老鸡婆，”她轻轻点着头，笑得把上唇翻到了鼻子底下。“请你赏个光——到我那边走一趟，就便帮我那个忙。”

我把烟屁股捻熄，催她干脆说出来——要求我的到底是桩什么事。她这才四面看了一眼，欠起了身子好叫她脑袋离我近些，小声儿说：

“我想请你替我——替我——替我写半天文章。”

什么！替她写半天文章！

“你老人家真是！……怎么，到底是？……”

她坐了下去。叹了一口气，没命地眨着眼睛——好象是想要用劲挤出点水来。她用种很恳切的声调谈到地方上的一些绅士，一些读书的大爷：他们种种地方都帮了她的忙——还是花了本钱的。我要是肯可怜可怜她这个孤老太婆的话，并不要费什么事，她这方面可得了实惠。

“只花你半天工。卖出来的钱周济周济我，也是积阴德。……”

这里她滴下了眼泪，可是还斜着眼珠子对我微笑一下。她接着又声明——连纸都不用化我的：她已经买了八张雪白的连史纸。她从来省吃省用，一辈子只有两次杀了鸡款客，这回竟为我嫩了一只母的。

她眼睛里重新挤出些水来，顺着原来的泪痕滴到腮巴上。

“翰少爷你还记得不？——你小时候替我写包<sup>①</sup>，替我写信，我拿葵花子给你吃的。如今庆二伯娘老了，杀了鸡请你都请你不动啊？……”

我笑着摇摇头，一面努力让她知道写文章不比放债——说有就有的。有时候简直一个字也写不出，现在就这么着。

“怎么会写不出呢？”她问。

因为平日说顺了嘴，我不知不觉答了一句——

“没有题材。”

她要我把这个解释明白了之后，她就想要帮我冲破这个难关，用种商量的口气问我——看哪些东西才够得上写进去。

“那个没有一定，”我说，眼睛一直盯着她那眨着的眼睛，那副巴望着什么的脸色。“譬如你的事情——就可以写。放印子钱，收租，天干水患——都可以写。男女的事情也可以写。……”

“真的呀？！”她尖叫起来，站直了身子。眼睛在发着亮，腿子似乎快活得在哆嗦。“我的事情我告诉你——随你要听哪一桩。……来，我那里有纸。……”

“不过——不过——写出来的怕对你老人家不大恭敬哩。”

“哈呀，翰少爷你真是！这有什么要紧——又不蚀我一块肉！只要卖得了大花边，管它什么恭敬不恭敬呢！……”

可是我不肯到她家里去受她款待。她仿佛更加轻松了些，也再没提起她那只老母鸡。她腮巴上刻了许多弧线，尽量把

---

① 写包：旧时每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或忌日为祖先烧冥钱。冥钱外罩纸封包，在包上写亡人姓名。

嘴拉开着笑。那古铜色的牙床肉下面钉着两三颗牙齿——黄腻腻的颜色上面还有一条红丝。

我为了要叫她安心说故事，走去关上了窗子，还把房门也上了闩。我又点上一支烟，把坐着的椅子稍为往后移了点儿——这么着她就是拚命凑过脸来，她的嘴巴跟我的鼻子也得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我说：

“哪，我先要跟你老人家约一句：你老人家要把人家不晓得的那些事告诉我。大家晓得的事是没处用的。”

她挺认真地点点头。嘴唇撮着象个腊鸭肫，似乎在那里用着劲。脸上好象没平素那么干巴巴的样子：显然是她这种得意劲儿把她身上挤出了点儿油来。

开头我就提她的印子钱：我听说乡下人叫她做“蚂蟥”。

于是她额头上的皱纹耸动了一下。摇摇头叹气。

“唉，那些家伙真不知好歹，”她声音也油润了许多。“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人家救他们的急——他们倒不三不四地瞎嚼舌根。我是个孤老太婆，无亲无靠，放几个钱滚滚利息也不该啊？我这个孤老太婆是……”

我打断了她的话：

“呃，如今你老人家积上了好多了？”

“嗯——嗯——六……六……唔，五百多。”

“我不信。”我笑了笑。

她右手放在桌上，这里用来抹抹嘴巴。她咳了一声，迟疑地盯了我好一会，才伸长脖子凑过来：

“我告诉人总是讲五六百。止是不止的。不过也实在只有——”她又开五个指头摆了一下，又翻了个身。“翰少爷你

只想想看：我这个孤老太婆要不是留几个花边——你看我怎么得了，是不是。……放出去——利息只打八分，不过讲还要还，我不跟人婆婆妈妈的。我这个孤老太婆还能让人烂账啊？——几回一烂我就要饿肚子了。……”

声音渐渐提高起来，眼睛也眨得快了些。

可是这些——还不能叫我满足。于是我问到一些讨债的情形：我听说大井坳的那个器九呆公是给她逼得自杀的。我要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她摇摇头校正了我，那声调就象是谈着全不相干的事似的：

“上吊的是器九呆婆，不是器九呆公。这个呆公倒是第二年死的。”

稍为闭了会儿嘴。她左边腮巴抽动了两下，眼睛眯成两条线，这就把上唇翻了上去，用力得连鼻尖子都打了皱。

“这怪不得我，”她视线打我脸上移了开去。“哪个叫她欠了账不还——还要骂我蚂蝗！……我是不客气的：你看我孤老太婆好欺侮啊？……翰少爷你替我想想：七八里路天天跑了去要，他们死一个不还。器九呆婆子还讲：

“你老人家不看看——我炉仓里有没有货。一屋人只有五条性命三条卵，没办法只好拿命来抵！……”

“这是什么话，这是！我管你几条性命几条卵呢！我要我的钱：可怜我这个孤老太婆——留着这几个吊命钱，让你白用啊？……”

“她欠你老人家好多？”

“二十只花边，”她很快地说，很快地舐了一下嘴唇，好象

怕我发觉似的。“本来我还放不得心哩：器九呆公求死求活求着借，作揖磕头，对着我眼泪直淌。我这个孤老太婆——唉，到底心软。……他还讲——他还讲——利钱听我算。……”

问她利钱是多少，她就稍为迟疑了一下，疑神疑鬼地瞧了我一会儿。接着她吐了口腻腻的唾沫，再张嘴的时候——牙齿上那条红丝可不见了。

“我看他钱要得急，又不晓得靠不靠得住：我要他一角五<sup>①</sup>。……”

我极力装做很平淡的样子。还浓浓地吐了一口烟：为的怕她瞧出我那副有点不自然的脸色。可是这位老太太很乖觉，她一面紧盯着我，一面赶快改了口：

“不过他嫌太多：减了两分。”

“后来她怎么上吊的呢？”

“哦，这个啊？”她忽然又把嘴唇撮得象个腊鸭肫，额头上打起许多横皱——连眼皮都吊了起来。“这个是——这个是——嗯，她拿这个来吓我嘛。

“‘我只好上吊！我只好上吊！……’

“她想吃住我这个孤老太婆！我不怕：我横竖是个孤老太婆。呃，你想想：我无亲无靠的，我总不能让别个烂我的账，是不是。哦唷，上吊！——我就吓死了？

“‘好，我看你上吊！是个人养的就解下裤带来吊给我看。我看看，我看看！——孙子才来解救你哩。……吊啊！吊啊！怎么不动手了？……哼，上吊！你拿这个卡得住我啊！……叫地方上评评这个理看，你看我是个孤老太婆——好欺侮，是不

<sup>①</sup> 一角五：月息百分之十五。

是。……钱是要还的，上了吊也走不脱：我请司命阿公到枉死城来找你！……贱货嘛，贱货嘛！有这个本事上吊倒还是个人哩！……’

“器九呆婆是个极不要脸的家伙：她跟器九呆公定了亲还没过门哩，她就已经怀了肚，拜了天地才三个多月——她那石牙子就出了世。你想想罢，翰少爷。……”

这里她说得挺流利，一句接一句象瀑布似的；一个不留神就得听漏了一大串。她眼睛没命地眨着，还拿干巴巴的右手放到桌上敲着打手势：原来她顶看不起的就是器九呆婆那种行径。

“我并不是要叫个个人跟我一样——死了叫人立贞节坊。我守了五十年节，这些事我怎么也看不惯。……”

她把身子坐正了些，眼睛拚命睁大着，嗓子也给提得很高。可是我不叫她再往下发议论，我只想听听那位呆婆上吊的事。我瞧着她那张狭脸——现在似乎又缩小了些。一面我极力注意我自己脸上的表情，不让我肚子里闷着的那些愤怒表示出来。

这么着她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叙述着器九呆婆半夜里到她屋子门口来上吊——可是给别人发觉了。

“那个瘟女人想叫我吃人命官司！……哪个也讲她不该。地保也说了公道话。我结结实实跟地保打了个交代：

“‘哪，你老人家亲眼目见的，邻居里舍也都在这里做见证：下回这个女人要是上吊跳河，有个三长两短——都不干我的事！……’

“那个瘟女人还哭着哩——我怕她？！我不管：账是要讨



的。第二天我又去：少一个烂眼钱也不行！我天天去要，横竖他们总要折轿钱①给我，要抹台面让我吃饭。……”

她住了一会儿嘴。好象故意要避开我的视线，她把眼睛盯到桌上的她那只右手。

关于器九呆婆第二次上吊的事——她说得很简单：

“她在她自己屋里吊死了：大井坊本来是有吊死鬼的。吊死鬼要找替身总找不规矩的女人，正派人——她摸都不敢摸。所以一个人哪，嗯，总要……”

“她家里不闹人命官司啊？”

“怎么不想闹呢。不过他们闹不起来：我们家里解太爷替我讲了公话——哪个敢说他一声不是！”

哦，解太爷，不错。这是庆二老娘家里的族绅，听说他的脸子跟他做的事都很漂亮，甚至于还有许多风流史的。

庆二老娘把脑袋一歪，脖子上又扯起了几条斜线。眼珠子也溜到了眼角上——斜着瞧着我。并且那张灰色的嘴也撮着，那种俏劲儿简直叫你摸不准她多大年纪。

“嗯，还漂亮哩！”她压扁着嗓子叫。“头发都白尽了，老得柑子皮一样。他年轻时候倒——唔，还出得挺。……唉，人倒真是个好心人：我那个三百块钱会就是他老人家出面替我打的，他老人家看我那三十来担租不够吃嘛。好人好心——我总是感激的。……”

“你老人家田上收的怎样？”

她立刻装着副严肃样子摇摇头：

“不行喽。天干水患不用说。有得收罢——谷子又不

---

① 折轿钱：按路程远近付给相当于雇轿用的钱。

抵钱。”

其实她并不怕什么灾患：我听说她不许佃户报荒。

“那自然，”她说。“那些家伙没一个好货，只想占点便宜。呃，良心也要摆在中间，是不是。他们报了荒——我这个孤老太婆吃什么？——这些野种子崽！千刀万刚的家伙！他们……他们……”

停停她又把下巴猛地一抬：

“那年子他们竟有人要退佃，要我他还他押头！……他们分明要卡住我：看我这个孤老太婆好欺侮，尸框子的东西！哪个晓得人心还没死绝，解太爷发了脾气：不准！”

“你们这些王八蛋！”他说。他说“庆二太婆当了一世节妇，你们欺凌她啊？”可怜啊！我是个孤老太婆……“你们这些不怕天雷打的家伙——欺侮她这个孤老太婆！嗯，我拿点子王法给你们看看！看罢！”他说。他说“我看不惯”……

“这样才没事。那些家伙啊——哼，吃软不吃硬，他们看我这个孤老太婆好说话，吃得住。……”

她叹了一口气，视线移到了墙上。干涩的眼睛眨了好一会儿，还拿右手背去抹了一下。

我们两个人都不开口，只听见桌上躺着的那个火车表在滴滴滴地响。我在打算着——怎么才能够钓出她一点更秘密的事来，让我知道她那隐在肚子里的底子，让我听到的某种流言给证实一下。

对方只时不时瞟我一眼，显见得是等我发问，并且脸上还有点不安的神色。

过了会儿她眯着眼笑起来，轻轻地问：

“这够了吧？”

我扔掉了烟屁股，笑了一笑。

“写文章啊？”我摇摇头。“这些事太不出奇，没人要。”

“要哪些事呢，那么？”

“总要有些男女的事。唉，没办法，如今作兴这样。”

“那……那……”

她瞟了我一眼。我视线正注在了她脸上，她不舒服地动了一动脖子。她又叹了一口气：

“唉，真是！讲了半天还卖不出钱！男女的事我说什么呢——你庆二伯死得那样早……”

“喂，不干庆二伯的事。”

于是我又告诉她——光只写写两夫妻的文章可没人要。一定得写些两个女的争一个男的，两个男的争一个女的。再不然就写些偷偷摸摸的勾当。这么着才煞劲，才叫人过瘾。

我说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了一个回往，又扑到桌上，随手拖一本书来翻着。我知道她在盯着我，可是我不抬起我的眼睛。

她嘴里“啧”的响了一声，还叹了一口气：

“真是！我五十几年……我……那些蠢事我怎么晓得！”

我还是没抬起脸来，小声儿说：

“不过有人讲你老人家……”

“什么？”

“你老人家不讲就算了罢。不相干。”

“什么呢？——你倒讲讲看。”她又叹了一口气。

“左右不过是那些蠢话，不过是讲解太爷早年的事。……”

“没得那个事！”她叫。接着斜瞟了我一眼，爱笑不笑地撇起了嘴。“翰少爷你真是！不怕造口孽啊？——我这孤老太婆还那个……那个……”

干脆我不睬她，只顾我自己看书——其实我一个字也看不下去。一直到她开口的时候我才瞧见了她的脸：她在笑着，腮巴上那几条弧线动呀动的：

“文章你不写啊？”

“写不成嘛。”

“啧啧，唉！……人家造我的谣，这不也能写啊！你写我守了五十几年节，同一口枯井一样……”

我摇摇头，表示这件事没办法挽救。

“怎么办呢？”她问。

“这是假的。假的——写出来哪个要！”

她额头上又打起了许多横皱来，稀疏的眉毛给挤成了‘八’字形。眼睛生了根似地盯着我，好象向我求救似的。于是我故意避开了她的视线，索性装个很舒服的样子坐下，把书举得高高的挡着脸。

接着就来了好一会沉默，连她的呼吸都听得见。我那个火车表很有规则地响着：听来好象一会儿声音高些，一会儿忽然低了下去。

我感到眼面前有个阴影慢慢伸长了——原来庆二老娘站了起来。

“翰少爷我走了。”

她叹着气，走得很慢：那根拐棍有一下没一下地在地上戳着。到了门口她可又站住，回过脸来对我笑笑。

“一定要讲了那桩事——才能够写文章卖花边啊？”这里她脸子又打起了皱，眼睛对着地下眨了几眨。“我这个孤老太婆命真苦——全靠一些好人帮我的忙。翰少爷你是晓得的：我不打主意留几个钱——我靠哪个呢！……我要是不看钱面上，我是……我是……唉，买文章的人也古怪，怎么要时兴这个！……呃，翰少爷，我要是……要是……呃，我一定要讲真的啊？”

我放了书，伸了个懒腰。我叫她知道我的意思：反正这篇文章是她请我写的，说没说真的——不干我的事。

她向我这边走了两步，拿拐棍拄在地上，身子也往拐棍这边斜着，她问我文章写了真事——大概可以卖多少钱，仿佛她要看看上不上算。并且她还讲价似地叫我写好之后拿到顶肯出钱的买主那里去。她边说边走过来几步，就声明她是为了几个钱——没办法，不过这些事她一辈子没跟谁说过。这里她脸红了起来，斜瞟了我一眼，翘着上唇微笑着。

“翰少爷你讲罢，你要听哪桩事，”她坐下来，脑袋稍为歪着，还冲着我不好意思地“嗤”一声笑。

我扑在桌上，拿手遮住我的鼻子，偷偷地问她：

“就是人家讲的那桩事，你老人家早年的事。……”

她扭了一下，脖子上那层干皱皱的皮也就抽动了一下。眼睛斜着——全露出了黄色的眼白。她笑得满脸都刻着一条条很深的线纹，那张嘴可还俏劲儿地撮着点儿。

“嗯，翰少爷你呀！”她娇声尖叫，不过是压着嗓子的。“嗯——嗯——那个……那个……真的，只有一回把，真的。……”

“跟解太爷喽，是吧？”

“嗷呀——你这个人！”——她格格笑起来，把右手袖子去挡住了嘴，全身用种不大灵便的姿势扭捏着。

“那是怎么个情形呢？”

这时候她住了笑声，把袖子离开了脸。她把嘴瘪着，眼睛很快地眨着，末了她竟挤出了点泪水。她轻轻骂了句“杀坯！”于是凑过脸来，窸窣窸窣告诉我：那回是万分勉强的，可是解太爷力气比她大。

“一个男子汉——我斗得过他？他就……他就……”

她吸着鼻子哭起来，还偷瞟了我一眼。我说：

“哼，他竟强奸！……有几次呢，那么？”

“几次？——好几次哩！”

她擤了一把鼻涕，把手指搓搓干净，耸着肩膀叹了一口气。嘴里把说过了的话重复了一遍：她是不得已才说了出来的。然后笑一笑，脑袋一偏：

“就写文章吧？……我去买只鸡嫩给你吃。”

“怎么，你老人家不是讲已经炖好了一只鸡婆么？”

“那……那……噢，我说我要去买来炖。……真的，去罢，还带几张纸去。”

我摆了摆手。她那种款待——我是不敢当的。文章一下子也写不好，总得想这么一想。

庆二老娘这才轻松似地走了出去，可是半路上又停了步，回头瞧了我会儿。她翘着上唇笑，舌尖舐舐那两三颗黄牙。脸子差不晒倒在了她自己右肩上，眼珠可斜到了眼角左边。她小声儿：

“今天讲的这个——你千万莫告诉人哪。”

原载《中学生》月刊 1936 年 4 月第 4

期

## 闺训篇

闭嘴！闭嘴！我顶不喜欢一个人多嘴！

祸从口出，知道吧？你就是爱多嘴：说了你半句——嗯，怕半句还不到哩，你就得回我十句，十五句，一百句！叽叽刮刮！

你也不想想：我到底是你的娘呀。

你也不想想：你今年十九岁了。假如我这个娘是个旧脑筋，要象高伯母那样腐败——那我早已把你给了人家，你也要做娘了。

多嘴的人总是没有好处的：我不是常常跟你说的呀？

不过你是不相信的：我知道，我的什么话你都是不相信的，右边耳朵眼儿里进，左边耳朵眼儿里出。你只是想：

“嗯呀，姆妈五十三岁了，过了时了，还教训我们哩！”

哼，我过了时啊？——才不哩！

学堂我也办过。革命我也革过。光复那年我还进了女子北伐队的，那时候谁也知道我：我一瞧见人就热热心心地演说，演过了说就革革命地干一番。

你当你这个娘老糊涂了啊？哼！我也干过大事，孟子说



“登泰山而小天下<sup>①</sup>”，又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sup>②</sup>”，真是不错！

孔子孟子的话一直到现在都不错。可惜你不相信，唉！你爹还叫我给你们念点儿四书哩：他怎么会想到你们会变到这么副派头！只要是好话——你就不相信。你爹常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sup>③</sup>”有什么办法呢，唉！

我知道的：你反正瞧不起孔子孟子，是不是，是不是？你告诉我：是不是？……

哪，你又多嘴！真是！我顶不欢喜别人岔嘴！

你也不想想：你才不过进了大学，孔子在你这年纪就做书了，你凭什么瞧他不起？你有什么资格？

我就常常跟陈三先生说：

“唉，幸得这世界上还有我们四五十岁的人——读过四书五经。等我们这辈人死掉了，这世界怎么办呢！”

陈三先生瞧着我笑笑。他当然是赞成我的话的。

唉，真是！这世界已经就变得不成话，大家全没了道德心。要不然——怎么我们田上没收成？哪，这就是人心大变，大家全不要脸，只想揩别人的油——赚钱上自己的腰包！

要是再不读四书，这世界还不准变到什么样子。假如大家读点儿四书，懂点儿道理，天下才不会这么乱，我们生活也

---

① 登泰山而小天下：语本《孟子·尽心章》：“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语是孟子说的，但所指的是孔子的经历感受。本篇女主人公好引经据典，但大多靠不住。

②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应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语出晋人傅玄（217—282）：《太子少傅箴》，孟子未说此话。

③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原是孔子说的，见《论语·为政篇》。

不至于这么困难。

可是你是不相信的：我知道。不过家里生活困难你也得看看。要不是你爹当局长的时候，我拼命劝他才留下这五六万，那——哼，那就连饭都没有得吃！孟子说的“贫而乐<sup>①</sup>”，怪不得！

可是你是不相信的：我知道。我决不是旧脑筋。我看见我亲生女儿不听我的话，怎么会不着急呢？

这些事啊——你别以为我没有想过。哼，你猜得不对。书上说凡事三思而后行<sup>②</sup>。我仔仔细细想过的。所以我要切切实实对你说一说。

不过——唉，我真是不说的好！你反正是看不相信的。真是！哼，我简直弄得毫无办法！现在我瞧见你这张脸，我就知道你没有注意我的话。……

闭嘴！闭嘴！我不许你开口！——我顶不欢喜一个人多嘴！

我也不说了。说也无益。我只是看你的行径不对，不得不老老实实告诉你。不过——唉，不说了罢！

随你。我决计不说。我再也不开口。好不好！

我不说了，唉！我随你。随你去看那些荒荒唐唐的书，随你怎么去想，随你去反对我。真的十九岁的大姑娘了，有的已经生男育女的了，还要我这个娘来说你呀，——何必呢，何必呢！我无论如何不开口，好在我平素也是最不爱说话的。你

① 贫而乐：语见《论语·学而篇》：“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个“子”是孔子。

② 三思而后行：语见《论语·公冶长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在这里“三思而后行”是被否定的。

那些宝贝书可以敞开来看了：哈呀，好看哪，好看哪，真是宝贝书！用心看罢——不要客气！那些宝贝书教你反对我，告诉你不要孝敬父母，不要跟丈夫好，假如丈夫说：

“做个好事，做个好事：把我大衣扣子钉一钉罢。我向你磕一个响头。……”

你呢——你就拍地劈他一个嘴巴。

“什么东西！哼！哈！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我那些宝贝书上说的——不许伺候丈夫！”

这就是你看的那些宝贝书！

唉，宝贝书，唉！

不过我是要问的，嗯。分工合作你们知道不知道，分工合作？男人有男人的事。女人有女人的事。我问你：当妻子的到外面去瞎混——家务谁管呀？孩子谁带呀？呃，我只要你想想这个理，想想这个理。干么一个男人不搽胭脂？干么女人家不穿马褂？——天生的分工合作嘛。孔子说的母鸡司晨<sup>①</sup>：哼，那成个什么体统！

你别只翻着眼睛瞧着我。唉，我这个做娘的看过许多书，才彻彻底底想出这个道理。你爹管外面，我管里面。《诗经》上说：“棠棣之华，宜室宜家<sup>②</sup>。”就是这个意思。

你也不想想：譬如，你爹在外面赚了钱回来，我当然得烧点菜给他吃吃。就象上星期六——我不是叫厨子做狮子头的呀？要不是刘家三太太邀我去打牌，我当然也要下厨的。不

① 母鸡司晨：语本《书经·牧誓》：“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又，《新唐书·长孙皇后传》：“牝鸡司晨，家之穷也。”与孔子无关。

② 棠棣之华，宜室宜家：语见《诗经·小雅·棠棣》，棠棣乃指兄弟情谊，不是夫妻。

管家里有佣人有厨子，我总该亲手替你爹烧点菜：连外国人现在也提倡哩。

象前天罢，我也打算下厨的。后来樊干妈不是来了电话么？——又是打牌。樊干妈真是个腐败人，只会打牌看戏，哼！跟她玩玩还不在于乎，可不能学她那腐败派头。书上说的“流水不腐”，孔子也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见得一个人只要学好。

不过你是不相信的，我知道。唉，真是！

你也不想想：我五十三了。年轻时候不是没做过大事，不是没看过书，难道比你糊涂不成？现在老了——我可不用做事了，反正家里不愁穿不愁吃。你爹倒还能赚几个子儿。他辛辛苦苦赚子儿，我享享福，吃他的喝他的。我能不替他管教你们，能不替他弄点菜——让他舒舒服服吃这么一顿啊。孟子说的“以德报德<sup>①</sup>”，本来是！又说“举案齐眉<sup>②</sup>”，要是我跟你爹不“齐眉”——你看可行？

一个人总得自己想一想，晓得吧？从前古时候有个大将，吃了叫化婆一碗饭，他还报大恩哩。是啊，我就得想一想：我这么舒服，这子儿是谁赚的呢？

可是你不肯想。你全不象娘。我可是挺知足的：四书上那句“学而后知不足<sup>③</sup>”，说得可真对。

黄先生不是问过我怎么？——

---

① 以德报德：语见《论语·宪问篇》：“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是孟子说的。

② 举案齐眉：这是东汉人梁鸿与孟光夫妻的故事，见《后汉书》八三本传。与孟子无关。

③ 学而后知不足：语本《大戴礼记》：“学然后知不足。”不是《四书》上的。

“你干么不弄点书教教，消消遣？”

我说我知足。我说我够享福的了。我说：

“并且这么多年下来，书本子也没摸过，拿什么教人呢？我只要把孩子的爹照顾得好好的就成，干么要辛辛苦苦去教小鬼——叫自己瞎操心？”

消遣的话——嗯，我才会消遣哩。不过刘家三太太的消遣方法总是打牌，一打牌就得请我，请我——我不得不去。嗯，我当然去：这到底是正派人干的玩意，不比你们唱文明戏。文明戏是什么东西呀！我就不懂：干么好好的一个人要化了钱去看文明戏！……

闭嘴！闭嘴！我顶不喜欢一个人多嘴！

你总有理就是了！我不说了，好不好？我才懒得跟你说哩！不过你也知道的：打牌还可以赢钱。我总是赢的时候多。昨天我就赢了一百多：樊干妈吃了个包子。谁叫她放炮的，别人三番可已经下了地。大家说：

“小心呀，小心呀！”

她摸着那张牌瞧瞧我，愣了这么会儿：

“我不管了！”

旬！——一放。赫，正是我要的那张绝七条！……清一色！……这么手风一转，一直打到天亮都是我的天下，真成了孔子说的“滔滔者天下皆是<sup>①</sup>”了。竟赢了一百多。

可是我不象你那么瞎花钱去买那些混蛋书看。我只存到折子里做我的私房钱：一个女人家自己不能赚钱——当然得

---

① 滔滔者天下皆是：语见：《论语·微子篇》：“(桀纣)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是孔子说的。

留点儿私房。你将来总有一天得跟别人结婚的，这一层可得到，知道吧？我是你的娘，当然得告诉你。

自个儿假如要用钱呢——我就只问你爹拿。星期六我请顾家二姨太去听梅兰芳就是的。可是你爹呀——哼，他竟赖皮。他嘻皮笑脸地说：

“你不是赢了这许多钱么，还要我请你听戏呀？”

这种人真是！我结结实实骂了他几个钟头，他这才乖乖地拿出来，屁也不敢放一个。

你爹就是这些脾气不好，真气死人，唉！书上不是说的呀？——那股“浩然之气”。当然哪——不然的话就糟了。可是他竟是那么个人，你有什么办法呢！哪，那趟我输了六十来块钱，叫你爹赔给我一百，他竟说出这些糊涂话来：

“你赢了算你自己的，怎么输了派我的呢？”他还笑哩！

我可是不笑。你当然知道的：不骂不行。嗯，可不是么。我才一开口，他就——

“好好好，拿去罢拿去罢。何必生气呢，我不过说着玩的。”

哼，说着玩的！——谁跟你说着玩！真好笑！你爹竟有这些丑脾气！我天天晚上开开导导地说他，一说总是几个钟头，可是还改不过来。他跟你一样。你们爷儿俩真相象，唉！古人说的有其父必有其女，那可真不错。往后我只好不说他了：我还巴不得少费点儿气力哩。我向来不爱多嘴，不说他——正好！让他坏下去就得了，我也上了年纪，叫我跟孟夫子一样的对牛弹琴，我可不干！

你只要想想，哪，家里有的是厨子，有的是佣人老妈子，你爹可还……可还……哪，那天那碗炖鸡不合他的口胃，他就苦

着一张脸对我瞧瞧。哼，干么要对我瞧：对我？你想想——叫我气不气！

马褂扣子紧了昵——也对我说：

“啧啧，这扣子钉得太紧了点儿。”

嗯，好象我是他的裁缝！真是！唉，气死人！他还叫我替他扣上这颗扣子哩。真奇怪：家里的佣人干么的，老妈子干么的，叫我替他扣？——可怜我一天忙到晚；还叫我做老妈子。家里有客人——我总得陪着说话，陪她们打牌。没有客人的时候我总得要出去。他全不想想我多忙。他全不知道似的：“知之为知之”，就是这么个劲儿！

一个人怎么能不出去应酬，不出去散散心的？——叫我一天到晚闷在家里呀？还得闷出毛病来哩，还得闷死哩：闷死了——好，瞧着罢，看大家怎么办！我可不管！

你只要想：我是怎么个忙法，可怜！樊家干妈邀我去玩——难道可以不去？梅兰芳到这儿唱戏来了，也总得去听听，是不是。梅兰芳要是唱得不好，干么他那么出名？

今天晚上他就是演《霸王别姬》，我还得去再听一次。舞剑可舞得真好！谁也比不上。假如他没这能耐——怎么他在外国得博士呢？

不过你总是不相信的，我知道。我的话你全不相信。你只是想：

“嗯呀，姆妈的话快别相信，快别相信！”

你准是这么想的，是不是，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说呀！说呀！干么不言语？……唉，真急死人！……得了得了！够了，我的小姐！你总有你的理！哪，你又是！我说了

几句，你就——你就——哪，我只问了一句“是不是”，你就一口气回我两句！两句还不止哩！

你也不想想：一个女子话那么多——象个什么样子！孔子说的“静女其姝<sup>①</sup>”。所以一个女子要静：女子有做女子的道理，懂不懂，懂不懂？……

问你呀！你怎么不开口哇！哪，真是，真气死人！

我也不说了，到底到了老年：刚才这么——只不过说上两三句就累得慌。今天我也没工夫，赶明儿我再跟你细细地说一说。现在我还有事要办，你叫小刘预备车子——先送我到刘家，再去接你爹。呃，你叫梁妈到洗澡间去伺候着，我要洗脸。

回来！……噢，你怎么应也不应一声就走了？你真是！唉，十九岁的小姐了，进了大学了，唉！……去呀，还不赶快去！

孟子说“一寸光阴一寸金<sup>②</sup>”，耽误了我的工夫可不是玩意账！快去！……

原载《妇女生活》月刊 1936 年 1 月 16 日

第 2 卷第 1 期。

---

① 静女其姝：语见：《诗经·邶风·静女》。不是孔子说的。

② 一寸光阴一寸金：语见元朝同恕《矩菴集·送陈嘉会》：“尽欢菽水展昏事，一寸光阴一寸金。”与孟子无关。



# 春 风

——写给石膏

## 楔 子

早晨。太阳晒着挺舒服。不热也不冷。

有时候轻轻飘过一阵风。谁都摸不定它打哪儿来，往什么地方去。只是脸上有种软绵绵的感觉，象一块绒布擦过似的。

那条绿腻腻的小河就懒洋洋地皱了一下。

于是河沿上走着的人闻到了一种什么花草香，还夹着一种腥味儿。

有谁吐了口唾沫。接着一个先生就对这条河发了些议论：他认为既然办了这么一个学堂在这里，总得把这条沟修好些。

“我就跟佟校长讲过。他说——他说我们局长舍不得花钱。唉！”

他们没停步子。拉得很长的影子在赭色墙上掠着。

一个年轻点的冷笑一下：

“一个人总得知足呀。我们的子弟送到这里来——读书一个钱也不花，还想要这样那样的么？”

走过那学校门口的时候——他们用力地对那扇灰色大门瞅了一眼。

这个看来跟赭色的墙壁很不相称。

那块招牌可又是白底子黑字的：

全 省 公 路 局 立	春 风 小 学 校
----------------	-----------

门可还关着。好象不高兴别人谈论到它似的绷着脸，冷冷地瞧着他们走过去。

过了十来分钟才开开一小半，吐出一个吊眼疤孩子来——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里面还是静悄悄的。只听见麻雀叫。

院子里那两棵桃花正在劲道十足地开着花：精神过于饱满似的——不时掉下几片花瓣来。有几片落到了走廊上，就显得特别鲜艳。

走廊叫做“整洁路”。灰色水泥地上缀着些黑点子。上星期六这里开愚亲会，校长佟老师叫校役长寿擦去这些黑疤疤的，可是用拖把来拖也没弄干净。这条路的尽头还堆着几张断了腿的椅子，这是那天愚亲会给踹坏了的。

墙上有几处铅笔印：一瞧就知道是有人懒得去借刀子削笔头，只在这上面把它磨尖。

高点儿的地方可就很干净：贴着课程表跟各位老师的值

周表。字都写得不坏，象教科书上的那么匀称。

可是顶后面那张就写得不够高明。开头那个题目就来得歪歪倒倒，不过没有错字：

## 本校四周纪念恳亲会

计局长训话

五年级级长任家鸿谨记

其实这全是金老师记的。标点点的很清楚，分段也分得很清楚：

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今天是我们这个春风小学校成立四周纪念的日子，所以兄弟很为快乐，现在开这个恳亲会，请

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来相聚于一堂，兄弟很为快乐。这个学校是前任刘局长手里办的，是本省

省长的面谕，要办一个学校，为全省公路局全体员工解决教育问题等因，所以不收学费，什么费都不收，书籍，笔，墨，纸张，什么东西都是由学校里供给的，这个学校原名全省公路局员工子弟小学校，后来改为这个春风小学校，这个“春风”就是“教育”的意思，古人以“教育”比之为“春风”，今天兄弟还有一个新发明，兄弟是素来主张平等待人的，春风是平等待人的，无论大小，一律要吹到春风的，我们这个学校，有职员子弟，有工人子弟，大家一律读书，一律

不要钱，大家都一律吹到春风的，我们要感谢省长的恩典，相亲相爱，今天兄弟不知为什么？同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在一起，心里很为高兴，所以来讲讲这个春风的新发明，不分彼此，相亲相爱，完了！

—

天气很好。一点云没有。太阳光把一天的蓝色洗淡了许多。

楼上象平日一样，邱老师拿着一本书可不去看，只靠着栏杆站着。那双粗眉毛紧紧皱着，右手托着腮巴，叫人当他是正害着牙疼。

孩子们在院子里玩着吵着，叫他耳朵里象有针戳着似的。

只有那个穿西装的孩子站在桃树下静静地吃着太妃糖什么的。旁边一年级的那个癞头眼巴巴地瞧着别人的嘴，自己的嘴里可只塞进一根脏食指。浅灰色的大布袖子上有一块补丁。

邱老师烦躁地想：

“哼，这个馋痨鬼！”

忽然墙角落里发出了叫声笑声：原来五六个学生在抢着踢一个橄榄核。他们都脱得只剩一个小褂子，有几个还掉了扣子——让一条条的黑肋骨露到了外面。

于是楼上来了每天都有的那一手：

“不许吵！”

邱老师用那排大牙咬了会儿下唇，拿那本书在栏杆上敲着：

“余大昌，余大昌！你再叫！……进去！——不许你玩！……这小流氓！该死的东西！……你还站在那里！”

他一面顿着脚，连楼板都给震得哆嗦着。

一会儿他可又懊悔起来。干么要发那么大的气，别人不是说他有心脏病么？

他拼命调匀自己的呼吸，脸上装做没那回事的样子。腿子跨起来跛着，步子来得很慢。手捺在右边胸脯上：他记得心脏是偏在右边长着的。

院子里安静了许多。孩子们都害怕地瞅楼上一眼，就马上做出一副很规矩的派头。

可是他们脸上总露出了一股野相。

“唉，这家学校是白办的，这家学校！”

他眯着一双眼，鼻孔里吹了一口气。

等那位高个儿的丁老师到走廊上来晒太阳的时候，他就对别人发起议论来。

“我们这家学校真是没办法！”他叹了一口气。“不过你，要知道，我其实并不是悲观……”

这么声明了几句，他就把那本书卷成一筒——拿来打手势。胸脯拼命挺着，好象他在对几千听众演讲。

开头就谈到余大昌他们的脏衣裳：他把这分成五点来研究。每一点都有他独到的意见。说到了几句精彩的句子，他就得重复两三遍。

每逢他的视线一落到对手脸上，就忍不住想：

“这个鼻子长得多俗！”

不过他仍旧说得那么起劲：全校的人——到底只有这位丁老师领悟得到他的议论。

丁老师全神贯注地听着。有时候他得插句把嘴，一面在脸上做出一副逗人笑的样子——告诉别人他是在说俏皮话。据他说这是一种“维他命”。

于是他耸耸肩膀，下唇往外面一翻：

“哦，他们家庭教育太好了：专门叫他们养虱子的。”

然后把大拇指顶到鼻子上，其余四个指头在空中招了几招。

他手指上老沾着些五颜六色的东西——不是碘酒就是红药水。

原来他是一个护士学校出身。他可喜欢别人叫他大夫。这么着他在这里除了教课——还担任上卫生事务。佟校长夸过他这一手的：要讲到打防疫针，种牛痘，那真是丁老师的拿手。

不过邱老师总是讨厌他的鼻子，就是发议论的时候也没放松。

踱到墙壁跟打转身，邱老师趁此狠命瞅他一眼，就在肚子里说：

“真古怪，他鼻子简直象个叭儿狗！”

嘴里可在报告一个统计：全校的学生——小流氓倒占了三分之二。这批家伙怎么教也教不好。他苦着一张脸，仿佛他在三伏天里晒着太阳似的，眉心里那撮汗毛就显得格外浓。

他挺有把握地下了个结论：没有家庭教育的——怎么受

学校教育也没用。哼，还花这许多钱来替他们办学校哩！

“这个我无以名之，名之曰教育的浪费！”

把这句话重说了两遍，就庄严地看看那一位的脸。

丁老师摸摸下巴，深呼吸了一下。他有点替这位同事抱屈：一个师范科的高材生——毕业文凭是第一号，年纪又那么轻，可叫他去对付小流氓！

他觉得这里该说几句正经话。他把脸上装点得特别严肃，反而叫人疑心他是在开玩笑。嗓子提得相当高，表示他没有十二分失望：这学校里到底还有些很象样的孩子——穿得挺干净，懂得怎么叫做卫生。他们的父兄是规规矩矩的职员，给子弟们好好教养过来的。接着他又用一个医生的资格来苦苦地劝了邱老师一阵，因为一个害心脏病的可不能随随便便动感情。

末了他还加了点儿维他命：

“我们这个学校怎么是白办呢，嗯？要不办，那你跟我的饭碗就都——”

两只手一摊，学着魔术团里的小丑那种派头，带七成鼻音说了一句——“凡尼尸！”<sup>①</sup>

于是静静地等着别人笑。

可是楼下忽然吵了起来：拍着手跳着，嚷成了一片，“任家鸿！”“任家鸿！”

好象连粉墙连太阳也都叫着这个名字。

任家鸿挟着一个篮球走进大门来，跨着尺多长的大步子，那件花呢的春季大衣就飘呀飘的。

<sup>①</sup> 凡尼尸 英语 Vanish 的音译，意为：“没啦！”

“任家鸿，我们打球，我们打球！”

“任家鸿，我也来一个！许不许？”

“嗯，你这个屁眼鬼！”任家鸿用十几岁孩子常有的那种嘎嗓子叫。“好，来来来！——把我大衣送到教室里去！……喂，书包也拿去！”

丁老师两手搁在栏杆上，耸着肩膀，爱笑不笑地瞧着他们，一会儿又瞅邱老师一眼。

那个抿了抿嘴，他有桩事情想不透：任家鸿的父亲是局子里的技正，拿三百来块钱一个月。干么要送儿子进这个小流氓的窝呢？于是很重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任家鸿全没顾到这些委屈。他仍旧穿得那么整整齐齐，头发也梳得很光，玩得挺活泼。把球一扔给了那个穿鹅黄绒衫的同学，他自己就冲到了几个女生跟前——把钱素贞正踢着的毽子抢过来狠命踢了一脚。

那位女同学一扭，人造丝的新夹袍就闪了一下亮。她拿她平日唱《别特快车》的高音嚷道：

“要死了，你！杀头的！”

任家鸿打着哈哈，身子一旋，顺手在一年级的尤福林那个癞头上打了一掌——劈！

尤福林身子跌开了几步，捧着脑袋哭了起来。

这么着楼下就照例来了那么一套——吵嘴打架。五年级的尤凤英把尤福林拖到她自己身边，冲着任家鸿讲理。绷着她那张蜡黄的脸子。嘴唇愤激得发了白。

“哼，”邱老师瞪着眼自言自语着，“这简直是个泼妇！”

任家鸿可睬也没睬她，只笑嘻嘻地在打他的球。



不知道怎么一来——许多人卷了进去。钱素贞竟放下毬子不踢，冲到尤凤英跟前，两手叉着腰，嘴角往下弯着，脖子一挺一挺的：

“唷唷唷，希奇巴拉！这样打一下就把你弟弟打死了，可是？……唷唷，这个姐姐真了不起！怪不得老师说我们学校有个泼妇哩！……”

“什么，什么！……你们凭空欺侮人，你们！……”

任家鸿正用劲扔出球去，满不在乎地插了一句嘴：

“打了癞头——我还晦气哩。我不叫尤福林赔偿损失还算是客气的。”

于是一些小流氓竟骂起他们来。余大昌也跑进了人堆里，挥动他那个满是黑垢的膀子叫：

“欺侮人，不要脸！真不要脸！——还当级长哩！……”

这可逗得邱老师又发了脾气。他狠命顿着脚，拳头在栏杆上捶着：

“余大昌！余大昌！你你！……滚进去！……”

瞧着那个小鬼的的确确已经退了开去，他才拖着丁老师走进他们的房里。他嘴里还咬牙恨着：

“嗯，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尽些小流氓！混蛋！该死的东西！”

## 二

这房间铺着三张床，就显然很紧凑。中央摆着“品”字形的几张桌子，上面堆满着学生们的课本。

房边一条铅丝上挂着些毛巾，有一条还在滴着水，把粉墙上也弄得湿漉漉的。那上面贴着的一张信纸给浸得变了色，红线糊成了一片。只有那些字还是很分明，很整齐，看来竟象是凸出了纸面似的。

鄙人因患沙眼，请勿用鄙人手巾，并原谅鄙人为荷！

金梦周启

这里只有丁老师钉着的几张风景明信片算是装饰品，其余的就全是些布告——都是那位训育主任金老师的手笔。靠痰盂的地方就有“请吐痰入盂以重卫生为荷”。门上呢——“闲人免进贤人进，盗贼勿来道节来”。

窗子旁边那张可是新贴的：

“鄙人就寝以后，请勿喧哗，以免妨碍鄙人睡眠为荷！”

下面照例签了一个名——总是用的草书，几乎叫人认不得，不过一颗图章盖得挺鲜明，旁边还有一圈油。

金老师桌边墙上也有一张他自己写的：“训育主任席。”这条子很短：当时写好本来加了个感叹符号的，不知道为什么——贴上去的时候把它剪掉了。

桌上也粘着一张东西跟它瞟眼睛：“非经鄙人允许请勿动用鄙人之书籍为荷”。接着是一条粗大的感叹符号。然后是签名式。最后是一颗私印。

邱老师瞧一眼那些纸条，就得拿鼻孔哼一下：

“哼，这俗不可耐的家伙！”

现在那位训育主任正跟事务员皮老师吵着嘴：瞪着一双

红眼，拍着桌子嚷着，他不相信学校里连两块钱都没有，这分明是同事想要排挤他。右手指指皮老师的脸，又使劲在桌上一拍。

那位事务员的长脸缩短了些，撑着的脖子也松了劲：

“怎么办呢，怎么是我排挤你呢？”

不管他们怎么闹，邱老师可老一个不开口。没那回事似地点着一支烟，慢慢地翻开一册《英语周刊》来。

“嗯，要动武了，要动武了，”他想。

只有丁老师忙着替他们调解。他装着哈代那副脸子，低着头告诉别人——发怒是不大卫生的。于是他拍拍金老师的背，耸耸肩膀说了句俏皮话：为了两块钱来生气可不大上算，害起病来得花好些钱哩。

“所以——本大医师有权禁止你们生气。”

接着他赶紧咬住自己的舌尖来忍住笑。

金老师可倒反来了劲：干脆骂起街来。胸脯子冲着对方挺着，嘴角边勾起两条皱纹——用力地迸出一个个字眼。他甚至用了“劣迹”什么的这些词儿。声调带着威胁的成份：他来不得他可以拿出点手段来，看他们还能不能在这学校里营私舞弊！

大家都知道他金老师是省署里的贝秘书荐来的。

于是那对方红着脸说：

“哈呀，何必动气呢。钱的话——我总要设法呀。明后天给你好不好，迟天把总不要紧吧？”

“不行！”

“那……那……”

那位和事老瞧了一会儿地板，猛地眼睛一鼓，窝着嘴叫了一声“哦！”就抬起脸来叫别人看他的面子息了怒，看他的面子。这里他指指自己的鼻尖，还声明他口袋有一块现洋——很愿意掏出来。

金老师并没转过脸来，只是——

“一块不够！”

事务员叹了一口气，右手打着颤似地摸着左手。

丁老师搔了搔头皮，就决计去问两位女老师去借借看。他在她们房里踮着脚尖走着，脖子一伸一伸的。接着把那两个吵嘴的事叙述了一遍，还装着金老师那副发脾气的脸嘴。

她们尖声大笑起来：这个搂着那个的腰，在床上直打滚。

那位男先生就更加卖力气，把全套都拿了出来。临走他还对她们作了三个揖，又立正着把两手举到额头边，然后再学着电影里的武士那么行了个礼。

不过金老师接着钱的时候还是绷着脸。掏出一个铜子来把那块现洋敲几下，对着窗子把那张钞票照一照，就一声不响地塞进了口袋。

丁老师耸耸肩膀：

“唔，他气还没消哩。他肝脏一定有毛病。”

他拿出一付悲天悯人的眼色来瞧着那双红眼睛，有时候得瞟邱老师一下——好象怕这一位骂他多事似的。一面可又屏住呼吸，想听听那张厚嘴唇嘟哝着些什么。

邱老师把视线打书上移到事务员身上——瞧着他踮着脚走出门去，还晃过那张长脸来瞟金老师一眼。

“真是孺头！”邱老师把嘴一扁。“他一定是到厨房里去对

长寿发脾气去了，哼！”

他知道丁老师动了动脸子要跟他说话，就赶紧收回了眼睛——装做专心看书的样子。一面摸摸自己的右边胸脯，静听着自己的呼吸。

那位训育主任还绷着个脸，翻着两片厚嘴唇——动呀动的，一看就知道世界万物都得罪了他。一上了课就更加容易动火，瞪着眼瞧着那班孩子——总巴不得挑出一点错处来。

“王乾生！”这位金老师走下了讲台。“我叫你回去把扣子钉好，为什么不钉好？”

过会儿他又咆哮着：

“老师跟你说话——你应当怎样？坐着说话么！”

那孩子慌慌地站了起来。又黄又瘦，脸上干巴巴的——叫人疑心他不是个有血有肉的动物。

金老师瞧着他那副样子就格外生气。

“说呀，说呀！扣子为什么不钉的？你家里的人死光了么。……天生成的流氓胚！花子胚！……说呀，说呀！”

这里他使劲扭着别人的耳朵摇了几摇。

“我……我……”王乾生拚命忍住哭，声音打着颤。“我妈没有工夫……她要……”

“嗯，你总有理。你总有理！你这！你这！……”

拍！——这么劈了一个嘴巴，那孩子给打得倒到了座位上。

“你这个流氓家庭！——你这个！”训育主任咬着牙，脸子发了白。这里他忽然在那张小矮桌子上捶了几下，震得他们的笔砚直跳着。“混蛋！——你这个混蛋！叫你坐着回老师的

话啊?……手伸出来!”

他随手拖来一块砚池,用着他全身的劲打着那个的手心。这教室里就响着一种紧张的,叫人感到压迫的脆声,还混着那种压得嗓子打颤的哭声。有时候那个小鬼忍不住用那手来挡一挡,于是分明地听到了敲着骨头的那种又麻木又沉重的响声。

直到他膀子发了酸才放手。那双红眼睛还是突出着。

“不许哭!……再哭!”

于是掏出一块手绢来揩揩左手,在学生座位中间巡回一遍,走到了那个西装孩子跟前他才平了气:

“曾珍,坐好。这样坐着背要驼的,晓得吧。”

他摸摸曾珍的腮巴子。

孩子们都静静地坐着,连外面的蜜蜂叫都听得见。

可是一回到了讲台上,金老师又发起脾气来:他怪他们算术本子写得太脏。

“施国兴!我叫你赔本子的——为什么不赔?学校里发了本子给你们,就让你这样糟蹋,嗯?”

那个施国兴机械地站了起来,一点没表情地答:

“我爸爸没有钱,他不许我赔。”

“什么!”老师又瞪着眼。“没有钱赔本子——就该用心写呀。为什么弄得这么脏,嗯?你看曾珍他们的写得多么干净!”

那孩子动着嘴嘟哝一句什么,似乎很怕别人听见。他知道曾珍他们换过了四五次本子,并且演草之后还经老师改正了才誊清的。

金老师暴跳起来:

“有你多嘴的！……又不写好，又不赔本子，你倒你倒……真是流氓！——硬要绑到小东门去枪毙才好！……来！”

他一下子找不到武器，就在别人脑袋上肩胛上死命送了几拳。为了那个小流氓竟挣扎了一下，他的手就下得更重了些。

接着把那些脏本子的主人都打了一遍。他们谁也不肯赔本子，让查学的看着叫老师丢脸。他们都是顽皮的，野蛮的。据他说来——他们父兄自己就是花子胚，就是流氓。他认为他们家长送他们进学校只是为了要捣乱，要叫老师们听局长他们的闲话。

这么着他就把一肚子的冤屈向他们肉体上发泄。

末了他喘着气说：

“听着，你们这几个——哼，小心些！警察正在那里捉流氓……枪毙！哼！你们专门在学校里捣乱……”

忽然他瞧见门外有几个学生在张望着，就赶紧转过脸去：

“你们为什么不上课？”

“佟老师还没有起来。”

“那你们去自修呀，在这里看什么！混蛋东西！”

### 三

邱老师正在上二年级的国语。隔壁在打着人，这里就连话都听不见了。

他左手按着桌上那本书，右手摸着胸脯。嗓子并没提高，不然的话——怕对自己心脏不大好。

有时候他脑子里忽然闪到了别的事上去：

“真奇怪，那位金老师打人——竟成了一种癖好。”

可是这二年级的孩子也不怎么上轨道。他相信这是金老师教了那门算术——打人打坏了的。他跟丁老师谈过这事儿，他提出了三点理由来证明这个道理：学生们一经打了手心，往后不打就管束不住。

于是他皱起眉毛，怨天恨地地叹了一口气。

至于他邱老师的赏罚——可很公平。不过有时候有点儿不便。去年暑假后他刚来的时候，骂过那个冒惠良几句，佟校长就带着五成抱歉五成不放心的神情对他说过：

“冒惠良倒是个好学生。责备太深了怕他那个。他其实是个有教养的孩子：他叔叔是文牍课长——计局长很信得过。”

这一级里有教养的孩子不过八九个——干干净净的很讨人喜欢，的确不用严厉方法对付他们。

难对付的是其余那四十多个。

“他们简直是些祸害！——折磨别人可贵的精力，折磨得别人害心脏病！……唉，这种学校！”

一下子他忽然气都透不过来，老实想跳起来使一回性子。脸子可死死地板着，叫人觉得到了满布着黑云要下雨的天气。

这么着又碰上了余大昌那个对头。

“余大昌！你在那里玩什么？……来！——站在这里！”

指指讲台旁边，然后把手又放到胸脯上去，晃着脸子东看看西看看。

“黄超！你看着窗子做什么，黄超！”他拿黑板刷子敲敲桌



子。“走过来！”

他死死地瞧了一会儿那小鬼的脸，就转身过去，使劲地在黑板上写了个“智”字：隆空隆空一阵响。

“什么字，这是？”

“智，”那个小声儿说。

他以为黄超准答不出的，好结结实实罚别人一下。现在这么一来——他老实吃了一惊，并且感到十二分失望。

“什么！”他咬着牙叫。

那个小流氓当是自己答得不对，就害怕地推开手心来。

邱老师大叫道：

“这样做什么，这样做什么！……奴性！天生的奴性！……你分明不晓得你自己答得对不对，可见得你是瞎猜的！……站在这里！”

黄超脸上可轻松了许多，站在那里对余大昌眨眨眼睛。余大昌两手闲着没事做，就掏着衣襟上的那个破洞：寸来长的口子慢慢给拉成了半尺多长的口子。

老师嘘了一口气，这才又往下讲。一句的末了一个字总拖得长些。

“这一课上面的小弟弟——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

“好孩子！”下面一起答，也是把“子”字拖得相当长。

“为什么是好孩子？”

七嘴八舌地可嚷成了一片。

“一个个的说！”他拍了两下手。“会答的举右手。……举右手，不要举左手。王绍裘，听见没有——举右手，哪哪哪，这个手，这个手。……康家祥！——叫你举右手举右手！你连左

右都分不清楚！简直是白痴，简直是！”

他为了叫自己免得再发一场脾气，就拣一个逗人爱的孩子来答这个题目。

答案完全是依照书本子上的：

“小弟弟洁净，看见老师说‘老师早’，小弟弟是好孩子。”

邱老师嘴角上闪了一下微笑，结紧着的眉毛松了劲：

“还有呢？”

“父亲给小弟弟的钱，小弟弟不用，小弟弟不许小妹妹骂仆人。小弟弟一天换一回衣裳。……”

“仆人是什么？”

“仆人是勤务兵。”

这句话逗得老师笑了起来。他摆摆手叫那孩子坐下去。这就把嗓子提高了点儿——问他们自己骂不骂仆人，爸爸给的钱用不用。

回答的又是乱糟糟的听不清楚。里面有许多是——爸爸从来没有给过他什么钱。一个脸上长脓疮的小鬼就老实承认他用了钱：哥哥一天早晨给三个铜子，买个烧饼吃了才上学的。不过他们都不认识什么仆人。勤务兵是知道的：一年级里那个刘志成的大叔当的就是勤务兵。

可是另外几个孩子嚷着他家里有这个东西。

“我家里有，我家里有：就是王长发。王长发坏死了，星期一偷了哥哥两毛钱。……”

“邱老师，我爹代我储蓄哩。”

“邱老师，邱老师，余大昌跟黄超对我们装鬼脸子，逗我们笑。余大昌还伸出舌头来哩。”

一下子邱老师脸上又变了颜色，拿黑板刷子把他俩打了二十下手心。然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用手按在胸脯上——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

“折磨死我了，折磨死我了！——该死的流氓！”

他磨磨牙齿。他想他会大病一场，说不定竟就这么断了气。他那新婚的太太就得捧着一个大肚子哭着，告诉别人她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男人在生的时候只拿三十二块钱一个月，从没有干过什么大事。……

这里他全身一阵冷，打了个寒噤。他觉得要对这个学校扔下一颗大炸弹才好。

下课的时候康家祥指着书上问他一个字，他就使劲劈了他一掌，两个脚跳着：

“该死的东西，该死的东西！上课时候你的耳朵在哪里，嗯！……你你你！哼，你！……唉，这倒霉的生活！……我一定会生病，我一定会生病！……”

于是捧着自己的胸脯，踏着很重的步子走了开去。

可是下面几堂课更加糟糕。小流氓难对付——那不用说。隔壁金老师照例又用拳头用砚池捶着大半班的孩子，迸出了一种咆哮，还挤出一种紧逼着的哭声。对面女老师在教唱歌，她那嗓子高得实在受不住——叫人有种嚼着酸梅子似的感觉。

还有是丁老师那副兴高彩烈的嗓音，好象他刚刚和出了一副清一色。这就使这里孩子们的注意力分散了去，他们似乎在那里羡慕：上丁老师的课多好玩呀。

丁老师那个教室里——时不时哄出了笑声。

这么着丁老师就更加起劲，连眉毛眼睛都跳了起来。

“你们晓不晓得——‘清洁’是什么？”这位丁老师把书擎得高高的，问了一句常常问的话。

全体照例答得叫人很满意：“清洁就是卫生。”

丁老师点了点脑袋。

“对了，卫生。卫生是顶要紧的。譬如打疫针，种牛痘，都是卫生。一个人不种牛痘——应当不应当呢？”

“不应当！”

“噢，是的，不应当。不种牛痘的人就会象廖文彬一样成了麻子。……廖文彬，你为什么不种牛痘？”

“不晓得，”廖文彬哭丧着脸答，拿袖子揩了揩嘴。

接着丁老师就指着廖文彬的脸说上一大套：好象那个小鬼犯了什么错事，该记一个大过似的。他一会儿耸耸肩膀，一会儿扬扬眉毛。末了他用两手乱点着自己的脸，窝着一张嘴：

“噢噢噢，都是麻点，都是麻点！啊呀，丑死了，啊呀，啊呀！”

下面哄堂大笑起来。还有人拍着手，顿着脚。

廖文彬可哇的一声哭了。

讲台上的那一位也学着他的：叫了一声“哇！——”——然后拚命忍住笑，弯着两个嘴角，眼睛一眨一眨的：

“为什么哭呢，喂？你自己做了麻子还怪别人么？”

又是一阵哈哈。丁老师摆摆手都拦不住，他只好挺着肚子等那么一会儿。脸上发着光。

“尤福林，”最后他叫。“你也配笑人家么，你自己是癞头哇。跟麻子一样丑。噢噢，脏死了脏死了！……”

他掏出一块纱布来遮住嘴，暗地里格格格地笑着。一直等

别人静了下来，他才装着一副正经面孔，照例问这么一句：这班上谁最清洁。

大家早已经摸熟了丁老师的脾气。

“林克武。”

接着——所有的视线象扔石子似地投到了林克武身上。

这个顶清洁的学生就赶快庄严着脸子，嘴也抿得紧紧的。眼珠子可在往左右瞟着。他坐得万分规矩：胸脯没命地挺着。脊背那里凹进了一大块，看去简直是个雕得不大高明的石像。

丁老师拿那块纱布来擦了鼻涕。他扬一扬眉毛正要往下说，忽然林克武叫了起来：

“禀老师：江日新对我眯眼睛！”

那位老师盯着江日新，翻出一片下唇，警告地摇摇头。

过会儿林克武又叫：

“禀老师，江日新的脏衣裳搭到我身上，脏死了！”

许多人都瞧瞧江日新，又瞧瞧丁老师。有几张脸上蒙着一副特别的神情——巴望着发生一点什么事。有一个还很响地咂咂嘴。

“嗯，江日新，又要打了吧？”丁老师欢天喜地地捞起了袖子，装个鬼脸逗别人笑。

不管那个脏孩子怎么声辩，他只顾自己往下说。

“你自己讲个价钱：打几下？……什么？噢，我管你有意不有意，无意也要打。……快说：几下？……两下？……噢噢噢，那太少了吧？……”

他把价钱提高到十五下，才拿那黑板刷子动起手来。一面他耸耸肩膀，皱一下鼻子，说了句俏皮话——

“这是给小流氓的一种维他命。”

#### 四

第四堂——邱老师没有课。

他在那间过路的厅上翻了翻报纸。想看看昨天来的《新闻报》，可是已经给佟校长寄回自己家乡去了。他指节在大菜桌上敲了几下，吸吸鼻子——他闻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儿。

这里是会议室兼图书室。靠墙放了一张柜子，堆满着书：全是省署的公报跟公路局的月报。此外还整整齐齐躺着三本《少年杂志》，这是任家鸿拿他叔叔读过的捐赠给学校的；两本是民国五年出版，还有一本是——民国八年。

邱老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觉得这里小得容身不住：四面的墙壁压着使他呼吸都不大灵便。

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进了一个蜜蜂，在空中打着旋，好几次冲到了玻璃门上又撞回来。那“嗡嗡”的叫声显得又沉闷，又单调。

“唉，烦得要命，烦得要命！”邱老师脸上打着皱。

过会儿他用右手把着左手的脉。他全身软软的，感到刚跟人斗过一回拳那么困倦。可是他觉得心在怔忡着。脑子里老是转着那个念头，叫他越想越痛心：他难道永远这么埋没下去么，永远么？

那些同事们——倒应该过这种日子的。他们全是莫名其妙的家伙。他们只配对付小流氓。这里他又抽了一口气：觉得那三分之一的好学生简直是遭殃。

他把报纸一推，有一张飘到了地下也不去捡。手抚摩着胸脯，调匀了呼吸，他在劝着自己：往后该少动些气，为了三十二块钱扔掉了自己健康——那简直太不值得。

可是——可是——唉，人类的天性总是好美恶丑的。

他开开对院子的那扇门，眼睛盯着那个蜜蜂。一面在肚子里推敲着字句，把刚才那个问题分做三点来说明它。打这里又推论到他自己的情形：要绝对不跟小流氓闹脾气是办不到的，他天性就讨厌下流人，并且他——嫉恶如仇。

耳朵边又嗡嗡地响了起来：那个蜜蜂并没飞出去。

好象怕它会钉他似的，轻轻地走出了门。他行了一下呼吸，就决计把肚子闷着的思想对丁老师谈一谈，

可是没办到：别人这一堂正有课。

“哼，不识好歹的家伙！”

一下子可不知道要怎么去利用这三十分钟。他走到了院子里又走进来。最后他才决定要晒晒太阳。他记得太阳有七桩好处：一，有紫外光；二，杀霉……

他听见校长佟老师房里有了响动。还听见佟老师溜着个女人样的嗓子叫：

“小把戏！小把戏！”

这位晒太阳的老师就往那边横了一眼：哼，这么个好校长——睡到现在才起来！

那个小把戏端着脸水进房去了。这是个吊眼疤孩子，帮着他表哥长寿在学校里打杂的，一个月拿一块大洋。他上身穿一件臃肿的破棉袄，下面可是一条单裤。一进房摆好那盆水就低着脑袋往外走——竟忘了带走那把尿壶。

佟老师就拿指节在他脑顶上狠命敲了两下。

这些响声引动了几个学生走过来，在那房门口张头探脑的。

佟老师打嘴里抽出了牙刷，大声一叫：

“做什么！？”

“我们这堂常识……”

“你们自修！”

十分钟之后佟老师踱了出来，手里捧着一杯香片茶。据说他这是从天津学来的习惯：从前他父亲在那里开过一家皮货号。

他喝了两口茶咂咂嘴，就跟邱老师谈了开来。他埋怨那位请假回去结婚的华老师——丢下一屁股功课叫别人代。这些功课全都排在上午，使他佟老师睡不成觉。

“你是晓得我的：我身体太坏，缺了觉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接着又谈到学校里经费不够。话里夹着许多成语，才说了一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会儿不知道怎么一来又谈到了“完璧归赵”。

邱老师老瞧着他那张嘴。想道：

“怎么他那颗金牙齿发了紫铜色呢？……哼，更显得市侩相！”

那个说话的人谈得很起劲，手不知不觉要打手势，茶水就泼了点儿出来。现在他扯到了金老师身上。他弯下腰去让自己跟邱老师靠近些，放低了嗓子，告诉别人——金老师家里虽然“一败涂地”，他可还有大少爷脾气。



“秉性难移，有什么法子！”

邱老师盯着对方的脸瞧着，忽然想起这位校长那晚喝醉了酒，叫长寿去请计局长的事来。别人没依他，他就象孩子似地哭着，他硬要跟局长去算账：他说他辛辛苦苦办这个学校，只拿了八十来块钱外开都还要受申饬。……

那种疯头疯脑的样子大家都还记得。丁老师调好硼酸水喂他，他可扭扭丁老师的腮巴要去亲嘴。接着又含含糊糊地叙述——他碰见余大昌的母亲：虽然穿得不好，可倒还干净。她竟对他扯媚眼。他说这种人家里的妇女很容易就上手的，只要你给她一块钱，顶多一块钱。

这里邱老师微笑起来。他瞧瞧那个的嘴，又瞧瞧那个的手，就起了身。他怕别人把茶泼到自己身上。

“笑什么？”佟老师问。“笑金梦周跟老皮吵嘴的事，是不是？”

于是又在这件事上面发挥了许多话。邱老师觉得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别人还没有住嘴的意思。他只好又坐下来，手揉着右边胸脯，老是叹着气。一直等到长寿来跟佟老师回话——他这才轻松了一点儿。

他转过脸去。他知道这校役又是向校长讨那六毛钱——上个月打牌的时候叫长寿垫出来买牛肉的。

佟老师又跟每天一样发了脾气：

“吓，区区六毛钱就值得这样天天来讨！——我还赖你的么！”

长寿就嘟哝着走到那间过路的厅里，拿起铃子狠命地摇了起来，震得别人耳朵都发胀。然后把那座挂钟拨快了十

分钟。

这么着楼上地下都空隆隆乱响起来。孩子们唱着歌，叫着，这里面还辨得出钱素贞那个顶尖的嗓子——在唱着《特别快车》。

院子里的一些麻雀都打了个寒噤，啾的一声飞跑了。

丁老师耸了耸肩说：

“老鼠笼子放开了。”

那位烫了头发的全老师就裂开她那张红漆似的嘴巴大笑起来。腰子扭了一下，然后拿手搭到钱素贞肩上，也溜着嗓子唱：

“乖唉乖，特别快——暖暖暖——”

邱老师攥着眉毛老实想发脾气。他用力踢开了自己坐过的椅子，踏着很重的脚步上楼去。一面用手堵着自己的耳朵。

厨房里发出了铁器碰铁器的声音，那股浓厚的洋葱味儿直冲着楼窗里飘进来。

“该死！——又是洋葱！又是洋葱！简直是野蛮！”

楼下忽然哄出了大笑声。

他满脸不耐烦地走到廊子上的栏杆边，才瞧见丁老师在做着各式各样的滑稽脸子，把钱素贞往任家鸿身上推，嘴里叫着——“恋一个爱，恋一个爱！”

旁边许多小鬼拍着手跳着，嚷着一些什么。

钱素贞嘟着一张嘴。她一会儿顿着脚，一会儿又笑。可是她怕那件人造丝夹袍的开叉太小，挣扎得非常小心，只顺手把面前的几个脏孩子捶了几拳——他们不该笑她。

她脱开了身子往大门跑去，知道任家鸿还打算追她，就把

脖子一扭，眼珠子一斜：

“甯，你要死了！——尽欺侮我！”

佟老师只打着哈哈，说了句“两小无猜”。

两位女老师笑得脸都发了紫，拍拍丁老师说他缺德。

可是金老师没有在场。他照例在开饭之前要到厨房里去一趟：要是炖着什么荤菜，他就得留一大碗汤来喝，叫长寿加点开水到锅子里去。

长寿老婆常常对两位女老师说：

“金老师顶不要脸：吃了汤叫长寿挨佟老师的骂。换下来的裤子就那么脏。怎么好意思的嘎！”

“都是些无知无识的家伙！”邱老师披一披下唇就走进了房里。他不等小把戏来请他吃饭是不下楼的。

吃饭的时候又发生了每天准得发生的那套花头。佟老师开头喝了一勺肉汤，就发怒地皱了皱眉，摇摇脑袋。跟手皮老师就大声喊了长寿来，于是校长骂长寿是贼胚——把原汤偷着喝光了。他一面嚷一面膘金老师几眼。

“你怎么会没有偷？……除非你赌个咒：偷了原汤喝的是王八蛋，是婊子养的！说呀，是王八蛋，是婊子养的！……你怎么不赌咒呢！……”

丁老师喝了一口汤，就装模作样地称赞这是很合卫生的：那个偷汤的家伙显然是怕大家油坏了肚子。

两位女老师就进出了格格格的笑声：全老师用块小手绢遮着嘴，楼老师可低下脸去——让自己的嘴仆在饭碗上。

只有金老师绷着一张脸在尽量吃饭，仿佛没听见似的。他把筷子勺子碰得很响，似乎在嚷着：

“你们都是亲戚同乡，都排挤我！好的，好的！我可不怕！”

邱老师也不睬他们，只顾自己慢慢地吃着。他认为一个人要有精神，多半要靠消化器健全。这么着他细细里嚼着，脸子微微地侧着，好象在那里欣赏自己那种文雅的嚼声。

## 五

下午要到一点四十分才上课。可是孩子们来得很早。这一段时间很热闹。老师们吃得饱饱的，并且这种天气还不必睡午觉，大家都挺有兴致。

任家鸿他们在玩着篮球，站成一个圈，占着大半个院子。剩下的地方让钱素贞她们踢毽子。有些孩子想占点地方来比玻璃球，于是发生了一点争执，可是马上给金老师解决了下来：

“不许！玻璃球是花子胚玩的——交给我！”

老师们跟前都围着那些讨喜欢的学生：他们都很光烫，有几个脸上还涂着雪花膏什么的。他们的家长多半跟老师们很谈得来，一到了过年过节就得送来一些月饼，粽子，装潢得顶漂亮的饼干，还有那些专门用来送礼的陈皮梅。

就是上星期开恳亲会的时候，他们还跟家长带了许多礼物来的。

于是老师们把这些孩子抱到膝上坐着，问着那天他姊姊为什么没有来，姊姊是不是已经进了高中。那个穿绿旗袍的是谁呢？有时候还问到他们的母亲，他们的表姊，甚至于舅母。

只有靠在邱老师身上的那个穆养浩——手里拿着一本儿童刊物。邱老师指指点点地教他认字，谈着里面的故事。要是这孩子岔嘴，他就得微笑着听着，然后仔仔细细答复一下。他认为这是他应分做的事，并且也很有趣味。

末了他又对穆养浩说明这故事里所含的一个教训：哪，这个孩子因为勤俭——竟发了大财。那个可乱花钱，到底败了家。于是他问：

“一个人要不要勤俭呢？”

“要勤俭！”那个很干脆地答。“没有钱的人——都不会勤俭。……邱老师，为什么他们不肯勤俭呢？”

邱老师可一把抱起这孩子来，还热情地闻闻他的脸。一面想着他自己要到个什么教会学校去教书才好，那里的孩子全都是这么可爱的。再不然他就该去考大学。接着他叹了一口气。

有几个小流氓在旁边瞧着他们，显得又好奇又害怕的样子。

大部分的学生只呆在教室里：豁拳，叫，唱。余大昌站在讲台上，跟一年级的江日新逗着玩。

“江日新，天天吃狗屎。今天就吃了一泡。”

“噢！”江日新抗声说。“我今天没有吃！”

“今天没有吃，昨天是吃的：我看见的。”

“没有没有！昨天我也没有吃。”

“你还赖，你还赖：还是我拉给你吃的哩。我拉了一泡，你马上就吃掉了。……”

邱老师可忍不住了跳起来：

“你这下流种！你这下流种！”

他进去一揪了余大昌就往院子里跑。那孩子一路上给拖得跌跌冲冲的，到墙跟前才让他站住。

校长把那杯茶加上了开水，喝一口摇摇头：他认为邱老师处置得太客气。接着他又表示奇怪——为什么教育当局不许老师打人，不然的话学校里可以定做几块板子。

“小流氓太多了：三分天下有其二，不打还行？”

这里丁老师插了一句嘴。他说要是把这些野孩子解剖起来——一定可以发见一条叫做“蛮筋”的东西。说了就扬扬眉毛，看看大家的脸。

可是谁也没有笑。两位女老师都在他们自己房里。

邱老师使劲把丁老师的鼻子瞅了一眼，这才又坐下来。

“唉，真是！”他摸着右边胸脯，触得到一根根的肋骨。“人家的鼻子干我什么屁事——我也要生气？”

太阳斜射了进来，窗门就在地下整齐地画着几个平行四边形的影子。灰尘在亮地里扬着，象烟那么一滚一滚的，简直叫人不敢呼吸。

外面那个篮球——给一下下拍在水泥地上，发出了一种又麻木又沉重的声音。脚板擦擦擦地响着。叫着：

“怕司，过来！怕一个司，喂！——怕给我！”

皮老师抬着那张长脸，不放心地瞧着玻璃。

一二年级的几个小流氓在整洁路上跑着。不知道为了什么——他们总想打那玩篮球和踢毽子的两圈人中间穿过去。一跑到对面就得意地笑着，对这边的人点点脑袋。

任家鸿睁大了眼睛，嘎声叫：

“滚开，小鬼！我禽你妈！”

可是给尤福林溜过去了。尤福林边跑边笑，到了对面才透过气来。于是冲着这边整洁路上装个鬼脸表示胜利，右手揩着墙——走了几步。

他们老是爱拿手去抹墙：粉壁下部——齐两三尺高的地方以下，就全是灰黑色的。

现在那个球正到了任家鸿手上。

“喂！”任家鸿身子转向了尤福林，手捧着球猛地一举。

对方那个癞头慌着一躲，大家就哄的笑了出来。

这么举了几下，尤福林可放了心，并且还打算再从那两圈人中间奔回来。

可是正在这个当口——突然——那个大的圆东西往他脸上射了过去。

这么一来就仿佛一下子翻倒了什么似的，几十个嗓子嚷成了一片：漫天漫地都塞满了这些叫声。

“任家鸿打人！……”

“出血了！出血了！……尤凤英！……”

“打！……打！……”

有几个小流氓可在对着门嚷些什么，显然是想叫老师们来处置这回事。

一个窗口里——断了一根铁栅的那地方，猛地伸出一个脏脑袋来，叫了一声——

“任家鸿该打！”

又立刻缩进去了。

几位老师跑了出来。

“吵什么！吵什么！”

尤福林坐在地下哭着，淌着鼻血。满下巴都是殷红的，滴到了衣襟上，袖子上。脸上留下一个球印——塌泥，糊得面目都瞧不清楚了。

他姊姊可抓住任家鸿的衣领，脑袋往他胸脯撞过去。

“我跟你拚命！……嗯！我！……”

任家鸿一面挣开自己的脖子，一面用左手死揪住她的头发。他右手抽空来对付敌人：拿出运动员的身手来打她的脸，搔她的脖子。

并且他还没忘记他平日对待女同学的法子：他就搔她胸脯那有点突起的地方，扭她的大腿，捶她的两腿之间。

孩子们全都拥着，叫着，乱挥着两个膀子。

钱素英，也不可惜她那件人造丝旗袍，竟跑去揍着尤凤英，晃着两个抓成粽子形的拳头。她还叫着骂着。

“死不要脸！……跟男同学……嗯！嗯！……”

佟老师跳着脚，榨着那副女人似的嗓子叫着——嘴里那两颗金牙差点儿没掉下来。

可是谁也没听他的。

其余几位老师赶走那些拥着的小鬼，挤进去七手八脚的——好容易才拖开了尤凤英。

打架的人在喘着气。任家鸿的衣领给扯得不成样子，钱素贞的旗袍上也打了许多皱。

尤凤英脸成了灰白色，缀着一条条红的紫的，她全身在发着抖。

那位校长对她瞪着眼，嘴唇肉用力地缩着：



“流氓！泼妇！畜生！……打架！打架！”

“我们给欺侮得够了！欺侮得够了！欺侮得……”

“欺侮得——你不来告诉老师！？”

尤凤英嘴角抽动了一阵，手抓着拳哆索着，瞧这劲儿似乎她又想要发作一下。可是一会儿她转过身子去，走了两步。她咬着牙嘟哝：

“告诉老师！——告诉老师有好处就好了！……”

这句话叫大家吓了一跳。

佟老师额上突出了一袋青筋，连肺都要炸破的样子。他跳着脚，拳头在空中打着，不怕嗓子叫裂似地吼着：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开除你！——马上开除！马上滚蛋！尤福林也要开除！……皮老师皮老师！写布告！——开除她两个！马上写！……”

他往前冲了几步又打回来，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发白的嘴唇在动呀动的，鼻孔里咻咻地呼着气。有些孩子把嘴呀眼睛的都张得很大，傻里巴叽地瞧着他。他就大叫——

“滚开！”

一会儿他又冲进房里捶着桌子，催皮老师快点贴布告。

“嗯，嗯！……混蛋！泼妇！真要——真要——嗯，真要送她去坐牢才好！”

其余几位老师都没言语，只是喝着叫那些拥在门口的学生走开。

邱老师瞧一眼金老师，又看看丁老师。他脸上没一点表情，右手照常在那里摸胸脯，听见校长那种喘不过气来的呼吸，他就对自己说：

“哼，蠢猪！——为了这点小事发这么大的脾气！”

其实开除学生的事——每个月总得有这么几次的：这也许成了佟校长跟皮事务员的一种癖好。

到了一点半钟就把这件事正式弄好了。

于是丁老师苦着脸去跟佟校长打个商量：想要叫校长往后别发脾气——因为从医学上的立场看来，这是于一个人的健康怪有妨碍的。

佟老师说：

“实在是忍无可忍。尤凤英的哥哥是搬运夫，你们想想罢！”

这里佟老师又把嗓子提高了起来。世界万物——他顶恨的是搬运夫。于是他又谈到那次他到汉口的事：嗯，那些搬运夫竟卡住了他向他要两块钱，找别的人来背行李呢——一个也不来。原来那批混蛋是“朋比为奸”的。

虽然这个故事说过许多次数，别人可还是注意地听着，邱老师还同情地叹了一口气。

只有金老师没理会，一个劲儿眨着红眼在看他的报。

说故事的那位瞟了金老师一眼，在肚子里嘟哝着：

“他难道也是跟搬运夫朋比为奸的么？他那副老羞成怒的神情——嗯！”

然后跟丁老师使了个眼色。

丁老师眉毛扬了一下：他认为别人是在向他要维他命。这就耸了耸肩膀，窝一窝嘴唇。接着又转过身去，装着卓别林的姿势往门口一摆一摆地走。两脚使劲拐成一个“八”字形，连膝盖都拗得发痛。他自己笑得直打颤，可是拚命忍着不叫高

出声音来。

到了门口他就死命咬着舌尖忍住了笑，学着卓别林那股傻相——回过脸来这么瞧他们一眼。

可是谁都没有看见他。

## 六

邱老师下午睡了一觉。没上课，只叫学生们自修。

醒来的时候已经散了学。教室里桌子椅子空隆隆响着：值日生在扫地。

许多孩子在唱着歌，一个个挟着书包往外走。钱素贞除了《特别快车》——别的什么也不唱，于是全老师在她自己房里和了起来。

邱老师打了个呵欠。

“哼，真奇怪！我就不懂——为什么教育当局一定要学校里设唱歌这门功课！”

太阳把玻璃窗照成了金色，影子闪呀闪的在发抖。

他又打了个呵欠。

“醒了么？”丁老师转过脸来看看他。

这位没答腔，只静静地听着自己的呼吸，听着自己的心跳。眼对着书架上那只公用的闹钟，右手把着左手的脉。

丁老师只好又把脸掉转过去跟皮老师谈天了。

那位事务员正用肘靠在一张桌上，仆着上身在看着丁老师写什么。

闹钟达达地响着，还夹着丁老师那支铅笔在纸上点画

的声音。

“你晓得这是什么？”丁老师指指那张纸，热心地瞧着对方那张长脸。

那上面写的似乎是个“2”字。不过尾巴可拖得很长很长，还在上面打了一点。

那位事务员麻木地摇摇头。

丁老师侧过脸来害怕地瞟了邱老师一眼，才低声向别人说明着。字可咬得很含糊：许多音都给衔在喉管里没尽量放出来，仿佛怕外人听了去似的。

“这个字就是 Quinine，医生开药方总是这么写的。哪，还有：你看——”

他偏着脑袋，舌尖顶在嘴角上，又写着“Tab. 20”下面还签了个名：“Dr. Johnson Tin.”

“哈，真糟糕！”他下唇往外面一突。“人家总是叫我大狗头丁。大狗头！——这就是这个字的译音。我只好怪自己：谁叫你当医生的呢。……没办法，只好让人家叫我大狗头。……大狗头丁！大狗头丁！大狗头！……”

接着又是那一手：大拇指顶在鼻子上，其余四个指头在空中招了几招。

邱老师下了床，点着了一支烟。他想：

“凡是脸孔长得长的总是白痴。绝无例外。”

他拿出《英语周刊》来随手翻着。叹着气——埋怨自己一直没用功读英文。他该再多求点学问，在社会上多做点事。

那边丁老师不住地叽里咕噜，叫他十二分烦躁。他拖上拖鞋——决计下楼去避开他们一下，好让自己想一想。

有几个学生还没有走。他们挟着书包在院子里跑着，甚至于一面走一面踢石子。

邱老师皱着眉毛瞧瞧天，又拿手摸摸额头。

“哼，我能老埋没在这里么？……我应该升学。”

他叫自己别使性子，好好地把这个问题来研究一下。肚子里有条有理地计算着筹学费的事。唔，这一共分五个步骤：第一他得留几个钱，第二呢他要省吃省用，第三是——那三十二块钱薪水里面该储蓄起十块钱来。……

忽然他又想：

“真古怪，怎么那些小流氓罚也不怕，打也不怕，还是那么混账呢？……唔，这是天性的恶劣。”

于是在肚子里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他在桃树下站了会儿，踱进了那个过路厅上。

《新闻报》送来了不过十来分钟，可已经给佟老师拿到房里去了。

“我先前想着什么的？好象是……”

搔了搔头皮。他把本地报拿起来又丢掉，然后挺小心地站了起来，仿佛怕什么东西会碰坏他的胸脯似的。脚也踏得很慢很稳重，似乎要数一数这里到佟老师房门口到底有几步。

可是一下子他又踌躇起来。

他听见校长室里鬼鬼祟祟地在说着话。

“刚才金老师没跟你谈别的么？”

“没有，”——一听就知道是任家鸿那个嘎嗓子。

“那还好。我告诉你：以后你跟金老师谈天的时候要小心些。他是有病的。以后……呃，你晓得不晓得他生的是什

病？”

沉默了会儿。

“嗯，你看他的沙眼就晓得，他那个沙眼……晓得了吧？那就是因为他有那个病，那个……那个……唉，一种要不得的病——不可告人之隐。……他是荒唐过的，一荒唐就会那个……晓得了吧？……”

以后又谈到了任家鸿的父亲，还夹着佟老师的笑声。

邱老师胸脯那里紧了一下，感到掉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咬着嘴唇，在肚子里叫：

“哼，任家鸿偏偏相信这些市侩！这些这些……哼！”

似乎为了要给那些市侩一点脸色看看——他于是一直闭着嘴，一吃了晚饭就上了楼。

他知道他们一辈子不会有出路：真古怪，他们竟心甘情愿过这种刻板生活！——吵嘴，打小流氓，搓麻将！

“哼，都是蠢猪，都是蠢猪！”

书架上那只公用的闹钟达达地响着，好象故意要惹烦他似的。那声音老是那么不快不慢，那么没有变化，把他们的时间一步步在一定的轨道上拖着走。

现在是八点五分。

那佟老师房里又打起牌来了。丁老师只要别人邀他一声，就马上跑了过去热烈地叫道：

“哈，好极了，我举双手赞成！还举一只脚！麻将这东西呀——你别小看它：打一回赛过照一回太阳灯哩。”

不过一到第二天就得告诉邱老师他输了两块钱。他原是不爱打牌的，可是他不能扫人的兴。

真是个俗家伙！只要看他的鼻子就晓得！

金老师虽然跟他们合不来，他可也来凑一脚。打不到一圈他就得嘟哝着：他知道别人在那里抬他轿子，在那里联合起来排挤他。好的，好的！然而他不怕！这么着他还是坐在那里往下摸牌。

此外就轮到那两位女老师。她俩老是合伙：一个上桌一个瞧着，一摸到一张好牌就尖叫了起来，平时可只拿鼻孔哼着歌，脚尖打着拍子。听到了老师说话就立刻扭着腰大笑，仿佛这是她们的一种义务似的。

楼上就只呆着邱老师一个人。他不想看书，也不高兴改本子。点着一支烟，右手撑在太阳穴上——他觉得这里有点发烫。

“这种生活真坑死人，唉！……我一定要改变一下，一定！……混在这里连自己也显得俗起来了。哼，简直是恶俗化！”

对于自己的前途——那可要分六点来研究。他抽了一口烟，右手移到了额头上，念头一下子又岔了开去：他觉得自己有点发热。

他倒到了床上，瞧着那盏十支光的电灯楞了好一会。于是又照例叹着气，摸着自己的胸脯，皱紧着眉毛。

“哼，该死的！……一天又过去了！明天还是这一套，还是对付小流氓，开除学生！还是这一套！——唉，永远是这一套！……”

原载《文学》月刊 1936 年 2 月 1 日

第 6 卷第 2 号

# 同乡们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9年4月初版

《文季丛书》第一种

## 夏 夜 梦

地上到处都蒸出闷人的热气，叫我们觉得出它在那里懒洋洋地上升。天上的星星似乎给熏得很不安：躲躲闪闪地眨动着。

偏东一颗流星一滑——仿佛就掉到了隔壁院子里。乌蓝的天空上画着一道雪亮的弧线，立刻就不见了。

筱芸芳自言自语地说：

“一个星宿落下来了。”

她叹了一口气。

两位客人还没有走：史六少爷老盯着她，静静地坐在竹床上抽烟，好象在等着什么似的。他左手时不时抹一下光油油的头发。

“史六少爷可也是个星宿，”筱芸芳想。“大学堂又毕了业，家里又有钱。他干么不做点儿事呢？”

差不多每晚——总在青云阁瞧见史六少爷，总跟庐山照相馆这位小老板在一块儿。散了戏就得悄悄地来这儿坐这么个把钟头。他们谈着世界上许多事：她不大听得懂，可是很爱听。

那位小老板把下嘴唇很难看地往外突着，显得天地万物

都叫他看不上眼的样子。他憋着一口怪吃力的北平话：

“老三你看见《顾曲小报》吗？昨天登了你姊姊一个照片——‘筱芸艳’！吓，了不得！老三，我们给你拍个美术照去登画报，好吧？登画报——比你姊姊——更抖！不好吗？”

“画报——有许多女学生的那个啊？”

她瞧着天上的星星出神，又轻轻加了一句：

“她们都是有福气的。”

师傅坐在小板凳上，拿芭蕉扇在腿上轻轻拍着，他只要有客人在这里，就老是提起从前的事。背越来越驼，仿佛肺里的气已经给抽光了——可还要挣扎着迸出几句话来。

“早先哪——嗯，够多热闹。朋友谁不巴结我：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全是我的。学学戏，玩玩票，店里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用管。后来店倒了我还不知道。”

史六少爷问：

“那时候你家开的什么店？”

“祥昌泰嘛。谁不知道，”师傅低着头，好象只是对自个儿说的。“这皮货号在我家里开了三代，可给我玩倒了。”

他停了停嘴，大家静静地听着蚊子叫，他没声没息地嘘了一口气。

“一个玩票的可万不能下海<sup>①</sup>。玩票的时候谁都捧你，一下海就完了。我那些个朋友——谁都靠不住。你穷了，卖嗓子了，就谁也不理你了。”

不过他声调里一点怨气都没有，只吃力地抬起了他那张瘦脸，屋子里的灯光打窗子射出来：瞧得见他眼睛里一汪泪

<sup>①</sup> 下海 旧京剧界行话，意为业余爱好者转为专业演员。

水，给照得亮晶晶的。

筱芸芳从小就叫他“老老”。她记不上到底是他自己爱这个称呼，还是妈妈要她这么叫的，于是她叹一口气说：

“老老，别说这些了罢。”

这些虽然不干她的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一听他谈到——就老实想要哭。

老老可又替筱芸艳不平起来：她爸爸生前是个在旗的将军，封了英勇巴图鲁<sup>①</sup>，女儿现在可在卖唱。

蚊子有气没力地哼着，跟生了病一样。远远地有人在唱着“见娘”的哭板，来了一遍又来一遍：可辨不清是哪个姊妹。声音好象是给压出来的，又给什么堵住了：听来闷得气都透不出。

筱芸芳瞧着天上，老远地想了开去。银河显然给热气蒸得融化了，泻成了一条淡淡的白影子。

“牛郎织女在哪儿呢？”她挺认真地问着。“玉皇大帝干么就这么狠心呢？”

老老赶紧打断了她：

“别胡说八道，这孩子！……唉，你妈妈还不回来。”

他听着那闷闷的唱声，把脑袋摇一摇又垂下去：

“她们谁也不爱惜嗓子。嗓子唱热了还尽唱。”

史六少爷摔了烟屁股，突然冲着筱芸芳问：

“你本来姓什么？”

“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我爸爸——”

可是她很模糊：连自己都摸不清这是做梦，还是真的有这

<sup>①</sup> 巴图鲁 蒙古语音译，意为“勇士”。清初满族、蒙古族军士有战功的多赐此称号，后来也用于汉族武官。

么一个爸爸。他头发披在后脑上，脑顶上可剃光了一块，象唱黑头的一样。她给卖到一个女人手里，她还记得她满嘴的黑牙齿。然后又转到现在这妈妈这里。那时候她只六岁。

她想：她爸爸是干什么营生的呢？也许他也呆在这个城里，还到青云阁去喝过茶。

等师傅走开了一会儿，史六少爷又提到那句常常说起的话：

“真的。老三你想不想进学校？”

他抹抹头发，又转向着那位小老板，沉思地说起来：

“老三这孩子真聪明，不读书真可惜。十六岁上学并不算迟。我呢——别的不说，这件事我总可以极力设法帮忙的。”

这件事——筱芸芳觉得可以办到，可是又觉得这是很辽远很渺茫的东西。她胆怯怯地问：

“那么——妈妈呢？”

前一进院子里响起了笑声吵声。一个男子汉溜着小嗓子在唱“大补缸”：一听就知道是那个大萝卜。一面唱一面走进这院子里来，后面跟着刘小奎。

“大萝卜，大萝卜，”小老板叫。“不要唱了，给我去拿两瓶汽水来罢。”

小老板跟大萝卜那帮人混得很好，就在戏院里跑出跑进不用打票，茶馆饭馆里都怕他恭敬他。他常常说：

“不要看他们包打听，倒真够朋友哩。”

刘小奎一来，这儿可就热闹了。她又是笑又是嚷，老爱谈些别人的事情。她告诉大家——杨美琴招待客人，要不亏得大萝卜，早就给警察抓去了。女叫天一等她妈妈到上海去了，

她就倒了嗓子。

“她妈妈说的：‘我三天就回来。你安分些。要是你倒了嗓子，我就跟你算帐！’现在她急得不得了。”

“怎么回事呢？”筱芸芳很耽心地插嘴。

那个在她耳边捣了一会鬼，她脸红了起来：

“呸！瞎说！”

那两位客人走了之后，师傅点着一段烟屁股抽着，一面咳嗽着。

“史六少爷这种人——”他摇摇脑袋。“现在你年纪轻，他捧你。往后你真唱好了，他们可就谁也不来理你。他们呀——谁都是这么回事。”

筱芸芳听了一会什么，偷偷地说：

“他说给我念书……”

“别说了别说了！妈妈听见了又有一顿好揍！”

他把那卷破席子挟到堂屋里，往泥地上一摊：

“你瞧，那个什么马先生——这会儿不是不来了？都这么回事。唉。”

那个马先生在个什么衙门里当官，脸长长的，牙齿也长长的。眉毛老是皱着，仿佛在熬着什么创痛。他常常说些莫名其妙的话，一会儿生气地提高了嗓子，一会儿又平心静气的。

“我跟你们卖唱的一样。都一样，都一样。说不定还苦些。我真想要跟你到别处去，躲开这个地方。……呃，老三，你能吃苦不能？”

她觉得他这些话很奇怪。可是它好象一只温手窝在她心上一样，感到了一种暖气。于是她无缘无故地淌下了眼泪来。

“他真的到别处去了么？”她想。

筱芸艳已经回来了。常来的王参事他们正在她屋子里，妈妈也在那边陪着。那几个男人的粗嗓子在拚命嚷着，争论着他们刚才谁喝得最多。随后又谈到杨小楼。一个带痰的声音很吃力地告诉大家：他听过三十次杨小楼的“连环套”。

听着他们这嚷劲儿——叫人觉得这整个世界是他们花钱买下的，要什么有什么。有时候他们也忽然想到了筱芸芳：

“老三呢？”

他们都把筱芸芳当做小孩子看。那位萧老爷还拍拍她脑顶，抹着山羊胡子问她：

“老三你猜我几岁？”

接着大笑起来。不等她答嘴——就转开脸子跟姊姊说别的话去了。他是她们的干爹。不过她怎么也想不透他是怎么一个人。听说他不做官，只做诗。可是他掏一张名片就能把一个人逮到衙门里去。怎么回事呢，这是？

桌上的旧钟重甸甸地敲了两下。什么地方在拉着二胡，声音颤抖抖地抽咽着。

屋子里的东西象做梦似地在那里晃动。她眼睛发酸，老实想要闭下来。虽然她只坐着插不进嘴去，仿佛世界上压根就没她这个人，可是她要是一走，大家就得不高兴。他们就得发觉少了一件东西。萧老爷就得把抹胡子的手停在半路里：

“噢，还有一个呢？”

她希望一个客人也不来，又希望客人们来。人一多了——她就感到她过的日子里面添了一些什么似的。

姊姊把高领上的扣子全都解开，眼睛朦朦的——显得很

瞌睡的样子。她可还在血红的嘴里衔一支白金龙，挺起劲地谈着笑着，跟她在妈妈跟前使性子一样的起劲。似乎她正有一肚子闷气，不过借着这副笑脸发泄出来就是了。

那位王参事又带着江北腔哼起戏来，而且老是这几句：

“师哦嘴，爷呃……说——话理伊，太差啊……”

筱芸芳偷偷地叹一口气，心里有什么东西塞得满满的。他们的嚷声渐渐含糊下去，好象隔了几道墙。她倒是听见了角落里的那些蚊子叫：那声音成了一根根的细丝——一根根扦插进她心里来。

“他们多有福气，”她昏昏地告诉自己。“要逛就逛。要回家就回家。睡够了又出来找朋友。”

忽然她想起老老说给她的那些故事。听了一半就叫她猜到了那结局：不知道是听熟了，还是那些故事跟她的命运有什么联系的地方。

一直到上了床——她还是想着。手拿着扇子轻轻扇着脸。

“只要心眼好，总得团圆的。”

于是她拚命去记一记亲爸爸那副模糊的形相。她总觉得他又高大，又和气。他说不定已经发了财，到处跑着找他的女儿。菩萨都帮着他，显一道红光领他到青云阁去喝茶听戏，然后又跟着到这儿来。

她莫名其妙地想象爸爸是一张红脸，穿着一件很大的黑绸袍子。他抚摸着她的脸，她这就跪在他跟前，往他身上一扑：

“爸爸！……”

眼泪打两个眼角上流下来，沿着太阳穴滴到了枕头席上。



鬓角那里觉到有一道热流，一会儿就冷掉了。

为得不叫妈妈瞧见，她赶快抹抹眼睛，翻身向着里面。

她妈妈只穿着一件紧身背心，短裤也绷得紧紧的；那坯胖身子就泡得象个鱼膘。下巴肉打着几条折，给汗水腌得发了红。于是她照着镜子，很小心地扒开那些折缝——把爽身粉拍进去。

隔壁老老在说着梦话：

“这年头儿真奇怪……嗯，谁都可以欺侮我……”

“你听，你听，”妈妈嘟哝着。“他老是说别人欺侮他，老是向我要钱。没儿没女的，也没个媳妇儿，一个人要花那么些个钱！要没有我——哼，早就！不饿死也得差不离！”

四面渐渐静了下来。好象这城市挣扎得没力气了，躺在那里没声息地喘气。

筱芸芳一闭上眼，就感到大地在呼吸着的样子——一荡一荡的。她拚命去想象一些遇见她亲爸爸的情景：她知道尽在这上面转念头就会做这么一个梦。

“要是老做这些个梦，老不醒，那可就好了。”

可是她只在梦里干些怪腻烦怪费劲的事。她觉得她站在那个小小的台上。一块红牌子写着白粉字：

筱 芸 芳		
关	阳	南

她背贴着桌沿，脸对着台上那片画着许多亭子的背景，准备唱那句倒板。弦子很高地拉着，好象叫痛似的。她可唱不

出：怎么嚷，怎么着急——还是发不出一个音来。

台下茶客们笑着叫着，咚咚咚地顿着地板。

“噢！噢！好哇！”

老老眼泪巴巴地瞧着她。妈妈可一把扭住了她的耳朵，那只戴着金戒指的手——没命地往她脑顶上敲了过来。

“你这！你这！……”

她醒了。满身的汗。

妈妈很响地打着鼾。屋子里黑得叫人害怕。只有窗子那里隐隐地透出一丝亮光，眼睛瞧不见——只能用感觉才感得到的一丝亮光。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她就给妈妈扭醒了。

“这死丫头！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没精神，这么贪睡！”

老老坐在那张骨牌凳上，背拚命驼着，好象害怕着什么缩起来似的。手里懒懒地理着弦子：看来那把弓有好几斤重，叫他不拉得动。他试了试音，照例停了手，嘟哝了起来：

“戏子里面只有汪大头——嗯，算是有个好结果。他出家做道士，修修来生。谁也比不上他。可是做道士总得有钱呀。你要是没钱，道观里可不要你。”

太阳把大半个院子晒得发白，沟里蒸出了一股刺鼻子的臭味。苍蝇低沉沉地叫着，然后趴到了电线上——成了一条黑色的彩带。屋顶上仿佛老是有什么东西掉下来：热辣辣的一——落到汗涔涔的身上沾住了。

筱芸芳赤着脚蹬上绣花拖鞋。精光的腿子上画着一条条青的红的纹路：辨不清哪几条是妈妈打出来的，哪几条是搔痒搔破了的。

那老头儿拉了一下，对她点点头：

“溜一溜罢，孩子。还是昨天那段。”

她照习惯先高叫了一声开开嗓门，然后站直了对着衣柜上的镜子唱起来。脸上给汗水洗得发白，还透出了青色。那件密密扣着的马甲——把她显得更加瘦小，胸脯还有点往里凹的样子。

妈妈在使着爽身粉，一面不住地瞟着她，看看她的唱相。

可是弦子停住了：

“‘家’要唱成 ji—ia，记住：jia。”

“zi—ia”

“别 zi—ia，这是窑派<sup>①</sup>。‘家’是团音<sup>②</sup>：jia。”

拍！——妈妈劈她一个嘴巴。妈妈一使劲，那脸肥肉给震得抖动了一下：

“混蛋，你这！……学上了这些年——可学上了窑派！你这死猪！”

师傅看看她：这孩子脸上给沾了点儿白粉，被眼泪糊成了腻腻的。他怪自己做错了似的叹一口气，冲着她翘翘下巴，又拉起孩子来。脑袋低着，稍为侧着点儿——挺仔细地在那里听。眼睛时不时瞟瞟镜子，看看她腹部的起伏。

这么着又是从头唱起。又是“一轮明月……”

她声音发抖，叫人想到一根细纱在风里飘着，一个不留神

---

① 窑派：旧时妓院又叫“窑子”，妓女叫“窑姐儿”，她们特有的举止作风叫做“窑派”。她们也去茶楼“清唱”卖钱，不重技艺，尖团不分，往往念倒了字。

② 团音、尖音：指唱戏时念字在音韵上的区别，京剧很重视这方面，念字读音往往与地区语音不同。如果一个角儿把字音念错了，就叫念倒了字。那是丢脸的，会吃到倒彩的。

就会断掉。汗水给叫声榨了出来，痒痒地在脸上爬着。于是弄得满嘴都有股咸味儿。

“不错，不错，”老老喃喃地说。他仿佛给感动了一样，眼睛里又闪着亮晶晶的泪水。

妈妈发闷地用脚在地板上打着板，在想着什么麻烦事情。她刚梳好了髻，两手抹着雪亮的头发，这屋子里就滚着叫人恶心的头油气味。脸子一直绷着，下巴下的折纹显得多了几条。

忽然——她脚底下顿快了一眼。她猛地转过身来，一把扭着筱芸芳的细膀子：

“怎么啦怎么啦！啊？”

一经老老说明了这不是她孩子走板，她更加愤怒起来。

“你这你这——哼。牲口都不如的东西！”

接着大声叹一口气，坐下来使劲扇着扇子。

“你得明白——我是为你好，”她拿扇子打着手势。“你难道一辈子唱清唱吗，一辈子——一辈子——唉！”

跟平日一样，她又来了那一套：她告诉别人——她只期望着这个老三。这孩子要唱好了，成了名角，妈妈做人才做得有点意思。可是——唉，在年轻时候总得下苦功呀！这里她眨眨眼睛忍住了眼泪，又提到了大姊：六年前病死了的那一个。

“好的呢——偏偏要死掉。老大生前可多疼我，多聪明，可是——唉！……往下唱呀！”

筱芸艳在她自己屋子里叫：

“妈妈，妈妈！……快来！我牙疼！”

“哼，你二姊简直的不是东西！”妈妈小声儿埋怨着。“她现在抖了，连妈妈都瞧不起了。没良心的家伙！”

师傅看着老三叫得突出了青筋，脸子发了红，他把弦子放低了一点。

“买块烧饼给老三罢，”他哀求似地对妈妈仰起了脸。“她饿了就没劲：她是‘饱噪子’。”

那个一面往筱芸艳屋子里走，一面嚷：

“怎么不生个‘烟噪子’呢！——我去买好膏子伺候她！”

老三声音发了嘎，可还拚命挣扎着把这段二黄唱完。打妈妈一转身，她就管不着唱相不唱相，任听自己脸上去变成副哭丧样子，她觉得这么着舒服些。

末了她用手巾揩揩脸。把锡壶里的茶倒出来，低着头很馋地喝着。她简直不敢去瞧一瞧师傅：老头儿那副干枯的身子，那副给闷着叫不出苦来的样子——好象用不着眼睛来看，就一直照到她心底里，叫她心上压得很难受。

现在老老又用沉着的声音批评她起来。他叫她注意转弯抹角的那种味儿，并且告诉她“酒”字该咬成尖音。他叹了一口气。唉，尖音团音如今是很少有人讲究了。

姊姊跟妈妈在那里吵嘴。姊姊很烦躁地嚷：

“你疼我吗，你疼我吗！你只是要钱！要是我死了也能卖钱——你才巴不得我死哩！”

这里筱芸芳张大眼睛听了一会，想起了一些什么。

“老老，老老，”她小声儿叫。“做梦干么不能随人拣呢？不爱做那个梦——偏做。爱做那个梦——偏不做。”

于是一些模糊的回忆又给勾了出来。她瞧见过一间很暗的小屋子，有个老大的坛子什么的在墙脚跟发亮。一个女人的手摸摸她的脸。接着有一个谁——用冰冷的鼻子贴贴她的

额，她忽然哇的哭了。

这是什么地方呢？那时候她几岁呢？——她可再也想不上。

她巴望着什么似地盯着窗子。仿佛看得见有一阵阵的热气打那儿滚进来。她想要问老老一件事，可是那件事象影子那么一闪就溜了回去，连自己也抓不住它。

弦子又发出了叫声：跟针一样刺着她耳朵，钉到了她脑袋里面。

唉，老老待她真好。可是他跟妈妈一样：只望她苦苦地学，望她将来唱大戏——象谭老板余老板他们那么成名。他出生到世界上仿佛专为了教她戏来的，他对她的嗓音有种天生成似的敏感。一看见她太累了，就又拿从前那些名角儿的故事对她说。陈德霖每天起来就唱“祭江”，后来成了他很出名的拿手戏。九阵风踢他媳妇儿一腿——来学娘们瘸着走路的台步。

随后他就傻瞧着地下，想着从前的事，眼眶里水绿绿的。

“干么不让我唱点儿别的呢？”筱芸芳想。

她记得刘小奎有一次在青云阁唱“月光光”，她听着不知不觉流了许多眼泪。这出①电影——马先生请她跟妈妈去看过，她哭得非常利害，竟在电影场里抽咽起来。马先生也拿手绢揩着眼睛。妈妈可觉得有什么不吉利似的叱她：

“哭什么，傻瓜！别人瞧着好笑。电影是假的呀。”

要是许她唱那支歌，——唉，那支歌！

---

① 出：电影初兴时人们叫它做“影戏”，沿用称谓“戏”的叠词称电影。所以不说“这场”电影，而说“这出”。

可是老老看不起地说：

“那是海派！”

就只叫她唱那些老调。老是这么个过门。于是脚尖一点——板上起。“听谯楼……”谯——尖音！

这些好象不是唱出来的，只觉得是些紧缚着的东西——死命硬措出来的。她嗓子直发干发痒，瘦小的身子跟着她的吸气在抽动着。脸上重新又淌下了许多汗，更加显得苍白了。

妈妈打那边屋子里走出来，嘴里不断地埋怨老二：

“哼，有个好干爹，有老爷们做朋友——了不起了，爬到我头上来了。她也不想想是谁把她领大了的。她如今可愿将仇报，这畜生！”

一听见那边大声喊着她，她叫着回答：

“茶沏上了，我的小姐！就来！”

随后她嘟哝着，嗓子提高了些，大概想要叫别人听见：

“你们姊妹老是叫我操心——唉，老害病。小的也是！这么大了还没发身，这是什么毛病呀，这是？”

在这时候筱芸芳非常害怕。妈妈一受了姊姊的气，就老是到她身上来发泄。总得狠狠地劈她几个嘴巴，死命扭她几把，然后哭哭啼啼告诉她：做妈妈的跟老二缘分已经完了，只期望小的能够体贴她，能够学好。于是撮一把鼻涕，又使劲扭扭筱芸芳的耳朵，发疯样的咬着牙嚷：

“可是——你不争气！你不争气！叫你姊姊笑我！”

老老就得苦着脸瞧着这女孩子，很伤心地喃喃叫着，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老三……老三……”

住在这大门里面的——怕只有刘小奎是个快活人。一等到这边做完了功课，她就跑过来谈天，引人发笑。她什么话都告诉筱芸芳，她把那些朋友都叫做冤大头。

“那个冤大头问我几岁。我告诉他我十八。他真的相信。”说了就笑出声音来。

筱芸芳也老实想把什么都说给对方听，可是她只觉得心里有这么一件东西，要把它变成一句话说出来，总是办不到。

今天刘小奎谈到了筱芸艳。她认为她有点傻。

“何苦呢！要我就不跟妈妈怄这个气。”

“你可比我们好多了，”筱芸芳轻悠悠地叹着气。“你妈妈是亲生妈妈，弟弟是亲弟弟。”

那个拿着苍蝇拍子拍苍蝇，好象不满意似的发出很响的声音。

“我比你们好得多？”她鼻孔里笑了一下。“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反正不是自己的妈妈。我呢——我妈妈有时候忽然发了病，哭得好伤心，说她累坏了我。‘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这样下去怎么办呢！’她不断头地哭，不断头地诉苦。又叫人讨厌，又叫人难过。”

想了一想，她又说：

“我怎么晓得怎么办呢？真好笑！”

可是筱芸芳总觉得对方跟她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她瞧见别人的亲妈妈对女儿哭脸，对女儿那些罗哩罗苏的谈天，她就拚命去搜索那些模糊的回忆：那所黑魆魆的屋子，那个高大的红脸汉。那些都离得她老远的，叫她摸不清楚。一面她又似乎觉得那些景象迟早总会再来一遍的。



一看见自己那个胖妈妈，她就一下子醒了过来。她认为她没那个福气。

她不把眼睛对着刘小奎，只瞧着地下，一面咬着芭蕉扇的边。

“刘小奎有什么苦处呢？”

现在刘小奎活泼起来，谈起了那些姊妹们的事。她不喜欢她们一面要讲面子，一面可又偷偷摸摸的那种劲儿。

“这明明是没有法子，怎么要瞒着人呢。难道想当个歌女来养活一家呀？——真好笑！我不怕人家说我闲话。反正都一样：要吃饭，要赚钱。过一天算一天。”

那边娘儿俩还在吵着，筱芸艳尖声叫着，匍匐地顿着脚：

“我偏要请假！我偏要请假！你生怕他们扣你一天钱，你就逼死我！”

妈妈诉着苦：老二不体谅她。孩子一长大就简直想要飞开去了。于是筱芸艳带着哭腔拚命地喊：

“你待我好！你待我好！……我真够受的了！我够了！我的妈妈！祖宗！”

听着听着——筱芸芳全身的肌肉都在那里打颤，好象受了寒。她闷闷地透了一口气。她感到她们过的日子里面——总有些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那里作祟，有些什么东西趴在她身上，叫她觉得重甸甸的。

她没确定问谁，只是嘴里喃喃着：

“好坏都是命么？这是谁定下来的呢？干么要这么定呢？”

可是快要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巫峡川菜馆来了一个人：马

先生叫筱芸芳马上就去。

这女孩吃了一惊：

“马先生？”

眼面前闪了一下亮光。接着忽然有一种想要哭的感觉在心里冲撞着，正跟听了老老那些故事一样：似乎经过了许多折磨又团圆了。她赶紧转开了脸，用力眨眨眼睛，然后忙着打扮起来。

她妈妈撇着下唇谈到那位姓马的：

“那个马先生准有点疯病。那天他突头突脑问我：筱芸芳身价多少。我说我们这老三呀——别看她小，没八千块钱不成。他愣住了。”

说着瞧着筱芸芳的脸色。随后又用眼睛送着她出门。这个当妈妈的似乎有什么不放心，五六分钟之后——于是穿上那件香云纱褂子追到了饭馆里。

马先生还象平日那么副劲儿：老是很忙很着急的样子，仿佛他有一肚子话，有一肚子念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用种烦躁的神气吩咐了几样菜，然后累慌了似地往椅子上一倒。嘴巴很快地动着，皱着那张长脸：

“我到别处去了一趟，在那个——在那个——唔，我们先谈正经事罢。”

他让他自己跟她坐近些。迟疑了一会，他兴奋地说：

“你也过不下去，我也过不下去。我们非想办法不可，老三。我们走罢，我跟你一起走。”

那个睁大眼睛瞧着他。嘴唇动几动可没发出声音。

电扇低沉地叫着。苍蝇在风里飞得很吃力，不由自主地

在空中打了一圈，这就扑到了墙上：看来它是想找一条路子冲出去。

窗外滚进了油烟，夹着锅铲子的响声：叫他们想到他们自己是关在一个锅子里。

那男的不住嘴地说着话。他打算跟她去另外辟一个天地。他要叫她去念书，他要待她好。他嗓子一会儿放得很低，一会儿提得很高。仿佛他并不是跟她谈天，只是心里给压着一些什么——要尽量吐个痛快。

后来他站起了，拿两手捧着她的脑袋：

“你总不能这么一辈子下去。……我要让你自由自在过活，我们一起……”

忽然——筱芸芳哭了起来。

她不知道马先生要带她逃到哪里去，也不知道马先生要把她怎么安置，拿她当什么。她只感觉到这个人世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个好人呢？怎么她竟能够跳出自己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天地里去自由自在过活呢？

这个——以前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唉。

一些捉摸不定的东西在她脑子里闪动着。她想象着一所很小的屋子：窗子亮亮的。她每晚可以睡得很足。她爱唱什么就唱什么。她还想象她穿着一件女学生穿的蓝布旗袍，用不着抹粉抹得腻腻的。

有许多许多话挤在嗓子里想要迸出来。她得告诉这位马先生：只要没有一个妈妈来逼她，来硬叫她过这种日子，她什么苦都可以吃。她要象伺候爸爸那么伺候他，就是他打骂——她也愿意。她只要跟他先前说的一样：另外辟一个天地。

到底还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她重新又哭了。男的问到她的时候，她抬起眼泪巴巴的脸来微笑一下：

“我自个儿也不知道干么要哭。”

马先生边喝酒边谈着。脸上冒出了大颗大颗的汗，叫人疑心他在熬着什么苦痛。他打算跟她一块儿回他家乡去：暑假之后他可以在那边找个教书位置。接着他象做梦似的描写他的老家：屋子后面有一座竹山，一刮风就沙沙地响。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塘，要吃鱼就临时打一条上来。

那女孩子吃东西吃得很少，心很响地跳着。她仔仔细细听着他的话，似乎要把这些嚼碎让它好消化。随后她带着颤叹了一口气。

“妈妈怎么放我走呢？”

男的叫了起来：

“你真是小孩子！你妈妈贩卖人口——是犯法的，懂吧，犯法！她敢把我们怎么样！”

“别嚷别嚷！要是给别人听见了……”

“怕什么！”——不知道是愤怒，还是几杯酒激动了他，声音更加提高了些。“怕你妈妈……哼，到警察厅去告她！我先把你送给警察厅保护，看你妈妈还多嘴！”

筱芸芳觉得听见了什么声音，睁大眼睛瞧瞧板壁。为了怕再引动马先生的火气，她不敢打断他。

什么地方知了一个劲儿尽在叫，仿佛是给太阳烤出来的喊声。屋子也似乎热得直喘，还感得到它在簸动着。可是电风扇盖住了那些响声，用种威胁的派头——吼得更响了起来。

“你说的是真的吧，”她很胆小的样子轻轻地说。“你不是

逗着我玩儿吧？”

那个很不高兴：

“逗你玩？——我怎么要这样无聊呢？”

她抱歉地微笑一下。于是眼睛盯着前面，愣了好一会儿。

“你想什么？”他问。

这女孩子不愿意叫别人看见她的眼泪，她低下了头：

“我生怕——生怕现在我是做梦。”

随后她觉得眼前浮上了一个阴影：屋子里一暗——她妈妈没声没响地走了进来。她妈妈陪着笑对马先生表示了些对不起的意思，带着又小心又疼爱的神情把女孩子领回家了。

筱芸芳走动的时候，掉转发白的脸子瞧了马先生一眼。她身体哪一部器官都似乎停止了活动，脑子里麻麻的什么念头都没有。

一到家——妈妈可又往外走。一路上咬着牙嚷着：

“好，好！十六岁的孩子就想飞！我可要到饭馆儿里问个明白——看你们打的什么主意。好，到警察厅去告我！好！……”

刘小奎跑了过来：

“什么事什么事？”

筱芸芳往她身上一扑，抽抽咽咽哭着：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明明犯了法。……”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老老紧逼着声音问，连手都哆嗦了。“你干了什么傻事了，你？……老三，老三！”

妈妈回来之后，就一把揪住老三往屋子里拖。把门窗都关上闭上，一会儿里面就发出了尖叫，夹着带喘的贼骂。可是竹梢老是不住地响着，在肉体上敲出了麻麻的可又很结实的

声音。

全院子的人都拥到了这里。刘小奎跟她妈妈莫名其妙地嚷着些什么话，大概是想要喊救。

那位老老仿佛站不住的样子，两手摸着板壁。他淌着眼泪嘟哝：

“唉，老三，唉，老三。”

筱芸艳打她自己屋子里奔了出来。她左腮稍为有点发肿，眼泡也有点发肿：似乎哭过很久了。脸上没抹胭脂粉，显得黄里带青。她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为了她们吵得她烦躁了，还是为了她可怜她妹妹——就对她妈妈发了狠劲，她忿忿地捶着房门，发疯地叫：

“开门！开门！……开门！……”

筱芸芳腿上给打破了的地方长了脓，一个多星期还没有好。可是她还照常到青云阁去唱戏。

刘小奎很看不起史六少爷：

“什么大少爷！——他是流氓！你妈妈为你的事去找他，还找到那个什么小老板。他们就叫大萝卜这帮人去找马先生喝茶，往后不许马先生到这一带来，还说——还说——‘往后要是筱芸芳跑掉了——我们就问你！’哪，这就是史六少爷干出来的事！”

“马先生呢？”筱芸芳害怕着什么一样，轻轻地问。

“马先生？——马先生斗得过那伙包打听啊？”

这可叫筱芸芳想不通。史六少爷干么要来这一手呢？他还说过要送她上学堂的。

“哼，你倒相信他！”刘小奎怪她傻似的大声说。“他真会送你上学啊？——你想！他只要捧捧你玩玩，说几句风凉话真的你跑掉了——他肯干？”

接着她凑过脸来带着很麻木的样子——毫无表情地告诉筱芸芳：

“你比我好多了。我要跑都没法跑；我总不忍心叫一家人都饿死。”

说了转身就走，低着头不叫别人看见她的脸色。

筱芸芳想着：这时候马先生已经回家乡去了吧？她感到身体上给挖掉了一块什么似的。

那位史六少爷跟小老板只来过一趟，还跟着那个大萝卜。妈妈挺巴结地照拂着茶呀烟的，走一步——腮巴肉震得颤一下，好象一块肉冻。她请他们坐在院子里乘凉，还点着一盘蚊烟香；在黑地里象一只红眼睛那么窥探着人。

小老板用种很看不起的神气提起马先生。声音可来得兴高采烈的：他越高兴，他那口北平话就憋得越吃力：

“好嘛，他是什么东西呐！没有钱儿买身价，就要拐她跑吗。”

那个大萝卜吐了口唾沫，嗓子溜得很高，打着手势报告他的功劳。听来听去总是那几句话：

“他先还强哩。看见我们是三分局的，他瘪了。气得脸发紫，一句话都说不出。”

妈妈可只叹着气，把一肚子委屈迸出来，搅得这闷热的空气都荡动着。他并不怪老三，只恨那个姓马的——干么要引坏她；她不过是个小孩子呀。这里说话的人喘了起来：那口怨

气逼得她呼吸不灵便，又好象下巴肉挤住了勒紧了她的脖子。她眼眶发了红，撮了一把鼻涕：

“我这老三也是！我把她领到这么大了，她一点恩情没有，要这么来干我一家伙！我真灰心。我老了靠谁呢，我靠谁呢？……没良心！”

有个说不出的东西老是压着筱芸芳。她背着灯光坐着，眼珠不转地盯着史六少爷的脸。他可只抹着那一脑新修过的头发，一个字也不说。

“他干么不言语了呢？”她想。她感到自己冰冷的手指在哆嗦着。

她老实要指着他的脸数说他一顿。他正是故事里说到的那些小人。他在她跟前假讨好。他冤她。于是她睁大了眼睛，咬紧牙齿忍住了眼泪，用力得腮巴肉都在那里抽动。

唉，不管是谁——只要能够带她到别处去，能够叫她自由自在的——唉，那个人！

临了她什么表示都没有，大滴的眼泪可爆了出来。

老老也是个爱哭的。他并不管别人听不听，只顾自己咕噜着。声音给闷在这沟水味儿跟爽身粉的气味里，仿佛是硬挣出来的：

“老三也难怪。吃一行怨一行，谁都是。玩票的时候挺爱唱，一下了海——谁都讨厌这玩意儿。”

后来又提到从前。他驼着背，把脸对着竹床下面那盘蚊烟，背书那么告诉大家：他常常学了几句戏就老念着，晚上睡不着觉。一学了弦子——半夜里常常想起了那个调门，爬起来拉一段；为得怕他爸爸听见，他把码子取掉。这里他长长地



叹了一口气，愣了好一会。

不知道怎么一来——他又说到了上台的事。正月初一老是唱“定军山”，取个吉利。于是他哭丧着声调说：

“从前——唉。”

这次史六少爷他们走了，就没有再来过。听说他现在那里捧杨美琴。

“我说过的吧？”老老偷偷地跟筱芸芳说。“那些个大爷们谁也靠不住。你姊姊还想着萧老爷，他们真什么呢，真会——嗯，瞧着罢！”

那女孩子看着天上：

“我没说他是好人。”

不过不管怎么样，她总希望有人来做她的朋友，有人来看她。马先生好象一个幻影一样，一个梦一样——再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史六少爷虽然叫她恨，她也想他来这儿聊聊天。就是她傻坐在旁边，不愿意插一句话进去，就是听着他们的声音叫她讨厌，她可也能够得到一点儿什么似的。

一瞧见他们——好象就可以叫她记得这个世界还很大，叫她想到他们这些外面的人跟她是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

她很秘密地问着自己：

“老老那些个故事是真的么？真有个神明瞧着人过日子么？”

筱芸艳跟她似乎是没有关系的，只管自己过活，跟妈妈拌嘴，使性子。只有萧老爷王参事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揪着她到姊姊屋子里去坐这么一会。

“怎么，”萧老爷不高兴地看看她，抹抹山羊胡子。“老三

总是板着一张脸？”

妈妈赶紧接嘴：

“哦，她呀——老三你告诉你干爹呀：你这几天有点儿头疼。说呵，你！你瞧你！这孩子！”

她姊姊又象看她不起，又象是可怜她似的瞅了她一眼。接着马上跟大家谈到了别的事，仿佛极力要忘掉妹妹这张苦脸，也要想法子叫大家忘掉这张苦脸。于是点起一支烟来衔着，用种发泄什么的派头——把嗓子尽量提高，拳头捶着桌子：看来这个老二对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怀着恨意的。

那位王参事又带着很认真的样子唱着：

“师哦喃，爷呃……”

忽然——筱芸艳记起了什么，故意地大笑起来。她大概要拿来掩饰她心底的一些东西，笑得怪不相称，并且叫人听着打寒噤。

“她干么要笑？”筱芸芳很害怕地想，偷偷地瞟姊姊一眼。

那些客人到两点钟才走。筱芸芳还跟刘小奎在院子里坐了一会。

老老坐在那里打盹，呼吸里带着痰响。还听见筱芸艳在屋子里埋怨什么，茶杯什么的碰出很大的声音。

“孩子没有一个有好心的，”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唉，都是些个冤孽，冤孽！”

这就重脚重手地开开爽身粉盒子，拿拍子在脖子上拍起来。墙上照着她的影子，大得叫人害怕。就连坐在院子里——都觉得眼前有个黑影在晃着。

天上黑巴巴的还透点暗蓝色：四面那些烦闷的人声好象

是那上面发出来的。星星给搅得不安似地眨着眼，闪着白里带青的亮光，逗得人会不落边际地想开去，想到天上，想到这人世。于是忽然有个很奇怪的念头在筱芸芳脑子里一掠：她觉得她只有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什么人都跟她离得很远。

“星星有没有眼睛呢？”她问。

什么地方吱的一声响，她以为这准是一颗流星，虽然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流星有什么声音。师傅在那里说梦话：

“谁都不理我，欺侮我……”

向来快活的刘小奎也嘘了一口气。她一直没开口，好象给闷热的浓浓的夜色弄得呆滞了似的。这里她可想到了什么，她跟筱芸芳捣了一句鬼：

“你还可以飞，我是不行了。”

那个鼻尖上一下刺痛，颤动着嘴唇说不出话，连思想都哽住了的样子。

银河要泻下来一样，抹过那个墙角。筱芸芳觉得还听见它淌着的声音，一滴一滴地都流到她心里，叫她心里越来越冷。她想辨出牵牛织女到底在哪里，可是满天的星星都对着她瞧，似乎跟她很熟，又似乎很生疏。

她想：她们瞧着她，也瞧着马先生说的那个家乡。竹山上沙沙地响着，塘里也映出一颗颗的亮光，水面上有鱼咚的一跳。它们也瞧见一个红脸大汉，脑顶上剃掉了一块，淌着汗在找他的女儿。……可是那些星星只眨着眼瞧着，一声也不响。

“怎么回事呢？到底有谁看见没有呢？”她莫名其妙地问。

随后——仿佛有个力量强迫着她，她抓紧了刘小奎的手，  
静静地流下眼泪来。

作于 1936 年冬，初收本集。

## 侣 伴

上午十点半钟，黄摩南一翻身就打床上爬了起来。太阳挺温柔地照到他脸上，他皱着眉浮起了微笑。

“韵南，怎么，”他走去撕掉一张日历，冲着桌边那个女的叫。“今天是星期呀。”

他的杜韵南不用去上课，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了床，当着窗子，在那里批算术本子。

院子里那些麻雀尽在叽叽啾啾，一下子仿佛给他那高兴的叫声吓了一跳，呼的一声飞了开去。住在对面房间里的那个史先生大概已经喝饱了红茶，一个劲儿在那里刷牙齿，沙沙沙永远是一样的轻重，永远是一样的快慢，竟成了一架机器，似乎整天整晚都会这么响下去的。

“呃，今天干么不好好儿休息，”他站到她椅子后面，两手搭上了她的肩膀。“还没忙够么，连假日也改本子。”

那个回转头来冲着他笑了一下。短短的头发给阳光照得发光，翘起来的几根象是些通明透亮的玻璃丝。她带几分抱歉似的答：

“反正没别的事。你又没起来。……”

一经他在她腮巴上亲了一下，她又说：

“有豆浆。喝吧？”

黄摩南洗了脸，很舒服的样子点上一支金鼠牌。他用种品酒味的派头吸着豆浆，很响地咂着嘴，一面照平素那种口气谈论起他们的邻居。

“那个史什么——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做人的。……”

他照例看不起地笑着。一提起那些吃公事饭的——他总是叫他们做“化石”。他食指使劲拍着烟灰，仿佛他满身那些兴冲冲的劲儿——随处都要趁机发泄出来。

“我是——他们当然看我不起的，”他嘴角往下弯着点儿，一看就知道他在说反话。“本来是！太太当小学教员赚钱，我这个当老爷的可反而呆在家里吃现成饭——哈，真没出息！”

女的把那些本子叠得整整齐齐，钢笔插到了红墨水瓶里：看来她马上还得用它。她对他笑了一笑。

他手一招：

“来！”

等杜韵南坐到了他椅把上，他就拿膀子箍住她的腰，又不断地往下说着。他感到连嗓子都似乎给幸福泡软了。

“了解我们的——可都羡慕着我们哩，”他声音来得挺柔和，挺慢。“昨天前院子那个刘先生就跟我谈过：他到底是新闻记者，倒还接受点儿新的东西。他说我们这一对真难得。”

她顺着他的背头往后抹着。看着摩南今天这么高兴，她也觉得十二分轻松。可是她没搭嘴：他说话的时候顶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

他行了一下深呼吸，仰起脸来瞧着她：

“你瞧——许多一对对的前进的，女子总象是男子的附属

品。女的总得叫男的养活她。男的总是个重心。这是个矛盾。而我们呢——那个刘先生说：我们是——各有各的事业。……”

随后他又提到一个小报上所说新女性选择对象的条件：“要有普罗的意识，艺术家的风度，布尔乔亚的生活。”于是他轻蔑地笑了起来。

女的随嘴答了一句：

“那种生活压根儿不同。”

同时她在肚子里对自己反复着：

“他现在很快活，他现在很快活。……”

她把右手从他头顶上移到腮巴上——奖励他这副好脾气似地拍了几下。她眼睛对着窗子，象祈祷那么轻轻地说：

“我想我们的结合没什么缺憾。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总是……我有时候一瞧见你就害怕：怕你发闷。……其实我们可以过得很幸福。……”

这里她使劲捧起了摩南的脸，热烈地说：

“只要永远象今天这么着……我今天真乐，我今天！……”

她那双发亮的眼睛潮湿起来了。

黄摩南带颤地叹了一口气，拿一块手绢擦擦她的眼睛。他舌子打着结，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好好的……好好的……我一定要保养身体。……”

他紧紧抓着她的手，好象他抓着的是自己的心脏似的——心头也感到一阵紧压。他觉得他太对不起她：她太忙了，她太苦了，这多半是为的他。可是他动不动就发烦发闷，跟决了的堤那样——不管什么地方，就让激流任性泄下去了。

“我得待她好一点，”他想。这就轮到他来捧起她的脸，把她脑袋贴到自己那一起一伏的胸脯上。

唉，这样生活下去真不行。他过得太平凡，太没有事情做，于是心头老钉着一个疙瘩，他实在应当振作起来——叫他生活里有个重心。

可是他没跟她说这些话。这个主意他已经打定过许多次，谈过许多次：现在再这么一提起——她也许会在肚子里笑他，或者竟还轻视他。

他只是小声儿问：

“你看起来，我是一个大混蛋吧？”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杜韵南压着嗓子叫，仿佛听到了一桩意想不到的惊人消息。

“至少——我是一个糊涂蛋，一个懒虫。”

女的把脑袋在他胸脯上贴得更加紧了些，苦笑着：

“唉，干么要这么想呢，你？”

她认为这男子是个强的：他对什么都理解得很清楚，认识得很清楚。虽然他从前不知道怎么一来退出了革命阵线，他的信仰可一直没动摇过。现在只是——他暂时有点消沉。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低能，”她没声没息地嘘了一口气。“你不是没能力的：你可以写点儿东西，翻点儿东西——不论是文艺方面，社会科学方面。……”

“唔，真的。”

那个男子想了会儿，眼盯着墙上挂着的高尔基的木刻像。他渐渐兴奋起来，又点上一支烟。

“呃，你还是把《战争与和平》翻译出来吧。我这部是



Maude 的译本，还要去找一部 Garrett 的译本来。……”

接着他眼睛发了光，好象身子要腾空起来似地叫：

“我明天就开始翻——好不好？”

于是这两口子热烈地拥抱起来，跟去年秋天他俩刚同居的那种劲儿一样。他想象着这个新计划，起劲得感到皮肤下面都有什么热东西流着：他觉得什么东西都一下子变得亮了些，从他爱人身上也忽然发现了许多从没发现过的美点了。

“韵南，韵南……”他做梦似地叫她。“你真是我的好伙伴……你太好了……”

为了明天他就得动手那件辛苦的翻译工作，今天这个假日总得好好玩它一下。他想喝酒，想吃点儿好的。他那伙伴这就快活地起了身，两手捏着他两个膀子：

“好罢好罢。我们尽五块钱吃：痛快点儿。”

“现在家里不是只有六块多点儿么？你下月十号才拿得着薪水哩。”

“可以借呀，”她很快地撒了个谎，一面记起预支不到一个镑子的那些情景——陡地有一重压迫的感觉。“放心罢：要老是滴溜着这些，怎么玩也玩不舒坦的。”

男的明明知道她在哄他，可是他当做不知道的样子，只用种感激的神色搂着她的腰。他瞧见她又滴下了眼泪。

“干么？”他轻轻皱了皱眉。

“你很讨厌这个吧？……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们正预备要出去，杜韵南一个同事找她来了。

正是那位王老师，黄摩南背地里叫她做“老太婆”的。她

象别的那些同事一样——又恭敬又胆小地对这里的男主人鞠个躬，叫了他一声。随后放低了嗓子跟韵南说话，时不时瞟着那个男的，仿佛怕他干涉她们。

“浅薄无聊的女人！”他想。

连自己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讨厌韵南那批同事。他觉得他们都是些可笑的家伙，虽然他从来没跟他们谈过什么。每逢一来了这些人，他就绷着个脸，拿书在旁边静静地看着，再不然就走出门去。

“她干么要趁着礼拜天来呢？”他肚子里说，慢慢踱出了房门。

对门屋子里——那位史什么把腿子搁在椅把上坐着，一张报纸挡着脸。他，大概又是在那里喝红茶。

院子里的阴处湿得上了青苔，还堆着些香蕉皮。太阳发劲地蒸着，到处都发散着一股霉味儿。

黄摩南踌躇了两三秒钟，于是决计要找前面刘先生去谈谈。可是那个的房门上了锁。

他有点不舒服，好象身上什么地方发了病。他似乎预感到有个什么不吉利的兆头：他们刚要走上一条大路，可一下子给谁挡住了。他觉得好好的老晴天忽然堆上了乌云，空气给压得叫人喘不过来。

正在这时候——自己房里迸出了高音的笑声：一听就知道那是打她们心底里发出来的，显然她们肚子里有什么遏制不住的快活。她们压根儿没理会到这个男子在不在屋子里。她简直没注意到世界上居然还有他这么个人活着。

“这完全是她的世界。这是女人的王国。”他低声说。

站在院子中间看着自己的影子——缩短了许多，仿佛太阳也故意要对这男性的影子给一种压迫。他替自己伤心起来：唉，只有他是孤零零的。

她们全都不睬他。她们当然看他不起，象那个史什么一样。本来是：一个这么高这么大的男子汉——倒叫一个老婆养活他！

忽然他看见王老师走出来了。他稍为吓了一跳。可是那个仍旧很恭敬地鞠躬，很有礼貌地道着“再会”。他睁大眼睛盯着她那渐渐远去的背影。

“这算什么呢？”他问自己。“算是一种讽刺还是什么呢？”

“摩南，”他的伙伴拉他回到屋子里，用哀饶似的眼色瞧着他：显然她碰到了一件什么困难的事。“今天下午——我又有个约会。……真麻烦：哲学座谈会提早在今天开。……两点钟。……”

男的往床上一躺：

“好得很。”

沉默。

阳光已经退出了窗子，桌面上还留着热气，馏出微微的松香味儿。什么木器在开裂着，轻轻发出一两下格格的响声。

杜韵南坐到床边来了，她让身子给两个胳膊撑着，凌空地俯在他身上。右手摸着 he 下巴上的胡子梗。

“没生气吧？”她微笑着。“我们就走罢，好不好？”

“走什么！——到哪儿去？”

“呃，呃，摩南，摩南。……今天你本来高高兴兴的……你真真是！”

那个拚命装着不大在乎的样子，勉强地笑着：

“你们不是要开座谈会么？怎么有工夫上馆子呢？”

他老实想把她们的哲学座谈发泄几句，可是到底没开口。要是她这回是个无聊的约会，那他得把肚子里那些结了疤的闷气迸出来，放肆地说上一个痛快。可是现在——他简直有点忿恨起来：他觉得她们似乎是假装着办正经事的脸色，故意来堵住他的嘴的。

他只是提高嗓子加了一句：

“这是大事呀：要是耽误了——嗯，不行！”

“来得及的，”她说。“要是你呆在家里你又得发闷。”

这天他们终于到外面去吃了一顿。去的时候他懒心懒气地拖着步子，一句话也不说。喝了两杯白干之后，他渐渐有起劲来。他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缺点。他脸子红红的：似乎全世界都融在他那软绵绵的温暖感觉里面了。

末了——他用着指导的派头谈到了她们的读书。

“哲学的确挺重要。这步基础一打稳了，你们可以看点儿经济学什么的。还有文艺。……本来是。谁也应该生活得起劲儿。……”

女的贪婪地瞧着他，咬着那双人造象牙的筷子。看他那张有点发红的脸，他那副心平气和的态度，她想：

“他脾气并不暴躁。他能叫他自己冷静下来。”

她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一面觉着身子轻快得飘在云堆里似的。

“至于我呢——”黄摩南慢吞吞地往下说，声音可很结实，叫人联想到铁块扔在石头上的响声。“我先只翻翻书。……健

康也得注意：以后要早睡早起。……”

两双眼互相对着——一会儿。很柔和的阳光在他们面前流着，把他俩的眼光融成一片。这里一点也不嘈杂，连伙计走路都悄悄的，似乎怕搅乱了这里又平静又温暖的空气。

整个世界——仿佛是为了他两个而存在的。

黄摩南看着她那张仰起点儿的脸——比从前瘦了些，还显得有点苍白。本来是。她近来身体坏了许多：自从春天打了那个两个月的胎，她健康一直没复原。于是他感到心脏什么的往下一沉。

“你也得注意身体哩，”他叹了一口气。“你太爱我了。……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老是觉着亏负了你似的。……”

“怎么办呢？怎么会这么个怪感觉呢？”

她眼睛里发着光眨呀眨的。每逢眨一下，就更加亮了些。

男的垂下了视线，默默地吸了两口酒。这热辣辣的液体沿着食道到了胃里，就一下子散布开来，满肚子都有点发烫。接着忽然——他内部给蒸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感伤来了。

他恨不得抱着她痛哭一场，象罪人那样请她饶恕他，请他更加紧鞭策他。这几年来他简直是在自暴自弃，他成了累赘那么拖坏了她。唉，真不行，真不行！他怎么能够睁着眼睛看着他俩萎靡下去，看着他俩腐烂下去？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自己？碰到了什么鬼呢？

为了要毫不惭愧地做个人，他得做点事——不论什么事。

鼻尖上起了一阵痉挛样的刺痛，他拼命张大了眼睛。他一把抓住了韵南的手——用劲得发了抖：

“你得不断地鼓励我，督促我，……一点也别放松。……要是我不大那个——你可以骂我，揍我。……韵南，韵南。……”

这里他停了会儿嘴，叫自己平静些。

“现在我简直没朋友了，”他行了两下深呼吸又往下说。“老朋友都散在各处，连信都没通。我觉着我孤独。……我瞧着他们在文化上有那么多表现，我就更加寂寞。……现在只有——你！你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同志；只有你是了解我的。……你不会把我看成一个晕头吧？——不会吧？”

她把他的两手抓紧一下，当做答复。

他这就又透了一口气：

“是啊，你也说过——我不是没能力的。那些朋友似乎对他们的事业太热心了，太要赶快了，不论写的翻的——就都嫌粗糙点儿。……我得干出点儿成绩来给老朋友瞧瞧。我的生活比他们安定：不用赶着稿子买饭吃。我可以精心精意干出点儿东西来。本来是。我的环境比他们强多了。……这全是因为有你，你——我真不知要跟你怎么说才好！……”

接着来的沉默——就好象他俩的神经结在了一起，拿感觉来传达了彼此的一些话。一个伙计拿饭进来的时候，他们竟吃了一惊，似乎才发现这世界除了他两个之外还有第三个人。

于是他稍为矜持了一下。他慢慢谈到朋友们的作品：老石那本《哲学常识》把必然和偶然看得太玄了。老赵近来发表的短篇都嫌有点软搭搭的——没一点力气。

忽然他又想：

“怎么我常常烦躁呢？怎么老是猜疑她看不起呢？”

现在他几乎不能够相信自己有过那种心情了。

今天他虽然在她跟前忏悔过，立过誓，可是他怕提起他平日那些罪过似的，拚命把这念头转开去。他想象一些明天他从事工作的情形。他得埋着头在稿纸上沙沙地直写着，然后韵南一张张给叠起来，微笑着计算他这天成功了多少字。

晚上他兴奋得好久好久才睡着，跟他小时候要进中学的头一夜一样，早晨一醒来，他带着弹性地一跳就起了床。

太阳照老样子打窗口射进屋子里，那本《战争与和平》的封皮给晒得翘了起来，象一块倭饼似的。

他打了个呵欠。五六秒钟之后又来了一个。他觉得很困倦：他睡眠实在不大够。他看看屋子里这几样简单的家具——永远是这么个摆设法，墙上永远挂的是高尔基像跟那幅《士敏土》的木刻。他忽然有个奇怪的感觉：仿佛一个吃得肚子发胀的人，有谁又拿一碗大肥肉逼他吃下去一样。

“嗨，真单调！——在这儿工作简直不大可能。……”

可是他发见桌上有张字条——给墨水瓶镇着，摆得端端正正的：

我起来得太迟，来不及给你买豆浆了。

乖乖的给我做事，我回来看你的成绩。我带桔子回来。

他象在研究一个罪案的证据似的，反复地看看这个字条。随后他横躺在床上，两手托着后脑勺，拿腿子搁上一张椅子。

“做事？——她叫我做什么事呢？”他生气地问着自己。

韵南似乎不懂得各种工作的性质，也管不着它对这时代会发生些什么影响。她只是要他想些花样来消消遣，哪怕下围棋也好，甚至于打牌也好。她只是怕他闲得发闷，怕他烦躁。

为什么呢？

马上他又自己回答自己：当然她是讨厌他那副烦躁发闷的脸子。本来是，他这副脸子根本就惹人讨厌，从头到脚也都惹人讨厌！

他站起来，拿起《战争与和平》来翻了一下，狠狠地一摔：

“讨厌就讨厌！这些东西——我无论如何不译！”

胸脯上又给绷得紧紧的，脑顶上也感到有什么重东西压着。他一想到这么一天一天老挨下去，老甩甩膀子没做一点儿工作，他就全身发了热，还觉得给埋住了似的，一面着急一面想挣扎，可又闷得叫不出声来。

宕到哪一天呢——时间可是不等人的。

他瞧了瞧那只闹钟：短针指在4字上。

“哼，她连钟也不开一下！”

太阳影子渐渐往外移，简直看得出它在那里走动。他听见那个史什么咳了一下：大概那家伙下办公厅回来了。什么地方发出了炒菜的响声，接着就弥漫着一股豆油味儿。

今天他实在应该出去吃点儿好的：他认为一个人只要没什么别的欲求梗在他心里，干什么都会上劲些。并且韵南不回来吃中饭，叫他一个人来烧锅，叫他一个人来洗这些油腻腻的碗筷——他一想到就有股要呕吐的感觉了。

他懊悔昨天吃得太浪费。韵南可全不计算一下：仿佛她



仗着她在外边赚钱，就竟有资格不理睬这些家计似的！

“本来是！”他嘴角往下弯着。“丈夫活该要管家务！——丈夫只不过是附属品！……她是一切的中心！……”

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客客饭之后，他到底平静了些。他在路上慢慢踱着步子，让胃里的东西好好儿消化着。一面把自己上午那种火劲儿分析了一下：他认为那是生理的原因。韵南没给他买豆浆，叫他挨了饿。还有人——睡得太不够。

这时候顶好到什么熟人家里去坐坐：不管对手是谁，他也得把肚子藏着的想头吐个痛快。可是在此地的朋友都是有职业的，不是假日总不在家。甚至于当新闻记者的刘先生——屋子里也是空的。

为了怕史什么背地里说他一天到晚吃老婆的闲饭不做事，他进房门的时候装出一副很忙的样子。

“总得好好选择一样工作，真的！”

他打书架上随手抽下一本法伯尔的《昆虫世界的社会生活》，拍拍上面的灰，躺到床上读着。

十分钟之后，他睡着了。

“你今天……”杜韵南一回来就四面望望——要找出他的成绩来，微笑着看看他。

男的带着气忿忿的脸色，使劲摇了摇头，似乎他的工作不了——全是她害的。韵南从个纸袋里掏出两个桔子来的时候，他推开了她的手，用五成牢骚，五成自怨自艾的口气说：

“我不配！”

“怎么了，你？……”

她愣着瞧着他，站着不动，连呼吸都屏住了的样子。

黄摩南不睬她。他上了床，不安地转动着身子，好象害了什么疮痛似的。他大声叹着气，拿脚很响地打着凹进去的棕绷子。

那个坐到了靠桌的藤椅上，视线呆滞滞地盯着窗外昏黄色的天空——看着看着渐渐消去了它的光辉。那些云朵越来越黯淡，重甸甸的很想要掉下来。她眼眶里堆着泪水——给映成了金色，凝在那里没往下滴，仿佛她故意要把她的悲哀蕴藏起来。

男的在肚子里叫：

“嗯，又来了！”

“唉，你老是以为你受了委屈，”他说。“其实我并没发你的脾气。我不过是自己发闷。……”

“干什么呢，好好的？”

她偷偷地抹了眼泪，到床边蹲着，两手抚摩着他的脸。她吃力地微笑着，一面瞧见他脸上绷着的肌肉渐渐松弛了，她心头感到的重压也就轻了些。

除了他这点老毛病——她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是圆满的。

“他这样，准有个什么原因，”她想。

这原因她自己以为懂得，可是很模糊。似乎他生活里少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东西，似乎他在追求一个什么可又得不到。他当真有点寂寞：每天都是他一个人呆在家里，他的一些好朋友又都不在此地。她不知道他跟他老友们为什么很少通信，也许是他懒，也许他不高兴他们。她只是朦胧地看到——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撇开了他。

这里她忽然起了一种抱歉似的心情：她觉得她有许多事

应该替他做的——她都没去动手。她自己也好象待他比从前疏远了些。她为什么不去激发他呢？为什么不去帮助他呢？

可是她瞧着他那张憔悴得可怜的脸子，那张拚命要想隐藏着恶劣心情的脸子，她什么也说不出来。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怕撩起他的烦躁，还是她声音给哽住了：

“唉，摩南……摩南……”

她伏在他胸脯上痛哭起来。

他紧紧抱着她，用力得突起了脖子上的肌肉：他仿佛要借这一手来发泄他心里的闷气。

“今天一天又过去了，”末了他累慌了地嘘一口长气。“一想起来我就着急。要是这么混了一辈子——那真惨！……”

眼睛空洞地瞪着屋角上，他又说：

“可是要干的话总得干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时代有意义的。这年头儿——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干么呢！……我得弄点儿反帝的文章。有斗争性的。本来是！对那些个汉奸，那些不要脸的教授——总得——嗯！还有那些在民族阵线里徘徊动摇的家伙……一概攻击！……”

随后——他又在选择工作这个问题里打旋了。

晚饭两个人都吃得很少。她耽心地瞧着他，举动都来得轻轻的，连洗起碗筷来也很小心。于是那些磁器跟磁器小声儿碰出了一种颤抖抖的声音。

“要是他肯参加哲学座谈会……”她自己念着。她知道这不过是个空想：他要做总得做些更重要的事。于是她又对他提起上星期说过的那个计划：她们接洽一家报馆，想弄个小小的副刊，内容正象他刚才谈的那些。

“你要是高兴——写点儿小文章，文艺的也好，一般的也好……”

黄摩南冰冷地答：

“我不会！”

说了就静静地瞧着她脸上的表情。

干么她要反三复四地提这句话呢？她们简直起劲得过了火，竟以为她们自己在担当着国家大事似的。他呢——他只配跟在她们后面，只配写点不痛不痒的小文章！

他又躺到了床上，抽着烟，用劲地拍着烟灰——掉到了垫被上他也没理会。他看见韵南一句话也不说，只对着带回来的一叠作文簿子发愣，他觉得身上有什么东西戳着似的。

她现在想些什么——他可以猜得到。她准是记起了他往日做的一些事！他下过决心要弄社会科学，找了些书，一面学日文。不久他就发现自己的兴趣倒是偏在文艺方面。有一次读了《小约翰》，他又感觉到生物学的重要，于是托人买了两本英语的法伯尔的著作——就是一直摆在书架上没动过的那两册，上面堆着多厚的灰土的。

可是她怎么不言语呢，既然是他的一个好伙伴？

他叫起来：

“我真该死！我是个犬混蛋！我比化石还不如！别人看我不起——那真活该活该！我有什么资格埋怨别人呀！——活该！活该！……”

韵南好象突然听见什么重东西掉下来一样，赶快跑到了他身边。她喃喃地叫着，声音发了抖。

男的叹了一口气，用种怜惜的眼光盯着她。

“我说——我们还是离开些时候吧。”

“怎么！”杜韵南打了个寒噤，连血都凝住了。

一下子她什么也说不出，似乎整个神经系统都麻木得失了作用。这件事她从来没想到过，几乎想不到人类两性中间还有这么一种行为。她睁大了眼睛，疑心这句话——不是打他那张吻过她千万次的嘴里说出来的。她梦呓似地说：

“难道我们的结合有错误么？……”

自从他们相爱之后，摩南在思想上给了她许多影响，叫她渐渐地有现在这个明确点的认识。于是她本着她向来的热情——去求上进，去干点什么。她想：他不过比她冷静些，这大概是他比她大八九岁的缘故。

她自己比那男的差得远，就仿佛觉得他屈就了她：一面似乎为了要补偿他这个牺牲，一面把他当做个导师看，她一直总是顺从着他。她在外面可以做个强者，一到了摩南面前——她可不敢批评他，不敢鞭策他，只是觉着他可怜，觉得他没好好得到她的安慰。她连自己也不明白她这两重性到底是她的缺点，还是她的长处。

这么想着——她重新淌下了眼泪。

摩南似乎怕她受不住刺激，他加上了一句说明：

“我是说想找个职业。这么混下去太不行。”

“那就——”女的抹抹眼睛，“那就去找找老殷看罢。他教育界很熟的。”

他紧瞅着她，要看出她这句话什么用意。然后站了起来，踏着很重的步子一上一下地踱着。他想：

“我当然得找职业。吃闲饭总是惹人讨厌的——尤其是

女人！……要不是我吃完了她的，她不是可以积一笔家私么！”

杜韵南的眼珠跟着他身子转动，跟着他身子停下来：他坐到了椅子上。

“我凭什么资格找职业呢？”他可怕地笑了一下。“连旧制中学都没毕业，还找职业！……要象你这么就好了：学的是师范，毕业出来可以考小学教员。……”

拿起一支烟来衔到嘴里，嘴角往下弯着：

“哼，职业生活真坑死人。象你吧——四十块钱一个月，他们简直把你买去了。”

“本来是。你现在正可以做点儿重要的事……”

男的猛地回过脸去。她这是干什么——现在又劝他别找职业了？她似乎已经看穿了他资格上成问题，她叫他永远在她下面做个附属品。

“她想保持她那女王的统治。……”

他记起上个月有一天——她托他送一篇谁的什么文章到一个姓朱的那里去。她自己呢要去上课，完全摆出副家长的派头，叫他去为这些小事跑腿。有什么办法呢！——谁叫自己吃她的饭的！活该！

电灯光带着点儿红色，好象它已经使尽了力气，还在硬撑住似的。对面屋子里时不时有点响动：说不定那个史什么在那里偷听——看他这吃闲饭的丈夫到底在干些什么。

于是他用种埋怨口气嘟哝着：他要一个人到上海去，接着又说要弄笔钱到日本去。最后他又把自己的生活分析了一下：

“我想我是生活太安定了的缘故。本来是！要是没吃的

没穿的——我准会下死劲写文章下死劲翻书。现在——唉！……真的，我说——你把这个事情辞掉罢。”

“生活呢，那么？”她轻轻地试探着问。

黄摩南心头一阵紧。他想她一定又回忆到从前的那些日子了：他常常跑出去几毛一块地问朋友借钱，他老是发脾气，并且还声言他要自杀。于是她捧着他的脸哭着，拿种种的话来安慰他。

“怎么办呢？”他问自己。“那种日子……她真太可怜了，真可怜。……女人到底是脆弱的。……”

他把烟卷搁到洋火盒上，对她手一招。他让她挨着他坐着，用右手抹着她短短的头。他叹着气，小着嗓子计划他得做点什工作。他坚决地要她象个老师管束坏孩子那么监督他。于是他把她抱得紧紧的，哀求似地低声叫着她的名字。

“这么生活下去真不行，”他说。“韵南……韵南……你给我勇气罢，叫我……怎么，你干么又哭？……”

念头一触到那些写作，那些翻译，他脑子里又一团糟，感到给许多杂里骨董的东西重重压着的样子，连气都透不过来。他觉得身子发了软，好象刚才一口气赶了几百里路似的。

她早晨留下的那张字条斜在《战争与和平》旁边，带着嘲笑的脸色瞧着他。他忽然有欠了一笔印子钱的感觉，着急地用右脚死命一顿。

“唉！”

“摩南……”

摩南可一翻身就跑到床边——躺下来了。

女的站在老地方傻瞧着他。她动也不动，正象那只闹钟——它的短针仍旧静静地指在4字上。

原载《文季月刊》1936年9月1日  
第1卷第4期。



## 同 乡 们

那艘新打好的驳船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在这江滩上仰睡着。他们十四个人象蚂蚁似的巴在它身上，用凿子把麻筋打进船缝里去，震得它直打寒噤，还闷气地叫着：橐笃，橐笃，橐！这些声音仿佛是看得见的东西——一个个打船身上溅开来，跳出这泥滩，跌到了江面上。

可是渐渐的——它响得没了劲儿。很吃力地哼了几声，这就安静下来了。

司务们歇了工。用袖子揩揩脸上的汗，锵锵地收拾起他们的斧头凿子。

“又是一天！”长丰大叔自言自语着，把蹲麻了的腿子伸直。“嗯，如今吹的是南风，明日子要暖和了。”

他吐一口唾沫，偷偷地扫了大家一眼。唾沫星子顶着风飞了回来，洒到了他灰白胡子梗上。眉毛一皱一扬的，他尖脸上那片疙里疙瘩的红皮——就很不安一样的在那里抽动。那双受了风的红眼睛也挤得眯小了许多。

珠子使劲揩着沾在手上的桐油。说话的时候也不抬起眼睛，只冷冷地微笑着：

“暖和了就有路径，棉袄又进得当铺了。”

老板刘胡子<sup>①</sup>衔着烟屁股，挺起肚子叫。

“要花边——就把棉袄抵给长丰大叔罗。同乡人到底亲些。本地当铺一门子欺人。规规矩矩的话。”

长丰大叔感到身子给簸动了一下。他吃力地笑一笑。视线捉摸不定地往前面溜了一转：好象要抓住什么东西——可又抓不住似的。

“再不暖和起来就没天理了，”他搭着嘴。“交了春还这么冷，这个天呀——嗯，叫做天心大变。”

谁都没有理他。只有捶麻絮的华老九很畏缩地看了他一眼。嘴角上似乎还闪了一丝笑意，显得要跟他长丰大叔亲近亲近，不过又仿佛有什么顾忌。

长丰大叔挺吃力地往他那茅棚走去，坐到门口那块石头上。他瞧着华老九那副年轻的阔肩膀，忽然起了一种不高兴的感觉，好象本来是他自己的东西——如今给他们抢了去：他们受用着。他们撇开了他。

“这小子做人没主意，”他低着头嘟哝，似乎在仔细听着自己的话。“才来了个把月，就跟他们胡天胡地瞎搅！”

他轻轻地嘘一口气，抬起了那双眯小了的眼睛。

大江上游——太阳正慢慢地往下压，破破烂烂的云块给炙得发红：看去简直是在那里融化，马上就要滴下来。

江水好象是打太阳里滚出来的，结成一层紫金色的皮，带着强硬劲儿往东直泻。一碰到这滩上——受了阻拦，就生气地喷出了白沫，还戴着靠滩泊着的船，想要拔出它们的锚来把它们撵跑。

<sup>①</sup> 原注 他们赶着工头叫老板的。

冷风刮到石砌高岸边，又给弹了回来——在这泥滩上散开了。地下的刨花沙沙沙地乱滚，一些小孩子追着抢着抓起来装到他们的篮子里。

长丰大叔打了个寒噤。小褂上的汗水简直结成了冰，一股刺人的冷气从脊背直透进他的心里。

他的同伙们还站在前面嘻嘻哈哈地说着：他觉得那些声音织成了一片整东西，把他严严地包住了。他虽然极力不去看他们，可是他感得到他们有人瞟了他几眼。

照例在这时候，光二麻子打了烧酒来，拿这花露水瓶子对着嘴喝着。于是珠子带着阴沉沉的脸色跟他开玩笑，好象这些玩笑是不得已才开的。华老九就总是呆笑着，眼睛里放光。

“华老九，华老九，”长丰大叔叫，看着那年轻伙子走过来。“你膀子还疼不疼？”

“好些了，”那个很不要紧地答。

接着摸摸自己的膀子：显然他自己并不注意这些病痛，不过为了敷衍这位老年人就是了。

长丰大叔吐口唾沫，抹抹嘴，开导起那小伙子来：

“真要养息养息呀。年纪轻轻的不管它，到了老年——嗯，你看罢！日子越过越快，一转眼就上了年纪。我从前不是的啊？——简直打得老虫死哩。”

那个不好意思地笑着。眼睛只看着那个驼背老官收拾东西——手里那些油灰麻筋什么的似乎很重，这老官的腰背给坠得更加弯了些，还一面咳嗽着。

这有什么好看的！人家好好地跟他说话他倒不听！

“唉，我不过是关切你的话。”长丰大叔捶着自己的腿。“信不信横竖在你。年纪轻的时候莫瞎搅，钱也该用得把细些，到老年……”

“我并没瞎搅呀。”

前面有个兴高采烈的嗓子在那里喊华老九。这个很没办法似地打打眼色，实在想要走过去。

长丰大叔感到胸脯上给压了一把。可是他现在还能够把这年轻人留在他身边：

“钱呢，你问刘胡子支了没有？”

“老板正替我想法子嘛。”

这老头儿绷着脸说：

“唔，我讲给你听：同乡人只管是同乡人，银钱来往是要搅清楚的，你讲是不是？这个月的利钱——嗯，你该替我——你自己讲罢。”

两双眼睛对了会儿。华老九的垂了下去。

“我如今——我正是——”华老九很为难地动着嘴，一面蹲了下来。“你老人家晓得的：我的老娘在厘里打饿肚。上回子问你老人家借的十块钱，带回去就还了印子债，连本带利九块多。大叔替我想想，如今我厘里吃什么子呢？”

“好啊，我背了个落壳！”

说了就把棉袄领子扣上，还束紧了腰带。他理想着：

“少跟人家去赌钱吃酒不就好了？一讲起来——几角钱利息都还不起。”

“我几时吃酒赌钱的呢？”

不过长丰大叔没理会他的，只顾自己往下说：

“嘿，我就该死！五十来岁了，无依无靠的——倒还把大花边漂到水里！”

那个咬咬牙，古铜色的腮巴肉隆起了一下：

“大叔放心，我咬了泥也要还的！”

这就站起来走了开去。

那个鸭蛋黄似的太阳全沉下去了。地平线上掩着一抹紫灰色的云，把天跟地缝成了一片。对岸一截黄土岸——也渐渐黯了下来。只有下水船的帆片还给残晖照着，好象涂了一层金一样。

江心里那艘外国铁驳沉甸甸地吐着烟——越来越浓，越来越重，叫长丰大叔觉得它正沉到了他心底里。

他吹口哨样的嘘一口气，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站起来。往珠子牙子他们那边走几步，又打了回头。他知道他们正跟华老九在那里谈到他，他们的眼睛正盯着他的脊背。

“这些油渣子，”他小声咒骂，想要得到同情似地看驼背老官一眼。“他们一门子跟我作对，把同乡人看做个仇人！”

闲散地往西踱了一些路，站到了石阶旁边。

麻石砌得整整齐齐的，显得很庄严的样子。上面有一版一版的黄印，这是夏天涨水时候的痕迹，好象涂了油漆一样。一截从前关卡上的粗铁链——孤零零地挂在那里。石缝里沁出一条黑色的脏水，在滩上弯弯曲曲滚到了江里。

紧靠着这高岸边，一艘没打好的渔船给木架架在那儿，显出一副破烂相。长丰大叔敲敲它新装上的梁头，掏掏船底的杉木。一发觉老板走过他身边，他就大声说：

“本地木匠真不是家伙！你看看这个‘拐’，你看看！这是

什么好桑木呀——疤头孔脑的！”

他右手摸着那些獠牙一样的“拐”木，摇摇脑袋：

“嗯，本地人都是这些货！”

那边可有人接起腔来，一听就知道是珠子子：

“落实讲：本地人倒还有天良哩。”

于是珠子子又提起上两个月那回事：本地的葛木匠借给了他两块钱，没说起要还，更没说起利息。他对华老九喷着唾沫星子，捞起了袖子，好象要打他似的。

这里华成生就在华老九眼前摆出了堂哥哥身分来：

“老九你呀——简直是个蠢猪！告诉你借不得，借不得——你偏不听！这下子看你哪！你去上吊罢！”

那个没办法地咬着嘴唇，盯着高岸上那排关署红洋房。

“莫着急！”王十马面用力顿着他那张长脸。“我们大家赌个吧：就是当掉裤子——也要帮你还了那十块钱阎王债！……什么家伙！人家屋里老小打饿肚，他倒来逼死逼活！”

长丰大叔瞪着眼瞧着他们，脸上的红疙瘩发了紫。他用沉着的步子走了过去。说话声音气得打颤了：

“何苦呢，何苦呢……事不干己……”

十来双视线一下子扭到了他脸上，叫他觉得仿佛听见“刷！”的一声响，还仿佛那些眼光的锋头是些摸得到的东西——猛的在他皮肉上一刮。

王十马面往他跟前突进一步。腿子叉得开开地站着。两手叉着腰：

“事不干己呀？……眼看着他给人逼得要寻短路——叫我们莫开口啊？”

“你叫我怎样呢，你叫我？”他腿子也发着抖，可是拚命撑着劲——不叫人家看见他这弱点。“就是亲兄弟也该明算账。……我要是多问他要了一个烂眼钱——我就遭天雷打！”

人们慢慢拥了过来，就是光二嫂也腆着个大肚子站在高滩上张头探脑的：她生怕她男人喝醉了跟人打架。刘胡子晃着臂膀劝着，很烦躁地皱着眉毛。驼背老官用实鼻孔的声音叫着：

“莫吵莫吵！有话就好好讲罗——自家人！”

关署里的一个卫兵走下石阶来，对他们打着莫名其妙的姿势。可是长丰大叔已经给人揪开了。

刘胡子瞅了那个卫兵一眼：

“吵罗，吵罗！吵得衙门不准我们在这里做活——大家散场！”

可是长丰大叔还在那里嘟哝：

“他们欺善怕恶，只会跟我这个孤老官作对。……同乡人在外头，总有个帮忙的时候，你讲是不是。他们明日子要是跟我告个急——这也是常事啊。嗯，他们没借过我的钱，就来撑神气了！”

他的声音好象给那些青灰色的烟罩住了，听来觉得有点发闷。关署药房里的灯光斜射过灰扑扑的滩上，有力没气地眨着黯红色的眼睛。到处都滚着一股柴烟味儿。

江对面慢慢模糊起来。天上那些浓云显得很沉重，仿佛正把地平线使劲压了下去。

长丰大叔用冰冷的指头摸摸脸上的红颗子，长长地透一口气。胸口可总还给束住了一样的不好过。他只是很闷地

想着：

“我交了什么鬼头运啊？”

滩上横七竖八躺着一些烂木材，几根碗口大的杉木棍子。旁边呆着一个没有用的舵，蒲扇样的舵板上爬满了黑疤疤，还长着两行白霉点。一个铁锚也斜睡在那里，锚尖戳到了土里面。

地上的碎砖给驼背老官踢得亮落亮落地响：他正费劲地跨着步子，好象脚上带了镣似的，把那些木材收拾起来。

“真是造孽！”长丰大叔的心忽然往下一沉。“唉，造孽！”

那个驼背老官跟他一样，也是个没亲没戚的人。不过年纪比他还大，过的日子比他还不如。整天的阿着腰忙这忙那，每天可只有毛把工钱。驼背老官没学出一行手艺，只是在这里打杂。

“哪个叫他从前那么瞎耍呢：嗯，祖产耍个精打光，又没学一行本事——到老来活受罪！”

他想去替驼背老官帮一手，可是他没起身。他长丰大叔也上了年纪：如今歇了工这么久——右膀肉还在那里跳呀跳的。左膀子还觉得拿凿子时候那一下下的斧头的震动。

然而珠子牙子奔了过来，一把揪开了驼背老官，嘴里骂开了：

“娘卖肠子的！——你要死啊？重伤风这多日子，叫你歇下子气——你偏不听！这里有这么多的人，你怎么不喊一声呢？你又不是哑巴！”

大家七手八脚把这些木材抬到一个小茅棚边——一根叠上一根。接着抬起那个铁锚来靠在旁边挨着。铁链子锵锵地



叫，笨头笨脑的给搭到了那叠木材上，把它们拴了起来。

“驼背老官简直是发黑眼晕！”老板刘胡子埋怨着。“明日子你要是再这样子——我们把你关起来！”

每回听到了这些责备，那个老官就傻里巴叽地瞧着他们，好象一个犯了过的小孩子站到了大人面前。然后害臊的样子垂下了眼睛，用右手摸着破军衣上的铜扣子。

忽然——长丰大叔感到什么地方一阵酸痛。

“哈呀，真亲热！”他嘴角上的皱纹抽动了一下。

这么一个驼背——他们倒着实看得起他。他长丰大叔就是个陌生人，是个仇人，谁都要挑他的错！

他静静地看着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脸孔渐渐给夜色凝得模糊起来，只瞧得见那些身子的黑影；似乎十来个人都结成了一个整的东西。他觉得他们的话声简直是些小刀片，把他心头的什么——一下一下地挖空了。

那个驼背老官跟在他们后面。大得不相称的黑棉裤象是给水泡胀了的，这里那里都画着裂缝；还隐隐约约看得见那些绽出来的白棉絮。

逗他们关切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仿佛他长丰大叔还不如他似的！

“哼，假仁假义的家伙！”

四面都静下来了，只有江水泊泊地在那里哼。泥滩一直往西头歪头扭脑地扩开去。到二十来丈远的地方——石砌高岸忽然突出了一块，带副满不买账的派头占了滩上一方地。那上面蹲着一堆人：大概是扛包的夸子们在那里赌钱。堆栈里的灯光把他们照成了一张一张黄惨惨的脸子。

那边百来艘运米的船靠滩泊着，大家都挤在一起，给江水晃得彼此碰着撞着。许多桅杆衬着黯蓝色的天，就好象是个有鬼怪的黑林子一样。

长丰大叔脊背心里爬过一道冷流。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人世可怕起来。

“做人真是奇怪，”他说梦话似的咕噜着。“一生一世就是忙几个钱。钱呢，又害煞人。……”

他想起他家乡从前那十来亩田，小时候抹着瞌睡昏糊的眼睛，给他爹爹扭着耳朵去看牛，又想起逼得只好卖田——他那时的伤心样子。这年他二十八岁，他记得。于是改学了这么一行生意，一转眼就是二十几年。

“还死留住这些钱做什么呢？”他痛苦地问自己。

本来他一心要积几个花边——回家乡去买点田。他说过：

“一个人总要有落脚地呀。尽这么在外江混，混到哪一天呢？只要一家子在本乡本土里耙耙搅搅，穷点也心甘的。”

可是堂客也死掉，儿子也死掉。他板带里积着的那些光洋——可还不够买一亩地。

他两手摊在膝上，把脸子伏上去。他在神明面前祷告似的颤动着嘴唇：

“再不做这个梦了。再也不打算买什么田了。”

吃过晚饭——他照例把驼背老官当做个谈天的对手，把心里想到了的东西都吐出来。他闷了一整天，到这时候他才感到轻松一点儿。

于是他坐在他茅棚门口的石头上，眼睛盯着灰茫茫的江水。不管别人有没有听见，只顾喃喃地说着。

“做人就是唱草台戏呀，”他没声没息地叹了一口气。“红胡子也好，白胡子也好，攬下子攬下子横竖要下场的。一个人做什么要尽这么苦呢，做什么不看开些呢？”

江心里那艘外国铁驳亮出了灯光，好象一对对眼睛样的看着他。空中感得到有股湿气，把他们脸子洒得冰凉。

那个驼背老官躺在堆木材的茅棚里：跟长丰大叔的隔不过三四尺远。他静静地听着那位大叔的话，不过有时候忍不住要咳起来。然后哑哑嘴，很同情地答着：

“唉，本来是是的。”

什么地方还有人在那里洗衣裳，杵子拍拍拍地敲着。一个船上的小孩子很厉害地哭起来，不住地叫着“妈”，好象他是孤零零一个荡在这世界上——想要找到一个亲人似的。

忽然长丰大叔涌起了一种很凄凉的心情。他觉得那个哭声并不是打耳朵里钻进来的，只是直接震到了他心窝里。他说话的声音就更加低下来，沉下来：

“跟人结冤真没意思。大家都是一条苦命——唔，我也要靠你，你也要靠我。你讲是不是？”

“自然罗。就是皇帝老子也不是他一个人打的江山呀。”

两个人都闭了一会嘴，呼吸着这里晚上一种说不出的特别气息——又浓厚，又沉重，又似乎有点烟灰味儿，把人的鼻孔都塞住了的样子。

听得见驼背老官鼻子里呼呼的，他大概动了动身体，垫着的稻草沙沙一阵响。

“我在这里——我是——”驼背老官不顺嘴地说，仿佛怕自己讲错了一样。“我并不觉得孤。……大家照拂我，挂牵

我……”

这个用低音“唔”了一声，在肚子里说：

“真蠢！——这老官！”

风转了方向：打东边刮过来。江水好象野兽给倒抹着毛似的怒吼着。一层层的厚云从他们头上流过去，看来一伸手就摸得到的。高岸上的灰土直往这下面扫，在关署衙门的灯光里显现了一下，于是簌簌地洒到了他们的茅棚上。

“这瘟天气！”长丰大叔钻到了棚里，躺了下来。

这晚他很难睡着。草绳结成的壁上——不断地钻进了冷风。地上虽然铺了许多碎砖，又在这上面铺着稻草，可是泥地里还有湿气往上面侵着。

他的鼻孔也塞住了。

“哼，驼背老官今夜里一定又会受寒。”

“喂，喂！”他叫。“老板娘替你泡的姜汤——你吃了没有？”

没答应。只听见那个老官很为难地在那里吸气，嗓子里轻轻地哼了几声。高岸上的电线尖叫着，呜呜的越响越远，这就淹没到江里去了。

长丰大叔翘起头来听了一会。

“他困得象个死猪一样！”

埋怨地叹了一口气，爬起来到驼背老官那里去察看了一下。他拿破木块竖起来挡在那茅棚的东面，拿锚上的铁链把这些屏障箍一道圈。

“哪个？”——里面睡着的一个惊醒了问。

“我！……发了风——你自己也不照拂一下！”

那个似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爬起自己来动手。

“困你的困你的！”长丰大叔不耐烦地叫。这里他发见驼背老官的脚头——那个门口——板子没挡严，冷风好象漏水似的溜进去。他喘呼呼地重新搬动了一会。

一回到自己的地方，他又乱想起来。

“光二嫂真造孽：快要当生了，也没吃个好的，也没得一个钱。”

也许华老九真的能够还他这笔钱呢？那马上就把这十块借给光二麻子。他于是把板带解松一下，掏出那个纸包打开来。他简直用不着眼睛看，只要一摸就知道——这是六张五块钱票子，那两张是单的。随后又把一张折得很方正的薄纸捻了几下：这上面有华老九的螺印，规规矩矩写上了借字。

他手哆嗦着。这几张纸上仿佛发出了一股热气，沿着膀子直烫到了他的五脏。

这是很分明的：他们不理他，看不过他——都是这个！

一下子——好象有什么东西拚命冲着他推着他似的，他恨不得跑出去把同伴们叫醒，把这些纸丢到他们脚跟前。他心跳得很响，手呀脚的都在那里发麻。

嘴里嘶嘶的，仿佛他自己真的在对大家叫着——

“拿去，拿去！我这个孤老留着没有用处……这害人的东西！拿去！免得七嘴八舌讲我小气！”

他看见这些票子给许多人抢着塞到他们口袋里去，脸上显出一副贪相。华老九那张借字呢——风吹得飘呀飘的，然后飘到了大江里。

随后他听见自己打心里深深地迸出了笑声。他感到报了仇一样的痛快。……

茅棚突然擦刺响了一声。似乎有谁在外面推了一把。

长丰大叔吃惊得皮肉都缩了起来。他很快地把手里的东西包好，很快地插进板带袋里。有好几分钟——他一动不动，在黑地里转动着发亮的眼珠，提心吊胆地听着。两只手紧紧扒住板带。

连什么念头也都静止着。

麻绳缝里挤进了风，发出一种弦子似的声音。粉样细的水点喷到了他脸上，冷冰冰很觉得舒服。棚顶上压着的烂木板不安地响着，仿佛要裂开的样子。

“没事吧？”他问自己。

他仔细听着：看高滩上许多同乡们住在那里的大茅屋里——有没有什么响动。他又把脸凑到西面，从草绳缝里对驼背老官那边张望了好一会。

“哼，如今这年岁——人心是摸不准的。要是偷你一家伙……”

风卷着雨丝——往这里一斜，往那里一斜，吃苦似地沙沙叫着。高岸上一道道的水流往下面直泻。湿漉漉的云越压越低，好象已经沉到了茅棚顶上。

长丰大叔拿几张破油纸盖着脸，一面叽哩咕噜骂着。可是到了天亮时候——雨更加大了。

整天都是阴沉沉的辨不出这到底是白天还是晚上，似乎时辰停在这里没有往前走。

茅棚里的人一起了身，赶紧就往高滩的大茅屋里奔。

“昨夜里没事吧？”长丰大叔很严厉地问驼背老官。

那个大茅屋里住着九个同伴。现在他们已经把破烂的被

窝卷了起来，放到了搁板上。泥地上铺着碎砖，干干净净的没一点湿气。可是他们还不心足，还在这上面洒些石灰。

水淋淋的长丰大叔有点嫉妒起来：

“哼，他们倒舒服！”

角落一缸石灰受了水气——上面一层慢慢地在那里开裂，碎成一小块一小块。旁边两大捆粗绳子蜷伏在那里，很畏缩似的一动都不动。

要是住在这里的话——俺，风也不怕，雨也不怕。

长丰大叔埋怨地瞅了老板娘一眼，一个人嘟哝：

“天也跟我作对，这瘟家伙！”

“你还是搬过来罢，”刘胡子故意装做很正经的神气。“你硬要另外住，何苦呢——日晒雨淋的？规规矩矩的话。”

这位大叔眉毛扬了一扬，又紧紧皱着。鼻孔里轻得听不见地冷笑一声。

哼，他可没老糊涂。他很明白。老板这些话提过不止一次。他们无非是看他身上有几张票子，哄他住到了一起——他们好摸手摸脚。

“我啊——嗯，我偏不上这个当！”

单调的雨声把这茅屋全围住了，简直想要拿它跟整个世界隔开。这五六丈阔的泥滩都没到了雨点里，没看见一个人，也没看见一个活东西。只有几艘船在那里空搁着，几间破茅棚紧挨着高岸躲着：叫人想到这里的生物全都绝灭了，只留下了这些遗迹。

江边的驳船民船也静静地呆着不动。对岸灰雾雾的，好象化了一道浓烟。

老板刘胡子掏出一段烟屁股来点着。他似乎故意要叫别人听不清楚——说话的时候还衔着烟，声音来得很含糊：

“今天又上不得工，这麻皮心子！你看罢，船头那里莫想支得到一个铜板！——又要打船，又舍不得钱。好，我跟你就只好该死！”

“明日子看罢，”黑角落里有人冷冷地说。“不支给我们——捶他！落雨上不得工，我们就活该要饿肚子啊？”

肿脸的老板娘叹着气，把那两个老年人的衣裳撑在两根柴秆上，放到灶边烘着。一丝丝热气很性急地直冒，蒸出了一股泥土味儿。

长丰大叔一直坐着没动，用手撑住自己的腮巴。他知道有几双眼睛时不时在瞅他，那些视线也象脚下爬上来的潮湿一样——搅得他痒痒的。于是他生了根地盯着泥地，在肚子里忿不平地叫着：

“尽臊着我做什么呢！我又不是船头——要支钱给你们！”

可是他也感到他自己没了着实，不知道要在哪里安身才好。这种天气不要上工，虽然可以休息一下，他可觉得这日子很难挨过去。

不管人家说什么——他总插不进嘴。就是要跟驼背老官聊聊天，也仿佛给他们监视了似的。

每逢到了这种坏天气，大家就带着斗笠到驼背老官的茅棚里去，把那些堆着的东西都运到这里来。驼背老官晚上就得睡在这里，跟他们紧紧挤在一起。

那个老官一看见那些木材铁锚，就好象看见亲生孩子一样——眼睛里发亮，满意地咂咂嘴。



长丰大叔瞪了他一眼。心里一下子涌出了一种奇怪的念头：觉得他自己该有的一些什么给这个驼背抢去了。他吐口唾沫，抹了抹嘴：

“好啊！他是皇帝，他该要享福的！”

雨点吼着往这屋顶直射，简直要把它打塌。水浸着茅草，透过那层糊着的黄泥，腻巴巴地滚到了墙上。这屋子给风扫得发抖发喊，墙脚下溜进了刺人的冷气。

炉灶里的火没劲儿地漾着。滚出黑云样的青烟给湿气压得低低地滚着，把大家的呼吸都堵住了。于是老板娘鼓起腮巴来吹吹火筒，脖子上涨出了一条条的青筋。一面眨着烟得出润的眼睛。她旁边坐着的光二嫂滞着眼珠子看着她，把蜡黄的瘦脸搁在桌沿上。

“八字真是奇怪家伙，”长丰大叔想。“我们这些人——嗯，就只是受折磨，受折磨。”

到十点钟开了饭，他这才发现少了几个人：珠牙子跟华老九他们几个没在家。大概又是跟光二麻子在外面喝酒。

他瞧着光二嫂很吃力气地坐在他对面，带副勉强的神气扒着饭，他忍不住要开口了：

“光二也太喜欢耍了。眼看着就要生孩子，也不想想法子。”

“想什么法子？”光二嫂问。

“生孩子总要用钱呀，”他提高了嗓子。“你如今身体这个样子，也该吃点子东西，养息养息。一有钱——就打了烧酒，这怎么行呢？”

那个老板总是护着光二麻子：

“省下烧酒钱也还是不济事的，规规矩矩的话。”

长丰大叔瞪了对方一眼：

“那就想法子张罗张罗喽。”

大家的视线都盯到了他脸上。他把刚要说下去的话和着饭吞下了肚。他等着别人先开口。要是他自动掏出钱来借给她，他总觉得有点顾忌什么的。

“借债呀？”光二嫂小声儿问。随后垂下了眼睛。“我们这样——怎么背得起利钱呢？”

这位大叔脸发了烫。他为着要别人不注意他的脸色，低下头来拚命扒饭。食道里好象有什么梗住，嘴里的东西总不大咽得下去。

大家默默地吃了饭。于是精疲力尽的样子躺的躺，倒的倒，听着外面的雨声，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东西。

“唉，冤孽！”长丰大叔低沉地嘘一口气。

他知道光二嫂在那里眼巴巴地瞧着他。他带着一种紧压的心情，很小心地避开她的视线，仿佛怕碰到什么疮痛似的。

有好几次——他想要毅然决然掏出那个纸包来：

“哪，拿着用罢。我一个利钱也不想要。……”

手从腿上移过来，快要到板带的地方——又放下了。

随后他猛地站了起来。拿起了斗笠就冲了出去。

“莫装出这股苦相罢！我不要看，我不要看！”他喃喃地说。刚烤干的棉袄又打上了雨点。斗笠沙沙地响着，听长久了就简直不象是雨声，只疑心是自己的耳朵里叫。

他希望永远不看见光二嫂那张黄瘦的苦脸，不看见她们夫妇生孩子时候的那种苦难日子。

脚底下发脾气地溅着水，连裤脚都弄得湿漉漉的。他转

弯走进了那条下街，才把步子放慢了些。他想到茶店里去坐一会。同时又转着一种很奇怪的念头：他想要喝两杯烧酒。

铺子里嘈杂的人声透过了雨丝——隐隐约约飘过来。这里似乎还夹着光二嫂那个没力气的低嗓子。

“哼，利钱背不起！”他抽风似的动动嘴角。“这分明是挖苦话！这些瘟货！他们一门子拣老年人来欺侮！他们待同乡人这个样子！”

到三点多钟他才回来。雨已经小了许多。天上的黑云破开几个小洞，透出了白得发光的底子。江水也给照亮了。对岸显出一线灰黄色，它先前受了这么久的凌辱，如今就摆出了一副委屈相。

长丰大叔的心头也没那么觉着重压了。

“驼背老官，你如今还咳不？”

说了吐一口气，自己闻得到那股酒味儿。他不等别人答腔，又搔着脸上那些发了紫的疙瘩，有点气喘地说。

“驼背老官你呀——嗯，你简直不去想一下子。……有钱人靠钱，没钱人就靠一颗心。你看罢：我们这些人——脾气尽管有，心倒是摆在这里的：哪，这里！”

他指指自己胸脯中间。

“你吃了酒了吧？”那个老官问。

“怎么！我讲的是酒话啊？”

那个傻瞧他，好象不认识他似的。然后又招呼什么的样子看看老板娘——她正在小心地掏着口袋。

“大叔，”她带着抱歉的脸嘴叫着。“哪，这是华老九还你老人家的：一起是三块五。五毛是这个月的利钱。老本先还

三块，还欠你老人家七块。请你老人家在借字批明一下罢。”

把借据注了一笔，跟那几张票子折在一起——收到板带袋里之后，他皱起了眉头问：

“他哪里来的钱呢？”

“大家想法子的。”

长丰大叔隔着一层棉袄摸模板带。他越想越不放心：要是——要是——他们在外边偷的呢？……这里他腮巴上的皱纹抽动起来，觉着有个看不见的东西在扯着他的皮肉。

这些年轻伙子就是为了他长丰大叔——去做没天良的事！

他用力地抬起了眼睛：

“大家想法子的？”

“唔，问本地人借的吧。”

这屋子里仿佛突然又阴了下去。先前怒吼的雨，重甸甸的云——叫他受了压的那种感觉，如今又沉到他心上来了。

脑袋抽风似地点了一下。他恨不得把所有的人都打一顿。

“好啊！”他在肚子里叫。“问本地人借——尽给本地人去赚利钱！……本地人！本地人！……狗婆养的！”

他一直阴沉着脸。驼背老官有点怕他：只要跟他的视线一碰上，就马上低下头去咳嗽。他觉得那个驼背的眼睛里闪着一股特别的亮光——似乎在那里可怜他长丰大叔。他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奇怪的感觉。

“华老九的娘——你从前看见过没有？”他突然问。

那个摇摇头。长丰大叔这就叹一口长气，沉思地说：

“她老人家真是个好人的……唉，造孽！到了老年还在那

里熬苦日子，……”

声音好象是抓得挺紧的拳头——用力得打着颤，一个一个字从肚子里低沉沉地敲出来的。一面他想象着那老太婆眼泪巴巴的枯脸，靠在门边等她儿子寄钱回去，两只小脚支不住她身子，轻轻地在那里移动。

“没法子罗，”驼背老官的嗓子几乎低得听不见。“华老九也是没得钱……”

长丰大叔可跳了起来：

“没得钱！没得钱！他自己省吃省用些就要得了！”

天上收了雨脚。云块好象刚刚洗过澡，湿绿绿地挂在那里，看去它马上又会绞出水来。

高岸的石缝里不断地流着水，给石块挤得直哼着。然后在泥滩开了几条弯弯曲曲的槽，把泥地泻成了淡灰色，仿佛长了烂疮——开了裂在满脓。到处都弥漫着沟水的臭气。

长丰大叔刚刚走出那间大茅屋，就迎着了华老九他们。

他们脸子红红的。只有光二麻子的变成了苍白色——照得长丰大叔直打寒噤。六七双泥脚踏着下街上那些松了嵌的石板，空隆空隆响着，跳出了黑腻腻的沟水。这声音震得天地都晃动了起来。

这位老年人似乎怕自己会晕倒，他把右手撑到门上。他想要说话，可是老不开口。

华老九可在她面前站住了！

“我托老板娘交三块五……”

“收到了收到了。”

接着就害怕地把其余的人瞟一眼，又小声儿问华老九：

“你屋里呢？”

“屋里呀？——饿死不就算了？”

长丰大叔嘴角哆嗦着，眯着眼睛看他们走进屋子里去。

“饿死了总比上吊好些，”华成生自言自语的。

那个王十马面大概趁着点酒意，提高着声音嚷开了：

“真是的！莫象去年闰八娘子一样。哼，闰八娘子死了男人，问他借几个棺材钱，他竟逼得她上吊。要不是驼背老官看得见早，还要出人命案哩。闰八娘子也是同乡人哪，他男人也是个油船的呀。”

门外这位大叔转身向着门里，腿子没命地发了抖。他一听到人家提起他那桩旧事，那桩他顶不愿意顶不敢提起的旧事，他就给狠命捶了一拳似的——他身子简直要倒了。

“唉唉！”驼背老官非常害怕地摇着手。“莫讲了莫讲了。……修修德，莫再讲了！……你们真是！……”

可是珠牙子摆出一副阴沉沉的脸色：

“华老九这么一大坏身子要去上吊——绳子就要买粗些的。这倒着实要费几个钱哩。”

有几个人发了笑。华老九自己也嘻嘻的，还用手摸摸自己的粗脖子：仿佛死了也好，活着也好——在他可一点都不在乎。

只有光二嫂预感到什么祸事一样，看得见她打了个寒噤。老板娘可把视线打光二嫂脸上移开去，悠悠地嘘了一口气。

长丰大叔那张尖脸发了白，那些红疙瘩就给衬得格外鲜明了些。嘴里龇出了牙。全身流过一阵麻麻的感觉，连舌头也僵住了：

“这是……这是……嗯！你们……”

听见了声音的刘胡子从外面走进来，把长丰大叔带拖带推地劝了出去：

“有什么吵头呢，唉！”

这个老年人拚命忍住眼泪，眼睛眨呀眨的：

“他们明明子是欺侮我嘛，他们——他们——这些油渣子！”

“算了罢算了罢！”老板一把他揪到了外面就站住脚，打算马上走回到他们那一伙里去。“这也不是一天的事。无风不起浪：总有一个——一个——”

然后打了个很含糊的手势。

墙上沁着水，好象它心底里埋着什么悲痛，在那里没声没息地淌着泪。灰云匀成了一整片，铅板一样的——又重新压到了人的脑顶上来。

长丰大叔走下高滩的斜坡，吱喳吱喳蹒着烂泥。

“我并没得罪哪个……”他跟自己分辩着。“我也帮了人家的忙……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他有一肚子的心事要告诉人，想把驼背老官喊出来。他想要打转身——把那三块五交给老板娘，要她给华老九寄到他老娘那里去。

不过脚步一滑一滑的就溜到泥滩上了。

这里只有他一个人。连他自己的影子都没伴着他。他听见大茅屋里扔下了驼背老官的咳声，他忽然有一种忍不住的怒气。

连驼背老官都看不起他，只跟他们混在一起！

“回转身去做什么！华老九自己都不挂牵他娘——要我來挂牵啊？”

他慢慢地拖着步子，看着给天空映成青灰色的江面。他把他跟同乡们的别扭关系仔细想了一想。板带袋里又发出了暖暖的热气，好象吞了烧酒样的直烫到他肚子里。

一种突然飞来的激动劲儿箍住了他：他痉挛地曲着指头，一下子把板带袋里的东西抽出来。腿子摇摇往回走了几步。

这张借字——他要拿去退给华老九。他还得顺手劈华老九一个嘴巴，再结结实实开一顿教训。

右手紧紧捏着。指甲陷到了掌心里，有种胀痛的感觉。

忽然他惊醒过来似的停了步子。他垂下滴了汗的脸，老长地叹了一口气，刚才那种紧张劲儿就给泄了气一样——全松下来了。全身变成了软绵绵的。

他摊开手掌，颤巍巍地拿起那皱成一团的纸丸子。他带着谨慎小心的手势把它打开，把它摩着——要把它的皱纹抹平。

“我的钱是我的！是我的！做什么要白送给人——我前世该了他啊？”

这就爬进了自己的茅棚里，坐到潮湿的稻草上。破烂的被絮发出一股霉味儿，跟原有的豆豉味儿混到了一起。它们主人可专心注在那几张钞票跟那张借字上面：用手指很肉疼地在那里抚摩着。那张尖脸提防着什么一样的东张张，西张张。

长丰大叔把这些纸藏起来的时候，手颤得几乎插不进袋里去了。



外面又下起雨来。大半个江面很快地没到了雾里，整个儿泥滩上还是看不见一个人，看不见一个活东西。茅棚四面透进了水点，简直要把他淹没掉。

“什么东西都跟我作对！”他咕噜着爬起来——要到高滩大茅屋里去躲雨。

那边可猛的飘过来一阵笑声。……

长丰大叔又软弱地坐了下去，让冰冷的水点扫到他脸上。

“他们简直是强盗！强盗！”他咬着牙，嘴角很厉害的在那里抽动。“他们见财起心！——他们看不得我！他们把我当仇人！……强盗！”

又飘来了一阵笑声：很高地冲破了灰茫茫的雨天，好象是一些铁硬的东西——拚命撞着他，挤着他，叫他全身都缩起来了。

他两手紧紧扒住板带袋，仿佛怕给这些声音敲碎似的。

随后他莫名其妙地流下眼泪来。

原载《文丛》半月刊 1937 年

5 月 15 日第 1 卷第 3 号

## 陆 宝 田

“范科员，范科员，”陆宝田嘎声咳嗽了一阵，轻轻地叫。“我给你上个条陈<sup>①</sup>：你的烟要是摆在那里不抽，就捻熄它。好不好？”

那个用食指蘸着唾沫，一页页地翻着一件案卷，连头都没抬起来：

“这么着——对你老兄的肺部着实有好处。”

陆宝田小小心心把鸡狼毫在墨盒里抹着，不高兴地瞅了范科员一眼：

“不要开玩笑罢。”

接着他又觉得这种口气不大对，不管怎么，他自己到底只是一个书记<sup>②</sup>。于是他陪着笑：

“怎么对我有好处呢？”

“烟味儿是杀菌的。肺病菌尤其怕它。”

办公厅已经静了十来分钟，这里一下子给笑声打碎了。有人附和了范科员几句。连勤务都在叽叽咕咕。陆宝田虽然没

---

① 条陈：旧社会衙门里下属给长官上的书面建议。这里范科员与陆宝田没有僚属关系，是陆俏皮地借用。

② 书记：当时衙门里管书写、纪录工作的低级职员。

看他们一眼，可也感得到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就盯着他：脊背上热痒痒的。

科长解释似地说：

“范先生总是喜欢幽默几句。”

只有靠门坐着的凌大头没有笑。整个上身全给伏在桌上。把收文一件一件登记到簿子上去。等到办完了公事，这才挺认真地掉过脸来：

“烟的确可以消毒。不过也可以破坏身体上的组织。”

陆宝田右边颧骨上发了红：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生气，还是咳得太厉害了的缘故。

哼，凌大头！——他算什么东西！

随后他气平了点儿。他咕哝着：

“何必取笑人家呢。你也不过跟我一样：拿三十五块。”

那位凌大头可没听见。只是把那些来件送给科长，一面告诉大家：

“嗯，经县县长那件案子算是查过了。县长撤职。”

于是有四五位同事拥到了科长桌边。他们谈锋都转到这件公事上面：压着嗓子发表他们的意见。还有人把那件公事哼呀哼地念着。

脸子圆圆的那个老陈很气忿，声音忍不住提高了些：

“好得很，好得很！个个都晓得——经县那个姓颜的是什  
么货：替鬼子贩白面，替鬼子收买奸细。如今他要排挤那个县  
长，一告——我们厅里居然照准！”

陆宝田对那边瞧瞧，打不定主意，他要不要过去谈谈呢？

太阳打窗外钻到了桌面上：蒸出了一股油漆味儿，还隐隐

透出了松香的气息。影子在那里轻轻地发抖，对面桌子边呆着那只洋火盒——上面搁着范先生的一支美丽牌，留下了半寸来长的烟灰，弯弯的象一条蚕，老实想要爬下来。那缕白烟给照得发光。

这支香烟的主人老是没理会它，老是在那边谈天。现在他正拿两只手撑在科长桌子上：

“我们厅长啊——他才不管这些闲事哩。这些案件全是樊秘书一个人的主意。樊秘书不是跟叉叉人混得挺好么？”

“叉叉人？”科长问。

“叉叉：这就是报纸上的叉叉。又叫做‘某方’。”

大家一笑——陆宝田也就笑了一声。接着咳了起来。

他面前那张十行纸摆得很平正。那几行带《黄庭经》<sup>①</sup>笔意的小楷——给阳光映得格外光烫。墨色不象是单单的墨色，还透出了带蓝的宝光。

可是这时候他写不下去。科长那边说得太热闹。对面那支烟又熏得他直呛。这件稿子也不容易对付：唉，樊秘书的演讲稿子总是那么潦草！——好象故意要隐藏住什么秘密似的。

范先生的话声象扔小石子似的在他耳边响着：

“我们厅长真是个可怜虫，怕樊秘书怕得要命，樊秘书那个特殊背景的确厉害。”

照例——老陈一遇到机会就得发几句牢骚。于是他对大家宣告他自己是个傻瓜。他怎么不去交几个某方朋友呢？这么着他那年一考取了县长就会放实缺，不会派到厅里来服务了。

有谁叹了一口气。科长往陆宝田这边瞟了一眼，慢吞吞

---

① 《黄庭经》：小楷字帖，相传为王羲之书。

地说：

“是非是是非。但是这公事派到我们科里，我们也就只好等因奉此<sup>①</sup>——唉，照办。”

陆宝田手里的笔在纸上凌空着，想了一会儿。等范先生回到了位子上，他声音低到听不见地问：

“这样看起来，樊秘书就是——就是——呃，范先生，中央晓不晓得呢？社会上也不晓得啊？范先生你看呢？”

“我不知道。”

这位书记再也等不着下文，他就揉揉头嘟哝了一句——

“唉！真是太不懂公理。”

他又咳了起来。Tu！——一口浓痰射到了痰盂口子上，很结实的样子趴在那里。

对面那个猛的抬起了脸，拍拍叫人铃：

“来！——把痰盂倒掉，痰盂口子用臭药水洗一洗。”

接着满不在乎地又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仍旧搁到洋火盒上，重新去翻他的案卷。

陆宝田趁别人低下头去的时候瞪他一眼。然后偷看一下其余几位的脸色。他那两片发了白的嘴唇颤动着：

“真好笑，生那大的气！”

这个痰盂放在两张桌子中间：难道厅长下过手谕——只有一百二十块钱的科员才准吐痰么？他鼻孔里笑了一声。

身上有点发热。手心里沁着腻腻的汗。开着的门有时候荡进一阵风来，就仿佛流着一道温水的样子。人虽然坐在办公厅里，可也觉到了春天。有谁悄悄地打了个呵欠。

<sup>①</sup> 等因奉此：旧社会衙门里公文上用的套语。

大家都不开口，似乎静静地躺在这暖气里——让身子慢慢地融化。

“一交了春就有发展了，”陆宝田脸红红地想。皱着眉仔细去认稿子最后几行字。“事在人为。只要懂得一点诀窍就行。”

演讲稿抄好之后，他带着虔敬的脸色把它看一遍。他拿过写油印用的钢笔来，用笔尖剔掉一个错字，贴上一小块纸，扳着大拇指指甲去摩摩平。然后庄严地提起鸡狼毫——补上这个字。

他校得很慢，因为这稿子是白话文的。不过他并不反对。

“樊秘书真有一手：嗯，文言也来得，白话也来得。”

随后他站起来。他决计亲自送上去。偷偷地往四面扫一眼，踮着脚尖走了出去。他先到更衣室去照一照镜子。

右边颧骨还是有一点发红，好象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其余的部分发白，那双细眼睛下面还隐隐透出一抹青的。他把左边腮巴狠命抹几下——想叫它跟右边的配得相称些，还把身子挺了一挺。

虽然他长得有点嫌矮嫌小，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努力劲儿：仿佛有谁打他身上抽去许多东西——只留下这么一点点，他就拿出全副精力来挣扎，叫自己别再矮小下去。

不过棉袍上有两块油渍。袖子也给磨得很光。再一配上他的脸色，总显得似乎是个病人。

他瞅瞅窗子：

“嗨，这里光线太不好。”

把领子拉一拉，把衣襟抹一抹，于是保持着这种笔挺的姿式到了秘书室。他先在外面小声儿问一个勤务：

“呃，我问你一句话：秘书房里有客没有？”

樊秘书一个人在屋子里看公事，带着一副无边眼镜，手里一支笔凌空悬在稿件上，跟着他的视线——一行一行地虚画着。看来他有点烦躁，一点也没注意他面前站着一个下属。

“有一件事要报告秘书——”

那个当书记的轻轻地说了这一句，就耐心地等了一会。

末了他弯着腰——又象鞠躬，又象是凑过脸去，照老样子喃喃了一句：

“有一件事要报告……”

长官这才发觉这屋子里还有一个人。眼睛一抬，嫌脏一样的皱着眉毛：

“嗯？”

眼镜上闪着亮，显得格外有威严。里面那双桃核形的眼睛老打量着对方，好象他不认识这个人——好象他竟忘记了每天拚命替他抄写私人文件的是谁似的。

陆宝田上身再往前面伸出点儿。那个的脸子一让，要发气地瞪着他。于是他舌子打起结来了。

“有一件事报告……一个秘密……一个一个谣言……”

他听着自己的声音——忽然有一点害怕。他垂下了视线。他咳了一声，把痰咽下了肚。

“他们造秘书的谣。他们说是——说是——”

外面走廊上响起了皮鞋声音，带着一种威胁气势往这边越逼越近。一听就知道是第三科的尤科长。

秘书室里的这位书记发了慌。他想要走，可又觉得不大合适。两手莫名其妙地动了几动，鞠着躬表示他得退出这里。

他一顺嘴就溜出了那句告辞式：

“报告完结。……”

后来他又匆匆忙忙补充一下：

“我去请樊润生樊股长转禀。我报告他……”

侧着身子一让尤科长走进来，陆宝田赶紧跨到了外面。他低着头，不敢去膘一下樊秘书的脸色。

他是踮着脚尖走进第一科的。四面张望了一回：

“樊股长呢？”

“嗨，肺先生！”——正在打算盘的钱办事员叫了起来。然后转向着一位新职员。“左先生，我替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传播肺病的天使：我们叫他‘肺先生’。”

陆宝田严肃地说：

“不要开玩笑罢。我找樊股长有要紧事情。”

那位樊股长在那里跟人谈天，手里夹着一支白锡包打着手势。那身洋服烫得没一点皱纹。左手无名指上的钻石结婚戒指——跟袍头发一样发着光。

照职员录上写着的——樊股长可跟他陆宝田是同年：二十九岁。

于是他一瞧见这位股长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有点不舒服，好象他这年纪应该有的一些漂亮劲儿——全给对方夺去了似的。他没声息地嘘了一口气。

这怎么能够比呢？那位姓樊的天生就这么高贵：他是樊秘书的亲侄儿。出了大学一直干着大事。去年年底秘书一来这里到任，马上就发表他当庶务股长。

现在庶务股长还没看见他。只是谈得正起劲。



“我不爱骑小走马，”他用雪白的手指弹弹烟灰。“我喜欢浪头大的。我那匹菊花青，就浪头大——嗨，蹦起来真漂亮，只可惜它胆子小一点。”

第三科的小闻也在这里。他头一个发现了陆宝田：

“五一五一先生来了！”

“不要乱叫罢，”陆宝田绷着脸，用副老哥哥的派头开导他，“你怎么要替人取绰号呢，我年纪比你大得多，要是引我发脾气——你是没有好处的。”

那个把头一侧，涎着脸笑：

“什么？你好意思跟我发脾气么？我是你的知己呀。”

陆宝田冷冷地瞅了他一眼。哼，知己！

去年小闻刚来的时候，他们的确要好过。小闻说他自己 是樊秘书的外甥。陆宝田一知道了这小伙子不过是那位长官的不相干的远亲，就慢慢疏远了下来。

“一个人何必瞎吹牛呢？哼，外甥！”

不过他总犯不着跟他吵翻了脸。顶多教训他几句：

“小闻，你年纪很轻，做人总要忠厚些。取笑人家是伤德的。况且——你你——我又没有触犯你。我来是找樊股长有要紧事。”

小闻右耳上夹一支铅笔，手里永远拿着一本书——封面上有毛笔写的号码：“5113”。他从前在电报局当过收发，动不动就卖弄他那手本领：

“五一五一，四零一六，一一二九，三七六九<sup>①</sup>：你知道这四个是什么字？”

<sup>①</sup> 五一五一，四零一六，一一二九，三七六九 电码译文为：“肺病大王”。

第一科的同事们哄笑起来。他们故意大声反复着那些触眼的字眼。有一个还叙述了李鸿章在外国地毯上吐痰的故事。连那边埋头抄写公文的书记——也在那里挖苦他，只是脸子很正经，嘴里可怕他听见似地小声儿念着：

“肺……特别肺……公肺……”

陆宝田拚命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走去碰碰樊润生的臂膀。他用种十分严重的神情招呼他：

“樊股长，我们出去说一下好不好？”

“说罢，说罢。”那个大概舍不得丢开这里的瞎聊天。

“不行。这是一件秘密。”

两个人走了出来。在廊子上蹓着。

一些老鸦打外面飞进了衙门，好象要来打听陆宝田的秘密。他看见有一只停到了树顶上，那根枝子支不住地要往下倒，那乌鸦就扑扑翅膀来站住脚。

忽然他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他小时候：他记得他亡父开的小纸店里似乎常常听见乌鸦叫。又联想到他现在的小孩子。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位樊股长一直用绣花小手绢堵住鼻子嘴，身子跟他离得开开的。

“唉，他还以为我有所求于他哩。”陆宝田想。

他停住了步子，让自己跟别人挨近些。

“樊股长有没有听见那个——有人造了樊秘书的谣？”

于是他谈到他们科里的范先生，还有那个核考县长派来服务的老陈。他四面瞅了一下，这才表示了他的愤怒：

“你们算是什么东西！樊秘书交朋友——也要说闲话。樊秘书撤掉一个县长——也要说闲话。樊股长我不瞒你说，我虽然是这里的老职员，但是直到去年年底樊秘书来了，我才——我才——樊秘书讲过：‘陆宝田几个小楷倒还不俗。’到任不久就加了我五块薪水。我现在做的工作是替樊秘书写字：我吃的是樊秘书的饭。他们这样诽谤长官，我——我——那我看不下去，我看不下去。”

“他们是——”那个往前面踱着，“他们是随嘴说惯了的。随他们去罢。”

陆宝田愣了会儿。他一下子着起急来：

“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呀。要是他们把这话传出去呢？要是他们去登报呢？”

“那他们不敢。”

“会的，会的！”他嘎声叫。跟手咳了几声。“他们处处攻击樊秘书：他们是厅长派。樊股长你保得定他们不捣蛋啊？”

看来姓樊的是想要回到他科里去，随嘴答了一句：

“到那时候再说。”

“那么——那么——我有个主张：我随时留意。要是有点动静，我马上来报告樊股长，好不好？”

“好罢。”

“我还有个提议。这里说话不便，我随时到樊股长府上来，如何？”

“好罢。”

从这天以后，陆宝田跟樊股长接近起来了。他只要一有

点空，就到第一科窗外去张望张望——看看秘书的侄少爷有没有来。他在自己科里也自在了些。只是一听见别人提起樊润生的名字——就忍不住要脸上发热，一面矜持得连腮巴肉都跳呀跳的。好象一个闺阁小姐听人说起未婚夫一样；又害臊，又要偷偷地听人家谈了些什么。他在家也不大发脾气。他爱跟太太说几句。

“你看——哪，樊秘书来了才两个月，我已经跟樊润生很接近了。”

太太是他姑妈的女儿，比他大三岁。可是他在这表姐面前象个长官一样：动不动就得申斥她，教训她。等一会他平了气，这才又告诉她衙门里的一些情形，还发挥几句他的意见。

他那些同事们——她一个个都听得很熟。于是她把锅盖一盖，在围身布上擦擦手问：

“那个樊——樊他——是什么派呢？”

“他是樊秘书的亲侄子，”丈夫倒到那张破藤椅上，右腿搁上左腿——跷呀跷的，“你想想看呢？”

孩子在床上哭了起来，发出乌鸦似的叫声。锅里也闷闷地响着。这屋子里的煤烟气味，尿骚臭，还有带孩子人家常有的酸味儿——就全给那股豆油气盖住了。

女的抱起了孩子摇着，声音跟着身子的摆动——一荡一荡的：

“噢，噢。小升子，乖孩子。乖乖地等爹爹吃了饭——爹爹还要办公哩。”

这孩子脑袋很小，那深蓝色的衣包就显得是个空壳子。眼角上沾着湿漉漉的眼屎。嘴上有一抹鼻涕痂：一哭就又滴下

新的来，鼻孔里吹出了一个圆圆的鼻涕泡。

“他今天有没有发热？”做父亲的问。一面用手摸摸小升子的额头。

屋子里渐渐黑下来。太太的话声仿佛给黑暗滞住了似的，他听不清楚她回答了一句什么。窗子上那块灰扑扑的小玻璃外面——有一丝桔红色的亮光拼命往里钻，摸不清这到底是天上的残霞，还是对窗邻居的灯光。

小升子唏里呼噜地呼吸着，看看他父亲，又哇哇地哭了。

“他该吃点健脾的药，”陆宝田想。“到本厅成立纪念日的时候，大概总会加薪水的。”

他瞧见太太吃饭吃得很少，老是担忧地看看她怀里的孩子，他就有点不高兴，又有点兴奋。难道她以为小升子会跟前两个孩子一样坏掉么。她不相信他们景况会好起来么？

瞅了她一眼，他命令道：

“再添一点！”

然后他扒了一大口饭，嚼得很响，似乎想要把自己带喘的呼吸掩住。他忍不住要说话，忍不住要叫人知道樊股长跟他的要好劲儿。一面可又不愿意让满肚子的快活流到脸上来。这就摆出一副很庄严的派头，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很清楚——告诉她做人的道理。

“一个人总要懂得做人的诀窍。有了诀窍——才会有手段。”

女的巴巴地盯着他，眼睛里发亮，沉醉地微笑着。

当丈夫的这就提到衙门里的派别，提到长官们的赏罚。他脸上的肌肉慢慢放松着，话也越来越起劲，越来越活泼了。

“至于小闻——我总看他不起。我总拿钉子给他碰。”

“他不是秘书的亲戚么？”太太很小心地插一句嘴。

“什么亲戚！不过左一扯，右一扯——给他扯出一点关系来就是了。他的官职跟我差不多，但是不可交。”

他咳一声，对地板吐了一口痰，舀起一瓢金针豆腐来。他微笑着嚼着。把调羹一放，很舒服的样子让背往后一靠，不住嘴地说了下去：

“一个人要升上去——就只要懂得两件事：一个是工作努力，一个是要有手段。如今世界太狡猾，你不讲求讲求手段呀——那你该死：书记就当一辈子书记，科员就当一辈子科员，再也不会升。”

“樊股长呢？”

男的嫌她太多嘴似地摇摇头，咳清了嗓子里的痰：

“那又当别论。他是天生就的有个好背景，不比我。”

太太解扣子给小升子喂奶，他就住了嘴等一会。

“我毫无背景。但是我晓得诀窍。”他晃着脑袋画了一条弧线，声音来得很有力，很有把握。“樊秘书的确卡得住厅长。老范他们自然不服气。我看他们说得不成个体统，就去招呼秘书一声。老范他们天天有阴谋，我啊——那不客气，我用手段破坏他们！樊秘书两叔侄倒还感激我。老范鬼头鬼脑告诉科长，说是——说是——”这里他放低了声音，装做捣鬼的神气，“‘啊呀，要小心！陆宝田是秘书派的中坚份子！’……我觉得好笑。”

说了真的笑起来，跟手咳了几声。那个也笑一笑。她找到了一个话题来问：

“范科员的小楷写得还好不呢？”

“哼，小楷！——鬼画符！……好了，你收拾收拾桌子罢，我要办公。”

陆宝田常常把没抄了的东西带回来：就是一封很不相干的应酬信——他也规规矩矩用恭楷来写。他又象埋怨又象赞叹似地嘟哝：

“樊秘书应酬真多。嗨，这么多信！”

太太很小心地向床边走去——不叫松了钉的地板踹出响声来。她照例躺上床，把奶头往小升子嘴里塞，一面拍着他哄他睡觉。

煤油灯装满一肚子油，精力足得满了出来似的——灯光老在跳着：Pu, Pu, Pu. 那些窥头探脑的耗子就吃了惊，吱吱地叫着往角落里逃了开去。墙上糊着的那些熏黄了的报纸——似乎有谁在那里撕着，发出不耐烦的哼声。于是屋顶上一条条沾着煤烟的黑丝荡了几荡。

现在虽然已经过了立春，凉气可仍旧打地板缝里透上来。陆宝田两脚发冷。咳嗽也厉害了些。地板上缀着一堆堆的痰，还带着红丝。

他额头伏在手上喘定了一下。仿佛要对谁解释他这种行动似的，自言自语地说：

“不是办公时间自然该休息休息。不过你工作得勤奋些——总不是白做的。”

于是把公家的鸡狼毫贴近那盏灯，抽掉那根脱了下来的毛，重新一笔不苟地写着。他对自己这笔字竟有点骄傲。可是他带着痰响叹了一口气。他听见太太轻轻地起了床，轻轻

地走了几步——不留神踹着松地板响了一声，她就胆小地停住了。

男的觉得她可怜。他软着嗓子问：

“你要做什么？”

“嗯？呃呃，”这叫她反倒惶惑起来。“这该死的地板！”

陆宝田又叹了一口气。他想：

“加了薪——要替她做一件衣。她头发也该好好梳一梳。”

将来晋了级之后他得待她好一点，象从前姑丈待他一样。他拿着抄好的一页信放远一点，侧着头看一看。唉，要不是姑丈硬主张送他上书房，硬逼他临《黄庭经》——他如今还不能靠这一手吃饭哩。

他停了笔，咳了几下：

“姑丈厉害是厉害，倒给了我许多好处。下了苦功总是有用的。要是我没有读书，那就——唔，爹爹一见背，纸店一倒，你到哪里去找事啊？——更不说一官半职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响着他的嘎噪子，好象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

“一个人要转运——还是要自己能干。嗨，又写错一个字！”

到十一点钟——五封信还没有抄好。他脑子给将来的希望搅得发热，怎样也定不下心来。额头有点烫烫的。一咳就发了红，突出了一条青筋。可是两脚跟浸在冷水里一样，寒气直升上了腿子。樊股长那张白漂的脸子老在稿子上显现出来。秘书那副眼镜也在什么地方闪着光。

陆宝田感到自己坐在长官跟前似的，揉揉眼睛把信稿念



了一句，带种很精明的样子运用他的鸡狼毫。一面糊里糊涂提醒着自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想了些什么——倒仿佛是另外有个人在他肚子里咕噜：

“工作努力……决窍……她要有一件象样的旗袍……”

不知道怎么一来——顺手写出了个“狡”字。他似乎有什么顾忌一样的忍住了脾气，把犹恹恹的眼皮用力一睁，拿起剔脚刀来挖掉这个错字。

“睡罢，”太太说，“你的身体——”

好象他已经升了官，已经对她有了恩惠，他就可以随便对她使威似的，他咆哮起来：

“身体！——身体怎么！你也取笑我啊？”

“唉……”

“‘唉！’——唉你妈的！”

他狠狠地撕掉那张正抄着的信纸。他咳了几口痰，耳朵里嗡嗡地叫。

“我怎么要对她生气呢？”

唉，他竟骂到了她先人。他想起了姑丈那副爱发牢骚的嘴脸，老是埋怨着为什么要废科举——叫他老人家三次考不取就当了一辈子童生，坐了一辈子馆。这位老先生对什么人都看不起。陆宝田记得他父亲死了之后，姑丈还没有一句好话：

“我们这位舅爷真是！生意人总只有生意人的眼睛：他把他那家小纸店看得了不起，想叫宝田接手。一个孩子不该读读书，不谋谋宦途啊？而况宝田是个聪明人，一看他相貌就晓得，——这孩子将来有出息。”

随后把脸一仰：

“如今看哪，纸店呢？——Ou，屁！倒个精打光！所以呀——这个商业是靠不住的。”

“对的，对的。”陆宝田喃喃地说。

不知道是记挂他姑丈，还是因为太冷，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可是他现在总觉得那位亲长有点儿缺点：不过他说不出来是什么。他认为他自己会做人些：他竟把亡父生意上的那些诀窍也学了来——运用到宦途里了。

他眼睛闭了会儿，就仿佛有谁催迫他，他提起精神拖出一张白信纸，专心一志地抄起来。

隔壁邻居的自鸣钟铃的敲了一下。他昏头昏脑地问自己：

“还是十二点半呢，一点呢？难道是一点半啊？”

这晚上到底把公事办好了。第二天一起来就看一看：唔，写得还不坏。于是冒着早晨的寒气，一路咳着上衙门。他仍旧很有精神，还显得有副勤奋的样子。微笑着跟同事打了招呼，叫人把写好的文件送上去，这就很安闲地坐下——品着那杯颜色很浓，味道很淡的公家茶。

现在已经八点半。科长跟范科员他们还没有来。到了的只有几位书记，还有那位老陈。

“你们吃包子么？”老陈叫。“我请客，大家各人认定罢：要吃几个。”

陆宝田在想着这个数目：几个呢？吃老陈的可不用回请的。不过一想到自己对人宣称过他最不爱吃早点，并且还劝人废除早餐过，他就笑着说：

“我呢——大家晓得我的主张的。我心领好了。”

那位凌大头早就吃完了两双烧饼油条，正在用认真的脸色踱着让它消化。这里看了看陆宝田，停了步子。

“你今天脸色似乎不大好。”

“怎么？”陆宝田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一个人早上气色总差一点。脸一洗——就——就——真的。你相信不相信？你看看，你自己看罢。的确的，洗脸之后气色差些。”

随后勤务兵捧着一个荷叶包进来了。荷叶的破洞上露出了雪白滚胖的点心。这办公厅里滚着一股油香味儿，还带着什么菜的清香：大概这里面有几个荠菜包子。老陈桌上冒着热汽。他们嚼得很响，好象故意要馋馋别人似的。还有一个为了怕馅子里的汤水流下来，一面吃一面吸着。

陆宝田舌根下面忽然变成了水绿绿的。他横了他们一眼：

“哼，成什么样子，——办公厅里吃东西！”

他喝了一口茶，笑着大声说：

“你们吃包子的要小心些呀，不要烫了背脊才好。”

等了会儿没什么反应。他又向凌大头：

“你晓得吃包子怎么会烫着背脊？”

那个不经意地摇摇头。看来他现在有什么心事，没注意到陆宝田的话。

“那是这样的，”陆宝田站起来打着手势。“乡下人吃包子，一咬——里面的油汤流出来了。这真好笑得很。油汤流到了肘弯子上。他去舔。你晓得他怎么个舔法吗，你想想看？”

住了嘴瞧瞧别人的脸，他又笑起来：

“你想不到。这真妙得很：他既然要舔，膀子自必这么弯到肩膀上去。好了，包子里的油汤就流到背脊上。所以叫

做——吃包子烫了背脊。”

他自己打着哈哈。跟手一阵狂咳，连全身都一抽一抽的。脑子发着胀，仿佛有个大东西硬要塞进他头部里去。他伏在桌上喘着气。可是一想到那些同事准在看着他，他又挣扎着坐直了身子，脑袋昏昏地晃了两晃。

凌大头端一杯茶给他：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他不高兴地说。他怕声音里带喘，怕又引动了咳嗽，就想要赶快逃过这个关口，他说得很快。“我不过受了一点风寒……”

那个可越想越不放心，他决计要再劝劝陆宝田。不过有些字眼会逗这个病人生气，他说起来就很费力。

“你这个这个——这种——还没有特效药。你只要静养，要新鲜空气，那你这个——你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神经也不要让它受刺激，少动火……”

“我不理你！”陆宝田咬着牙。

凌大头脸红了一下，苦笑着分辩。

“我是——我是——唉。我有一个亲戚也是害这个——他就是这样养好的。”

“畜生！”陆宝田在肚子里骂。他老实想给别人一个嘴巴，唾一口痰到那个大脑袋上。不过他到底忍住了。他偷偷瞟一眼其余几位同事，把嗓子略为提高点儿——声音有点发抖：

“我告诉你：一个人总要厚道些。你的职位跟我一样。我们彼此都是一道的。何必如此呢，何必呢！”

摇摇头，他又仰起了那张绷着的脸：

“一个人不厚道——总没有好报。我有一个亲戚，他从前常常取笑我。噢，他自己倒在前年害伤寒死掉了。你看！还有一个朋友也是的。他学我咳嗽。哪个晓得他死得更早，大前年就归了阴，白喉。你尽管取笑我罢！你自己倒要提防哩，嗯！”

于是他再也不理会别人，也不看看别人的脸色，只拿一张十行纸来练他的小楷：“上有黄庭下有关元……”他在没公事的时候总是来这一手，等写完了一套，他就得一笔不苟地题着款：“陆宝田背抚黄庭经，自丙子十一月十四至十二月初八写讫。”还盖上他那颗领薪水用的图章。

今天他右手可麻木了一样，有点捉摸不住王右军的笔意。他心里那个疙瘩——总要吐出来才舒服：他刚才还有一层意思还没对凌大头发挥干净。

“哼，静养！”他发白的嘴唇动了几动。“你当我不晓得你的用意！”

他鼻孔里笑了一下。这不要脸的大头！——竟想到他面前来掉枪花！哼，劝他请假养息，好叫他工作没有成绩。凌大头自己这就来办樊秘书这份公事，自己来加薪晋阶——一步步爬上去！

写了两行字之后，他忍不住要去开导开导别人：

“老凌，我有几句要跟你说一说。我说一个人总是安份守己的好。不要玩手段，不要狡猾。升降赏罚——五分凭的是时气，五分凭的是学问。玩手段有什么用呢？顶要不得的是玩手段。对朋友大家厚厚道道，大家帮帮忙，这才是做人的道理。排挤人家是没有好报的，即使有本领也转不了好运，他伤

了阴鹭嘛。怎么会好呢。”

这时候办公厅的人已经到齐了。他扫了大家一眼，也不等凌大头答腔——就坐到了自己位子上。那位范科员照例点了一支烟搁上洋火盒，人可走了出去，呛得陆宝田直咳。

“都是一样的货，一样的货！——跟臭大头一样！”

天气还是很冷，可是庶务股早就把炉拆掉了。风好象透得过玻璃，一阵阵冷气往人身上逼。外面树枝子重甸甸地摇着，看来那些灰色的云压得它摇不动。乌鸦哭丧着腔调叫——哇哇！

陆宝田忽然觉得很烦，老实想拍着桌子把谁臭骂一顿。仿佛世界万物都故意摆出副讨厌的脸嘴来逗他冒火。他发觉科长正瞧着他，这就垂着头咳了几声。

他听见范科员回到科里——对同事们报告一个消息：“嗯，经县放颜佛影做县长了。我刚才到铨叙股去看见了公事。你们知道这个颜佛影是什么来路么？”

“我打赌，”老陈插嘴，“他至少不是考取的县长。”

“那当然。我刚看见了信件：这个颜佛影是经县那个白面老板的本家，一个叉叉人介绍给樊秘书，就成功了。”

科长叹了一口气，其余的在自己位子上转过身去对着那边。老陈忿不平地拍拍桌子，主张把这件事公开出去。他要发消息。他要报告中央，让中央来查办这件案子。

“看罢！——一定！”

那个姓范的可提高嗓子打断了他：

“你小心些！这里有人会去告密。那你呀——俺，起码得坐十年大牢。”

陆宝田吃了一惊，身子好象给一只大手猛地抓紧了一下，他把鸡狼毫插进笔筒里，拿镇纸压着没写完的那张字，拚命摆出一副闲散派头踱过去。脸上很吃力地笑着。

“经县——真的呀？”他秘密地小声儿问。“那么我们那位——那位秘字号的——那就无异于是汉奸了。”

没谁答话。他瞧瞧大家，把视线盯到范科员脸上：

“这样，还不算是汉奸啊？你说呢？范科员，你说是不是？”

那个始终没松过一句口，叫他得不着话柄。那位科长仿佛没听见他说这些，只顾拿起一本小说来看着。大家都静了下来，眼睛里都流露出一一种疑神疑鬼的亮光——叫人觉着一股冷气。范科员直到坐下了，这才静静地问他：

“陆先生，你今天材料还嫌不够吧？”

“什么材料？什么？”

“哼，”范科员笑了一声。拿起烟来抽了两口，又放到洋火盒上。

这位陆先生努力镇静自己，装出心安理得的样子——来练他的小楷。他往门口那座挂钟膘了一眼。他知道樊股长现在还没有到厅。樊秘书呢——可要到下午才来。

一过了十点半，陆宝田站起来往外走。他提起棉袍的叉口，表示他要去小便。他到了第一科。

今天樊股长腿腿上绑着亮油油的黄皮绑腿，穿着一条华达呢的马裤。手里在玩弄着一根马鞭。他似乎才来，正打开烟盒子请同事们抽烟。这里他递了一支给陆宝田。

“不会，不会，”陆宝田嘻皮笑脸地打打拱。“呃呃，真的。我不能抽：这几天我喉咙不大好。”

他们俩已经混得很熟，很随便。樊股长就爱开点小玩笑，他扬扬手里的马鞭，硬逼着别人接受了这支烟。于是陆宝田一面点火一面笑，眉毛不住地舞着——简直要飞开去。

一位梁科员对他叫：

“陆录事，烟应该要吸进去。哪，这样。”

陆宝田不高兴地对那个看了一眼。同事们彼此都称先生。只有他一个人叫别人官衔。可是他只愿意大家叫他陆书记。

“你怎么称我录事呢？”

接着就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一场并不伤感情的争论。梁科员总认为自己没有叫错。陆书记可平心静气地反驳着，叫人知道录事比书记的职位还差一点。他发见这些理由还服不了对方，他这就只好就事论事。

“那么——我来提一个议：我跟你翻开职员录来查一查，好不好？看职员录上写的是书记呀——还是录事？”

那边钱办事员在自己位子上插嘴：他主张只要叫他做“肺先生”。不过梁科员还要来修改一下：

“应该叫他‘肺录事’。”

“得了得了，”樊股长打断了大家的笑声。“书记也好，录事也好：都是一样的货。现在我们都不管。我们只要陆宝田表演抽烟——抽到肺里去。来！抽一口！不抽我揍！”

“真无聊！”陆宝田想。

屋子里起了活泼的笑声。所有的视线都盯到了他脸上，他简直是这里的重心。连那两位在写着报销册子的书记——也笑着张望着这边，显得又好奇，又羡慕。

他骄傲得连心都跳了起来。他不能不给大家一点点面子。



不过他还冲着樊股长忸怩了一下：

“我恐怕吸不进。你们不许笑我。”

把这支衔湿了的烟斗上嘴。……随后他猛地咳了起来，身子摇晃着几乎站不稳。

办公厅里爆了雷一样——哄出了大笑。他们拍着手，喝着彩。连隔壁的同事们也给引来看热闹，跟着他们莫名其妙地笑。小闻正在这时候赶了过来，把耳朵上的铅笔拿下来敲敲手里的书：

“你们笑什么？嘴，五一五一先生！四零七二①。”

樊股长在笑得没办法的时候，马鞭连连地在桌上打着，脚也没命地顿着；马刺在地板上敲出 kin—kin 的金属声。他抹抹眼泪，晃晃膀子叫：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办公厅里一阵一阵地发黯：那些黑云好象把所有的门窗都堵住了似的。几位书记开了电灯，墙壁给照成惨淡的桔红色，晃着青灰的人影子；叫人联想到一些不吉利的事。乌鸦挣扎地叫着，声音给风卷了开去，就又短促，又发闷——仿佛是关在坛子里发出的叫声。

外面有谁的脚步响。第一科的同事们都静了一会儿。只有樊股长还是一个劲儿催着：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陆宝田坐在椅上休息。想要把手里的烟扔掉，可又觉得不大妥当。他瞧瞧樊润生，一面发抖一面想：这个人真好玩得很，谁来了他都不在乎，他连厅长都不怕。嗯，真好玩得很。

① 四零七二 电码译文为：“癆”。

“呃，樊股长，”陆宝田认为现在该谈谈那些正经话了，把脸子凑了过去。“今天我又有消息告诉你。”

那个小闻嘴角往下一撇，掉过脸去自言自语：

“七四五六，一四四五。”<sup>①</sup>

当股长的可退了两步，左手堵着鼻子，右手拿着马鞭挥着——不叫陆宝田走近他：

“远一点远一点！”

陆宝田愣了一愣。怎么！——远一点。范先生和陈骂樊秘书做汉奸。凌大头也附和着。科长就摇摇头叹气：这些秘密消息能叫大家都听见么？

“那么——”他踌躇了一会，轻轻地说，“这样子罢，好不好？——下午我到樊股长府上来。”

把香烟悄悄地丢掉，他起了身。脸上冷冷地微笑着：

“哼，我们那一科啊——简直越来越不成话。办公室变成了茶馆了：吃烧饼，吃包子，什么事都做得出。要是给外人看见了，那本厅这个名誉——名誉——”

他看看那位庶务股长没什么反应，这就改了口：

“顶叫我看不过的是——公家的东西弄得稀糟，包子流的油水都流到桌子上。……好，你想想看，那个样子！”

出了第一科，就有阵冷气往他身上一扑。可是他还在门外站了一分多钟，侧着脸听听里面说什么。北风冲到他脸上，他有淹到了水里的感觉；连呼吸都给窒住了。他忽然发起飙来，恨不得抓起一个什么人来打他几个嘴巴子，拿支猎枪来叫那些乌鸦都送命。

<sup>①</sup> 七四五六，一四四五 电码译文为：“马屁”。

“糊涂蛋！”他嘟哝着走着，“人家告诉他正经话——他不听！”

走廊上——隔个什么五六丈远就有个搪磁痰盂。墙上还耀武扬威地挂上一块牌子：

请吐痰入盂

哼，这又是庶务股开的玩笑！什么东西！他偏不！kei-kei, Tu! ——一搭腻巴巴的东西射到了砖地上。

“这些办庶务的——真是！”

他想起民国十年他们纸店顶兴旺的时候，他父亲常常替一位衙门里的庶务开假发票。父亲老是拿顶坏的货卖给他，卡着他要很高的价钱。

“他有把柄在我手里，”父亲一提起就笑嘻嘻的。“我们彼此都迁就些。做别的事情呢，就该凭良心，只有做生意是——你要是不会打主意，那全家就只好饿肚。”

陆宝田觉得他亡父的见解有点可笑，怎么做别的行当就不可以耍手段呢。

于是他打了回头。他很得意他自己有这种好想头似的，脚上加快了步子。他又回到第一科，他得跟樊润生约好一个谈天的时间。

可是樊股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只有马鞭还放在桌上。有几个人拥在窗前的桌边在商量着什么。

“我们总不能白吃他的，”钱办事员认真得象办要公的样子。“这回他虽然是散生，我们大伙儿也得热闹一下。可是我

们总得送他点儿东西，呃，是不是？”

这是说谁呢？——陆宝田站着掉过脸去听了一会，慢慢走近了他们。

书记们都埋着头写字，没理会这件事。这办公厅就仿佛只是属于钱办事员他们的，哇啦哇啦谈着。他们决定每个人摊五六块钱：斗份子的人不要多，不过送的东西总得漂亮。因为——

“老樊自己是个漂亮人。”

“老樊？”陆宝田不高兴地想，“他过生日怎么我不晓得呢？他怎么不告诉我的？”

他踮着脚看了看所有的脸孔，咳几声叫大家注意他。然后挺直身子，带着拿正义来说服他们的派头，庄严地一挥手：叫人想到他早就知道了这回事，并且这回事还是他发起的。

“你们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话，”他把嘎嗓子提高着说。“老樊我是明白他的，他是个爱热闹的人。所以我们非点缀点缀不可。你们看呢？”

那位钱办事员没听见似的，只顾说他自己的主张。他的意思是想送银行的礼券。可是小闻认为送钱就是看老樊不起，还不如送一副马鞍子，再不然定做一双马靴。新来的左科员觉得都好，不过顶好的还是百货商店的礼券。

陆宝田热心地听着。这里他就大声插进嘴来，好象这时候他非出来作个最后解决不可：

“我说罢，我说罢。我说我们还是送一桌酒席：又热闹，又经济，又好看。你们看如何？”

“什么，五一五一先生也参加？”小闻叫，“我们不要！你要

送你单送好了。”

“为什么？”

“你一来——就有四零七二味儿，不敢领教。”

这位陆书记瞪着眼盯了他好一会，又瞟了大家一眼：

“小闻，你这是算什么呢？我老实告诉你：我不是没有脾气的。惹动了我的火——那就你吃亏。同事大家总要客客气气，你一定要逗我发脾气，那我——那我——噫！”

“好，我倒逗逗你看，”小闻涎着脸笑。装了一回咳嗽的样子，还把耳朵上的铅笔拿下来在他脸上画了两笔。“发脾气呀。怎么不发呢？做做好事发个脾气罢。”

他让开。稍微想了会儿，这就冷笑着：

“呃，何必呢？不要开玩笑罢，说正经事要紧。……真的，到底怎么送法呢？”

等他们决定了送一副马鞍，他就很精明的样子跟会计股交涉了一下，他那份子在薪水里扣。可是他不知道老樊生日到底是哪一天。谁都不肯告诉他。

下午七点钟回到家里，他可又高兴起来：

“快开饭快开饭！——我简直饿慌了。”

脸上微笑着，叫太太知道他在那里开玩笑。随后又对哭着的小升子亲了一个嘴：

“这小升子！你爹爹办了一天事，枵腹从公——也还没有哭哩。”

他很舒服地坐下，藤椅吱吱地叫了几声。脸上还保持着那种微笑，盯定了他太太，等她掉过脸来看他。他瞧着她搅动锅铲子，一面给煤烟味儿呛得轻轻咳着，他就莫名其妙地噓了

一口气。末了他把视线移到窗子上，那块小玻璃四面镶着密密的蜘蛛网——给煤灰什么的沾成了黑色。

“老樊生日到底给我打听出来了，”他轻轻晃着脑袋。“他们跟我闹着玩，不告诉我。嗨，但是我有我的办法：刚才在老樊家里——一问他那个勤务，好，成功了。可见得凡事都要讲求个手段。”

太太两手停了停动作。怕做丈夫的会觉得扫兴，她想出了一句话来搭嘴：

“哪个跟你闹着玩呢，老范还是老陈？”

“老范老陈啊？”他身子往前面一欠。“哼，我才懒得睬他们哩。”他又靠了下去。“去拜生的这天我要加一件马褂：虽然是好朋友，这点子礼节倒要讲一下。”

好象得意得呛了起来似的，他连连咳嗽了两分钟。

晚上他睡不着。他不断地咳嗽，喘着气。肺里面有什么卡住了样的发痛。摸摸胸脯，可又不知道痛在哪里。一面他想到了樊股长，又想到樊秘书。将来他也许会跟这位长官混得很熟，在公馆里出出进进不用递名片。他们在客厅里谈着衙门里的事，谈着马，谈着经县那个姓颜的。那时候他说不定已经交上了外国朋友。洋鬼子拍拍他的肩膀，很生硬地笑着：

“哈，哈，哈。”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总想象着那外国朋友是个塌鼻子，眉心里还有一颗痣。

“洋鬼子也讲求书法，”他喃喃地说，“也讲求王羲之。……”

一些熟脸子在他面前晃着，可是辨不清谁是谁。于是又烦躁地咳起来。床铺给震得直哆嗦，格格格地响着，似乎马上

就会倒。

小升子给吵醒了。哇哇地哭个不住嘴。做母亲的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他，眼睛可不放心地守着她丈夫。

“你怕是受了寒。”

他没理她。只用冰冷的手指扶着滚烫的额头！

“要茶不要？”她胆怯怯地问。“明天请一天假罢。”

陆宝田发了脾气：

“请假！请假！嗯！……没有一个背景……考起级来……  
嗯，嗯。……”

他照常上办公厅，照常拿没抄完的文件晚上来写。他时不时瞟太太的眼睛，他疑心她流了眼泪。她不敢再来多嘴，只泡上茶送给他，把红炭夹进脚炉里送给他，然后静静地奶着小升子。

“她真多虑，唉。”

这叫他觉得有点不忍。他对她解释了一番：

“这些公事本来不忙，横竖樊秘书上半天不到厅。但是他老人家的事是没有数的，有时候一早就到厅。要是今夜里不赶好，明天上午碰得不巧呢？——那不前功尽弃啊？”

闭了会儿嘴，掉过脸去告诉他太太：

“老樊星期二生日。我提议提早到礼拜天做生，大家可以玩一整天。他们都赞成我这个主张。”

天气一直很冷。前向时那么暖和了一下，春天就算是交代过了：仿佛它有个谁做它背景，签了个到就马上溜走了似的。雨夹着雪点落到地上，到处都冒着冷冰冰的湿气。到星期日还是阴沉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乌鸦哭丧着嗓子叫着，顶着

风吃力地扑着翅膀。有时候天上隐隐透出了一块青色，大家心头才一松，它可又隐了下去。

陆宝田穿上马褂到了樊公馆，头脑子昏昏的。

他跟他们打了四圈牌。梁科员很精明地把筹码一算，用种郑重的脸色宣告着：

“肺录事输了四十二块。”

几位女客听了这种称呼都失声笑起来。小闻瞟她们一眼，抿抿嘴做个很俏的样子，用一根手指敲敲陆宝田肩膀：

“呃，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定西餐？”

又瞟了她们一眼。生怕她们岔到别的事上去，他赶紧自己来说明：

“这就是怕你：怕你传播你的四零七二。”

可是陆宝田全没听见小闻的话。不知道为了愤怒，还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嘴唇发了白。还不住地颤动着。两条腿子直发软。

“他们简直是抬我轿子，这批混蛋！”

站起一下又坐下去。他埋怨地瞟了樊股长一眼。心上长着一个疙瘩似的老想着：现在他怎么办呢？这笔赌账已经由会计股那位王科员垫了出来，往后要在他陆书记的薪水里扣还。这里他想起他披散头发的太太，学乌鸦叫的小升子。嗨，真无聊！他们再也不会想到——他们家长陪别人打五十块底的麻将，一下子输了一个多月的薪水！

怎么他先前不拒绝一下呢？

“当会计庶务的自然可以打大牌。我为什么要——要——嗨，无聊！”



他拚命忍住咳嗽，忿忿地对自己说：

“无聊！无聊！”

女客们似乎在那里谈论他，一面说一面吃吃地笑。有几个还装做不在意的样子瞟他几眼。他觉得里面有一双亮闪闪的视线老是扫到他胸脯上。那个十岁上下的女孩子竟舞着唱着：

“肺呀，肺呀……”

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大家拍起手来。小闻学着那女孩子扭了几扭，客人重新拍着手，哄出各色各样的笑声。

西餐馆的厨子大概已经来了。勤务兵跑出跑进地忙着拿玻璃杯。门一开——一阵冷气就望屋子里一冲，还夹着一股洋葱味儿，再带点儿羊肉膻气。

“回去罢，”陆宝田心头酸溜溜的。老实想要对老樊哭着数说一场。“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现在已经到了一点五分。家里大概吃过了饭，并且也没有准备他的一份菜。他知道他不在家的时候，太太只用半块腐乳来下饭，顶多也不过拿豆油炒点臭腌菜吃吃。

那位主人可料到了陆书记的心事一样，挥着膀子叫着，好象站在山上指挥许多人似的：

“吃饭还早，再来四圈：仍旧我们四个人。老肺，来！”

陆宝田看看他的脸色，晃了晃身子，打不定主意。

“来呀！”樊股长嚷。“你也好盘盘本呀！”

忽然——陆宝田鼻尖子疼了一下，仿佛一个孩子受了委屈，一经别人抚慰一下，就忍不住要哭。于是他垂着脸咳了一会，侧着身子小心地不叫碰着人家——走去找着了痰盂。

后来他上了牌桌。他决计拿出精神来对付一下。小闻站在樊股长后面看斜头，嘴里东一句西一句地谈起肺部，谈起鱼肝油——陆宝田也不理会。可是到了西风圈，一位新来的陌生客人把他的注意力吸过去了：大家叫他林先生的那个。他老是瞧着林先生那副矮矮的身材，嘴上那抹崭齐的胡子。

“仿佛在哪里见过。”他想。

他记不起还是真的见过，还是做过这么一个梦。心跳得很响：他感到他命里注定的会遇见这么一个人。这位林先生一定有点来头，说不定竟就是——就是樊秘书的靠山。

瞧着林先生正跟一位太太握手，瘪着一口很勉强的官话，陆宝田想着：外国人也有姓林的么？

连自己也不知道这念头怎么转来的：他预感到他跟这位大客人会搭上朋友。

那位林先生偶然一走过他身边——他身上一阵热。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象电那么一闪：他觉得这是他命里的一个大转机，仿佛一个人在辛苦地慢慢往上爬着，一下子给提起来跳高了好几丈似的。于是他兴奋得手都哆嗦起来，站起来对林先生欠欠身子，一面费力地呼吸着。

对方带着微笑点点头，陆宝田这才自然了些。可是还颤巍巍地噎了一口气。他虔诚地顿下了屁股，用种很谨慎的脸色试探着攀谈几句，声音放得很轻：

“林先生——你老人家——你老人家认识颜县长吧？”

说了偷偷地扫了大家一眼，好象怕他们会吃醋似的。

林先生早就走开去，大概连他的话都没听见。以后竟见不着林先生的影子，没有在这里吃饭就告辞了。

“他怎么要走得这样早呢？——真不晓得他忙什么！”

似乎怕人家笑他放走了这条好运，他在席上简直不敢抬眼睛。他想问一下那个林先生是个什么路数，可又觉得他这个秘密不该泄漏。过几天他只要打听出了姓林的公馆，就可以自己去找他。凭他陆宝田这么个人——总有一两手能够替贵人帮忙的。

屋子里开着电灯，叫人想不起这是什么时候，也忘记了外面那阴沉沉的天气。炉子里尽是添着煤，似乎看得见有一丝丝的热汽打它身上发出来。这里的酒菜味儿，女客们的粉香——都给烤浓了似的，闻起来带着几分刺激性。

陆宝田象大家一样，变得很活泼。身子软绵绵的很舒服。他给劝着干杯，带着豪兴喝了几杯不知道名字的洋酒，脸上害臊一样的发着烫。

“敬你一杯！”钱办事员冲着他举起高脚玻璃杯。

他笑了笑，很客气地摆摆手叫对方放下杯子：

“呃，呃。我有一番道理对你说，一番道理对你说。我如今来提个议：大家慢慢吃。好不好？我向来是不主张牛饮的。如何？”

接着他提起了贾宝玉在拢翠庵喝茶的故事。他笑得呛咳了一阵，晃着脑袋反复着：

“这真好玩得很，这真好玩得很。”

主人跟女太太们闹着酒。她们扭着笑着，有时候忽然倚到了同伴身上。显得她们要造成个壁垒来防御哪个男的。男性的眼睛都给吸了过去，脸上巴巴地微笑着，就象一个小孩子正伸手等大人分糖给他的那种神气。

这位陆书记觉得她们的脸子都差不多：眉毛都那么弯，嘴唇都那么红。有一个似乎长得差一点，可是他搞不清她的差处在哪里。

一下子他忽然想到他自己的太太。他眼面前暗了一下，感到他应该有的一些什么给人抢去了。他拈起一片面包，很小心地抹着果酱。一面没声没息嘘了一口长气，仿佛刚累了一阵才休息下来。有一个很秘密的念头在他心里一闪：他觉得他妻星的缺陷——要靠官星来补救。说不定那位林先生会替他开一条路子。

“这个应该——应该——”他想，“嗨，我想了些什么？”

怎么也抓不住刚才这个想头。他困惑地打了个隔儿，打胃里勾出了一股酸水——又给咽了下去。

现在樊股长规规矩矩喝起汤来。可是小闻跟他捣了几次鬼之后，他又举起了杯子。这回是对着陆书记：

“老肺，来！”

陆宝田吃了一惊，好象一个平平常常的职员——突然给记了一个功似的。他装着开玩笑的样子拱拱手，赶紧站起来照了杯。

对方的酒可没有动。樊股长认为他自己已经喝了很多，要叫这位书记喝了三杯再说。

“好了吧？”陆宝田干完了第三杯，坐下来抹抹嘴。

“我也来敬肺录事三杯，”钱办事员叫，“连太太们都喝得很痛快，你一个男子汉——喂，三杯！”

头脑发晕的陆宝田看了他一眼：

“你——何必呢？刚才我告诉你我的主张……”

这里樊润生又抢了进来。他声言他跟老肺的账还没算清，叫再来一下。瞧着陆宝田在作着揖推辞，他给侮辱了似的生了气。他嚷：

“不喝酒来这里做什么！够朋友的就喝！”

所有的视线都盯到了陆宝田脸上。大家静静的。

他忸怩地笑着。一面喝酒一面瞅着樊润生的脸色。

“这是为的朋友交情——我跟你两个……”

一道热烫烫的感觉沿着食道到了胃里，发出一股辣味——针样的到处刺着。针尖似乎戳上了气管，他狂咳起来。有两三分钟没住过嘴。重甸甸的脑袋在那里膨胀着，五脏都要呕出来的样子。

有谁拿酒杯递到了他手里。又是那位钱办事员。

“不能——不能——”他咳得说不出话。“我向来不会喝酒……”

抹抹眼泪休息了一会，冲着别人抱歉地笑了笑。

小闻大声说：

“你该多喝几杯呀。酒是补肺的。五一五一先生，你再干十杯——包你痲病会好。”

满座都打起哈哈来。小闻指指酒瓶，指指自己胸脯，装了个鬼脸。大家就重新又哄出了笑声。

陆宝田咬着牙，瞪起那双发红的眼睛：

“我劝你还是客客气气的好。今天是樊股长生日，要是弄得彼此不快活——呃，我们大家都是寿星的好朋友，何必呢？年青人总要厚道些。”

“你还来教训我啊？”小闻涎着脸笑。“我比你厚道得多：

我总没有骂樊秘书做汉奸，骂了又来讨好。”

“什么？”陆宝田吓了一跳。“不要瞎说罢。”

可是小闻满不在乎地啜了一口酒，满不在乎看看樊股长。这件事连老樊也知道。这是有人告诉他们的。于是陆宝田拚命裂着嘎嗓子打断他：

“谣言！谣言！我倒要问问看——到底哪个造了我的谣，我要跟他拚命！是凌大头吧，是不是的？这不要脸的臭家伙！小闻你告诉我。是他吧，是他吧？——我一定跟他拚！”

“别冤枉好人喽，”小闻鬼头鬼脑地笑了一下。“老实告诉你：这些话是你们贵科长说的。你去跟他拚罢。”

这位陆书记可愣住了。

“呃，哪里会？……堂堂科长——他何必造我的谣呢？他有什么好处呢，造我的谣？”

他瞅了大家一眼，把视线盯到了樊股长脸上。这就把满肚子委屈迸出来，告诉别人——他早知道有人嫉妒他。不过他可还没想到人家竟造他的谣。他感慨地叹了一口气。钱办事员晃晃手：

“好了，好了，别说了罢。喝酒喝酒！”

这回陆宝田耸耸肩膀，苦着脸拚了三杯。他脑袋越来越重，耳朵里嗡嗡地直叫。五分钟之后——他全身抽动着呕了起来。

不过他还很明白——他在樊家里该说什么话：

“有仁丹就好了。我顶不欢喜一撇一捺的人丹。我只崇拜仁义道德的仁丹。中国货到底不行。”

四点钟散了席。客人渐渐散去，只有几个同事还留在这

里。陆宝田也决定不走。樊股长还提议到城外去玩哩。梁科员问到他的时候，他有点不高兴：

“这有什么呢？呕过了就没事了。”

做主人的已经换了马裤，绑上了亮闪闪的皮绑腿。右手拿着鞭子扬着，带着长官对大家训话的那种派头。

“我们分两批出发：一批坐汽车，一批骑马。老肺，你得陪我骑马。”

那个笑得满脸起了皱，不好意思地扭了一扭：

“好，就奉陪罢。不过——不过——我不大会骑。”

三匹马给勤务牵到了院子里，蹄子在水门汀的院子里轰轰地响着。它们垂着长脸——显出一副忠厚相。

“老肺，”樊股长叫。“你先骑这匹菊花青表演一下。”

大家都瞧着他，巴巴地等着。主人的眼睛里放光，一眨一眨的。脸上还堆笑：显然他在希望他这朋友露一手给他们看看。

“真的叫我骑呀？”陆宝田问。瞧瞧那匹什么菊花青。

它比那两匹矮些，后半身带着淡淡的青灰色，还显出一些斑点：好象本来是白的给弄脏了的。可是毛色发着亮，四条细长的腿子要顿掉灰土似地动着，叫人想到它有几分洁癖。嘴动呀动的在那里嚼衔子，边上沾着一点儿白沫。鼻孔里有力地喷出了两道热汽。

“骑上去呀。”钱办事员打打手势。“不要怕。”

要不要试试看呢？——陆宝田踌躇了一会。

他没理会那个办事员的话，只跟主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这里这么多人——他觉得只有樊股长跟他有种特别的联系，一

种心灵上的联系。他挺了挺腰，嗨，他不能叫他朋友失望。并且看来这匹马也还好说话。

两手去攀着鞍子的时候，他心竟几乎要跳出嘴里来。

“小心点，喂！”小闻大声说。“别把菊花青弄得咳嗽呀！”

谁都没有笑。谁都一个劲儿注意着陆宝田，象看魔术刚到了要交代的关口——嘴巴张得大大的傻笑着。于是小闻哼了一声，得意地咕噜了一句——

“一四二零，七六零七<sup>①</sup>。”

陆宝田左脚已经踏上了蹬子。右脚脚尖在地上点几点，想要趁着这弹劲儿跨上去。可是腿子总翘不高。脑袋给箍住了一样，一星星的汗给压得钻出了毛孔。那匹牲口显得满不愿意地移动着腿子，那张长脸要躲开什么似的让了一下，好象它嫌他口臭。

同事们喝彩：

“好哇，好哇！噢！”

“别嚷别嚷！”庶务股长摇摇手，“菊花青胆子小”。

马夫到它跟前理好了缰绳，抓着它那撮保险鬃——交给陆书记抓住了，然后把这位官员的屁股一托。

“还象个样吧？”陆宝田颤声说，吃力地笑着。

他重心总摆不稳。他还得挪动一下……

可是突然——菊花青蹦蹦跳跳的跑到街上了。

他们在后面发慌地喊着追着，紧逼着嗓子——听来就好象给外面的寒气跟黑云堵住了嘴。路上的人也吃了惊，不知道叫了些什么。黄包车都停在那里不敢往前拖，横七竖八梗

<sup>①</sup> 一四二零、七六零七 电码译文为：“小鬼”。



在街心里。

风也害怕地嘶叫起来。路边的枯树打寒噤地摇着。

陆宝田手里的缰绳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开去。他全身都趴在马背上，两手挣扎着想要箍住它脖子。屁股在鞍子一上一下顿着：一会儿跳到了左边，一会儿跳到了右边。四肢都不象是自己的，连两脚有没有踏着蹬子都不知道。他只感到出了一件祸事。可是他仿佛觉得他八字很强的样子——心里空空的什么念头也没有。连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是麻木了，还是自己没法子驾驭，他昏昏的让它簸动着，等着他命里注定了该有的救星。

后面谁在叫：

“抓住保险鬃！抓住保险鬃！”

对面一辆卡车放慢了开过来。这匹菊花青害怕地一让，前腿蹦得凌了空。陆宝田滚到了地下。

一种滑腻腻的东西往嘴外直冒，他吐起血来。

他给送回了家里，这就不能够起床了。太太成天挂着眼泪，悄悄地哭着，似乎怕他听见了嫌不吉利。凌大头跟两位同科的书记来看过他两次，还凑了五块钱借给他。他薪水已经支不到一个镢子：会计股那位王科员向来公事公办——扣下了那天的赌账。

陆宝田裹着被窝靠在床上，很痛苦地喘着气。

“我托你一件事，”他抬起失神的眼睛看着凌大头。“请你到第一科打听一下看，有一位林先生公馆在哪里。”

三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傍晚，凌大头又来到了陆家里。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包——里面装着陆宝田放在办公厅的东

西。那个大脑袋老俯着，想着怎么对这个病人开口，书记陆宝田久假不归，樊秘书把他开了缺，补上了一个同乡。

“老陆怎么办呢？”凌大头在肚子里问着。

房里有股酸味儿，还混着湿腻腻的霉味儿，一丝有气没力的亮光打窗外挤到那张方桌上，好象压了山的太阳还想挣扎着爬起来，还想要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就拚命抽出点残晖来。地板上堆着许多炭灰；显然老陆又吐过许多血。

陆太太一瞧见客人，就跟在亲人跟前诉苦一样，抽抽咽咽啜泣起来。小升子也不耐烦地哭着，晃着黄瘦的小脑袋。

外面乌鸦哇哇地叫。还听得见它们飞过屋顶的声音。

那个病人脸色发灰，腮巴陷得更深。可是他还打起精神问了许多话。

“同事都还好吧？樊股长问起我没有？”他微笑着，叫那个瞧着打了个寒噤。“樊秘书那些公事——如今交给哪个办呢？”

凌大头躊躇着——要不要把那个消息告诉他。

沉默了一会：大家的话头好象给一阵一阵加浓的夜色凝住了。他们听着远远的号声——长丝样的荡到很远的地方。对面邻居点了灯，灯光斜射进这屋子，叫人想到一滴清水滚到了浑水里，这儿的黑暗给搅动了一下。

陆宝田眼对着帐顶，脸上还露出副微笑，自言自语地说：

“我虽然生病请假，其实樊秘书那些公事——我在家里还是可以办。老凌你看呢？我看是行得通的。”

原载《文丛》半月刊 1937 年

3 月 15 日创刊号。



速 写 三 篇

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3年1月渝版《文季丛书》第五种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6年11月沪一版

《文季丛书》第二十二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

校订本 1963年8月初版

本卷所收《速写三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本编印。原校订本附录《关于华威先生》一文编入第九卷《文艺论著》部份。

## 谭九先生的工作

那天谭九先生要出门的时候，打发长工到小学堂里把王老师请了来，搓搓手交代了一些事：

“好得很，好得很，我们这镇上的抗战工作也做起来了。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办：等我回来再商量吧。我倒有个统盘计划在肚子里。”

于是他用粗粗的短手指把股部弹了两下，微笑起来。

照例在这时候，谭九太太就站在茶堂屋门口，很大方地问客人几句话：

“王老师，我们细毛牙子在你们学堂里还听话不？呃，王老师，你们学堂里听见消息没有？——仗打得一个什么形了？”

男主人皱了皱眉，很不高兴地打断她：

“消息？打仗的消息——我不是天天都告诉你的啊？分明晓得还要问！”

他抽完一袋水烟，也不管太太还站不站在门口，就跟王老师谈起工作来。他这回嗓子放得很低，把一张方脸凑过去，紧瞧着对方那副近视眼镜。那位客人可低着头，视线盯着谭九先生那只装着水烟的手——食指上突起了一个石灰指甲的那只。

唔，这镇上要做的工作真太多，可是这镇上的知识分子又那么少。大学毕了业——还肯住在这里替地方上做点子的，只有他谭九先生一个。他自从得了一张法学院的文凭之后，就在家里一直住到如今。而他还打算住下去。他不象人家那样要远走高飞，丢下家乡的工作不管。现在你看，譬如说吧，要在这里多找几个真正头脑子明白的爱国分子——嗯，就着实不容易。

这里他叹了一口气。不过他又赶紧声明，他并不悲观。他觉得事在人为：

“所以——总而言之等我回来再讲。我顶多——明日子后日子就回，唔，顶多后日。”

可是他去了四天，五天，一直到今天早晨才回到镇上。

“王老师来找我过没有？”他一到家就问。

“来过两趟，”太太拿个铜面盆替他打热水，头也不回地说。“王家坪的王二老官也来过两趟：他要问我们籼谷。”

“冲他娘的梦！——籼谷！”

“真是冲梦！人家收来三百担租——不囤一囤，就这样轻易粃给你呀？如今这个仗一下子打不完工，谷子囤下去不涨到十块八块我就不信！”

做丈夫的横了她一眼，他顶讨厌女人在他面前逞聪明。她懂得什么打仗不打仗，什么谷价涨不涨！她从他那里捡去了一两句，倒还在他门口来叽里刮啦！他恶狠狠地问：

“你怎么回复他的，那个王二老官？”

那位太太很得意地挺了挺脖子：

“我啊？——我回他一个绝：没得谷！哼，他还出到三块半

哩。真是的！我们又不是蠢宝，肯这样烂便宜果出去！我讲我讲——”

“好了好了！”他吼。“我的茶呢我的茶呢？人家忙得要死，吃了茶就要有事去，你倒在这里七嘴八舌！”

说罢就赶紧捞起袖子，赶紧动手洗脸。事情实在太多。人家都正在那里巴巴地等着他。他很快地在面盆里吸一口水漱漱口，马上就把力士香皂打到毛巾上，使劲擦了起来。一面在嘴里埋怨着：

“真是要命！这么大一个镇——你要多找出几个有头脑有眼光的，真是难上加难。你一不到场，听他们去搅，就搅得一块烂板板。他们横直负不得责任，凡事都要落到你肩膀高头。……真是该死，他们还算是知识分子哩！”

外面街上的吵声也显得很忙乱，好象为了要时时刻刻提醒他谭九先生似的。卖毛栗的小姑娘很性急地在那里喊。可是手推车似乎还嫌她不够劲，空隆空隆一阵盖过了她的声音，连屋子都震得抖起来。这里还隐隐地夹着学校里孩子们的歌声，听去那拍子也格外来得快些。

谭九先生一擦了手巾，就往屋里走。院子里那些鸡都啾啾地叫着逃开去。巴在地下的绿苍蝇也吃惊地飞开，在阳光里掠过——划一道弧形的金线。

“他们靠势等得性急死了，”他对自己说。

一面他想象他们怎样忙得苍蝇一样，窜到这里，窜到那里，可又没有一点头绪。他几乎要笑出声音来，很想去看一看。可是他又觉得还是等王老师他们自己找上门来的好。他这就踏进他的书房。



“九嫂，九嫂，”他喊太太。“快些把茶端到这里来！”

他到墙上挂着的插信袋跟前，抽出这一封来看看，又抽出那一封来看看。接着又走到那座竹书架跟前，匆匆忙忙检查了一下：那里还是整整齐齐堆着他从前学院里用的讲义。那部厚厚的“六法”，还有那几册《湘军志》的残本，都依旧夹在那中间。不过顶上添了两个月饼盒子——他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谁放的了。书架后面一些老鼠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随后他空着手回到桌子边，躺到那张宝庆皮椅上，左腿搁上了搁手——“荡呀荡的。”

“莫忙。一切的工作都得好好计划一下，”他啜一口茶，大声啾啾嘴。他想这里得成立一个抗敌大会。镇里镇外的人，都忙得蚂蚁似的，跑来跑去，一个个到他家里来接头。他们开口闭口总是——

“谭会长，这个路径要请你老人家的示下。……”

于是他——仍旧要躺在这张宝庆皮椅上，冲天竖起一根食指，有条有理地指示一切事宜。

到了那个时候，家里的人当然也就够忙的。在厨房里烧开水，一盖碗一盖碗的热茶端着往他书房里送，往茶堂屋里送。要是有个把抗敌大会的委员或是部长来了，谭九嫂还得亲自从磁缸里掏出黄瓜皮南瓜皮之类来摆碟子。……

“嗯！”他想到这里就把脑袋一摇，好象他头上有个苍蝇什么，要把它豁掉似的。“接头的地方——那还不如放在那家小学里好。”

他要具体想一下——大家忙着的到底是些什么事，可就模糊起来了。

不过演说总是免不掉的，他自己的话。将来有什么事要跟省里接洽——那当然也是他谭九先生的事。他得拿出一张名片去见省里的一位委员兼厅长，于是那位厅长就得很客气地跟他谈着抗战问题，还说不定会问到他关于民众动员的问题。“唔，民众动员是很困难的。唔，真困难。”

他嘴巴不知不觉动了两动。他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想象那位厅长是个戴眼镜的。

在这书房里一直坐到吃中饭的时候。有时候他忽然有个冲动——想要写点儿什么，把纸铺到了桌上，那枝小楷羊毫可始终没给搬动。他打桌上拿过《辞源》来随手翻翻。然后又把那册黄历看了好一会。

王老师他们为什么不来找他呢？难道倒是应该由他到他们那里去报到么？难道叫他上衙门一样，跑到那家小学里去问候他们么？

他为了要报复一下，饭后就出去走了一下午的人家，偏偏不去找王老师他们。连他那个死对头谭十一太公家里，他也都去过，那位太公虽然是他的亲叔叔，可是他晓得他是个老混蛋。

每逢看见一个熟人，谭九先生就总是谈起抗敌工作：

“这工作非做不可，这是我向来的主义。”

一面想象着王老师到他家里找他不到，而一切工作都动不起手来，而跳脚发急，他就快活得心都发痒了。

回到了家里，他也不问有客来过没有。反正不用你开口，九嫂就会自动地从头至尾——告诉你今天来过一些什么人，她对答了一些什么话，一些又聪明又能干的话。

然而这回太太没有开口。只在那里打开柜子找她的头昏膏药。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就听见太太在屋子里扫地，细毛牙子带着鼻涕在希里呼叻的。

“细毛牙子，细毛牙子！”他叫。“你上学的时候对王老师讲一声，讲我回来了，请他来一下子。”

马上他又觉得不妥。要是他们竟不买账，不来呢？

“哦，我去好了。你告诉他——我今日子有事要跟他谈。听见没有？”

这天太阳不很好。天上糊着一层灰白色的——云不象云，雾不象雾，很叫人疑心到这不是一个好日子。到处仿佛都在冒着水蒸汽，又热又闷。蚊子大概以为这是傍晚时候，嘤嘤嘤地在屋子里飞着。

谭九先生踌躇了好一会，不知道出门要穿什么衣才好。他把黄历拿到手里，可又不敢翻开来。虽然他绝对不迷信，有些事可总不大放心。要是一看——他今天要干的事正是遭了忌，那他到底还是出去不出去呢？

可是他用偷偷摸摸的手势打开来，装作无意的样往上面膘了一眼：那“宜”字下面印上了一大串。他于是怪他自己多事了：

“真是！何必查呢？唔，一个人信了禁忌——反倒碍手碍脚。”

他出门的时候，觉得很轻快。他先到湘源商店里去打一个转，这铺子是他外甥刘长松开的。

“莫泡茶莫泡茶！我没有工夫久坐，”他很忙地摆摆手。

“呃长松，你来，我有话跟你打讲。”

刘长松一面叫长松嫂拿烟端茶，一面驼着个背往他谭九舅舅跟前走去，仿佛怕屋梁会碰着他的脑顶似的。

那位九舅舅很谨慎地向四面看了一眼，然后摊开左手，用一根右手食指在那掌心里指点着：

“昨日子我跟你讲起的那个路径——我想决计要派你一个工作。抗敌大会一成立起来，事情是一定有你当的。你是我的人：我总照拂你就是，你放心。况且你呢——唔，初中毕了一个业，论程度——论程度——此所以——总而言之你也可以算是一个知识分子。……”

长松嫂端出一盖碗茶来，忍不住要问：

“九舅舅，你老人家看了报没有？上海那路打得怎样了？”

“上海那路——唔，”谭九先生打了莫名其妙的手势，点了点头。又把视线回到了刘长松脸上。“我们镇上自然也要做工作，此所以——我自然少不了你。横竖他们也不过是些师范生，你当他们是什么好脚色嘅！……我啊，是这样：你们推我出来，那我不客气，我就要用我的亲信来做事，‘举贤不避亲’。这是我向来的主义。你看早年文正公，他老人家——”

这里他接过长松嫂敬他的一支纸烟来，点上了火。他好象给烟熏得有点不好受似的，轻轻皱着眉，眨了眨眼睛。于是又用手指在桌上敲着，极其庄重地谈了起来。

不错，当年文正公也是在家乡工作。他老人家是个翰林公，就等于如今一个大学毕业生。此所以地方上一办团练，当然就要推他老人家出来主持。不过——谭九先生一说到这里，忽然把声音放低了：

“论资格的话，自然没得第二个人。不过——不过——他老人家手底下要是没得几个人，那也揽不出来。天下的事情都是这样一个理。”

他稍为点了点头，架势要走，可是又想起了一件事：

“总而言之——你的工作我一定派你一个，不成问题。不过你千万莫讲出去哪，晓得吧，千万！”

这么一交代了个清楚之后，他就头也不回的摇摇摆摆出去了，转一个弯，到了清风阁茶店。他挺着脖子站在那里，眯着一双眼，往这些茶客里找一个什么人。

等到他发觉茶店老板在这里恭恭敬敬向他打招呼，他就使头部稍为动了一下：

“梅十刨子不在这里？”

“他老人家在里头打‘跑和子’。九先生进去看下子不？”

九先生咕噜了一句什么。可是到底把梅十刨子找到了。他把人家拖到屋角落里，小声儿说：

“昨日子连没找得你到手。呃，梁家大屋给抽中了那个老二——他究竟怎么样？他要不要找替身了？”

“你还问哩！”梅十刨子忿不平地溅着唾沫星子。“这个买卖早就给你们贵府十一太公抢去了。”

“十一太公！他找的哪个？”

“他介绍了麻牙子去顶。梁家大屋出了六十只花边。”

谭九先生咬咬嘴唇：

“这老而不死的家伙！麻牙子要他来介绍？趁我没在屋里的時候——哼！……十一老官得了几个花边，这回，你看？”

他这就不免要埋怨梅十刨子——真也太大意了。梅十刨

子跟梁家大屋这么密来密往，而麻牙子又向来是听他谭九先生的话的。怎么他一不在家，就让那个老头儿做了手脚去呢。

“真是要命叫！什么事都非亲自出场不可！”

那个梅十刨子可不大服气：

“哪个叫你一出门就是六十年！你要得不想回来，人家还不趁势做了这笔生意去？”

“莫嚎，莫嚎！”谭九先生向旁边瞟了一眼。“哪个要得不想回来？我是去收租……”

“收租——唵，收租收到李家大嫂床高头去了吧？”

谭九先生赶紧打断了对方的话：

“莫扯白了。人家跟你讲正经路……”

“还讲个屁！——连收场锣都打过了。”

于是谭九先生冷笑着点了点头：

“好得很，好得很！我们的抗敌工作——头一个就要举发抽丁舞弊，冒名顶替的案子！十胡子你也该上劲些：我有许多工作要叫你做的。不过目前——唔，务必要严守秘密。严，守，秘，密：记着这四个字。”

把对方的脸盯了一会儿，就打个手势结束了这场话：

“唔，就这么办。”

他匆匆忙忙又回到外面的茶座里，对那些茶客谈了一点消息。他知道得很多。例如敌国的面积有多大，火山有多少，大地震每隔多少年就发生一次：他全部有个数。他预言这回敌国又得来一个山崩地裂，大火三月不息。他看看大家的面部表情，就加了一句——

“这真是天报应——要讲句迷信的话。”

还有呢，英国跟法国已经派出了军舰，帮我们进攻敌国，要把他们的京城打个糜烂。可是他还没有打听出到底战斗舰是多少，巡洋舰是多少。

这么耐心耐意讲述过了，他这就反复地叮咛人家：

“这都是军事上的秘密，乱讲不得的。顶好一个字也莫露出去。”

茶店里——这里那里都有人低着嗓子议论起来，好象蜜蜂样的嗡嗡，还夹着嘶嘶的声音。那位谭九先生倒满不在乎地抽起他的水烟来了，一面不住地用手在身上掸灰。只是有时候偶然搭一两句嘴：

“噯，所以罗，所以罗。这就叫做踏平三岛喽。”

为了怕那些隔得远一点的茶座上没听清这些消息，他赶紧放下水烟袋蹇过去了。

他是十一点半钟到那个学校里去的。一进门就看见有两个生客——都挂着什么机关里的证章，站在院子里跟王老师和徐校长他们很客气地拉拉扯扯，看样子大概是学校里要留这两个客人吃中饭。

“这是什么人？”谭九先生想。

不过他还是带着很忙的样子走进去，而且把脚步踏得格外响些，好叫人家发觉。

“谭先生来得正好，”那位王老师点头招呼，走了过来。“这里正想做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情，要请谭先生参加的。”

这位谭先生可吃了一惊：

“怎么？你们已经就筹备起来了啊？”

他刚才那种忙迫劲儿——如今就一下子凝成了冰似的，

叫他感到了一阵冷气。

王老师指指那两个生客：

“那两位先生是民众教育馆的，跟我们讨论过……”

“唉，糟了！怎样这样性急呢？”谭九先生很着急地打断了对方的话。“我简直没听见讲起。真是意想不到！……唔，到底筹备一些什么工作呢？”

王老师一面把谭九先生让到那一间办公室里去，一面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民众教育馆派人到这里学校来接头，想要在这镇上举行一次防空演习，对大家讲点战时常识，另外还要办点东西慰劳出征军人家属。

“预备演一次戏，”王老师很平板地往下说。“县教育局跟县立乡师都会有人来参加。”

每逢王老师说一句，谭九先生就轻轻摇一次头。这里他就又象是应着又象是叹息，在鼻孔里响了一声——

“嗯——！”

可是这时候王老师似乎发见他的同事们已经把那两位民众教育馆的客人留住了，就又说：

“我介绍谭先生跟那两位见见，好不好？”

“莫忙，莫忙！”他右手一扬。“呃，我试问你：揽了这一阵，只有这点点子工作啊？另外总该还有一点子吧？”

“倒也没有什么了。只还想出两份壁报，推定这位陈先生负责编辑。”

谭九先生不放心地看看那位陈先生——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一身旧学生装，正坐在一张桌边画着什么表格。一听见有人提到他，就起一起身，带着副忸怩样子向谭九先生打



个招呼。看来也不是个什么行脚。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谭九先生用大拇指摸摸食指上的石灰指甲，嘴里咽下了一口唾涎：

“但是这些路径——呃，这些工作——由哪个来领衔呢？”

别人似乎一时明白不了他的意思，他就又换了一个讲法：“这些工作是哪个编派的呢？”

“大前天，民教馆的人邀我们去商量了一回，就是这么大致决定了。”

“嗨，这就太——太那个了！”谭九先生又摇摇头，叹了一口气。“你想呢，民教馆那几位并不是我们镇上的，他们只是个客边，怎么倒要他们来作主呢？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啊？讲出去真要笑死外国人。我们镇上当真就没得个人了？”

“镇上有许多人参加。令叔也来的。”

谭九先生猛地跳了起来。

“什么！十一太公也参加！”他急得直顿脚。“唉，拐了场！拐了场！”

“怎么？”

“他是土豪劣绅呀，他是！”

那位陈先生看了看王老师，动动嘴刚要开口，谭九先生可轻蔑地瞅了他一眼，赶紧抢着说了起来。声音提得很高，屋子里嗡嗡地起了回声：

“我们固然是要全民抗战，男女老少都要合作——不错，自然要合作。这个路径我向来最主张，我早就极端赞成的，你去问梅老十就晓得。我见一个就讲一个：如今你跟我要联合起来打倒日本。我想你也晓得这是我整个的主义。然而——

然而——嗯，土豪劣绅！那不行！十一老官是我的叔叔，照家族主义讲来，我本该拥护他。但是我是个讲国族主义的，想必你也不反对这个主义。我要爱国，为得——为得——要——要——要——要抗战！那我那我——大义灭亲！俺，不客气！”

“呃，谭先生，”王老师晃了晃手，好象有点窘了的样子。  
“呃，呃。”

“我反对！我反对！”

王老师把眼镜取下来措了措又戴上去。他讲起话来总是板板的。他说十一太公帮了不少的忙；亲自去对这里商会的人解释防空演习的意思，劝大家到那天要依交通管制。他老先生还答允出面来募捐，好在慰劳出征军人家属的时候多办点东西。

“他老先生是很热心的。”

“哼，热心！”——谭九先生精疲力倦了似地坐下来，摇着脑袋。

不知道是因为空气不好还是怎么，他觉得有点发闷，不知不觉嘘了一口长气。屋子里似乎越来越暗，叫他忽然感到自己是在一个什么陌生地方，连王老师也成了个陌生人。于是他又嘘一口气。他想要站起来走动走动。他觉得这里的空气变得重甸甸的压到他身上了。

他想，十一老官一出场，就连老王也都倒了过去，他谭九先生的人越搅越少……

“我反对！”他嚷。“我反对！”

院子里那批先生们——什么时候已经都走进了办公室，他竟没有留意。这屋子里就起了高高低低的话声，还夹着王

老师的嗓音，而那个小伙子陈先生也帮着说一两句。他们都在这里设法使谭九先生息怒。

“不是！不是！”谭九先生格外起劲了点，调门儿也给打高了许多。“我决不是为私。我是看见抗敌工作要紧，老实话。如今竟把腐化分子都扯进来做工作了——没得一眼屎新知识，头脑又顽固得要死，这这——唉！我怎么能赞成呢，试问！讲句不怕丢丑的话，我们家叔实在——”

他痛心地叹了一口气。

经大家劝了几句，那位徐校长还留他在学校里吃饭，他才渐渐平静下来。上桌的时候他还跟民教馆的两位先生让了好一会座，一面又招呼徐校长：

“怎么？还打了酒？唉，真是！”

这才轻快了起来，有说有笑的了。他还很熟练地运用了学校里的“二人三箸制”——他是常常在这里吃饭的。他谈起用公共筷子的卫生，呷了一口酒之后，又谈到地方上的迷信。他冲着民教馆那两位先生发议论，他认为一般人做什么事都要看日子，真是可笑。

“那就——你跟我如今要做抗敌工作，又怎样看日子呢？黄历上还没有这些新名词：‘宜开会’，或者‘宜工作’……”

说了就打哈哈，连脸都涨得通红。他看看人家响应得不够劲，这就补充了几句正经话：

“黄历呀——简直猫屁不通。什么——什么——‘雀入大水为蛤’，这怎么解呢？雀子到了水里，怎么会变蛤呢？唔，你跟我用科学的眼光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通的。”

然而他可并没有忘记工作。下午趁没有上课之前，他又

跟王老师谈了一谈。他用右手食指在空中指点着，叫人家不要上谭十一太公的当：那个老头表面上是为公，实地里是为私。在这次抽调壮丁的那件事上，他老先生竟暗中找些人去冒名顶替，从中揩油水哩。这里谭九先生虽然把声调放得很平静，可是他打了一个斩铁截钉的手势——主张赶快成立一个抗敌大会，来调查这些勾当。他从王老师手里接过一支哈德门来，点上了火，又说：

“这个大会是个法团，跟县政府自必是平行的，唔，彼此用公函。至于省里——至于省里——隶属倒也不隶属，不过我们宁肯客气些，送省里的公事怕要用个呈文才合式，你看呢？极不堪也该搅个咨呈，你说是不？”

对方老是看着他那个正在指点着的石灰指甲，大概是在那里想答辞。

“哦，真的！”谭九先生用力地拍一下烟灰。“大会里总要选出几个委员来。还要分部工作，一部总也要一个部长。我们该把这个人选问题商量一下子。这倒是个第一要紧的路径：人选马虎不得。你看如何？”

王老师搔了搔头皮，似乎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上面去，一下子不好怎样搭嘴。

“那么——”谭九先生轻蔑地瞅了他一眼，“那么跟大家商量一下看吧。”

可是他们好象都不大热心，只让谭九先生一个人哇啦哇啦，谁也不来附议。连上课的铃子都似乎在那里叫“我——不管！我——不管！”孩子们都劈里拍啦跑到教室，连他的细毛牙子在内，咕咕刮刮嚷着，好象在议论他谭九先生多事似的。

他觉得这庙宇改成的校舍总有点什么别扭。听说这里从前有个香火老头<sup>①</sup>吊死过，如今就连先生们的脸上都有点阴森森的，并且显得死板——再也莫想说动。

“这批不识抬举的家伙！”他肚子里说。

一看见王老师夹了一大叠作文簿要去上课，他一手把别人拽住：

“老王，老王，你们要给我一个最后答复——到底你们依不依我的意见。要是要是——唉，如果你们不依我的，那我就只好不探不问了。到那个时候你们莫怪我消极。”

他紧盯着别人的脸。看来王老师一时决不会有圆满的答复，他于是很慷慨地加了一句：

“这样子吧：你们去考虑考虑，明后日答复我，唔？”

王老师刚要脱身，可又被他拖住。

“呃，我问你。那个陈——陈他——那个陈先生——他程度还要得不？他是个什么出身？”

“他是省立一师的。”

“哦，一个师范生！”他想了一想。“他编壁报——唔，壁报固然是一个小工作，没什么了不得的事做，不过倒也马虎不得，你说是不？此所以——此所以——呃，他到底还行不？总莫闹笑话才好，顶起码的话。老王你要看住下子，唔？”

街上有好几处都贴上了壁报：录了一些报纸上的消息，还有关于防空的文字和图画。那位徐校长跟谭十一太公还联名请了一回客，商量防空演习以及慰劳出征军人家属和演戏的事。

<sup>①</sup> 香火老头：寺庙里的杂役工。

谭九先生也接到了一份请柬，可是他没有去。

“如今还不是我出山的时候。这些小工作等十一太公去唱好了。我懒得去搅！”

他躺在宝庆皮椅上，随手拖一本《湘军志》来翻翻。他偏不去跟他们见面，看他们能做出个什么事来！

“嗯，真是古怪！”他一个人嘟哝着，“连土豪劣绅也来做抗敌工作了，哼！”

太太正在替细毛牙子上袜底，听着吃了一惊，连忙停了手抬起脸来，压低嗓子问：

“怎么，又要闹打土豪劣绅了啊？”

丈夫把手里的书一摔，皱紧了眉：

“你晓得个屁！”

他嘘了一口气，用手摸摸脸。眼睛老盯着门口那张黄纸朱笔写的倒贴着的“茶”字——这正是他自己的亲笔，不过那天故意写得粗些，叫人看来就不象是他的字。

“真没得搅首，连十一太公也来合作了。”

太太把眉毛一扬，十一太公——那她早就看穿了那个老家伙的。怪只怪她丈夫怎么不放厉害点儿。哼，看吧，如今地方上的人有事多半去找十一太公，不来请教谭九。这简直是抢人的买卖！于是她把下唇一拨，摸不清她到底鄙薄十一太公，还是嫌谭九先生不中用。

随后她放低了声音：

“新屋里的刘老官在十一太公那里余到了谷子了呐，三块二。你看十一老官蠢呀不蠢——就这样来给他！”

“等他去来！干我的屁事！”

可是太太总忍不住要谈点新闻：

“梁家大屋里二牙子已经编了队，明日子就要开到省城去了。”

“怎么？他不是已经找到了个替身？”

“哼，还讲替身哩！”她把针在自己头发上抹了两抹。“哪个要他去找十一太公嘛。偏生十一太公不擦这些闲事，碰个大钉子。二牙子还不是要去当兵？”

“活该！”

他站了起来。走到书架面前，又赶到插信袋的地方。然后踱出去，反着两手站在黄土阶沿上，心不在焉地瞧着那些鸡啄食。他吐了一口唾沫。他为了要捺住他那一肚子的无名火气，就决计来想一点别的事。

那些知识分子怎么不来找他呢——他想。他们全都去拥护那个土豪劣绅去了么？

“活该！等他们去瞎搅好了，”他嘴抿得紧蹙地冷笑着。“梁家大屋二牙子已经吃了他的亏，老王他们也会——嗯！”

这回的防空演习一定做不通的。演戏呢，也一定会弄得一塌糊涂，合底下的人都喝着倒采，一个个把茶壶茶杯摔上台去。“嗤！嗤！”“咚！……”

唉，糟得很。

“他们都是些粗人。一个不来神还要打架。唔，从此以后——十一老官的名誉也扫了地，你看吧。”

他又吐了一口唾沫。刚刚打算拿支纸煤子到火笼里去点火，可是忽然又想要出去一趟。

“九嫂，把那驼绒夹袍讨出来，快些！”

他换衣服的时候，无意似地把黄历翻开来看了一眼。五分钟之后——他一到了清风阁，就把梅十刨子的水烟袋捧了起来。

“呃，十胡子，”他盯着烟斗抽烟，眼成了斗鸡眼，“梁家大屋那个老二——并没找麻牙子替他噢？”

“是嘛。麻牙子替他舅舅担货去了，他怎么会替人去当兵？”

“怎么那天你讲……”

“没那个事，没那个事！”梅十刨子瞅他一眼，仿佛怪他无中生有似的。“呃，讲个正经话。你讲的那个什么大会——到底怎样了？你答应替我搅个委员，你又连不上劲。”

谭九先生正吹着了纸煤要抽烟，这里噗的一下把它吹熄：“不替你搅的不是人！我还想要你主持一个部：你跟我这边的人，总要搅点名堂到手。别个来搅，那就——哼，总叫你放不得心。”

并且他已经想得很周到，他打算叫梅十刨子来主持那调查敌货的那一部工作：这个路径常常有罚款收进来，他决不能叫一不相干的人去管这有银钱出入的事。

“不过如今他们这些搅法——我是根本反对的。我也懒得去探他们的事。你还是稍为稳住下子再讲：横竖等下子就有你跟戴的日子。暂时你跟我看着吧，他们这下子要不搅个稀糟我就不信！”

一面说，一面不放心地看看四面，声音也放低了些。不过别的茶客们还是听得见，他们一个个凑过脑袋来。

“怎么？”一个人问。“出了什么落亮？”



大家都静静地等他回答。所有的视线一齐到了他那张方脸上。他没那回事似地坐下来，微笑了一下：

“没什么。”

停了一会儿。他发觉他们对这个问题不大关心，没有谁再钉着问他下去，他就失望地想：

“嗨，这里的民众真落伍！”

“落壳总会要出几个的，你看吧！”——这回他把声音提高了点儿，脑袋在空中画了个圈。接着装上一斗烟，用粗粗的手指在烟袋嘴上抹了一抹递给梅十刨子，这就坐下来掸掸衣上的纸灰。“讲起来呢，又象是破坏人家名誉。而其实——其实——他们都是假公济私。有几个真爱国的。我试问你？”

他听见茶客里有人提起演戏的事，他就笑了一笑：

“这不过是文明戏，你当是什么好戏班子哦。没得一点看首，尽是些扯白屁的家伙。”

想了一想，又一连摇了好几次头——“看得不得，看得不得。”他瞧了瞧梅十刨子，又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了会儿，他就自动说明出来，脸色也变得极其严肃了：

“大家要留神些。他们这回有阴谋，唔。”

“什么？”有人问。

谭九先生移移屁股坐正，拚命装出一副平淡的样子：

“还有什么讲的？左右不过是搅钱的阴谋。捐了地方上的款子好上他们的荷包。”

“这回没派捐呀，”有谁插嘴。

“好，好，那你放放心心去看戏就是。”谭九先生冷笑着。“你也不想——他们无缘无故怎么要唱文明戏。他们都是蠢

宝，是不是？他们自己打荷包里拿出钱，贴了老本，专诚唱一台戏来请你看看，他们就这样跟你要好，是不是？”

说着大笑起来。一会儿可又收了笑容：

“唔，你去看戏罗。你一走进了那里，人家带两个枪兵来，当场派捐，叫你写二十担谷。你不写不行，唔。你想跑也跑不脱，门口有枪兵守着。”

有谁叹了一口气。跟着来的是低声的议论。还有那个杨大猛子竟在跟人争辩着什么，隐隐约约还听见“谭九”“谭九”的。靠上首那桌响起了一位老太爷带痰的话声，说要是没有学校就不至于闹出这许多名堂来。

谭九先生马上转过脸去：

“落实讲，这倒并不怪学堂立不得。我们细毛牙子——明年我想叫他退学，到城里上学去。”

于是他站起来，很快地扫了大家一眼。他认为这是个教育问题，不过他现在没有工夫细谈。他掸掸身上，对梅十刨子打个眼色，咕嘈了一句“真落伍！”就走到杨大猛子那张桌边坐下，谈了十来分钟，很忙地走开了。

杨大猛子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使他心头好象压着一块石板一样：原来王老师跟十一太公他们——竟议论到地方上囤谷子的人。他们还要在壁报上谈这些事哩，听说。

“好得很，好得很！”谭九先生紧紧咬着下唇，咬得泛了白色。“哼，他们竟讲起老子的空话来！”

街上的行人跟手推车照常挤着喊着，他们仿佛故意拦着他的路，叫他走不顺畅。他粗手粗脚推开前面的担子，又把一个老太婆撞得跌跌摇摇的，他一个劲儿往北冲。

他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一来到了那学校里，路上的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也没有瞧见。

“好哇好哇！”他咬着牙狞笑着。“人家忙得要死的在这里做工作，你们倒在背后攻击人家！”

王老师正忙着帮陈先生弄壁报，拿笔蘸着红墨水在报纸上打记号，无名指上沾上了许多红的。他诧异地瞧着这位来客，眼镜里那双小眼睛也张大了：

“攻击什么？”

谭九先生脸上发了热，两手在暗地下抓紧着拳，连舌子都打起结来：

“你们——你们——嗯！你们——”

那个姓陈的小伙子听见声音走了进来，一面用个纸团子在擦手指。谭九先生瞟了他一眼，又瞪着王老师，嘴角一抽一抽地在那里动。

“莫装做这样子！”他叫。“我问你，你们讲过没有——什么谷子不谷子的……人家有没有谷子干你们的屁事，要你们来讲！……你们是什么东西，我问你！你们是什么东西！”

“什么谷子？你说什么？”

“哼，装呆！你们是不是讲过——什么囤不囤谷子……”

倒是那位陈先生想了起来：

“哦，是的！我们看见报上有一篇文章——讲战时粮食统制问题的，想在壁报上转载一下。这篇文章顺带谈到粮食统制可以防止囤积居奇，哪个攻击了谭先生呢？”

谭九先生退了一步。他咬着牙叫了一声“杂种！”就往外冲。到了门外他才想起还有些话没发泄干净。他打转身的时候

候拚命忍住他的狂怒，声音给弄得哆嗦着：

“好得很！你们倒来这一手！人家推诚布公跟你们一起讨论，忙又忙得要死，哪个晓得——哪个晓得——你们背后破坏我！……嗯，我不怕，我不怕！你们无非要使出大家来反对我，好得很！我等着！我倒要看看你们的手段看！……噢，你们当我是个蠢宝啊？其实我都晓得，都晓得！你们要排挤我，是不是？好，看哪个狠！”

他不等别人有开口的机会，一掉脸就走。一面从牙缝里挤出了嘶嘶的声音：

“哼，人家处置自己的谷子也要讲空话！娘卖肠子的！——你们配叫做知识分子！”

于是他回家躺到宝庆皮椅上，把左腿搁上了搁手。

“我不合作，我不合作！”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茶呢，我的茶呢？真不晓得你过些什么日子——到这个时候还没得开水！”

太太在太阳穴上贴着头昏膏药，眼睛也朦朦的，好象没睡足觉。可是她头脑还很精明，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

“刚才长松来过，”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报告着。“他讲你答应他有个什么工作，他特为来问个讯……”

廖九先生咆哮起来：

“冲他娘的梦！——工作！娘卖肠子的这个瘟地方！——简直没有揽首，顽固腐化得到了这个化境！……那个再问起这句话的——我要结结实实捶他一顿！”

作于1937年11月初版本集。

## 华威先生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噢，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地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

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象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象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象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象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

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刮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象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刮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

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刮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



里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象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

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账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议，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上帽子去

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份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

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原载《文艺阵地》半月刊 1938 年 4 月

16 日第 1 卷第 1 期。

## “新 生”

那位李先生刚到这中学校来找潘校长的时候，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吃了一惊：怎么，这就是那位作家兼艺术家的李逸漠先生么？

他那件重甸甸的中装大衣，他那两口重甸甸的小皮箱，都是灰扑扑的样子。他身子又高又瘦，脸子有点黑。他大概有两个星期没有刮脸，下巴上竖出了一根根的胡须梗子，一个四十来岁的人竟看得上有五十的年纪。连他那副近视眼镜——都显得给风尘沾染了，好象那些整年不措的玻璃窗一样。

你要是读过他几篇精致的小品文，你要是知道有一个刊物上称他做“最纯粹的艺术家”，那你一定会觉得——他这副外貌跟他那些作品是怎么也调和不起来的。

然而李逸漠先生用种很感慨的口气告诉了潘校长：

“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老潘，我做了一个南柯大梦。如今可醒来了。我真要感谢日本强盗：要没有他的炮声震醒了我，我还在那里做隐士哩。”

谈到他家乡将失陷时候的情形，谈到他流亡出来的情形，他就说得很快，突出的颧骨上有点发红。有时候他忽然打住，好象一下记不起来似的。接着身子不安地动了一下，又性急

地说了下去。老潘知道逸漠有满肚子的忿怒。可是老潘觉得他这老朋友平常修养得太和平，太不会使性子，现在要发脾气都不知道怎么发法，看来只是表现了急躁。

李逸漠在敌人离家乡只有六七十里的時候，带着他太太和女儿跑了出来。他平素每年能收七百担租谷，今年可完了。他把她们母女俩安顿在岳家——在浙江南部一个什么乡下。他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找老朋友。

“陪太太隐在乡下有什么意思呢。我是决定了的：我要到这后方来做点工作。我要开始我的——我的新生活！”

他知道这里高中部出了四小时图画课的缺，就答应担任了这一门课。他认为他应当附带找这么一个职业。

“啊呀，”老潘一半开玩笑一半认真地微笑着，“你居然肯在我们这学校里代课，我真觉得有点惶恐的样子。……”

可是逸漠先生庄严地站了起来：

“笑话！……现在的逸漠不是过去的逸漠。过去的逸漠在那里学陶潜，而现在的逸漠呢——是墨翟。我要工作，我要吃苦。千千万万的人都在那里受苦受难，而我——而我——事实上当中学教员也算不了苦。我连小学教员都肯当！”

于是老潘把校园里那间疗养室拨出来——请逸漠先生住进去。于是逸漠先生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他参加这学校里的一个文艺团体做指导。并且替他们办的一个小周刊写了点文章。他还打算画些画，有宣传意义的画。

“我们应当向所有的人宣传，”他很性急地对学生们说，手指莫名其妙地乱动着。“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怎样的正直，宽大，和平。而敌人呢——兽性，残忍。我们不单

是为我们国家的存亡而奋斗，并且是为人类的庄严而奋斗。”

他不安地在图画教室里走来走去，好象要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他全身的力气全都聚在他那只右手上，一把抓着拳头一会儿又放开。他脸上有点发热。鼻尖子那里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预示他要沁出眼泪的样子。

几个学生都紧盯着他。他扫了他们一眼：他视线一碰到他们的每一双眼睛——他觉得似乎竟撞出了一种响声。于是他躲避似地走到窗子跟前，对外面看了四五分钟。

这里的天气总是这么恶劣：黑云凝成了一块铅板似的压在你头上。校园里的枯树枝上缀着些乌鸦，在冷风里面摇晃着。现在还不到五点钟，屋子里已经很黑了。可是天空里还透出了一线青灰色的冷光，黯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

忽然他想到他的家乡：他每逢工作得疲倦了，总得在他书斋的窗边站这么一会，看看那个精致的小园子。他记得那个金鱼池里的青苔——就是到了冬天也都碧绿的。

“那棵腊梅总已经开了花吧，”他对自己说。

他怕人家会看穿他的心事似的——向旁边一个学生瞟了一眼，马上又着手来校正自己的思想。他很冷静地告诉自己：在这么一个苦难的大时代里，谁也不能够再贪图他过去那种舒服的生活，谁也不能关起门过他的清闲日子了。

而这里呢，完全是一种新环境。

可是他没声没息地嘘了一口长气。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总感到这新环境仿佛缺乏了一点儿什么东西。他觉得他受到了一种什么压迫，叫他的身心都活泼不起来。连他在这满肚子人类的愤怒——也不是那种火热的愤怒，而



变成了一种阴森森的东西，变成了一种跟忧郁掺和起来的东  
西。……

为了要避开这些不快的感觉，他故意去想些别的事。

“真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四点钟课全部排在星期三下午  
呢？”

后面有哪个学生“嘶！”的一声；不知道是发笑，还是摸鼻  
涕。他吃了一惊，慢慢转过头来。脸上带着一种不好意思的  
表情，好象一个自爱的孩子刚刚哭过，又在生客面前露了脸似  
的。

他搭讪着问：

“你们对于——呃，你们在课外画不画图画的？”

几个学生互相看看，笑了一笑。

“你们二三年级的图画是选修，”逸漠先生有点不大高兴  
地说。“你们既然选了这门课，当然你们对于艺术是有点兴味  
的。不过我总希望你们多去画点宣传画贴到外面去，唤醒一  
般民众。只要画得人家看得懂就行，即使技术很幼稚也不要  
紧；横竖现在是——现在不是我们谈艺术的时候。现在艺术  
是没有用的。”

那几个学生又互相看看，大概在那里交换眼色。随后一  
个剪和尚头的学生把屁股稍为掀掀，来代替了起立。

“李先生，那么那些宣传画呢？——是不是艺术？”

“这不是艺术！”李先生带几分激动地答。

“是不是一切的宣传画都不是艺术？”

做先生的有点可怜那个学生。唉，连这也要问！不过他  
还是耐心耐意解释了一回，宣传品就是宣传品，绝不是艺术。

他还再三再四地说明：目前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鼓励国人的东西，唤醒国人的东西。他用右手在空中砍着，渐渐的越说越快起来。

“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敌人用大炮来轰我们，我们也用大炮去回答他们！现在顶伟大的是前线的抗战军人，而顶没有用的就是我们这些所谓艺术家。我们应当赶快暂时抛弃艺术，来做点每个中国人该做的工作。……”

“李先生，”——这回那个和尚头索性连身子都不欠一欠了：只坐在画架前面干叫。“那么柯勒惠支<sup>①</sup>的那些连环图画，苏联的许多木刻——都是有宣传意义的，那些东西算不算艺术呢？”

“这又是鲁迅的信徒！”李逸漠想。

他们师生互相盯着。一阵难堪的沉默。屋顶上有乌鸦飞过，“哇”的一声，好象它老早就在旁边偷听，现在可忍不住爆出了这么一声喊似的。

逸漠先生猜到他自己脸色上一定有点什么异样的反应，因为有一个学生发出了一声轻笑，而且向窗外瞅了一眼。于是这位当先生的也拚命摆出一副微笑来，表示满不在乎。可是一开口——自己也觉得声调不太自然：

“关于这个问题，这个这个——唔，这是一时说不清楚的。这个这个——一个美学上的问题。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讲起来复杂得很。……你不妨在下课之后来找我，我慢慢地帮你弄明白。”

<sup>①</sup> 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1867—1945)德国进步的女版画家，所作多反映被压迫者的饥饿、流离、疾病、挣扎及奋起革命。

然而那个和尚头一直没来找过他。只是每逢星期三下午，总有几张漫画送给他看。那些问题呢——可绝口不提起了。

一般学生也都不大跟他接近：似乎是把他当做大人物而不敢麻烦他，又似乎是看他不起。有时候有个把学生来请他替那个小刊物写文章，请教他要怎么编排才好看。他们总是一谈完了事务就走掉的。

他走过有学生的地方，常常听见后面有人说：

“这就是李逸漠。”——不知道到底是表示惊异，还是一种讽刺。

他们倒似乎很喜欢那位陈先生，那位教物理和教学的先生。那是个小个儿，脸上有几颗麻点。他管的事情很杂：又是什么座谈会，又是什么读书会，每星期六晚上还要到民众教育馆去讲一小时战时常识。他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多方面的——一会儿是谈达姆弹之类的通俗文字，一会儿又来一篇敌国的经济危机。他看见了逸漠先生，总是很恭敬地点点头。

老潘有好几次对逸漠先生谈起他：

“教师里面精神最好的是陈先生。人又热心，又虚心。他于社会科学很有修养，……你愿意跟他谈谈么？”

“我想那位陈先生大概很苦的：他生活枯燥得很。”他停了会儿，嘴角上浮起了一抹微笑。“你大概很喜欢那种人吧：你们在生活上正是同调哩。”

真的。老潘在这张校长椅子上——一坐就是十九年。近来他干脆把家眷送到乡下，成天到晚都呆在学校里，过着他的刻板日子。仿佛也只有这么一种生活才配得上这些灰色的校舍，才配得这灰色的天似的，住在教职员宿舍里的七八位同

事——全都是这么一副劲儿。

有一个星期六傍晚，逸漠先生到底忍不住了。他象梦游病样的走进校长室。

“老潘，你们这里简直有种古怪病。已经传染到我身上来了。这就是单调症。再不然就叫它灰色症。……我真闷得慌。……我们出去吃点酒吧。”

“好吧，”那个静静地点一点头。“不过我是不敢喝酒的：我有心脏病。……要不要再找个人陪陪你呢？——呃，找陈先生来好不好？”

“他会喝酒啊？”

校长先生苦笑着摇摇头，然后带着几分抱歉的脸色说：

“我们这学校里——哼，恐怕只有章老先生会喝几杯。……”

“就找他来吧，如何？他这个人有没有一点风趣？”

“风趣？”老潘笑了起来。“八个大字：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接着又用一种校长的口气谈到那位章老先生。那位老先生也许是个饱学之士，一笔字也写得挺好，可是绝对不是一个好国文教师。他严厉禁止学生用白话作文。有一次一个学生作文上有“目的”两个字，他老先生就大发脾气，在那两个字上打了一个大叉。

老潘摊开两只手在膝头上敲着：

“请你看看！——这样的师长！但是他在这里教了十六年！每年暑假你都不能解他的聘：这里有一位大绅士替他撑腰。这就是我们的神圣教育界！老实说，这里教育界的情形

还算是好的哩。你有什么办法呢？——除非你根本不打算在社会上做点事。你要做事你就得迁就，低头，忍气！……”

李逸漠打了个呵欠，拿一根烟来点着，带种怜悯的眼色看了老潘一眼。

“那位老先生够得上说百分之百的腐朽，”老潘可还要补充一句。“一跟他谈到时事，谈到抗战呢——他，简直就是汉奸理论！”

这晚一对朋友在一个馆子里坐了两个多钟头，逸漠先生一个人喝了一斤黄酒。他不断地端起那把锡壶对自己杯子里筛着，不断地吸着，他那张瘦脸越来越苍白了。

那一个耽心他喝得太多的时候，他一把抓住了酒壶：

“老潘，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一个酒徒对人说：‘热酒伤我的肺，冷酒伤我的肝，而不吃酒呢——伤我的心。我宁愿伤肺伤肝，而不愿伤我的心。’这个人真是最会生活的。……你们不会喝酒——我真替你们悲哀。”

于是他大声吸了一口，还哑了哑嘴，很舒服的样子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一双眼睛很幸福地眯着，不过眼眶有点发红，叫人疑心他刚才哭过了的。

“起先我没有打算要吃这里的老酒，”他指指地下，“我想这里的老酒一定很糟糕。但是——而竟还可以。……老潘你倒尝一口看。你应当品一品这个味道。……”

那个给逼着喝了一点儿，很惭愧似地说：

“我从前倒还喝一点，不过也辨不出好不好。”

“这个——要比我们家乡的是比不上。我家里有九坛陈绍酒，据说是陈了六十年。六十年虽然不见得，三四十年大概

差不多。我常常邀几个朋友到我们那个镇上来小住几天，随便谈谈，吃点酒。……我酒呢是吃不多的，我只是爱那吃酒时候的风趣。……呃，你在杭州也住过几天的，你进过酒店没有？”

“没有。”

“喂！你应当去坐一坐的！”逸漠先生兴奋地把手一扬。“那些酒客——那种那种——唔，那才真是会吃酒。一块蘑菇豆腐干，两碗远年，他慢慢地品两个多钟头。……你不该不去了解了解那个趣味。”

他闭了眼睛，累了似的嘘一口气。他想起他家里那套专为他喝酒用的精致的磁器。又想起他那盒图章，他那些书籍跟字画。忽然他又记起他镇上那几位怪有风趣的画家，金石家——如今可不知道他们流亡到哪里去了。

他又嘘了一口气。他忍不住要说话，谈起他的家庭生活，谈起他那十三岁的女儿——她每逢他一喝酒，就得在桌边俯下身去，把她的嘴凑到他杯子上呷这么一口。而他的太太就在旁边带笑地骂：

“看这小鬼。”

老潘好象一个用功学生在教室里一样，耐心耐意听着。逸漠先生虽然猜到这些话对别人未必有什么兴味，可是他觉得身子里面积压着许多东西，不进出来就不舒服。

可是他一阵头晕。他把胳膊放在桌沿上，额头伏了上去。

“醉了吧？”那个问。“我们就回去好不好？”

他摇摇头。

别的顾客都走掉了，静得不象是一个馆子。街上显然也

不大有人走路，只有时候听见外面呼的一声响——打什么地方扫过去：叫人摸不清这到底是风还是汽车。

李逸漠忽然抬起头来：

“呃，老潘，你太太住在岳家呢还是住在你自己家里？”

“自己家里。怎么？”

“那就好，那就好，”他喃喃地说。“世界上只有岳家是最讨厌的一类人。我不反对结婚。但是岳家——岳家——唉，我真怕他！”这里他把眼睛张大了些。“我要不是家乡失陷，就是讨饭也不把太太送回岳家去。我的岳家，岳家——从岳丈起，直到小内侄为止——没有一个不卑鄙龌龊，自私自利！全是些庸俗的家伙，没有一个象个人的！……她——她——一封信……发牢骚……诉苦……娘家住不惯……要来……我怎么办呢，我！她们来了生活怎么办呢？她们做什么工作呢？不做工作——到这里有什么意思呢？……我要不是为得想做点工作，鬼才跑到这地方来！这里——这里——这样一个死城！一点没有生气！灰色！……”

他们是九点多钟回校的。街上的店家早已把排门关得紧紧的，好象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路灯怪可怜地发着幽幽的亮光，叫人觉得比没有灯还要黯惨些。

李逸漠一想到他自己住的那间房子——他的心就往下沉。

一间孤零零的屋子。好象除开了他逸漠先生而外，这世界上就简直没有一个生物似的。四壁都粉成柠檬色，干干净净的显得更加单调。没有什么陈设，也没有什么装点，只有简简单单一点家具，一点必要文具，其余就该算到他那两口小皮

箱。雪亮的电灯照在这么一间屋子里，叫人特别感到寒冷，感到寂寞。

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他得开始他的“新生”！

这里他忽然伤心起来。他觉得他自己是孤独者，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谁都不来关切他，谁都不来照应他。这真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碰到的怪境遇。他小时候有母亲，有姊姊，后来有太太：都是一看见他的脸色就知道他要什么。他的一些好朋友也都聚集在他四面，把他当做一个中心。而现在呢？——

“我恐怕是在做梦……”他糊里糊涂地自言自语着。

他希望这一切都是一个梦。一醒来——还是在家里，在自己那张软绵绵的暖烘烘的床上。床旁边茶几上，已经放着一壶太太替他早就泡得浓浓的红茶，还有一听老炮台，一部《梅村家藏稿》<sup>①</sup>。他女儿就得拿一支烟送到他嘴边，替他点了火，并且孩子气地笑他。

“爸爸这一觉睡得好长久呀！”

仍旧照每天早晨一样——窗幔子打开了一大半，让外面的阳光照进来，稀稀疏疏的竹叶影子就斜在地板上，叫满屋子都带着一种清幽的绿意。他仍旧照例要躺在那里抽完一支烟，看了吴梅村几首诗，这才慢慢爬起来。

原来这个世界还跟他本人一样，照旧那么和平，一点火气都没有。

“那样静恬的世界，说是竟有战事发生，这真太不可想

<sup>①</sup> 《梅村家藏稿》 吴伟业(1609—1672)作。伟业号梅村，明末清初诗人。其诗多寓身世之感，早期作品风华绮丽，明亡后多激荡苍凉之音。



象……”他想。“这个梦真长，……不过，《南柯记》里那个卢生——唔，梦里有几十年，……而其实，而其实——一下子。……”

他打了一个嗝儿，打袖子里掏出一块手绢来抹了抹嘴。他还坐在校长室里那张旧沙发上，不肯回自己屋子里去。校役们都已经睡了觉，老潘亲自替他到厨房里找开水去了。

于是他拚命去镇定他那昏乱了的大脑筋，要把它弄得清醒些。他打算仔细去记一记——现在他这个梦是什么时候做起的。

芦沟桥事件一定只是一个梦境。……沪战就更加没有这回事。……

那么“九一八”呢？——这个他可要想想看。还有“一二八”呢？我们中国就丢了这么四省，一点也不给那些暴行者一点打击么？……这里他坚决地站了起来，用手绢使劲抹抹嘴，拿十分果断的精神告诉自己：

“不行！不行！‘九一八’也实无其事，‘一二八’也实无其事。现在总还是——还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

“替你沏了一壶浓茶，逸漠！”老潘很高兴样的走了进来。“你先吃一点八卦丹吧，怎么样？”

逸漠先生叹一口气，从那个手里接过一小片八卦丹来，不经意地放到了嘴里。他重新坐了下去。手指摸着右边太阳穴——正在那里一跳一跳的。他带着一种忏悔的神情告诉那位老朋友：

“刚才我真不知道想了些什么！我太敏感，太多幻想：近来我神经上似乎有点病态了。”

“你还是早点去睡吧。我看你喝得太多了。”

“那不相干，”他有点不耐烦地答。“你不懂得我——我的那个……”

看了看校长先生的脸，他收回了他的话锋。他俩还是五四时期在北京的时候做起朋友的，以后可就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发展。如今——逸漠先生认为他一眼就把老潘认识个彻头彻尾，而老潘对逸漠先生呢——根本就一点也不了解。

然而这全校，这全城——就只有老潘还陪他谈几句。他永远只对着老潘那张长长的老实的脸子，永远只听见老潘那副高吭的嗓音。这就好象叫你餐餐吃这一色菜，天天吃这一色菜，不许你换一换口味。他盼望有个把别的同事找找他，哪怕那位小个子陈先生也好，甚至于那位章老先生都欢迎。要不然——

“要不然我真会生胃病了。”

从这个星期以后，逸漠先生每天都要喝一点老酒，不是上馆子就是叫校役去打。而总是找老潘陪他。有一次，他竟几乎发脾气地大声问老潘：

“这里就简直找不出一个吃酒的人么，除开那个什么章老先生？连学生里面也寻不出一个人来呀？连在校役里面也寻不出一个人来呀？”

跟那位小个子陈先生总算是认识了。那完全是个没有趣味的家伙，只知道忙着一些事务，只是跟他谈起怎么改进那个小周刊，只是要求他多给一点作品。一谈了正经事就恭恭敬敬点个头走掉，好象生怕人家抓着叫他喝酒似的！

“这究竟也是工作，”他告诉自己。

虽然他不大愉快，可到底也在酒后画了一幅漫画：一个军人跟老百姓牵着手在那里走路。他题好了标题——“军民合作”，忽然又觉得有点惭愧的样子。他踌躇了一会，决计就这么不署名的交了出去。

“糟糕！糟糕！”——他一看见那刊物在他漫画下面印出了他的名字，就突然有种被人打了一个嘴巴似的感觉。“竟登出了我的真名字，那些混蛋！从此‘逸漠’这两个字就不能见人……逸漠画出这样的画来。……嗨，真混蛋！真混蛋！……”

他觉得陈先生他们在故意破坏他。而那个剪和尚头的学生显然跟他们是一伙的。这次星期三在图画教室里——那个学生公然要求李先生再给点稿子哩。

“没有！”李先生冷冷地答。“我近来心境不好，什么也弄不出！”

一下了课——他就带着一种受了委屈的心情回到屋子里，在老炮台烟听子里拿出一支白金龙来，躺在床上抽着。一份当天的报纸簌地掉到了地上，他也没有去捡。这是他自己掏腰包定的一份报。学校里虽然有七八份报纸，可是全部陈列在阅报室里，总是好几十个人钻在一起看。这个他可弄不惯。

学校里什么习惯都这么跟他合不来，好象故意跟他作对似的。厨子实在应当判他几年徒刑才对；老是那几样菜，老是那么淡而无味。逸漠先生不愿意在饭厅里跟大家一块儿吃，吩咐他们单开到他屋子里，他们就更加欺侮他，叫他一看见那份饭菜就生气。早起想要喝一点茶呢，总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够把校役喊来。而茶叶——他亲自去买来的，据说是顶好的

祁门，泡出来只是一味的苦涩，没一点香味儿。

“真奇怪！”他把手里的烟一掸。“他们在这里居然生活得那样起劲，那样快活！”

他伸一个懒腰，起来呷了口冷茶，把茶杯生气地往桌上一顿。

嗨，喝几杯去吧。于是锁了房门走出来。

找谁同去呢？又是老潘？——逸漠先生踌躇着。一想到那位校长先生，他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仿佛刚刚吃过什么太甜了的东西，从食道一直到胃里都腻巴巴的很难受。

他这就放慢了脚步，装做散步的样子，装做是无意中踱到校长室里去的样子。

校园里的一排柳树开始在那里抽芽，给黯红色的云彩照着，望去就好像是一块弄脏了的绿色纱布。灰色校舍也仿佛给紫色的水冲洗了一遍似的，显出了一种怪不调和的颜色。

可是篮球场里发出了欢天喜地的叫声。还有些学生在那里起劲地唱《大刀进行曲》。教职员宿舍里也爆出了几个人的笑声，随后就飘出了一句话——“一般老百姓怎么会懂你这些抽象理论呢……”

这大概又是那位小个子陈先生！这大概又是在那里谈什么事务！

逸漠先生故意走近那热热闹闹的窗口，向里面瞟了一眼。也许陈先生会发见他，会请他进去坐坐。他步子放得更加慢，低着了头，好象在量这条小路的尺寸。有一刹那——他竟想要打破他的惯例，竟想要自动闯进陈先生屋子里去。

不过他没有停脚。

“为什么他们不来找我，倒要我去找他们！”

就这么着，这天晚上吃酒的时候，仍旧是那一味老菜——那个老潘。

“我这里真住不惯，真无聊！”他埋怨地瞅老潘一眼，仿佛这都是老潘害的。“我实在想要走。……但是走到哪里去呢？——别处没有朋友，生活又成问题。……活活把我卡在这里！……”

他一直没有写文章，也没有画画。他心境不好。自从认识了那位章先生，他向那位先生借来一册石印本的《石鼓文》<sup>①</sup>，每天都临写写。

章老先生是个红光满面的老头儿，背有点驼，腿有点瘸。照逸漠先生看来，那个国文教员并不象老潘说的那么可憎。而且有些嗜好还跟他逸漠先生相同：也是喜欢买买碑帖，也是喜欢玩玩图章。他们在教员办公室彼此谈到各人对《泰山金刚经》<sup>②</sup>的爱好，简直非常投契了。

“这种石刻我已经搜罗到一千零五个字，”逸漠先生说。“易培基<sup>③</sup>也没有我藏得这样多。但是现在——”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现在不晓得是烧掉了还是被日本人拖走了。”

“所以罗！”章老先生很快地接上来，轻蔑地眯着一双眼睛。“我也灰了心，近来也懒得去找这些东西了：当这个乱世有什么好谈的！这真是个劫数！有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硬

① 石鼓文 秦统一前刻石，在十块鼓形石上记述秦国君游猎事。书体为大篆，历代对其书法评价很高。

② 泰山金刚经 在泰山石经峪，摩崖刻佛教经典《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字大方尺，书体楷隶参半，书法雄深，现残存八九百字。

③ 易培基 民国时人，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要搅出这样一个故事来，唉！”

逸漠先生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试着提出他的反驳来：

“然而人家来侵略我们，我们如果不抵抗……”

“嗯，抵抗！”那个把嘴角往下一弯。“抵得人家赢么！抗得人家赢么！徒然自讨苦吃！”

“那么我们难道让他们来占领中国啊？”

“倒也不是什么让，……总之——总之——唔，你打人家不赢，何必又自讨苦吃呢。你一打——牺牲反而大。……”

“怪不得老潘说他是汉奸理论！”逸漠先生想。

那位老先生一个嘴角上缀着一泡白沫，他用小拇指的长指甲把他掏掉，又愤激地说：

“比如——他们到的一些地方，先倒也好好的。然而后来来了游击队，又有了反日分子。好了，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去搜捕，杀人，弄得老百姓不得安业，……游击队有什么用处呢！打又打人家不赢，这里闯一下，那里闯一下。等人家大队人马来了，他就一走了事。他们一搜索，这个地方的无辜良民倒弄得个玉石俱焚……”

“但是根据许多消息，老百姓倒是很欢迎游击队哩，”逸漠先生还是微笑着。他觉得这场辩论很滑稽，觉得自己是白费唇舌，可是他忍不住要说几句。“有许多地方的游击队，就是老百姓自己的自卫队：他们不甘心袖手看着自己家乡受糟蹋。”

“哼，自卫！哼！你有大炮没有？你枪械比不比得上人家？……自卫！自卫！——倒把地方上弄得乱糟糟的！”

“照你这样说法，那么我们老百姓就该在敌人统治之下当

顺民，当汉奸了？”不过逸漠先生没把这些话说出来。于是他念头忽然触到那个周刊上的一篇《论某种汉奸》：这一定就是针对这位老先生的。现在他竟亲耳听见对方那些论调，这才感到了那篇文章的有力，而且非常痛快。

逸漠先生性急地点了一支烟，性急地坐到一张椅上。他觉得他自己的手指因愤怒而发抖，腿巴上也发起热来。就是站在为人类的立场上，他也该给这个姓章的一种反攻。他想要告诉对方一点普通常识，一点真正的事实：想要说明我们的游击战给了敌人一种怎样的打击，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方。说明敌人占了我们几个大城市的没有用处。他觉得就是措词不客气一点也不要紧。他甚至于不妨严厉地这么教训那个老朽：你应当晓得这是个苦难的时代，只要是个中国人，只要是个够得上称做人类的人，只要不是畜生——就该咬紧牙关去奋斗。……

然而他没有开口。他不惯于跟别人在这类题目上争论。况且这些话并不是他独创的见解，叫别人听了会冷笑——

“哼，逸漠先生只会拾人牙慧！”

他还联想到服尔泰<sup>①</sup>一句话：“头一个拿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个拿花比女人的是白痴。”而他逸漠先生的这套理论呢——正是《论某种汉奸》那篇文章发挥过的，并且说得十分详尽，十分精到。

“那个周刊——章先生看不看的？”他问。

“白话文我看不懂！”

---

<sup>①</sup> 服尔泰 通译名为：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文学家、哲学家。

随后两个人都不言语了。逸漠先生想要走开去，可又觉得不大礼貌似的。他时不时对门口瞅一眼，希望有第三个人走进来——把这里的僵局打开一下。他发见别人正紧瞧着他手里的烟，叫他意识到了什么，这就掏出烟盒来敬了对方一支。

那位老先生点了火抽一口，又把这支烟伸得远远的——眯着眼睛看着上面的牌子。那张绷得紧紧的红脸也慢慢松弛下来，只是焦黄的手指还紧紧夹了纸烟，生怕它逃走似的，一抽起来就很响地吸一口气。

仿佛为了享用着别人的东西就不得不客气几句，章老先生就问到他一天要抽几支，接着又提到了酒。

“听说李先生也喜欢吃几杯？……”

“是啊，”逸漠先生赶紧回答。“只是找不到一个酒友。”他用种期待什么的眼色盯着对方。

“唔，哪一天要请李先生到舍下去小酌一下。”

逸漠先生提议今晚权且去上一上馆子，章老先生可很爽快地说：

“今天我身上不便。……本是应该由我来做个小小的东，然而家里没有预备。”

然而还是给邀到了一家天津馆子里。李先生带了钱，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原不必讲什么客气的。

他们做了酒友。他们常常到那些小店去吃。章老先生总是“身上不便”。并且也从来不邀请别人上他家里去。逸漠先生第一次到他酒友府上去，还是为了送还那册《石鼓文》。从下午五点钟谈到了七点半钟。女眷们在隔壁不安地咕哩咕噜，有时候在门窗缝里张一张。临了还是客人把主人邀了出去，



一到馆子门口——章老先生又忽而要打回头，因为他忘记了带皮夹子。

“喂，真荒唐！”这位老先生给邀着一拐一拐地走进这家馆子，一面埋怨自己。“本是应该让我来做个小小的东的。……”

这位老先生酒量很好，不动声色地把酒一杯一杯喝下去。同时不断地从逸漠先生放在桌上的那个烟盒里拿烟抽，一空了就马上喊茶房去买。说起话来还是那么有条有理，而且喝得越多，字音就吐得越慢，只是鼻子发紫就是了。有时候还用他那长指甲剔牙齿，然后往旁边毕剥一弹，在桌沿上抹几抹。

这么一个朋友——逸漠先生竟跟他结交上了，这可叫老潘吃了一惊：

“怎么，你跟章老先生还谈得来么？”

“无所谓，”他说。他瞧瞧老朋友那张长脸，觉得对方似乎是用个校长身份来干涉他个人生活，他有点不高兴。他用种很自信的神色说明了他的态度：

“朋友见解不同并不要紧。各人彼此不同，生活倒会丰富一点。要是有许多许多朋友，而意见都差不多，这单调不单调呀，我问你！……我跟章老先生呢——除开时事尽有得谈的，谈诗，谈金石书画。……”

可是这几天逸漠先生自己也感觉得到——他跟他那位酒友已经渐渐谈不出什么劲儿来了。章老先生总是炫耀他家藏的东西：吴昌硕<sup>①</sup>刻过一副图章送他。他还藏了一幅倪云林<sup>②</sup>

---

① 吴昌硕：名俊卿(1844—1927)近代名篆刻家、书画家。

② 倪云林：名瓚(1306—1374)元代画家。擅长水墨山水画，意境清远萧疏。

的山水，上面有张廷济<sup>①</sup>的题跋。总是这一套。

“他吹牛，”逸漠先生想。“怎么我到他家去几次都没有看见呢？”

他不言语，只把脸子埋到杯子上呷一口酒。他一下子又想起了他那个孩子气的女儿，闷闷地嘘了一口长气。

那位章老先生呢——似乎因为老是别人请他，他为了要报答别人，为了要尽他这个做酒友的义务，就不得不出一些话来替别人解解闷。这就提到了学校里的事。他用种只可对自己人谈的那副机密脸相，告诉了逸漠先生许多秘密。

原来那位训育主任有“断袖癖”<sup>②</sup>。而那个体育教员竟跟一个校役的老婆有勾搭。这些事没一个人知道，只是瞒不过他姓章的。会计科的人很会揩油：发薪的时候扣除所得税，净用邮票来补足零头，就叫他们得了许多好处。

“李先生我告诉你，”他把脸子凑过去，让别人刚刚闻见他嘴里那股臭味儿，“拿薪水呀——顶好是把所得税的数目先交给他们，你这就可以拿到一笔整的钱。我就是这个办法。我不要他们的邮票。”

说话的人停住嘴想了一会，脸子更凑近了些，逼得逸漠先生把身子往后一仰。

“潘校长很相信我。但是近来——他为那一群宵小所包围了。陈先生就是一个。李先生认不认得那个陈先生？李先生我告诉你，你须要小心些。他是一个反动份子，那个陈先生。”

---

① 张廷济：字叔未(1768—1848)清代鉴藏家。

② 断袖癖：好男风曰“断袖癖”，故事见《汉书》九三，《董贤传》。

接着紧抿嘴，点了点头，又重复了一句——

“反，动，份，子。”

这些秘密——逸漠先生认为是关于私人道德的事，他没有对准提起过。

“唉，单调！”他只是埋怨着。为什么他朋友这么少呢？为什么他不得不去找那个老先生，象以前找老潘那样老是吃这一味菜呢？

他的经常喝酒，他的跟那位酒友厮混——现在好象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义务，对自己非履行不可的一种义务了。

并且这种义务还增加了他的经济担负。回回是他请客。他出来的时候只带四百来块钱，如今已经化去了一百多。只有跟老潘一块吃喝才可以调济一下：总是老潘抢着会钞。

“让我来吧，”老潘常常说这句话。“你手头比较困难。”

于是到了这个星期六晚上——他竟谁都不找，一个人上小馆子喝了一斤半酒，一回来就躲到自己屋子里，把门上了闩。

那盏蓝泡子的电灯发着青光，跟柠檬黄的粉墙混成一种惨绿色。什么地方在那里打更，一下一下的梆声仿佛敲到了他的心脏上。他似乎还听见了那个更夫的脚步响——在那条又深又黑的巷子里发出了寂寞的回声。

逸漠先生照平素那么躺在床上，抽着烟。他近来每次喝了酒之后，总是很易感，很烦躁，再也没有从前在家里酒后那样飘飘然的快感了。心上时不时有什么东西在轻轻刺着似的，一路刺到了鼻尖上。他恨不得跳起来在地下打滚，随便抱着一个什么来痛痛快快哭一场。

从前他只是跟几个趣味相同的人做朋友。他没有帮助过什么人，也没有什么求助于人的。他从来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孤独的痛苦，现在可打得他好苦。

“除开老潘是个忠厚人——还肯照应之外，简直就没有一个朋友，”他很难受地喃喃着。“我人缘不好。”

想起他当“纯粹的艺术家的”时候的那种孤高劲儿，他竟有点懊悔起来。可是——唉，以前怎么料得到会有这样的战事发生呢？如今可连那家至亲，那个丈人家跟他家的关系都弄不好。

他起来把小皮箱开了锁，拿出今天寄到的他太太的一封信。老是那么一些话，老是诉苦。她甚至于警告他：在娘家这么住下去她准会吐血。

做丈夫的咬着下唇，红眼睛对窗子盯了一会儿。他把那封信揉成一个纸团，用力往地板上一摔。

“对我发这些牢骚做什么！哼，好象是我陷害她的！”

手里的烟掉到了地下，他弯身去捡的时候，连纸团子也给顺便捡了起来。他想到他家跟一般亲戚朋友合不来——多半要怪他太太的小器。他想起他太太每年亲自去收租的那种厉害劲儿。他还想起有一个老同学穷得向他通融十块钱，可给他太太否决了，虽然当时她很有充份的理由——

“接济朋友本是应该的，”她这么说。“不过接济到后来，就好象变成我们的义务了。要是有一次不接济他，反而招怨。所以还是不要有银钱来往的好。横竖我们自己过得过，不会向人家去告借。”

逸漠先生从前很感激他那个精明的太太，有时候自己还

帮着出一点主意。现在他可认为一切的过错——全都在他太太一个人身上，以致害他到了这么一个地步。

于是他坐下来写回信。他用老潘送他的那支小紫毫，写着带李北海<sup>①</sup>笔意的一笔字。写得很慢，不断地抽着烟，象他写小品文那么仔细。他告诉他太太——他自己的生活会很苦。然而在这抗战时期里，谁也得忍耐。

“我已说过多次，须忍耐，须忍耐。”

叹了一口气，抽一口烟，手上的烟熏得他把眉毛轻轻皱着，一面又往下写。他说他岳家是一群庸俗的市侩，只知道个人利益的家伙。他为了怕他丈人或是舅子会拆信，还在信头上写了几个大字：“私拆此信，即是禽兽”——下面来了一个“！”，随后又觉得这未免太火气，于是把这感叹号涂掉。

这晚他睡得特别不好。他在反复地想这个问题：

“这战事要什么时候才结束呢？要怎么样才可以快点得到胜利呢？”

他翻了一个身。下面的旧床绷子硬得他很不舒服，又翻了一个身。两手放在被窝里太热，伸出来可又太冷。他头部有点发烫，脑筋昏得很。他觉得他本来可以把这个问题好好解决的，他的思想本来可以顺着一条路前进的——如今这条路上可似乎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它挡住了。

忽然他记起欧文<sup>②</sup>的一篇作品：好象有一个什么人在个什么山洞里睡了一觉，外面的世界已经过了几十年。唉，要是

---

① 李北海：李邕(678—747)唐代人，官至北海郡太守，世称“李北海”。善书，尤擅以行楷写碑，笔力沉雄，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

② 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美国作家。

他逸漠先生也能睡这样一觉……只要几分钟……醒来走出山洞一看——一个幸福的中国，一个苦斗了五十年的中国。……

然而他又责备自己：

“这种想法太消极！”

不错，他应当拿出一点力量来。他应当去参加这一场苦斗，叫中国快一点得到解放。于是他想起了阿拉丁的神灯——只要这么一擦，就出现一个听他吩咐的无所不能的魔鬼。……一会儿又想起一些美丽的童话，一个天使答应他三个愿望。他这就把思绪整理一下，打算具体地提出这三个愿望，三个带积极性的愿望。……

早上醒来已经十点钟。嘴里有点发苦。他记起晚上的那些幻想，逗得他好久睡不着，觉得很无聊。他伸了个懒腰，走去撕了一页日历。

“又到了星期日，唉！”

那位小个子陈先生一早就出去了，留了个条子叫校役送给他：关于那个周刊要讨论一下，希望他下午一点钟去出席。

“唔，”他把纸条往桌上一扔。“又是事务，又是！”

阳光打南窗外射进来，影子在那里发抖。校园里的麻雀啾啾地吵着，好象要跟那些学生的嚷声歌声比赛一样。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这样高兴的！

逸漠先生一个人在屋子看看报，喝喝并不好吃的那壶祁门。他似乎为了一件什么事在这里跟一个什么人赌气，他谁都不愿意见面。

“失地里的那些老百姓——到底怎样生活法呢？”他问自己。

也许有人照样做买卖，有人照样耕地。要是他没有离开家乡的话，也许还照样收得到租，照样画他的画，刻他的图章。这些跟军事政治都不相干。只要不在小品文里面反日，大概不会受到什么干涉。

然而他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他想起了关于敌人暴行的那些事实。

只有北平——仿佛没有这些事，他想。平津是和和平平失陷的，那里就能和和平平处下去。不是有些学者在内地住不惯，又回到北平去了？

逸漠先生啜一口茶，皱了皱眉。他把昨晚写的信抽出来看一看，然后往箱子里一锁：他决计不发出去。

“何必再责备她呢，她这样可怜！……”

木椅上坐得他屁股发痠，他往床上一躺。枕头边那只表在滴滴滴地响着。他脑袋给一下一下地震动着，叫他疑心这响声是他自己的太阳穴在那里跳。他常常在离开太太的时候就专门去想些太太的好处，现在他正在记起她的能干，她对他的体贴，要是她看见他如今这种苦生活——唉！

“所谓敌人的暴行，大概都是局部的，”他对自己说。

可是他自己也很迷乱：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用意。他想象他太太和他小姐要是还在家乡里的话……他全身发了一阵冷。

他希望那些失地的被蹂躏——不如所传之甚。可是他又校正自己：他知道敌人如果很有纪律，老百姓也许不会这么坚决地起来自卫。

“而我们家乡呢——游击战打得很起劲。”他常常对老潘

说的。

他又点了一支烟，叫校役来重泡过一壶茶。一面他还很仔细地整理他的思路，不叫它给别的岔开去。他脑子里象电那么闪了一下。很快地转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回家去看看吧……”

据说敌人占领的地方——起先很平静。可是因为有游击队，因为要搜索游击队，这就有了暴行。……他一下子记不起这是谁说的。这些似乎很有根据。……

等他记起这是章老先生的理论之后，他就象身子内部突然给人挖空了一样——突然感到了一种空虚，一种失望。他莫名其妙地愤怒起来，仿佛一个人上了当之后的发脾气，并且还带几成辩解的样子。

“汉奸汉奸！”他拿烟的手用力曲着，好象要抓个拳头而又被一个什么阻止了似的。“这个非肃清不可！下午开会一定要提出来，叫他们大家写文章来攻击他！……”

他用种很仔细的姿势弄熄了烟蒂，然后把陈先生那张条子对折了又对折，弄成很小的一方，用手指在纸面上摸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的——天上又有一朵朵的白云，怕人瞧见似的偷偷地流着。屋子里的太阳影子就一会儿隐，一会儿现。逸漠先生的脸子也一会儿黯下去，一会儿亮起来。

他搓了搓手，打算写一篇短文，要把章老先生那种思想结实实攻击一下。可是他没有拿起笔来的意思，也没有动手去构思。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总隐隐地觉得他写这类文字是不很合适的：也许因为好久没有动笔就生疏了，也许是因为他心境不好，不过也许是因为——写出来怕人家会发现出他



的一些什么，会发现他所攻击的那种东西——正是他不知不觉有了点儿的東西。

这里他从袖子里掏出手绢来抹抹嘴，闷闷地嘘了一口气。

“真的，一个太冷静的人，太会分析的人——往往是悲哀的。”

真的，他对他自己的分析未免太过火了点儿。于是他拚命去说服自己：他的不动手写那篇文章并不是别的，完全只是为了心境不好。

“嗨，心境真恶劣！”他坚信地反复了一句。“要回家乡去呢，除非是回去打游击，而这——我又办不到。艺术家是没有用的，没有办法。”

他放心地嘘了一口气。他反正解决不了这苦闷，就索性走到校长室去。他得想法子排遣排遣，好好地消磨这一天。他不能让自己的心境老这么恶劣下去。

可是老潘正在那里陪着一个客人。他们坐得很规矩，显然是不十分熟的。并且一定又是有什么事务。他们似乎正在谈着什么战时教育的问题。

这位逸漠先生带副潇洒劲儿随随便便一跨进房门，这里的严肃空气一下子可把他胶住了，仿佛他全身都凝固得成了滞巴巴的。接着他感到了一种失望。

“我来做什么呢？”他埋怨地想。“人家正在计议天下大事，你闯进来做什么！——你难道想找老潘去陪你吃酒么？……”

他对老潘打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一转身又走出了房门。他走得很快，不过连自己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脚步在小石

子路上性急地沙沙响着，他的影子在地上轻轻颤动着，好象为了要拚命追着他而很有点吃力似的。

真的。找老潘喝酒有什么意思呢。人家一滴也不肯进口，并且时时刻刻怕他逸漠先生喝多了，似乎生怕自己多化了酒钱！

逸漠先生走出了校门。一想起昨晚一个人喝闷酒，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任听他那双脚往东走，任听他那双脚拖他往那个酒友家里去。

有些学生——三三五五地迎面走来，大概是回学校吃中饭的。逸漠先生低着头装做没有看见。他总有点不大自然。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拖住了他，绊住了他：他下午有一个会。

听见后面有谁咕咕咕咕，接着哄出了一声笑，他吃了一惊，回头膘一眼——那两个学生已进了校门。

“哼，星期日都不让我自由！”他在肚子里恨恨地说。“我偏不到会！我为什么要听那个姓陈的命令呢？……我不怕人家讲闲话：老实不客气，事务上的事我是弄不来的。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法！就这样！难道找章老先生吃吃酒，就算犯罪呀？哼！”

于是他把步子加快起来。

原载《文艺阵地》半月刊，1938年11月  
1日，第2卷第2期。



# 集外短篇小说



## 怪 癖

谁不称赞罗家的二小姐美丽，待人又是和气。可是有一件事算是美中不足：头一样是有几种怪癖；并且还带几分呆气。因此到了三十岁还没有嫁人。

那罗家的家庭是很复杂的。他的父亲罗不响先生和他夫人生下了八个儿子，九个女儿。那八位少爷已个个娶了夫人，儿子也有了。九位小姐除了二小姐外，其余都嫁了。罗家是很有点名声，家产也多。不要说八位少爷九位小姐，就是八十位少爷，九十位小姐，也不愁没穿没吃。于是罗不响先生的阿哥罗太响，他的阿弟罗奇响都带了他老人家的宝眷，和蚂蚁吃糖也似的拥到不响先生家里来。不响先生倒是一位友爱的君子，就好好地养着他们。

罗先生的家庭大事叙过了。且说二小姐所住的屋子是在楼上，两间厢房，一间卧室。还有一间是女仆的卧室。此外一条甬道通到太响的一家。二小姐逍遥自在，还有两个女仆伺候她。

二小姐镇日夜里不下楼，也不同人谈天。一个人端端正正和做客一般坐在窗前。忽然噗嗤地笑将出来，过了一会忽又噗嗤地笑一声，这就是她每日的功课，她并且有一定的时刻。

她叫两个女仆怎样，两人必得依她。不就拳头巴掌请你吃一个饱。若依她，她就私自将甚么湖绉衣咧，哗叽衣咧，一一的偷把女仆。

她虽不下楼，但是她的衣服很入时。藏在箱子里衣服不通行了，她就叫了许多裁缝改它入时。晚上临睡的时候先将外面的衣服脱下了，将它折得整整齐齐坐在下面。坐平了，再脱第二件。再折好了，再坐下，坐平了，然后脱第三件。就是冬天也是如此。脱到后来身上只有一件了，可是那些衣裳还不曾坐平，身子簌簌地抖着还不肯罢休。

她吃的饭是另外煮的。米店里送米来，她就命两个女仆去拣选。一定要完完全全的一整颗儿米才合她的心意，若是半颗的就丢了不要。她又极爱清洁。挑水的挑水来，只用前头一桶。后面一桶的水把它泼了。二小姐说：“因为恐怕挑水的放屁。”

但是她做了许多时髦衣服做甚呢，著者还没有说出来。却说有一天，二小姐带了一副托立克眼镜，脸上雪花膏搽得厚厚的。着了一双高跟的皮鞋。腕上还有手表，三个钻石戒指。提了一只钱囊，放了五六百块钱的钞票。至于衣裳裙子的时髦漂亮更不必说了。于是张开了一把中国自制的阳伞。两个女仆中有一个洪妈道：“呀！二小姐今天要出去么？”另一个陆妈道：“可不是呢！”洪妈就朝里面一看。说道：“噢！……这真奇了，二小姐并不出去啊！你看……”那时陆妈向房中看时，只见二小姐着得这样齐整，只在房里走来走去。走了几圈，停了。就将各种时髦衣裳脱下来，再穿上平常衣服。又把脸上的雪花膏洗得干干净净。

一天，罗不响先生跑到二小姐房里来，误把二小姐用惯的

一只茶杯打碎了。二小姐大惊，急从楼上逃到楼下。这是今年下楼的第一遭。二小姐就要不响先生赔。先生一口答应，可是忘记了。到明天还没有买来，害得二小姐两天不喝茶和开水。唉！不响先生哪里知道。只有二小姐成日镇夜着急，恐怕渴死，急得只是哭。

到了第三天，罗不响先生仍未把茶杯买来。吃过早饭后，忽听见楼上二小姐房里闹得天翻地覆。他着了慌，立刻叫了夫人和他八位少爷，好几位孙少爷，一堆人都跑到二小姐房里去。只听见二小姐惨呼道：“唉！……我要死咧！……”大家惊问她端的为了甚事。二小姐呜呜咽咽地哭道：“我的杯子打碎了，我茶多没得喝。唉，……我不要渴死了么！唉，算了算了，渴死她吧！……”罗不响先生道：“好，好！我立刻去买来吧。”二小姐这才止了哭，但是口中燥得咳嗽。罗不响先生一堆人下楼去了。

罗不响先生是一些记忆力没有的。刚刚下楼又把赔茶杯的事立刻忘记了。到了第四天，第五天，还未买来。二小姐又在房中大哭大喊。罗不响先生又叫了許多人跑到楼上去。二小姐呼道：“唉！可怜可怜，我上吊了。唉！你们快快来救吧！”他们到她房中，只见二小姐的衣裳穿得齐齐整整睡在床上，有二尺长的丝线四五根堆在她脖子里。口中呼道：“唉！可怜可怜，你们快快来救我吧，我已经上吊了……唉！”

那时洪妈向陆妈道：“唉！二小姐这种上吊法子，就是吊到明年也是吊不死的咧！”

原载《礼拜六》周刊 1922 年 4 月 22 日第 158 期。署名张无诤



## 苦 衷

我委实不愿做这勾当了。唉！你看不是比劳工还苦吗？劳工虽苦，他们倒还有得休息。我只是一天到晚做这些捞什子，别想有一分钟休息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看得一文不值，也算对得住人了。无奈总是被骂，叫我一声“臭书记”，或者是“饭桶”。老实说一声，同我一样的饭桶着实不容易做呢！

我的命运上似乎定着我是做书记的，因为我在中学读书时什么同学提倡的会总是选我做书记。一会又是章程咧，一会又是什么研究文学咧，有几次召集临时开会的信咧，差不多正经功课都荒废了。天天抄这些东西，不抄，说我不尽责。只能享会中的权利，不能尽会中的义务。抄，便不能专心于功课了。因此到了暑假年假，成绩总不能十分好，那些教员都在那里谈论我只是退步没进步呢。唉，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底细，辞又辞不了，后来我不入会才罢了。

如今我在这么一个中学里当书记，比做学生时的书记还苦呢。国文是不必说，自然印讲义的，抄讲义的权利自然属我。后来那地理教员见我是中学毕业生，样样都会，样样不精的人才，他便也作起什么地理讲义来。叫我画地图。历史教

员咧，理化教员咧都有讲义，我就一天抄到晚。英文教员希罕我能够写几个英文字，又要我抄起英文来。那英文讲义只可用钢笔板的，抄起来非常讨厌。新的还可，用久了印起来便不明显了。那些学生看见讲义不大清楚，多说我拆烂污。我告诉他们原由，他们连忙走开了，说：“谁来听你的！”唉，我这么辛辛苦苦还要挨骂，可怜只赚八块钱一个月。……

我这么天天抄，夜夜抄，抄得手腕酸痛，可是不能有片刻休息的。痛到第二天还是这样早起忙到半夜。睡又睡不着，想起来不觉暗暗掉下泪来。满肚皮的牢骚待要发，却又发不到哪里。发来发去只索怨我自己罢了。

天亮时，便一口气跑到校长高先生那里，说我手腕痛得厉害，要请几天假。高先生做出迟疑不决的样儿道：“你要请假么？如此校中的公事怎样办呢！”我被他这一问倒问不出什么话来。高先生又道：“校中的事不能一天没有人啊！你请几天假，这几天里面的七七八八东西叫谁抄呢？”我想到这倒也不错，叫谁去抄呢。过了一会校长又说：“你请假是可以的，不过你要去唤一个代替，那就行咧！”我心想这事只得罢了。一则我去唤谁？二则谁肯来做这替死鬼。……只得失望而返，仍办我那捞什子公事。

因为右手酸痛之故，所以写起字来就发抖。加之校中的印刷又奇劣，印的讲义便不清楚。学生们看见，也不知我手痛，也不说印的不好。只说我书记不好，赚了钱不尽职。他们是闹风潮的圣手，校长都见了怯生生的怕，我是更不必说。他们这样横说竖说，我哪敢说半个不是。他们又和我当面来开谈判，说我“拆烂污”。“得了学校里的钱，当然要好好儿做事。”

“我们这些学生是为了求学而来，全靠这点讲义。讲义糊涂，不是与我们毫无益处么？”

我想这话倒很不错，便道：“诸君原是不错，但也怪不得我。”便把手痛和印刷的话说了一遍。并且说：“校长不许请假，那也叫得没法。”

他们内中有几个叫起来道：“放你的狗屁！你只管拿来做遁词。告诉你，天下的人会当书记的不止你一个。”又有一个道：“国民小学的毕业生就能当了，又不要费心血去做，又不要费汗血去劳动。只要写几个字谁不会当呢……”

我心想，不知我的苦衷的都是这么说。我有几个朋友还羡慕我做书记舒服呢。唉！他们要做起来才晓得咧。

他们那一个说完，接着又是一阵骂：“臭书记……，饭桶！……你真惬意极了，吃吃饭，拆拆烂污，真不要脸！……”

我听了大怒道：“你们也太不原谅人了。告诉你们说我手痛，并且印得不好。怎地乱骂人呢。”他们只顾嘻嘻哈哈的走了，还在那里骂：“臭书记，……饭桶。……”

我几乎放声大哭起来，怒得要晕过去了。便发一个狠，跑到校长室里向高先生辞职。

高先生央求道：“你别去了。你写的小楷怪可爱的。你不情愿干这事，我便加你两块钱薪水。”我忿忿道：“别说两块，便是两百块，两千块都不愿了。抄写得头昏颠倒，只值得人家一顿臭骂。便是没有知觉的也要恨了，并且薪水又少。”

高先生叹道：“那就难了。先生的话原很是，但学校里的东西总要一个人抄，总有一个人吃这苦头。至于薪水，校中经费委实支配不来。你做了我，才知难咧。”我也道：“你做了我，

才知难咧。”校长又道：“我劝你还是干下去吧！”咳！校长不许，只得再去做那烦恼的生活。

这样埋头的干过去，自知早已有了第一期的肺病。可是无暇休养。再是食后便做事，不大消化，又成了胃病。每逢上午十点钟或十一点钟时，肚里饿得要命，手抖了便不能抄写。只好买点心吃，但又不合算。那大慈大悲的校长高先生说，情愿请我吃点心。因此每逢上午十点钟便送一碗面来，有时或馒头。我也不得不感激他了。

我每每回想到小的时候，我亲爱的父母只望我将来成名。哪知我现在单单为了不满十块钱一个月的薪水，牺牲我的肺，牺牲我的胃，埋在中学校事务室的书记席窗下……。

既而一想，我何必要怨。横竖无论什么学校的书记先生都有我这样的苦衷……。

原载《星期》周刊 1922 年 11 月 19 日

第 38 期。署名无讳。

## 黑的颤动

大地上什么东西都黑了。可怕的寂静已侵了进来了：什么声音也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于是那位又秘密，又骇人，又没有理讲的神秘先生，在这人们都软瘫了，噤住声音了的时候，便获了无数的俘虏。这些可怜的俘虏便淹在冷冰冰的黑暗里，挣扎不起来，而且什么都不听见，不看见，什么都不觉得，只留得一个奇妙的感触，奇妙的心境了。

夜总是这么可怕的！而且他每天总要来一次的：太阳一西下，就蓦进来了。很明白的看他——一阵，一阵，便黑下来了，黑到一个极深的，极可怕的颜色。他是这么一阵一阵地来了，他的走法正如老头子，一步捱着一步，走得又有规则，又笨拙：怪滑稽的。——于是伟大的夜就漫了进来。

夜蓦了进来了。他的灵魂是冰，他的肉体是黑暗，他有一双粗而有毛的黑臂。……进来之后他就立住，俯着他的狞恶的脸子，看渺小的人间，于是渐渐地伸开他的长臂。

所有的一切都被他的长臂遮蔽住了，天空便黑下去，黑下去，变成了墨，在那墨上面他又涂了些蓝色在上面。……黑到了最厉害的时候，夜便很残酷地狞笑着。

“人们，对不起了，我又要搅乱你们了，将你推到黑的静寂

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恐怖，诗人们可以歌唱神秘了……”

他捏紧了他的黑的拳头，开始打击人们的灵魂。人们都战败了；他们一齐躲到最幽美，最滑稽，最自利的梦国里去了，在那里写他们自己的诗——满意的或悲哀的。

被夜的黑手打了还不怕的是风，他还能锐利地叫，接着便有叶子的摇动，接着便有板壁缝间的呼呼声。有几回秋虫也敢于唱他的歌，尖利而又气喘似的。或者是一个古怪的鸟，他射过夜的怀中，在那里叫几声。叫得并不多，不似虫子那么没止息地叫。在他那几声不多的叫声里，便可咀嚼到孤独，荒凉，寂寞，听起来是凄厉而又感到冷意。……狗是一天到晚地吠着的，但夜间的吠绝不与日间的吠相同。日间的吠，听它吠到怎地激烈，怎地热烈，从没有一个人理会它。可是夜跨开他的步子的时侯，它忽然换了一个法子吠了：夜怎样走近一步，它也吠得怎样可怕一下，到夜已经走到了目的地时，它吠得就最可怕了。

然而它们这些不怕夜的搅乱勇气并不永远存在的：风是不过偶然高兴便来做对；虫子的歌唱是夏天开始，到叶子红了脸堕下地时他便走了的；犬吠虽然天天听到，但夜拿寂静和黑来攻击万物时，它也启程避向梦国去了。夜是无敌的；被夜占据了的空间只是黑，静，死。……

我被夜征服了；我蛰伏着在夜的怀里。

他的身上只有寂寞，一种太厉害的，太死的，令人不安的寂寞。这种寂寞使我生了不可名状的感觉，恐怖。……而且这种寂寞展得非常之长，扩得非常之大。……他的黑臂更伸长了，伸到无穷无尽，永没有止境地。

寂静，寂静，寂静。……我偶然弄了些什么些微响一下，随便怎样一响，极小极小的一响，袖子在桌上偶然一抹的那么响法，就感到了绝大的不安了。因为声音太大了，大到了无限，穿过了夜的身子，响到几十里以外，几百里以外，几千里，几万里以外的了，可以震破人的耳膜。

自己的呼吸同钟摆一样大的声音了，而且也是同样的匀称，有规则。心的跳动自然更来得分明；但是太长久地继续的声响，听久了便渐渐消灭，而且怀疑我自己为什么会弄出这声音来，这声音是太丑陋，太笨拙。……到了这点怀疑都不存在时，于是什么都不存在了，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于是我死了。

那个黑色的人拿寂寞和黑色放进我的脚里，于是上升到两条腿，到全身，到头，便占据了我所有的肉体，所有的灵魂。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了：我已经消灭。

死了！……

我死了，同时什么东西都死了。宇宙间没有生物，连有一丝生气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万物，一概失去了他们的呼吸，他们的灵魂：宇宙是个伟大的死，黑色的死！

在什么东西都死了，都黑了，都寂静了时，便听见夜的叫声了。不住地叫，声音又大，又长，同放气笛的叫声似的，不会变高一点或低一点，不会变大一点或小一点，只是极匀称，极长地叫着。

“啊……”

永没有止息地，尽叫下去，尽叫下去。如发生了第二种声音，无论什么声音，很小很小的声音时，它就——“戛！”止住了。于是这第二种声音在黑暗中间波动，便摇晃我，震动我，

搅乱我，不久之后这摇晃，震动，搅乱都消灭了它们的力了，我复了原了，于是那长长的声音也复了原，又叫起来，永没有止境地。……

我死了，我的什么东西都死了，万物也死了，宇宙也死了，穿过黑色的只有夜的长的叫声。长的叫声永远继续着：它穿过我的心，穿过我的灵魂，它的穿过并不是在黑中间波动着的，它是一条直线地穿过的；在黑的一切都不被震动，只震动了我，并不震动我的耳膜，只震动了灵魂。……

尽是这样穿过，尽是这样震动着。……听这声音似乎是夜立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叫着的，因为听来象闷在被里的人呼喊，而且很尖锐的，象一条长线似的传来。……但不是：他是在极近极近的地方叫着的，极近的，就在耳边，我的耳边，在那里他叫着，那叫声跳跃着的。……永远是这么叫着，叫得这么长，这么匀称，不变高也不变低，不变大也不变小。……

“嘎！”

他不叫了，叫声止住了，有了第二种声音打断了它了。

这第二种声音……啊！

什么都陷在黑色里，陷在寂寞里时，骤然都被震动了。它们的灵魂都碎作块块，它们的肉体结了冰。……什么声音？什么东西在叫喊着？……人的声带呼不出的，这种声音是。它扰乱了神秘，激动了夜；在黑色中突地冲过，又激昂，又悲惨，又沉着，带着哀泣的调子。

夜的皮肤起了栗，黑色颤动了。……我的心也起了栗，也颤动起来；眼前现了那些整齐的，图案似的花纹来了，白的和黑的，有的是曲线，有的一粒粒圆的，……那些那些。



啊，那些花纹！……在可怕的梦里见到的是这些花纹，在病中遇见的也是它们；它们是夜的友朋，黑的友朋，它们不怀好意的狞视着我，它们是预备击碎我的，虽然它们看来是善心的，整齐的，很美丽的。如今它们被那秘密的，恐怖的声音喊出来了，它们激乱我，吓我，尽是在我眼前飘动，跳跃着。

我的灵魂被摄去了；而且把它弄成了一片片，象木匠的刨木头似的；我的肉体呢，我的肉体它们包得我紧紧地——紧得痛起来了。

那呼喊又来了第二声。

黑色永远颤动，很长的颤动。夜战栗起来，震动起来；他手臂上的黑的汗毛也摇曳起来了，摇曳得微风吹动了浅草似的。同时他的脸上更加比以前狞恶，比以前黑暗，比以前神秘了……但他还是战栗着，震动着。

我眼前的那些奇诡的花纹也更多了，而且摇曳得更厉害，跳跃得更厉害；灵魂的碎片变成更碎，更薄的碎片——简直变了粉末，肉体也包得更紧了。

又来了第三声。

夜的那长而锐利的声音永不再叫了；我自己的呼吸和心的跳动也不再听见。夜变得更伟大，更狞恶了，但他还是战栗着，他的肉被震动得起来。寂寞展得更大了，更长了；死也长的无限高，无限高，高过了世间上所有的长。

黑的颤动更厉害，颤动了所有的空间，颤碎了所有的生物的灵魂；一个很长的，很大的颤动，——简直不是颤动，简直是同风中的一面旗子一样在飘，怒吼着的海水在一高一低地滚他的绿色的浪子。

第四声同样的呼喊又起来了！……一阵的战栗！一阵黑的颤动！——比以前颤动得更乱，颤动得更快。

我死了，我完全死了，——死的连灵魂都死去。……

原载《晨报副刊》1926年12月23日  
(第1794号)。

## 走向新的路

### 一

昏黄色的日光很惨淡，很冷酷，它无力地射到了那灰色的小屋子里。她睡在床上，一张脸同月亮照在青色石板上一样的颜色。她眼睛半开着。肚子的痛使她叫喊起来，可是叫喊是太细小了，太锐利了，几乎没有声音，变成呻吟了。她周围的空气，被她弄得非常沉重，非常黑暗了。守病的她的母亲噤声地坐着，而且心跳着，肌肉战栗着。

呻吟更低微，更稀了，她闭住眼睛睡着。

她睡着了，但是她没有做梦，她不愿再在梦国里得到什么。

她是一个死的赞美者。她做了许多的梦，在梦里她找到了她所渴望着的可怕的爱人，她的爱人同她私奔到她所梦想的黑的国里去，她于是结束了她人间的痛苦。然而梦终于是个梦，到她了解了她仍是在白色的帐子中，而房子仍是她看惯的悲惨的房子时——她知道她的爱人终于是个幻影时——她开始悲哀了，而且诅咒着；她诅咒生。她永远诅咒着，她很痛快地诅咒着；生的美丽，生的欢乐不是为她而有的。在生的境

界里蹉跎着的命运，更是她的敌人，他是玩弄着她，轻蔑着她。但是她最初的理想的爱人是命运，她希望命运安慰她。她也曾做了许多的梦，生了许多的幻想，同她如今的梦，如今的幻想里希望着的一样，可是命运的光辉永不曾照到她。但她还是做着梦。命运不但不拿光辉照向她的路，还百般的侮辱她，讽刺她，最后他推她堕落在万丈深的失望的坑里。于是她才知道他是于她无情的，不怀好意的：她愤怒了，她于是弃了她一向所做的梦，虽然她下最后的决心时，还不无恋恋。她于是渴求着死的安慰了。这是她的梦的历史，同一般人的梦的历史一样。

母亲坐着而且看着她女儿的脸，大理石的臉，表情极寂寞，极安静；盖着她的雪似的被在极低微地一起一伏。这是无疑的，她已完全在死的掌握中了，或者即刻或者一两天以内他一定要带她走的。在那时，她可以满足，她可以满足了她的唯一的欲望：她找到她的爱人了，而且从此她便实现了她的梦，而被她诅咒的生的世界永远与她隔绝。……这万恶的生，无聊的生是怎样的虐待着她！

她的希望快达到了：她这么安慰着她自己。总有一天——而且即刻就有这么一天——她理想的爱人携了她的手向新的路上走去，她结束了她的人间的痛苦，她开始她的快乐的生活了：这是怎样一个有光芒的日子！而且这种有光芒的日子一生只能遇到一次；以后她是怎样的快慰！她于是预备着了，预备她的可怕而又可爱的恋人来接她。

憔悴的母亲只是空虚地坐着，寂寞地坐着。在这老人的心中似乎是个洞，要什么来填满它才好。她只觉得她在期待

着什么，但她说不出什么会到这灰色的小屋子里来；既不是父亲，也不是她女儿的孩子，也不是医生。然而她等候着。

病人的儿子买了药回来了，极其轻微的步声也打破了寂静的空气。床上的白被的规则起伏忽然变动了：她醒了。她半张着眼睛，转过头望着母亲，望着儿子。

母亲和儿子，在她看来都是一张狞恶的脸子，青灰色的两颊的上部，有一双冒火的眼睛。

## 二

晚上她的热度加高了，房门前有许多人静默地坐着等意外的使唤。

她仰睡着。灯光射到了帐顶上时，早已变成青色了，她望着青色的帐顶也只看见模糊地一片，忽而近，忽而远，在那里一起一伏。这样有点使她恐怖；可是帐顶又加上可怪的东西了：上面有黑色的轮子旋转着。同时她又听见有什么声响，象走路。

她说，“谁？”

但是什么回答也没有。谁来了，这么轻的步子而又象是一双很大的足似的？母亲么，父亲么，儿子么，还有医生，女工，都不象这么的走法。于是她望到帐门外边，看见了，她看见了一样什么了，她忽然觉得她自己的身子缩小许多。

“你是谁？”她看见一块大的黑东西，很笨地一步一步走向她，使她颤声问了出来。

那黑东西象人的样子，可是很模糊。她感到一阵一阵的

冷气，她觉得身子愈缩愈小，她皮肤上起了一种紧张的不安。

“你是谁？快说，你是谁！……啊！”

黑的怪物走近了，她不觉向床里边躲。怪物向她狞笑。

“你来做什么！你是谁！”

但是怪物没有回答，只一步一步地走近床边。用不着怪物的回答，她已直觉的知道他是什么了，他是她希望着的人，理想的爱者。但是她恐怖，她怕，她身子乱滚，似乎想滚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躲避。

黑的人已到了床边了，她一双干枯的眼睛空洞地望着他，两手抱住了头。

“走，走！谁叫你来的。”

他说：“你不是希望我来么？”

她叫起来：“不，现在不了。……走，快走！……啊！……”

“但是你为什么那么梦想着我呢？”

“啊，怕，怕！”

她身子乱动，而且狂叫着，大声喊她的母亲。

房中进来许多人，茫然地望着她。母亲的眼睛已是潮湿的了，坐在床边，摩她的额，喊着她。但是黑的人还不肯走，她推他推不动，她什样法子也没有了，她怕到了极点。

“妈妈呢，妈妈呢，你在哪里，在哪里？……”

“在这里，在这里，就在你旁边。”于是连续喊她几声。

“在哪里？……快赶他走，赶他出去！……我怕他。……”

“谁，谁？没有什么人在这里。”

“这个人，这个人……快走，我用不着你，……爸爸呢，在哪里？”

父亲站在窗前：“我在这里，”他走近床边。但是她并没有看见父亲，只听见声音。

“快给我赶这个人，这个黑的。”

父亲叹了一口气，对母亲说，“快去请金先生来吧。”

### 三

她四周的恐怖的人物消灭之后，她仍如平时一样的安静了。她想到她梦想的爱人的可怕，但同时又恢复了她的腹部的痛楚了。她觉得她是悬在空中，自己很知道可虑。

早晨的阳光很和蔼地从玻璃窗走进来，它似乎是微笑着，它四周的天色也被它弄淡了，变了光明的白幕。她望着它，她感到了快慰；有力的光芒射她眼睛，她闭着，于是她看到了极光明的红色，这么鲜明的红色似乎好久没有看见，使她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快乐的情绪，虽然腹部还是极其痛苦。

室中的适宜的温度，调和的空气，她觉得可以满意，她微笑了，她微笑着的脸子这么说：“命运于我也许还有情罢。”

但是她所受的肉体上的痛苦呢，她的病呢，这是金先生所称为肠癆症的？这可能再使她享受一点幸福的空气么？她也自知不能再有在生的境界里徘徊的可能，她立刻就有一个大变动，到一个别的国里去生活了，但她不愿去想它，因为这是太悲惨了。她对她梦想的爱人失望，而且恐怖着要上道的黑的路。她问她母亲：“我的病会好么？”

“金先生说你的病不要紧，会好的，你莫去虑它。”母亲说。

“他可曾说我的叫什么病？”

“他说你肠子上有点病。”

“真的不要紧么？”

“不要紧。”

她知道世界上的人都是拿“不要紧”来安慰病者的，但在这在她看来似乎是例外似的：她得到片时的安心。她想或者不至于会到恐怖的地土去；但在某种上看来也不能自己断定自己。

一时可是又想到了她所遭的命运的白眼，腹部的痛楚稍微一点时，便自己斥着自己：是个弱者！

“一定非上那条路不可么？”她自己问着。

昨夜蓦进房来的黑的人的印象还是没有消灭，他那笨重的走路，他那狞恶的笑容，他身边的那些冷气，使她全身的肌肉都战栗起来。梦想着的新生活的幸福，究竟还是渺茫的。

金大夫来了，她还是照样地问：

“我会好么？”

“你的病一点也不要紧。”

可是金大夫一走出病人的房门，便变成一张极严重的脸子了，而且还同她的父亲，她的母亲，细声地谈起话来，而且他们还微叹着。她隐约能够听见这些不幸的声音。于是她的神经紧张了。

总觉得她自己是恐怖着，看到她母亲脸上安静的表情，似乎是已经安心等待着什么了时，她更觉得可怕了。她并不承认自己是恋生，这些问题她是没有想到。

今天晚上她很适意，比哪一天都要适意。人也很清醒了，一切可怕的形象在她心里似乎都失了它们的位置。她想不到



死，也没有想到生，过去的痛苦，未来的恐怖，都象烟一样消失在空中了。腹部的痛楚大减；灯的光也很明亮。

什么环境，什么空气，都使适意而且快慰了。她听见他们在小声谈论她，似乎带了又出奇又乐观的调子，于是她安心地微笑起来。

同母亲随便谈了几句话之后，她睡着了。

什么都似乎很安静，很安乐。

#### 四

第二天的阳光唤不起她的快乐。

她呻吟着。白的帐顶上又滚着黑的轮子。她缩做一团，而且恐怖得全身战栗起来。

不久她听到沉重足步响，她的知觉模糊了，不再哼了。但不久她又睁开眼睛，这令她感到了绝大的苦痛。她呻吟了几声。

于是什么都掉在静默里。

原载《晨报副刊》1927年9月(第2062—  
2064号)，第72期。

## 黑的微笑

这是怎样黑的空气，这是怎样恐怖的空气！

看罢，夜是如此之高，如此之大，他伸着双臂拥抱着一切。他装着鬼脸叫所有的生物噤声，叫所有的生物灭亡了。大地上还有什么呢：什么都是黑的帝国的领土了，黑的势力伸张到天边，使人找不到地的轮廓。窗外也暮入了寂静，死似的寂静，那棵枯树犹是矗立在空中，衬在暗蓝的天色上，变成黑色的枯骨了。可是他噤声着，即使拂过微风，也不敢摇他的手臂。此外呢，此外一天麻点似的星星在闪耀着。

真的，生物们真的都噤声着了，他们或她们都休息去了。他们打着有音节的低微的幸福的鼾，他们的鼾声吹散了黑夜的恐怖。他们不知有黑夜的恐怖，他们反得到夜所给予的快乐。于工人们，他们一天的工作的疲劳使他们于夜间得了圆满的熟睡。于青年们，夜赐给他们多少甜蜜的浪漫的梦。除此之外夜还扯一块大的黑布掩遮着性的行为——在暂时是被认为丑恶的，是他们白日里所绝口不谈的。夜赐给他们的是怎样的恩惠！……而对于我呢，对这七十三岁的老头子的我呢，看看罢，他是完全换了一副脸嘴了。真的，他是另换了一副脸嘴，他刚才笑给他们看的脸如今是变成狞恶了：神秘而又

残酷。

阿弥陀佛，我怕，我怕到战栗了。……是这样的黑，这样的寂静！

死是这样的境界么：或更黑，更寂静吧。……

——二十夜

他们都睡了，而且睡得很熟。他们是可羨的。死是远离着他们，死只是在引诱我。他们幸福，可是他们荒谬，他们真荒谬呀！他们照着普通的习惯，预为我做好寿材。啊，寿材！这是怎样一个可怕的长方盒子，而又是为的我！它安放在我隔壁的空房间里，它等着我去睡。……每天看几张报，托几回水烟筒便度过了，如此过一天，便更走近它一点，到最后——这两字是怎样的神秘！——便……啊，阿弥陀佛，便什么都完了！自己是消亡，是毁灭，是在一个极黑极寂静的境界里，而生者对这苍白的静止的尸骸啼哭着。

我如死了，他们是悲哀的，因为他们太爱我了。

设想我无知地躺着，他们会要怎样的啼哭。……

我那时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世界，没有宇宙，没有一切，也没有自己。而他们哭得那么痛苦，他们也许哭到流血。……而我无知呵，我没有痛苦，痛苦是他们的。关切死者的生人是痛苦的，而死者只是空虚。

的确的，死只是空虚，死无所痛苦。然而死，啊，我怕它，我百二十分地怕它。……为什么呢？我说不出。

死是可怕，可是说不出为什么。几番细细地分析这心理，追究这恐怖的由来，终是无结果：自己也不知道它的所以然。

死是可怕，死比一切都可怕。……为要免去这种恐惧，有几回也念佛了。信佛么，不见得罢。念佛也并非想到能免去所谓入地狱的苦楚，也更非想到什么佛法能延长生命。不过在恐惧的海中，在不见边的恐惧的海中，用直觉的观察去拿一个随便什么的偶像来，信仰它可以一做，权且一做自己的扶手吧，也同他们青年耽溺在狂热里歌唱着纯洁的恋爱一样吧，虽然他们相信恋爱只不过是性的吸引的。

在极度的恐惧中，只有数着佛珠，念着佛，自己听着这微细的而又能打破整个宇宙的寂寞的这声音。

夜被这声音震破，但夜还是黑着。

——同夜又记

早起他们照例来请安，可是他们今早个个脸上蒙上一层神秘的沉默，他们的脸是紧张而又担忧。他们怕么，他们恐怖么？无疑的，他们感到了神秘的预兆了，至少是。他们战栗地等待着不可免的不幸的日子，这日子有人忘却一切，失掉一切，而有些人悲哀着。……我安慰了，因为他们终是爱我的。他们是爱我的。——是么？是吧：因为只能如此想，只能如此自信着呵。否则呢，否则我将怎样的彷徨！莫去想它了吧，这些问题。

他们问安，他们只是问安，他们不说什么。但是他们的脸子都说话了，它们说：“快来了，准备着！”

如果是有灵魂的话，我的灵魂定在抽掣着了。

——二十三

饭后小荷子极高兴的跳来，手中提了关鼠的铁丝笼子，口

里叫着：

“一个老鼠，一个老鼠！”

果然，笼中关着一匹老鼠，一匹小老鼠，身上的毛还带着肉红色。它在这小世界里窜着，想窜出这个世界的范围之外去。它那副滑稽的忙乱的样子使小荷子笑起来了。这可怜的小畜牲，它的生命的一条线会要被小荷子割断了，那条线是如此之脆弱。

“它是想逃么？这样没命地跑着？”小荷子空洞的心灵里只充满这些问题，她想不到，也不去想她会操有这小生命的生杀之权的。

“它自然想逃呀，”我说。

“为什么它想逃呢？”

这是显然的，就是它怕死。但是我不这么说，这么说有什么意思呢，我只望她释放它。希望这小东西能活着。我说它有娘等着，放它回去看娘吧。“它母亲的爱它同你母亲的爱你一样。”于是它活着了。但望它永远活着！

荷子是还小，否则将解剖她祖父此时心中的成分了，因为我自己也在分析着自己哩。叫她释放它的动机是个古怪的动机，自己说不出为什么。我不曾想到我可怜过它，我绝对不可怜它。我真不解一个动物的死怎么会引起一些人的怜悯和同情！……但我也并不爱它：它是可憎的。那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希望它活着呢？我说不出。我只觉一切的生物，在如今都能安慰自己，热闹自己了。我不愿见它们死。我爱生物，不，我是说我爱生物的生命。

——同日

……他们在谈我！听呀，一定的，他们是在谈我！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细，但是那么紧张，那么神秘。他们的声音带了颤，他们的声音那么锐利，象警告人一桩未来的危险似的。

我在我自己房里，他们的话听不清。他们谈得真细，我一句也听不出来，虽然我凝神地，屏息地听着。……

他们能谈一些什么呢：这可以料到一点的。老人是衰老了，须发变成全白，瘦削的面上打上无数皱纹。他什么都没有兴致了，他只期待着，期待死之降临：死是怎样的诱惑他呵！死对他闪耀着，跳跃着，死对他笑着。……阿弥陀佛，这真可怕！而他们为什么要谈这些呢。

谈话的声音击碎了和谐的空气，震破了我的神经，束缚着我的灵魂。

还是去听听吧，听他们说些什么。这是应当悄悄地走近他们去听的。于是自己移动自己的脚步，极其轻微地。……然而刚一出房门便站住了；我感得一种压迫。出了房门便更近他们，他们的声音也散布得更密了，同时那里的空气也更紧张，更灰暗，更神秘，更恐怖了。啊，我不敢去，我不敢去，我只得缩回。如前去一步，我的神经便会立刻碎裂，我的灵魂会要打颤。

然而这时我听到一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名词了：“第一斧头。”

旁的什么话一概没有听见，只有这一句“第一斧头”！

啊，第一斧头，第一斧头！……用什么字什么话来形容它呢，用什么句子可将它形容尽呢？这是这样一个名词，拿世上所有可怕的恐怖的形容词来形容它也不能确当的。

阿弥陀佛，这见了鬼的“第一斧头”！……

然而我就相信它么，相信这“第一斧头”的传说么？

做我的寿材时劈第一斧头的是吴三，多奇妙呵，他一斧头下来他能知道这寿材若干时后方有人去躺下：真是太荒谬的话！……但是我也要问他：我那副寿器多少时后有人睡。

这些传说多么可笑，多么荒唐！……然而，啊，吴三的脸现在我眼前了，他的脸蕴藏着多少神秘！他知道我的死期呵！我不敢看他，我不敢看他。念佛吧。

——二十四

我不怕死，死有什么可怕的呢。

——二十五

今天吴三来了。吴三他是常来的，但今天觉得他总比往常不同。他的眼睛告诉我他有秘密，有人生的秘密，他的脸将恐怖掩藏起来，挂上一副应酬的笑容。他是先知，他在劈那第一斧头时有一种奇妙的神秘的感觉，这便是死神传达给他的消息。

一定要问他，一定要问他。

但是自知这些话是太不科学的：自己不至于信它吧。……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去问他，似乎是权且当它有这回事，权且相信它，而去探听自己的死期的样子。

他照例来叫一声，我们便谈起来。我们谈栽花，谈烧香，谈和尚。他装上旱烟抽着。要问的话还是不曾问，因为是无机可乘。即使有了机会，又如何措词呢？只和他谈旁的话，不

想到要问他时，我们是很放任地说着话的。但一想到时，一想到去叩他从死神得来的消息时，顿时感到不可名状的不自在了。有一种麻木的感觉击袭着我。

几次兴奋着自己去问，可是全身的血凝住了，而且变成紫色，而且变成冰。全身无一处不战栗着，而且似被四围的空气压成很小了。我要问，可是话到了嘴边被压制住了。……啊，我不敢问，不，是不能问了。

我终于没有问，但问了他也不见得能泄漏那方面的消息吧。

——二十八

黑夜多么可怕！他是死的羽翼。

灯熄了，黑色便流进来，它一起一伏地翻着黑的波浪。……它在房中太骚扰了：它微笑，它跳舞，它来拂着我的头。

象征式的话平素不爱说，可是这次确乎听到类似拍翅膀的声音。阿弥陀佛，我全身泼过冷水似的了。

——三月一日夜

牙齿痛。

照镜子，觉得自己比前二日更为苍老些。

——四日

一种不安和烦恼从早晨便窜进了我的心境，它们将我的灵魂紧缚住。直到现在，现在是，黑夜猖獗的时候，空虚的寂



静引死进来的时候，犬都嚎了声的时候。向来没有留意到，没有想到的现实都在神秘地跳舞。它们暗示给我一种黑的预兆，黑的境界。这是说，一种毁灭，一种死亡。……毁灭，死亡，这是怎样的字眼。是人生的归宿么，如普遍所谓？我不敢说，我不敢想象一个这么悲惨的归宿。这归宿，属于全个人类，属于所有的生物，是这么样一个么？假如我死亡，我的思想，不，不是思想，或者说是心灵吧，即归到何处。我不解。

我惧怕死亡么；不，我不怕死，死是极平常，极坦然的事。只是我不解，不解现在极分明的我，将来归到何处。

从早晨起就不安，如一个小姐看见生男子的局促。午饭时竟因吃得少而使自己惊异和恐惧，那桌子只流着紧张的空气了。同桌的都起了奇妙的感觉：似乎他们自己所兢兢地期待着的不可免的危险，是走得更进了，或者在一二天内，或者一二小时内是要来临了。他们的脸子令老人战栗，同时老人又恨他们的太不近人情。他们不了解一个将死的人，他们装的脸嘴没有忧虑而只有恐怖，他们是在恫吓我。他们多荒谬！……

然而死的袭人并不选择啊，他只悄悄地在人的身旁等机会。他们的死的机会并不比我少，虽然我是比较得倾向一点。哈，他们死的机会同我是同等的量，死是同等的窥着他们。他们同我一样。

的确的，他们同我一样。这是真理。当我发现这真理时是怎样的高兴！

又有一桩事使我满意的，那是午后的我自己说起饭量的减少，自己笑着说。

“你们还说健康，而我今天只吃了一碗饭。饭量是一天一天地小下去了。……不行了啊，我是。”

虽是嬉笑地说着，可是自己却知道自已的声音带了颤。要是别人这么发出可怕的声音时，我定会惊异地望着他了。

但是在小澄提醒我是在饭前吃了许多糖，以致吃不下饭时，忽然所有的不安都消失了，似乎囚徒脱了枷时的痛快。她是扯了一个谎来安她为死诱惑着的老父么？不，她说的是实情，我自己知道的。

我不怕死，我不怕死，绝对不怕。我的因羡慕而妒忌那些年轻人是有的，可是他们不是未来的老人么？——痛快！

同时他们也是可爱的。他们只有纯洁的天真，他们无所顾虑地淹在狂热的，沉醉的，享乐的海中，从不去想象不幸的和恐怖的事。这粗率的，卤莽的，热情的感着是可爱的。

不写了，睡罢，念佛之后便睡罢。睡着可以消灭一切忧患，可以使自己涅槃，只要不做梦。

死如果同睡着，同不入梦的睡着一样不好么，不知是否这样。如果这样我是不怕死了。然而……。

睡只是躺的意义，在我是；因为我睡不着。家人劝服 Veronal，说极有效，但是麻醉的，麻醉着去睡着是荒谬的。我怕它，我不愿吃它。躺着只是静看夜怎样作弄我，作弄我到如何地步。一面听着隔室有什么响动，那里是有黑色的盒子放着的，——我的东西啊。

还好, 隔壁没有什么响动。……夜是尽在作弄我。……

——七日灯下

原载《贡献》旬刊 1928 年 8 月 15 日  
第 3 卷第 8 期。

## 探 胜

——啃草蒜之一

公共汽车慢慢地转了一个大弯，噗噗噗地叫着。于是又狂奔起来。

宋老爷坐在顶里面，右手箍着旁边他那位七岁的小姐。她一直不动，有点苍白的脸上没一点表情，只眯着眼傻瞧着前面。

“不要睡着啊，宁宁，”宋老爷俯下脸来，趁势瞟了她右边的王妈一眼。

王妈那件蓝竹布衫子似乎太小，胸脯打着许多横皱。那上面还突起两个尖尖的东西，给汽车簸得颤着，象一块肉冻似的。她把手里抱着的小少爷移正了一下，嘴里代替别人回答：

“不会睡着的。”

那位老爷把视线移到窗子上，薄薄的嘴唇上浮着微笑。左手扶着那支手杖，轻轻摸着光滑滑的镍制的柄子。

“那就是北高峰，哪，”他说。“风景真不错。”

王妈随便往窗子外面瞟了一眼，一面把小少爷伸到前面去的手抓回来。

宋老爷嘘了一口气，把腿子伸出了些。他瞧瞧自己的两

个孩子，又瞧瞧天上打着旋的浮云。什么东西都在那里发亮。连这车子里的乘客也红光满面，看来都有点逗人爱的样子。

只有他的宁宁小姐带着点病容。可是不要紧：这回做父亲的在此地有了差使，星期日可以带她出来换换空气的。

这里他忍不住又要找个谈话的对手，就把脸子稍微往王妈那边侧过去点儿：

“这块真是个好地方：现在比从前又好得多。要是太太来了——她才欢喜哩。太太下个星期就会来。……唉，真是好空气！”

王妈脸红了一红。她觉得她该答一句话，眼睛可没看着老爷：

“俺。真空气。”

“我们快要到了，”他还是微笑着。“那里很好玩：菩萨是很多的，不错，有——有——五百个！”

他很响地报告了这数目，就看看王妈那张圆脸。他似乎一定要别人答腔，于是又问了一句——

“菩萨看见过没有——菩萨？”

可是车子忽然慢了起来。好象是不愿意再走了似的。顿了一下又顿一下。

宋老爷的肘子撞到了王妈手膀上。他费劲地拿手撑在她大腿上，才挪正了身体。

那条腿是暖暖的，并且韧得象办公室里的橡皮。

他瞥见有人瞧着他，他马上挺起了胸脯，轻轻皱着眉。他想看看王妈——她脸上有没有发红，可是觉得有什么监视着他似的不方便。他把脚缩进了些，拿脚尖满不在乎地在地下

点几点。一面想要自己忘记了那些讨厌的眼光，就在肚子里说着别的事：

“环境是很要紧的——环境。”

接着他又嘘了一口气，仿佛喝了一斤花雕，闭着会儿眼睛——去领略那种软绵绵的微醉劲儿。他真想不到一切都竟这么顺利：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么个位置，并且是在这么个好地方。他那批同事虽然有点俗气——够不上朋友，可是有长官相信他。

“转了运了，”他想。“不错，公余之暇还可以游游湖。王妈也跟着转了好运哩，嗯。”

车子停到了一个庙门口，他把宁宁抱起来，还在她瘦削的腮巴上亲了个嘴。用种不慌忙的步子下了车，他自言自语地说：

“唉，西湖胜景世无双。”

他把宁宁交给王妈搀着，自己轻松地往四面看看。

“这个庙有好几百年了。哪，这么大的树。这是——这是——这是宋朝的。”

王妈左手抱着那位小少爷，右手拖着小姐，跟在老爷后面走着。她眼睛老盯着地下，似乎怕有什么绊住她的脚。小少爷一会儿往前面欠着身子，好象要招呼谁似的；一会儿可又忽然转身过来，把整个体重全压在王妈肩上。

路上不断地有轿子走过，一抖一抖的。轿子上的人很舒坦地斜着，脸色很骄傲。女人都打扮得很漂亮，仿佛故意到这里炫耀她们那些生冻疮样的脸。于是到处飘着一股香味。不知道是粉香还是槐花的气息。

宋老爷走得很慢。他舒服得象在澡堂子里似的——觉得有股什么暖暖的可又不烫人的热气——直浸到了骨髓。他忍不住要把肚子里的东西迸出来，就不知不觉停了一步，对后面蹓过视线去。

后面那一位也站住。看来她是一定要东家走在前面的。唉，乡下人到底不开通。

这位老爷只好又踱起来，他指指那个石洞，指指泉水，微笑着说明了那叫做什么，还报告了那几件东西的来历。眼珠一会儿盯着宁宁的脸，一会儿又扭到王妈身上去，好象要把她们两个聪明并合起来——就能领会他那些文雅的句子似的。

小姐脸上的皮肉一丝不动，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王妈可老在揪着两个膀子——专心对付那位小少爷。她脸上一直发着红，步子踏得很重，腮巴肉给震得一荡一荡的。鼻子上沁出几颗汗，要揩一揩也没这工夫。

宋老爷掏出手绢来抹了抹嘴，就结结实实开导起来：

“到这种地方来——是要有福气的。没有钱的不必说。有钱的，不错，玩玩是可以玩玩的。但是要有工夫才行呀。吃人家饭的——吃人家饭的——要象你一样——嗯，哪个有这个福气来游西湖！顺便玩玩，看看山水，这是……这是……”

他变得几乎象停了步子，咳了一声。他还想告诉别人——一面替他照应着少爷小姐，一面看到了风景：这就是权利和义务。跟他替国家服务是一样的道理。

可是他嘴里的只是——

“这里真不错，唉，真不错！看看！哪，唉，你看！唉！”

那个真的抬起红脸来四面看看，咽了口唾涎。

“不错吧？”老爷好象是这块好地方的主人似的。“风景真不错吧，呃？宁宁，宁宁！你看！——一只花鸟！啊！”

等到宋老爷转过脸去，王妈就生气地把小少爷往怀里死命一挟，动动嘴——没声没息地骂了句什么。

一些摆茶摊子的围上来兜生意。一个个都很醇厚，很诚恳，看来要不照顾一下可有点对不起人，宋老爷笑嘻嘻地摇摇头，摆摆手，还约定等他游玩之后再来休息。可是轿夫们冲了上来，哇啦哇啦嚷着，有几个连脖子都涨红了。

“什么，你们抬我去要子儿啊？”宋老爷学着本地话，眼睛眨呀眨的。“我抬你去好不好？价钱很便宜的。不错，公道得很。”

说了就大笑起来，回头瞟了王妈一眼。

小姐紧巴着王妈，显然她有点害怕。小少爷可在嚷着什么，谁也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就有点发急。

老爷轻轻扭一下他的腮巴。手收回来的时候——在王妈肩膀上拖了一下。于是他微笑着又跨起步子，把手杖在地上敲得很响，他很高兴开口，拿左手打着手势。一等到照相馆的伙计走过来献殷勤，他马上就来了一句俏皮话。

“照相啊？——要等一个星期哩。要等太太来了才照。哈哈哈哈哈！”

这就用着潇洒的步法踱到大殿里去。脑袋稍为仰着点儿，脸上的肌肉全松着劲，一看就知道他对世界万物都想得开的。他在香火蜡烛的暖气里行了一次深呼吸，然后退了一步，挺着身子来仰看上面的大菩萨。

“这装的都是真金，”他象介绍一位朋友似的把手一摊。



“旁边这位就是阿弥陀佛，就是那个——那个——那谩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

他把一只只装金的菩萨都仔细看了一遍，又去欣赏着匾额上的大字。每一副对子，他都掀动着薄嘴唇念了一遍，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加一两字的评语。接着拿手杖去敲地下铺着的大砖。对那些和尚他也睁大了眼对他们瞧着。仿佛他既然花了钱来玩，不看个周到就不上算似的。

大殿里人声哄哄的。许老太太伏在蒲团上，诚心诚意地磕着头。宋老爷斜了王妈一眼，于是庄严着脸色走到一根柱子旁边，似乎香客们那种虔诚劲儿感动了他。可是他看见一个带眼镜的中年人跪到了菩萨跟前时，他嘴角就往下撇。

“哼，”他小声儿说，又想叫人听不见，又想叫人听见。“真迷信，这家伙！——怕还是个公务人员哩。”

香炉里给扔下一把线香，火焰晃动了几下就熄掉了。接着冒起烟来，熏得人出眼泪。

那位中年公务人员还没打蒲团上爬起身来，一个和尚可已经把蜡烛吹熄——取下来装到了一个麻布袋里。

宋老爷摇摇脑袋，瞧瞧王妈。别人坐到了一张板凳上，满脸的汗。小少爷还是乱摇着身子。小姐还是死板板地钉在她身边。他又瞅了她一眼：他怕她同和尚讨茶水喝。可是他到底什么都没说，只拿手杖在砖上敲着，一面在专心运用他的思想。

“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国家花了钱——竟养活了这些家伙。迷信……打牌……要钱……俗

得不堪……工作呢——吊儿郎当！”

他挺了挺胸脯，大模大样地转过身去。忽然他心一跳，想到了他那位香主任对他的那番鼓励。那位长官老是待他挺客气，陪着个笑脸——露出一颗金牙在那里闪亮，看来就更加显得慈祥。

真不可解。干么要待他特别好些——他还只是个新来的人员哩。

“不过我不怕！”他毅然决然地鼓励自己。“人家要是说我是老香的私人，就让他说好了！我不怕！只要环境好——安心工作；带孩子来换换空气……什么东西，哼！”

于是他对那个带眼镜的中年人横了一眼，拿手杖在地上狠命地顿了一下。忽然又仿佛轻轻巧巧一下子就已经制服了他的对手似的满不在乎地踱到了王妈那里。并且他记起有人说他今年交上了鼻运，就把嘴唇使劲翘出点儿，好象要努力支持住这个挺直的鼻子——叫它摆得更稳当些。

“王妈。你没向和尚讨茶吃吧？”他庄严地问。“唔，还好。和尚是要敲竹杠的，懂不懂！你们来！——来看看这根柱子看！这样大的柱子没有看见过吧，宁宁？”

王妈噓了一口气，重甸甸地站直了身子。她趁空儿抽出右手要去抹脸上的汗，可是小姐硬拖着她。等到这孩子两手凌了空——没人搀住她，她就发慌地哭了起来。于是王妈不耐烦地嚷着：

“不要哭呀，不要哭呀！我还是搀着你的呀。”

老爷在旁边瞧着，不过没生气。他在小姐脑顶摸了一下，重新又微笑着：

“宁宁，宁宁！你倒去抱抱这个柱子看。它比你大得多哩。就是你跟王妈撵起来抱——怕也抱不住哩。”

他领她们到柱子旁边，拿手杖对她指了一指。

小姐睁大了眼睛看看柱子，又看看他。她紧紧贴着王妈，动都不动。

“抱抱看呀！来！很不错的！……王妈，你先去箍着罢。她看你一去——她也会去的。”

王妈吃力地笑了一笑，看看小姐。她瞧见有些人好奇地看着他们，她就连脖子都发了红。

“去呀！这有什么要紧呢！”宋老爷大声说，扫了周围的人一眼。“怎么？……吓，真是！教你们玩——你们都不会玩！……王妈！！”

王妈笑得腮巴子发抖，把牙咬住了下唇。

那个用眼睛守着她一会儿，鼻孔里哼了一声，掉脸就走。手杖在地下拖着，一跨出门槛，就笃的响了一声。

“不识抬举的家伙！好意带她出来玩，她倒……她倒……哼，到底是乡下人！”

他狠狠地回头看了一眼：她低着头——跟在后面拖着步子。她脸上似乎在冒着热气，蓝竹布衫子上也透出了汗。这么个老妈子——竟当着许多人面前塌他的台！哼，要不是她还算穿得干干净净的，他才不带她出来逛哩。

“快点走！……走不动么！”

天气还是很好。一朵朵的白云似乎挂在树顶上，可以拿下来吃的。什么地方喷出了炒菜香味，闻着有种特别舒服感觉。

王妈左腕把小少爷耸上些，一会儿可又松了劲。冰冷的右手紧抓着小姐的，欠着上身看顾着这女孩子走路。汗水冒得她全身都发痒，膝踝老要屈下来。可是她撑住劲——拖着步子，还时不时咽着唾涎。

老爷站在一个亭子旁边，瞪着前面的一泓流水，好象想要找出它们一点错处来。她们一走近，他就猛地抬起了脸，烦躁地说：

“呃，我真不解！你们到底出来干什的！……看看风景呀！……叫你们出来赶路的么！”

停了停。

“来，宁宁！我来搀你……来呀！怎么！吓……真是！真是！”

可是宁宁哭了。抱着王妈的腿子，把脸子伏在王妈身上。

做父亲的叹了一口气。绷着张脸走了起来，手里紧紧抓着那根杖，好象拿着鞭子要打人似的。那些摆茶摊子的一走到他身边，他就吼着——

“滚！”

哼，在这里喝茶吃饭的简直是冤大头！他走得快了些，重重地踏着步子。他巴不得早点回去吃饭，还省几个钱哩。真笑话，他难道还要陪一个老妈子玩么！

王妈哭丧着脸——发着灰白色。有一步没一步地拖着孩子，看来简直会摔下地来。

宋老爷猛地站住，回过身来瞧着，眼珠子差点没突出了眼眶。他隐隐觉得这是个恶兆，他前途要是有个疙瘩——就是害在这个乡下女人手里！于是他顿脚大叫：

“快点呀，快点呀，你这混蛋！不识抬举的瘟生！人家快快活活来玩，你倒……让你玩，让你享权利，你倒反混账起来！……以后我要是有晦气——我我——你这混蛋！”

原载 1936 年 6 月 8 日上海《大公报》，  
曾收于三联出版社版《探胜》(合集)。

## 主 战 者

快吃中饭的时候，郑退庵先生从茶店回到家里。他捧着肚子坐下那张藤躺椅，嘴里照例要咕噜几句：

“章老七真糊涂，真是个昏虫。”

太太正在揉着糯米粉，袖子卷得高高的。她问：

“什么昏虫？”

“昏虫就是昏虫：昏头昏脑的。”

她想了一会儿。她知道他今天又跟别人为一句什么话吵了嘴，两手就停止了动作：

“怎么办呢？”

郑退庵先生把尺来长的烟杆装上关东烟叶，慢吞吞地说：

“他啊——哼，他说中国不能打仗。他说中国要跟洋鬼子动手，那简直是到老虎头上搔痒。……我跟他吵了好一阵子。……真气死人，唉。……昏虫嘛！……”

他擦根洋火点着了烟，呼吸有点喘喘的。夹袍领子虽然敞开着，他可总觉得自己的脖子越胀越大，给箍得很难受。

“这些人啊，——哼！”他把小褂的扣子解了两颗，摸了摸脖子。“他们全无脑筋：他们简直不晓得国家是什么东西。噢，中国就该这样弄法子。——给人打了嘴巴子不回头！……”

太太两手动作慢了起来，好象那些糯米粉渐渐变硬了似的。她看看丈夫，又看看桌子上那块破石：

“唉，不要跟他们生气罢。他们反正是——是昏虫。”

“不是生气。我只是想中国没有救。怎么得了呢？——中国有这么多蠢子，一点教育也没受过的！……”

说了叹一口气。

天气阴沉沉的。板缝里有水气溜进来，似乎想要叫郑退庵先生身上发霉。他忽然联想到章老七那副缩头缩脑的样子，死咬住那句话跟别人抬杠，唾沫星喷呀喷的。

“哼，他也想叫我跟他一样腐败——那不行！”

“腐败？”太太仿佛怕他看她不搭嘴他会生气，机械地问着。

“嗯。……并不是我学过几年法政，就看他们不起。国家总是国家，要是搅得不象个国家——不打可行嘎，你看！你晓得伍大太爷怎么说法子——那个那个伍大太爷？……”

太太赶紧插嘴，急切要想知道他的样子：

“嗯，他呢？”

“他说打是该打，总要等一个大英雄出世才能打。他说这是天数。他说现在就忍住点个，现在不能跟鬼子动手。”

那个为的要专心来谈天，把两手抽出了糯米钵子，——在围裙上擦着。可是她不知道对伍大太爷那种论调该表示什么意见，只叹了一口气。

“这个世界怕的是要乱了，”她很小心地瞧着他。“你看我们的田——一年大水一年干的，收不到几成租。……那年子大水，后来洋人真的打进来了。第二年收得好好的，谷子又不值

钱。真是怕会要乱：他们说长毛<sup>①</sup>闹的那年子就闹过旱荒的。”

男的咕噜着：

“真是亡国奴，真是亡国奴！”

“怎么是亡国奴呢？”

“亡国奴就是亡国奴。你看看伍大太爷那个说法！”

听的人瞧着他，一面拿块湿布盖上那个钵子。她想：他今天大概连那个老头儿也得罪了。他已经四十好几了——这个老脾气还是不改；只要别人不相信他的话，他就抬杠。

她轻轻劝了他一句，好象生怕他听见似的：

“何必呢？”

郑退庵先生躺了下来，两手放到肚子上。他气平了些，只是用斩钉截铁的声调谈着他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不会打不过。

“你看那年子上海打仗罢：中国老百姓一齐来帮忙，连做工的也上火线。你看！”

“真的。”

“只要齐心。怕什么！”说话的人把嗓子提高了些，脸也有点发红。“哼，不能打？——屁话！”

他闭了好一会嘴。然后他吃力地在桌上摸着了那根烟杆，一面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样子下去不得了。中国总该有点变动；说不定变好了，说不定也会更坏。不过变总该变一下的。”

太太就张大了眼睛瞧着他：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

① 长毛 太平天国的军民为恢复汉族装束改蓄长发，清室统治阶级遂蔑称太平天国军民为“长毛”。



这位家主可安闲地抽起烟来了。他每天上茶店里去，——总有些人跟他拿些不相干的题目吵嘴。他一回来就得跟她谈这么几句，然后心平气和地躺在藤躺椅上，好象在等着一件什么事，一件不要他自己操心，别人就会替他办好的事。

于是家里的一切——又都照着老样子过下去。太太觉得今天已经谈够了天，就洗了手到大门口去，看看他们的小连子有没有跟高妈回来。

连小连子叫她的方式也永远是一样的：老远一瞧见她，就撇下了高妈往家里奔来——

“姆妈！”

这孩子才十岁，嘴唇上全是墨，可是吃饭之前他不肯洗个脸。他很多嘴，弄得嚼着的东西喷到了饭碗里。

“我看见六哥哥。”

“他说什么？”父亲问。

“没有说什么。他等下子要到我们家里来。”

他又一大块肉饼塞到嘴里，又说：

“要打仗了。”

“胡说！”

“真的。你不相信你问马家驹。”

郑退庵先生仿佛吃了一惊：

“哪个是马家驹？……胡说！”

太太瞅了丈夫一眼，又微笑着看看儿子。她慢慢地扒着筷子，慢慢地嚼着——似乎怕吵得他们爷儿俩说不清话。

小连子赶紧把嘴里的东西吞下一部分：

“马家驹是五年级的，力气才大哩。他说要当义勇军也会

当。义勇军打仗了，这是真的，你去问他好了。……我们也有《小小义勇军》——老师不许我们唱。……”

做父亲的嘘了一口气，正经着脸色对母亲摇摇头：

“你看：一个歌都不许唱！那些老师啊——不是亡国奴就是昏虫！”

女的知道他一扯到什么题目，总得有几句谈的。于是摆着副注意的样子等他的下文。

他用原来的语句，用原来的声调，把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末了——

“章老七还说我是故意这个样子说的。他说：‘你要跟人抬杠，就故意这个样子说法。’……哼！”

小连子可也没住过嘴：结里结巴说了马家驹跟杨希圣打架的事之后，又告诉别人——黎雯在黑板上写“打倒太阳照眼睛”，就挨了三十下手心。

做母亲不知道听着谁的才好，一会儿盯到这个脸上，一会儿盯到那个脸上。

可是忽然——小连子把筷子一摔，跑大门那边直奔。他看见了六哥哥。别人答应给他一个皮球的。

这个瘦条条的客人是退庵先生的侄儿，在县政府里当科员，常来跟他们谈点儿时事。他把帽子一放，很舒服的样子坐了下来，满不相干似地说了一句：

“要打了。”

郑退庵先生从饭碗上抬起脸来，跟太太互相瞧了会儿。他问：

“什么？”

一看见小连子老缠着六哥哥，他脸上陡地放出了从没有过的严厉颜色：

“滚开！”

“喂，这回真的要打了，”那位侄少爷松了一口气。“这是老胡告诉我的。头一个接触是北方，那当然。不过长江——敌人一定会来封锁。……”

郑太太感到自己脸上有膏药贴满了的样子，皮肉给粘得绷着。声音也放得很轻：

“那么我们这块？……”

她犹疑地看看她丈夫。

那个的举动呆滞起来了。仿佛这空气一下子凝结住，连他扒饭也受了很大的阻力。

“老胡？”他很费劲地问。“他是不是报馆里来的消息？”

现在他脑子里塞满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念头给逼得往实际事情上打转：他想象到了那副兵荒马乱的样子。

“真的呀？……”

他全身皮肉一阵抽紧，又一阵放松。于是透过一道热流，接着又透过一道冷气。他指尖有点发麻，连他那个独养子在那里哭了好一会——他也没理他。

等太太觉醒过来似的——叫高妈送少爷上学去，这位家长马上慌乱地摇着手叫：

“等等！等等！……我要打听。……要想办法。……今儿个不上学堂了罢。……”

客人不住嘴地谈开了：他推测着交战时候的形势。可是

郑退庵先生全没听进去，只看见那个拿手在空中画着指点着，耳朵里钻进了一些不连贯的东西——

“兵……老百姓……全国……义勇军……”

“怎么竟会要打呢？……”他喃喃着。以前没有一点要动手的影子，他就想也没想到过这些事跟他有切身的关系。可是如今——叫他怎么办呢？

他觉得国是他要爱的。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

“唉，这不对，”他说。“既然要打仗——怎么不通知我们呢？怎么不把我们这种人先安置好呢？……”

太太记起历年来——一打仗他们就往上海躲，于是她耽心租界的房子会涨租钱。

丈夫烦躁地打断了她：

“你晓得什么东西！……上海那年子不也打仗？租界也没得用！”

那位侄少爷仍旧说得很起劲，好象唯恐天下不乱似的！这年轻伙子没家小，也没有乡下的田地拖累他——就竟巴不得别人遭殃的样子！

郑退庵手心上全是汗。他知道从运河躲到北方去——那就刚刚碰上。就是蚌埠也不行：谁都明白那个军事重镇要成炮灰的。

“有人要跑到云南贵州去哩。”六少爷微笑着瞧着他，似乎已经看透了他的心事。

他横了客人一眼：怎么，这做侄儿的挖苦他么？

“云南贵州！哼！”——别人明明知道他没这多钱来跑这远的路。就是能够飞到那些地方，他们这家子就不要吃的喝的

了么？他乡下的田怎么办呢，他乡下的田？

于是他暴躁得跳起来，连太太也给弄得大吓了一跳。小连子噤住了哭声，紧紧挨在了娘身边。那客人睁大了眼睛瞧着他。

他叫：

“我去问老胡去！我去问老胡去！消息真不真还不晓得——大家瞎操心！……”

连脸也没揩——一转身就走出门去了。

回来的时候，那位侄少爷早已经告了辞。小连子在屋子里用铅笔画着粉墙，一面吸着鼻涕。太太忙着翻箱子，床上摆着两个纸包，旁边堆着几件狐皮袄子。

她一瞧见丈夫那副捉摸不定的脸，就很小心地问：

“怎么样？”

那个看一眼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这是做什么？”

“我把田契什么的拿出来，要是跑兵荒的话……”

“唉，虚里虚糟的做什么嘎！”他往藤躺椅上一坐，一面解着衣扣——让自己的呼吸调匀些，“老胡不过说是猜猜的；他想怕会打仗。……哪里会打呢！”

小连子大声插了进来：

“噢，打仗是打的。你去问马家驹。义勇军——啊！”

郑退庵先生只用鼻孔笑了一声。他拿起烟杆来装上关东烟叶，脑袋很感慨地摇了几摇。然后抬起脸来——瞧着他太太那双发了光的眼睛：

“好嘛，我说的嘛；怎么敢打呢；……中国敢跟洋鬼子打仗

那倒好了：——真的，打仗倒好了！哼！”

原载《中流》半月刊 1936 年 9 月 5 日  
创刊号，曾收于上海新象书店 1947 年 4 月  
初版，巴雷编选的《张天翼杰作选》。

## 青峰八爷

——啃草蒜之二

二十年前——青峰八爷常常对我们说这些话：

“你莫看我这块棉田——吃又吃不得，长也长得不打眼。你看吧，我们世世代代就要靠这个：这是定数。我要自己来开官牙行。我要自己来开纺纱厂。”

那时候他还不到四十岁，瘦瘦的，矮矮的：仿佛他身坯原该长得大些，可是他把它收缩拢来，聚集拢来，炼成这么点儿小个子——于是显得特别有精神，似乎有用不了的力气打他毛孔里流出来。

每天一天亮他就出了门，亲自在田塍上走来走去的察看着。踹着的每一块土都是他的：土色比别处深些，还显得十分肥厚。种着的东西排得整整齐齐，都是一样的高矮，一样的发着碧绿的叶子——长得胖胖的。

青峰八爷把两手叉着窝，好象要兜着什么东西的样子。脚步踏得很稳实，一看见他那些帮工的他就站住会儿，带种施恩的神气叫：

“早啊！”

他境况越好些，在乡下地位越高些，他就对那些粗人越客

气。似乎他自己的福气多得用不了，要匀点儿给别人。

在家里也不大发脾气。倒是时常找些话来跟八娘子谈，不管她懂得不懂得。

“凡事有个定数，”他说。很小心地拈起一片腌南瓜皮来。“我们这里转了风水了：样样路径都有钱赚。你看看陶大边瞎子吧——买了块荒山，挖出些筛砂来，如今倒买下了千多担谷田。”

他嚼着很韧的南瓜皮，一面拿中指去掏那些已在牙齿上的。腮巴上一笑一笑地隆起了栗子肉。

这里他照例骂一句——“狗娘养的！”在得意得没法表示的时候，他总是来这么一手。八娘子比他大六岁，脸上的肌肉好象嫌多似的，下巴肉常常挂下来。她对她男人的什么话都相信，都从心底里觉得他的对。就是一点小事她也得问问他。

“板缝还是糊红纸，还是糊报纸呢？”——或者——“我到嫚嫚屋里去——明日子就该回来吧？”

等到他一开口，她就很热心地注意听着。

可是青峰八爷的脾气——她一直没摸得准。她看不出他什么时候快活，什么时候不高兴。逢到他心里有疙瘩，她就招来了他一句粗话——不管有没有别人听见：

“这鸟屎大的事也问我！？明日子你怕连骑马布都要交给我管哩！……”

这一两年她男的可变得很爱多嘴了。一有工夫就拿腌南瓜皮搭着米酒，一面对她发着议论。

她觉得这实在是个想不到的大恩惠。她为了报答他起见，她提起全身的精神——连他的一句话一个字也不让放过。不



明白的地方也不插嘴问他，只是眼睛眨呀眨的，好象他的嗓子震得她耳朵不好受。

一直到他停了嘴，她才叹口气附和着：

“唉，本来是是的，这个定数。”

青峰八爷只顾说他自己的。他并不要人家听懂，只要让关在肚子里的东西放出来就行了。

“这里就有这样一个道理的，”他脸子有点儿发红。“爹爹在世时候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你看看吧：他老人家一直到见背——也没过过一天宽松日子，唉。……那些书读着有什么用呢。……”

他说了许久。脸色很认真，声音象流水那样连串不断，有的时候嗓子放低了些，接着一下又提高，仿佛有什么挡住会儿那条水流，然后一拿掉——哗的一声激奔下来了。

提起他父亲来——他虽然摆出副严肃样子来表示他的敬意，他对他那老头儿可还是尽情指摘。

“我小的时候没得钱多读书，也幸喜我没去做书呆子。一个人只要会吃苦，会打算——比读书做官强得多。你看吧：李二大人做过道台，家里又有个老底子，他如今还比不上陶大边瞎。”

至于青峰八爷自己——他说过：“我非赚钱之书不读。”他看过《本草纲目》，看过新出的《养鸡法》。这里好象吹过一阵风，叫人预感到要换季节似的，他总觉得他这一代不同了些。于是他动手去接受一些祖先历来没有的东西：他用一半开玩笑，一半亲热的样子——把这个叫做“文明派头的玩意账”。

他跟他一个秀才出身的舅舅说：

“你老人家莫小看那些挖铤砂的呀，这是实业。种棉花也是实业。”

他声调很热烈。嘴可往下撇着，仿佛要摆出副挖苦神气——来替自己解嘲。

“怎么是实业？”他舅舅不大服气的问。

“的确是实业：定数如此，”他认真着脸色，说得斩铁截钉的。“什么都有了定数，唉。……气数一转，孔老夫子怕也拗它不过。刘麻子做靛青生意——发了财。成家里烧铁——发了财。映雪堂开了批头铺还办纺纱厂。……你老人家看吧：真有个鬼在里头！败下来的呢倒是官家人家：董宫保府上，李二大人府上……要不然董十二爷怎么连教书先生也不请一个呢。……”

越说越有力气，他简直没有住嘴的意思。他感到打赢了一场官司那么轻松。话里老是插些威胁的字眼进去，算是对这老年人的一种报复：他舅舅平素不大看得他起的。

末了他很有决断地说：

“我的孩子呢，高等小学读毕了业——我就不叫他读呆书了：我要他求点实学。”

他那个独养儿子看不上十四岁，脸子黄黄的，还老伸不直腰来的样子。这孩子对什么都不在意，别人在谈话——他似乎没有听见，并且连看也不看人一眼。

青峰八爷为了要叫儿子多懂得点东西，他有事时候常常带他出去。

“选牙子，你去穿起长褂子来！”——他命定儿子什么事，向来不讲明理由的。

爷儿俩在路上都不开口。那孩子跟在他后面，没劲儿地拖塌着步子，显得更加可怜巴巴的，叫人疑心他身上总缺少了一部什么器官。

回家之后，做父亲的就考问起来：

“你看我们的货跟何家里的有什么不同？哪个重秤些？”

看见选牙子吓得变了脸色，直瞪瞪地傻瞧着他，他于是发了脾气。又忿怒又伤心地骂：

“你这个呆卵！歪尻养的！……”

八娘子一句话都不说，只着慌地瞅这个一眼，瞅那个一眼。她从来不与选牙子谈什么，似乎怕一个不留神会教错了青峰八爷的儿子。

那位家长横了选牙子一眼，不再言语了。他想：照这个气运看来——这孩子日后会聪明起来的。

这天吃饭他喝两壶米酒，大声地又谈到他的事业，他的大计划。末了他扫了家人一眼，慢吞吞地下着他的结论。

“定数，不错。不过要是时运来了，你还是晒在屋子里不动，就还是空的。你总要顺着它走，去想法子，去打主意。……时气不来自自然没得法子，出十个诸葛亮也没用。如今——你看吧：我们哪一家不走旺？……做人是行船：趁风势把帆一张，哦尸哦尸！——就跑得飞快的了。……”

老婆微笑着，一面盯定他的眼睛，好象想得很远。

他把杯子在桌上一顿，一个个字打他嘴里有力地迸出来：

“如今我们正要——结结实实地地上紧干！”

那几年他份外卖劲，好象他知道这气运就会要过去似的。他只穿一身小褂裤到自己田里去，种着的东西——哪一棵他

都要检验过，哪一块土地他都要亲自摸过。他懂得很多，比种棉的佃户还要内行。

他带着长年工去垦那些荒土坡，他那小个子在这里那里蹦着叫着，灵活得猴子一样。别人看去简直会吃一惊，要疑心他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倒仿佛是把世界上所有的肥料聚到了一块儿——从土里长出来的。他眼睛发着亮，全身的肉皮也发着亮，精力似乎变成了个看得见的东西，打他手脚上，打他脸上——一直往外流。

一到外面去跟别人打什么交道，他可就穿上了长衫。这种衣裳好象是专门为了他才规定好这么个形样的，着起来笔挺，并且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潇洒的样子。

这一点他夸过口的：

“一个人要穿得长衫子，也要能够打短打。你看吧：一年四季只有一件短褂，粗里粗气的家伙——没得用。只会兜一件长衫，折扇摇呀摇的——这些人也没得用。”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多半是在啃着腌南瓜皮，嚼着米酒；他只有这么一点嗜好。他眼睛不一定看着人，仿佛这世界上只有个青峰八爷是存在的。

随后他脸上渐渐红了起来，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因为喝了酒。他说得很多：声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他说到了他将来要办的那个纺织厂的时候，就老是拿杯子在桌上顿着。

“你想想吧：从棉花到布——都是自己的！”他眼睛睁大了一下。“那多的机器！那多的洋钱！……我告诉你听：机器响就是钱响。哈，这狗婆养的！——真是个文明派头的玩意账！……”

太太把什么事都丢下来，静静地听着他：她似乎为了这个才生到人世里来的。一到娘家去做客——她就用着平板的嘴脸，背书似地发些议论，报告一些大计划。最后她总是感叹的样子嘘一口气：

“唉，本来是有的。那个厂——很赚钱的。”

“有好多利呢——算起来？”

“算起来啊？”她迟疑着。“赚钱是当真赚钱：我们八爷讲的。”

这些首尾她可全不懂得。青峰八爷从来没跟她谈到过这个，就是连家用账也没让她知道。她只是看出现在一天天往好的地方走，一天天积蓄着东西。不过吃的穿的还是象往日那么不考究。她想到这大概是八爷要省几个钱。

她认识到她的丈夫——似乎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他好象是许多主张许多议论拼凑起来的，这些可又很模糊，很叫人捉摸不定。

有一天——青峰八爷长篇大论地教训着儿子，声调显得又气愤、又沉痛。这正是渐渐热起来了的天气，选牙子小学快要毕业了。这孩子穿着一件洋布褂子，看去更加觉得他单薄。头俯着，有时候偷偷地瞟他父亲一眼，恨不得马上钻进泥地里去的样子。

八娘子听得很用心，她感到这些话特别跟她有关系。她希望句句都听清楚。可是逢到那些不明白意思的字句——她又忍不住有点骄傲似的。

“他两爷崽讲得多入神呀！”她对自己说。不管儿子装着怎样一副脸嘴，她总以为他一字字都听得懂的。

青峰八爷说得嘴唇都发了白。他冒着唾沫星子嚷：

“我真不懂，我真不懂！——怎么我要辛苦一世，我的儿子站不起脚来！运气——哼，就只旺着我这一代！……”

那年他刚满四十岁。脸上虽然添了些皱纹，可是衬在这又黑又红的皮肤上——反倒显得有精神。每天还是不断地忙着，就是嚼南瓜皮也用着那种紧张的形相。嗓子也非常有劲，一个个音都象是从他胸腔里敲出来的。

可是以后渐渐的——八娘子替他耽忧起来了。

“八爷怎么的呢？”每次她男人一发脾气，她就得这么念一句。

她不敢问。不过她觉得这跟青峰八爷那天说的棉价有点关系。他皱着眉，说着很简单：

“跌了！”

声音可用劲得跟捶子一样：似乎他把一辈子的精力都用在这两个字上面了。

于是青峰八爷的脸子一直绷着，看去觉得有一股冰冷的青光。他在家里面不大开口，好象他住着的是一所空房子。八娘子要是有什么事情要问他，他就吼一声：

“滚！”

两年工夫里面他头发白了许多。他生活里面仿佛有种什么怪东西——慢慢啃断了他的脊椎，叫他腰板弯了下来。脸上那股红光也给它吮得干干净净，皮肉枯巴巴地结着皱。

“好快呀！”他不相信地嘟哝着。

动不动他就在茶堂屋坐上好久好久：眼盯着案板上的一把宜兴壶，嘴唇哆嗦着——好象在算着那个定数。

那个秀才出身的舅舅说：

“唉，我们这个地方还是不招财。哄了一下，又风一样吹过去了。”

青峰八爷拚命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派头，象谈着跟自己不相干的事似的告诉那个老头儿——这玩意账原来还牵涉到洋人身上的。他仍旧跟平素一样，赶着“洋人”叫“三点水”。

“你老人家莫看三点水——直着一双腿，<sup>①</sup>小半部‘天地玄黄’都没读过。他们的货色才了不起哩：装一火轮哦尸哦尸运来，你就连卖人都不值价！……”

他舅舅叹着气，摇着头，一面可又制不住流出得意的神色来。

“唉，真不值价！”那位老年人脱了门牙，发出声来噓噓噓的。“省城里倒了三家官牙行，三家，啧啧啧！……早不来，迟不来，正在这个时候……”

“这是定数。”

隔了会儿青峰八爷又说：

“哪，你老人家看吧：刘麻子空一屁股债逃掉了，陶大边瞎连矿山都抵给了别个。三点水要来，是个定数——没法子！前几年他们忙着打仗，天意叫他们遭劫。打完了有工夫运货来，天意叫他们发点财补补元气。”

他慢慢热心起来，兴奋得嗓子越提越高。为了力气不大够，声音竟发了嘎。

那位老头儿来找他谈这些，他分明知道他是说风凉话，对

---

① 直着一双腿 洋人不跪拜菩萨和祖先，在清末民初时的老年人解释说：“因为洋人没有膝盖骨，腿是直的。”

他前几年那些盛气凌人的劲儿给一种报复。青峰八爷胸脯上给什么绷得紧紧的，一面拚命隐藏住自己那副失意的神色。可是他一跟别人发挥他那个大道理，他就觉得他自己跟这酸秀才到底不同些。他老实想叫对方心服他。

“讲不定气运就这样过去了，”他几乎是叫着说的。“讲不定这是一番阵头雨——一下子又会晴的。你老人家看吧：如今的确是顶头风，一个不留神要翻船。我把我的船泊在湾里：一个人做事要放得手，又要收得拢。要不然——难道你有呼风唤雨的本领啊？……”

这时候他样子有点古怪：缩着个腰，痛苦地扭着脸上那些又枯又皱的皮肉，仿佛他在挣扎最后一口气。可是声调又这么结实，这么有把握，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打他嘴巴里说出来的。他用讥诮的调门儿又加上一句：

“一个人要有好运，也要有幕库运——这才成个世界。”

那位舅太爷扁了扁嘴，没言语。于是青峰八爷把两手叉着，不怀好意地微笑了一下。

“这个跟那些老世家到底不同些，”他凑过脑袋去，斜看着他舅舅。“李二大人跟董宫保家里呢——一败就败下来，再也莫想爬得起：读书做官的都这样的！……”

说了就走了开去，耸了耸肩膀，还在鼻孔里笑一声。

一到家他感到气闷：刚才受的一肚子委屈实在想发泄出来。于是拍拍桌子跟八娘子发了一回脾气。

自从把选牙子想法子送进城里一家当铺做学生之后，青峰八爷就象一步跨了四五年远似的——更加衰老了些，在家里更加不开口，只独自个儿嘟哝着，连脾气都懒得发。



起先他还是等着，让儿子在家白住了两年。他打算一转运，就把这孩子送到什么工业学堂去。然而这地方竟仿佛染到了什么病症——到处都打起颧来，到处都在枯下去，瘦下去。那些新发户一家家从高处掉下来了。

青峰八爷自言自语咕噜着：

“去也去得迟一点呀。陶大边瞎倒还留下了五百担谷田。只要让我再搅两年三年……”

他没抱怨谁，也没什么愤恨：天意安排好这么个厄运，一遭到的时候觉得受不了，过后可也就平静起来。

于是他每年守着三十来担谷过日子，绝对不种棉花。

“我种花做什么！……我要等气运再转过来才动手。”

八娘子得了个古怪病，瘫在床上不能动。青峰八爷并不怪她累着他，也不跟她说一句好话。他有时候看她一会儿，身子并不靠近床，脸上也没一点表情。

她呢——把视线呆滞滞地盯到他脸上，眼睛里流出希望的光：似乎由他的力量可以叫她病好的。接着——她无缘无故淌下了眼泪。

他们儿子一离开家，一直没来过信。他怕他自己那些不大通顺的文句叫父亲看着生气：他明明知道老头儿没读过许多书，可是他总当他是有了了不起的学问的。而这做父亲的也绝口不谈起他的选牙子，好象他压根没生下这么个儿子来。只是每逢有熟人打城里回来的时候，他就得去找那个人：

“我那个呆卵没请你带个口信么？”

他照常在他的茶堂屋里喝两壶米酒，很费劲地嚼着腌南瓜皮。随后一动都不动，眼睛盯定了一个地方，静静地坐得很

久很久，仿佛在等着什么东西。……

世界上变化太多，各人又忙着各人的生活，离了家乡的人都把青峰八爷忘记了。去年我回乡去，才又看见了他。

他的八娘子在发大水的那年死掉了。他把她生前住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屋子关起来，里面的东西也都仍旧照老样子摆着，让灰尘堆得厚厚的也不去管它，跟他待老婆那种冷漠劲儿是一样的。

他眼睛似乎看不清楚，说起话来并不瞧着我，只对有亮的地方滞着。他当然不认识我了，就是经我说明之后——我还疑心他并没记起有这么个熟人来。可是他照样跟我谈了几句。看他这样子，大概他即使只是对着墙壁，对着天空，他也一定会谈起来的。

“三点水有仗打没有？”他问。

显然他并不一定要别人回答。他没表示希望，也没表示失望，平板板地又往下说：

“八娘子死的那年——他们来了。横竖是个定数：打也好，不打也好，人力左右它不得。……”

“你老人家怎么总是定数定数的呢？”

青峰八爷听着愣了会儿。他声音放粗了些：

“怎么不是的！一下子这样，一下那样，这不是天意是什么！”

然后他照他老脾气那么解释一番，眼睛还盯着原来的地方没有动，好象是对自己说的：

“你不信你就看吧：一个地方派定了有兴有衰，一家人家也派定了有兴有衰。……映雪堂的老五把那个厂并给了三点

水，他自己虽然屁股眼夹着尾巴走路，家私倒稳住了：这就是他们家里的气运。……地方上呢？三点水硬是三点水，不是两点水，你简直奈何他不得。……”

嗓子越放越低，后来竟没有了声音。可是他嘴唇老抽痉那样掀动着，看去他还有许多话要说。

我静静地等着他：一分钟，两分钟。我连自己也弄不清我在那里呆了多久，时不时用脚在地上弄点响声催他下文。他可凝着一双灰黯的眼睛——似乎在沉思着些什么，回想些什么，大概他竟忘记他家里还有个客人了。

走出他那里——我这才想起还有许多话没问到他。可是我再没去第二趟。只记得那天他那副发呆似的样子：我走了两三丈远，回头看他那间茶堂屋，那位青峰八爷可还坐在原来的地方，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腰板弯得象只虾米。他似乎在反复着他爱说的那句话：

“你看吧！我是派定了要坐在这板凳上的。……”

原载上海《大公报》1936年9月6日。

## 失题的故事

—

大家都玩得很高兴，校钟忽然叫了起来：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啊呀，真讨厌！又要去开演讲会了。

文思汉想要在草地上打一个滚，可是来不及，只好巴的巴的往课室里跑。

文思宜呢——正在操场后门口。他跟梁和跟李祥生蹲在河边上玩。

他看看天上，又看看河里。他说：

“我们来玩打仗：海军打仗。”

水面上有几个鸭子凫过来，一转身又凫过去，下面拖着一条影子，那样子真蠢得很，奇怪，怎么这也算是“家禽”呢？

他瞧着鸭子，鸭子瞧着他。

哈，好极了！它们就是敌人的军舰。

“我们这里是青岛，”他说。“我们这里是炮台。”

梁和嚷道：

“不对！我们这里是吴淞，孟老师说的，他们先要来打吴

淞的。”

李祥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捡起一块石头来。他叫道：

“开炮呀！”

Guang!

水花一溅——变成了银点子。河面上画了几十个、几百个圆圈圈——一个套一个。水里的影子打得粉碎。

敌人的军舰赶紧就开走了，一共有五条，身体摆呀摆的。一面跑，一面还叫道：

“Ga, ga, ga!”

李祥生又来了一下子。炮弹是两只手捧起来的石头。

GUANG!!!

真好看！不过大家身上都有点湿就是了。

李祥生巴不得多打几回仗。上“童子军”的时候，老师说过：“生物是我们的好朋友。狗不能欺侮。猫也不能欺侮。”

鸭子呢？老师没有告诉他。

可是今天不要紧，放心打去就是了，谁叫它当了敌人的军舰的！活该！老师还买桂花鸭子吃哩。

大家都开起炮来。

梁和想要找一块大石头，没找着。他只拿起一片瓦片来，ci-ci-ci 地打了一个水披披。

“放个鱼雷！”

五条军舰乱叫乱跑，它们逃到了对面，爬上了岸。有一条军舰拐上斜坡的时候——还滑了一跤。

文思宜快活得叫了起来：

“哈哈！了不起！”

可是校钟也叫了起来：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 二

梅式武站在讲台上，对下面鞠了一个躬。

梅式武总是很干净，嘴上是没有墨的，手上是没有泥的。算术本子呢——写得很好看，象课本一样整齐。老师就用红墨水写道：

“好！”

可是梅式武演讲起来就不顶好。

开头照例是说：

“主席，各位评判员，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接着就总是：

“现在，我们中国，已经，快要亡国了。……”

上星期三就是这么讲的。上星期六也是这么讲的。本星期三也是这么讲的。

一讲到那一句——

“我们，难道，就这样，让敌人，侵略我们么？”

周老师就插嘴了：

“讲这一句的时候——声音还要高一点，高一点。”

周老师一面说，一面拿右手手心朝着天花板托呀托的。

唉，说一句老实话：这种事情实在不大好玩。

大家还要规规矩矩坐在这里，一个不小心，章老师就得嚷起来。

“嗯！陶谨！装鬼脸！”

“文思汉！你为什么把鞋子脱了放在桌子上！”

这倒还不要紧。顶坏的是，文思宜他们三个人的裤子——啊呀，真不得了！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干呢？一坐下来，屁股上好象巴着一块冰一样。

这些事情，梅式武当然是不知道的。

梅式武只是一个人人在上面哇啦哇啦。两只手反在屁股后面。眼睛老是看着对面墙上，那里有手工纸剪成的字：

## 誓 雪 国 耻！

文思宜想：

“一个人演起讲来——为什么脸上不作兴动的呢？”

章老师坐在讲台旁边。章老师眼睛转呀转的，巴不得有人不守规矩，好让他来骂人。

周老师也坐在讲台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纸：演讲的话都写在这张纸上。

正在这时候，梅式武的声音放大了：

“全国的，同胞们！现在，我们要，我们要——”

说呀说的，忽然眼睛眨了起来。

周老师说：

“团。”

“团！”梅式武叫道。“团！——团！——团结一致！……”

周老师有点着急，就又插嘴：

“拳头！拳头！”

哈，梅式武连这个都忘记了！梅式武看了看周老师，这才从屁股后面伸出手来，接着抓成一个拳头。接着就在空中间打了一拳。

下面有几个人笑了起来。

李祥生对讲台把舌子一伸。

梁和小声儿对文思宜说：

“梅式武笨死了！还考第一哩！”

忽然——

“哼！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倒楣！又是章老师！

这样一来，梅式武讲不下去了。舌子是说话的，可是现在专门舔嘴唇去了。不动也不笑，也不装脸嘴。

静得很，梅式武瞧着大家，大家瞧着梅式武。

文思宜嘻的笑了一声，忍不住又要叽里咕噜：

“下面呢？下面呢？我偏偏不告诉！”

下面这一句就是——

“同胞们，我们大家想想看。”

讲的时候，要把右手放在胸脯上。

可是文思宜不说出来。活该！谁叫章老师不许人说话呢！

### 三

演讲总有一个时候会讲完的。梅式武走下了讲台。

大家拍完了手。周老师走上去了。忽然——

PA!!!



这是李祥生拍的。

文思汉也跟着拍了一下。文思汉的手很小，拍得不好：

Pi!

文思宜对文思汉说：

“哪，要这样拍。你看。”

Po, Po, Po!

许多人也都拍起手来。

周老师把手心朝着地板，按呀按的。周老师问：

“这一次——梅式武讲得好不好？”

“好！”大家答。

许久许久，文思宜没有大声说过话了，现在真是巴不得。他就管三七二十一，叫道：

“了不起！了不起！”

可是周老师又说：

“我看见的，有人不守规矩。梅式武讲的是《怎样救中国》。难道你们不要听么？你们不要救中国么？你们爱不爱国呢？”

“爱！”

这时候有一个人又来插嘴了。讨厌得很！这个人跳了起来。这个人瞪着眼睛。了不起！这个人是谁呀？——怎么世界上竟有这么讨厌的人呀？

哈，当然是章老师！章老师凶狠狠地对前面一指：

“李祥生跟文思宜顶坏！尽说话！”

什么！什么！哼！这副恶狠狠的脸孔好看得很哩！

文思宜就要回嘴了：

“我没有说话。我看见梅式武讲不出来，我……”

“再说！我看你又要讨打了！”

章老师停了一停，说道：

“你们想想看。梅式武跟你们年纪差不多，梅式武功课又好，又守规则，又会演讲。你们要学学他呀。”

周老师看看李祥生跟文思宜。周老师也开口了：

“一点不错，章老师叫你们做好学生。你们看，这一次全县小学救国演讲比赛会，梅式武要去比赛。梅式武是替我们学校争名誉的。”

大家就都看着梅式武。

忽然梅式武身子硬起来了。脖子也硬起来了。梅式武站在那里，挺直的，动也不动。

争名誉总是好的，可是日子过呀过的，这个名誉并没有来。

梅式武只在学校里讲过两次，一个星期就过去了。救国演讲比赛会——没有开会。过了三个星期，没有开会。过了五个星期，没有开会。

文思汉可还快活得很，回家对妈妈说：

“我们学校——演讲才好哩。”

妈妈正在那里写信给爸爸。妈妈回过脸来问：

“你呢？”

“我不会。梅式武会的。”

文思宜叫：

“哪里！梅式武讲得一点也不好！梅式武还背不出哩。”

“你吹牛！”文思汉嚷起来。“妈妈，爸爸在开封好玩不好

玩？爸爸放寒假回来么？妈妈，你告诉爸爸：我们学校要去比赛。”

这孩子真是一点也不懂。文思宜就又打断了他的话：

“哪里！演讲比赛会不开了。”

“噢，又吹牛！周老师说的，这是爱国演讲。爱国是要爱的。”

真是没有办法：文思汉九岁了，还糊涂得很。

文思宜呢——比文思汉大三岁。文思宜简直是一个大人了。这个大人就对弟弟看看，把嘴巴一歪，把舌子一伸，说道：“了不起！”

#### 四

不上课的时候，大家放心玩去就是了。玩呀玩的，再也不会——

“Dang, dang! Dang, dang! 听演讲！听演讲！”

演讲会——没有了。

可是天气渐渐冷了起来。草地变成了癞痢头。树也变成了秃头。

课室里也变了样子。

手工纸剪成的“誓雪国耻”撕掉了。本来还有“中国人要爱中国！”还有“一致杀敌！”那天老师叫大家把这些扯下来。墙上挂的《二十一条》呢？不知道藏到了什么地方去了。还有《国耻地图》哩，还有《东三省图》哩，怎么都没有了？老师跟老师商量起来：

“墙上空空的总不好看。挂什么呢？”

没有办法。只好把一个大苍蝇挂了出来。把一个大蚊子也挂了出来。上面有写得很好的字：

“夏天到了，快起来扑灭苍蝇吧！”

“要消灭蚊虫，必先消灭子了！”

讨厌得很：“子了”这两个字总念不上嘴。

文思宜问道：

“梁和，这两个字念什么呀？什么 Jie——？”

“什么 Jie——汉奸！”

“哈，了不起！汉奸！”

突然章老师冲了出来，大叫道：

“不许乱叫！”

什么！到底是谁乱叫呀？文思宜说：

“我没有叫，我们说汉奸。”

“不许说！”

章老师脸红了，眼睛瞪得很大，看他这样子，简直要把文思宜吃下去。

真奇怪！老师也说过汉奸的。老师告诉大家：

“汉奸就是卖国贼。不做汉奸，就要起来救国。”

不过章老师是不讲理的：

“下次你再说，——就打你五百下手心！”

章老师一走开，文思宜就装了一个鬼脸。

文思宜怕是不怕，只是觉得奇怪就是了。怎么回事呢？章老师为什么总要这么凶呢？为什么他说过的话，现在又不能说了呢？

这还不要紧，顶奇怪的是，歌也不许唱了。

“我是小兵气汹汹，  
手拿枪支向前冲！  
一直跑到……”

周老师摇摇手：

“不要唱，不要唱！”

章老师巴不得发脾气。瞪着眼睛看来看去的：

“谁先唱的？谁先唱的？”

忽然孟老师跟章老师吵起嘴来了。孟老师的脸发了红，她大声说：

“我不能处罚他们！我不能处罚他们！他们没有做错事！”

文思宜拍着手叫：

“好啊！好啊！了不起！”

大家拍手，就又唱起来了。一面唱，一面顿脚：

我是小兵气汹汹！

Beng! Beng! Beng!

手拿枪支向前冲！

Beng! Beng! Beng!

只有梅式武没有唱。梅式武站在院子里，看着里面。梅式武是很听老师的话的，他点点下巴说：

“哼，你们要讨打了。”

一点也不错。

下午孟老师出去了。章老师嚷道：

“文思宜！过来！”

糟糕：

文思宜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沫，两只手搓了几搓，牙齿拼命咬着。

啊呀！不得了，真要命！啊呀！啊呀！举起来了！——章老师的板子！……

## 五

做什么好呢？玩总是要玩的。

操场做炮台，那真了不起。文思宜他们到炮台上老等着，老等着。可是一条军舰也没有。

糟糕得很！这些军舰——怕是宰了吃掉了吧。

河水干了许多。一开起炮来，就“Zi-ca！”一声。

啊呀，不得了，满身满脸的泥浆！

风很大，呼呼地叫着。文思宜说：

“总要玩个新鲜的。”

梁和指指文思宜的鼻子：

“哈，文思宜的鼻子发红了。”

文思宜摸摸鼻子答道：

“鼻子会发红，

就是大总统。

手拿枪支向前冲！……”

大家又都唱了起来，只要不给章老师听见就是了。

“喂！喂！”梁和叫。“光只唱唱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表演吧。”

这个主意倒不错！

可是谁来做敌人呢？

操场里有这许多人，谁都要做中国兵，就是一二年级的小豆子——也不听说。大家都不肯做敌人。

文思宜象大人的样子皱皱眉毛。对梁和眨眨眼睛，就跟文思汉说：

“你来做敌人吧。”

“我不来！”

“你做敌人是假的呀。表演一下就是了。”

“你吹牛！”

梁和想了一想，就把手放在文思汉肩膀上：

“文思汉，你不做敌人就不做敌人吧。你来当汉奸，好不好？”

什么？当汉奸么？文思汉摇摇头：

“我不来！”

“当汉奸是很好的呀，”文思宜很正经地说。“当汉奸有许多钱。有了钱，就可以随便买东西吃了。”

文思汉还是不依：

“嗯！你们尽吹我的牛，我不来！”

唉，真是！表演不成，就只好空口唱唱算了。

正在这个时候，梅式武走了过来。梅式武的脸子很白，象粉笔一样，周身的衣裳肿得象个蚕茧。梅式武当了四年级的

级长，就哇啦哇啦来管别人了，他大声说着：

“哼，你们又唱这些歌！”

李祥生跳到了梅式武跟前。李祥生好几天没有跟人打架了，巴不得出点事情。他说：

“你管我！你管我！”

文思宜对梅式武刮刮脸皮：

“不要脸 真是了不起！”

接着又学着梅式武演讲的样子：

“现在，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团！——团！团结一致！”

“老师说过的！”梅式武叫道。“这种歌不许唱！这种话不许说！章老师叫我管的！”

梁和笑了起来：

“梅式武不能够管我。我能够管梅式武。我是梅式武的父亲。你们看！”

梁和说了，忽然驼起了脊背，笑得一点也不好看，说话的声音也很奇怪。

“梁大夫，我这个人很规矩。我在恒丰银行做了二十年生意。我们梅式武也很规矩，我们梅式武听我的话。嘻嘻！”

哈，原来梅式武的父亲是这个样子的！

梅式武的父亲有一双红眼睛。梅式武的父亲常常到梁和的父亲那里看眼病，就常常说这些话。

可是——怎么？梅式武的父亲在恒丰银行，真的有二十年么？

文思宜想不通。了不起！这日子总很早很早的吧？那个时候——恐怕大家还很小很小哩。



李祥生也奇怪起来。李祥生没有父亲，只有哥哥，哥哥会修机器，哥哥在汽车厂干了许多许多时候，也才只有三年。

大家看看梅式武……

梅式武忽然不见了，梅式武禀告老师去了。

现在章老师不在家。活该！跑了趟空腿！——真有意思得很！

## 六

Dinglang! Dinglang! Dinglang!

包书包，唱《再会歌》，走出学校。

学校斜对门有一家黑门，门上贴一块脏得要命的小镜子。这家人家养着一条黄狗，又高又大。

现在这条黄狗正在街上玩。这里闻一下，那里闻一下。

李祥生停了停步子。一会儿就又追上了文思宜。

“文思宜，这条狗是敌人的军舰！打它！”

文思宜想了一想，说道：

“军舰怎么上街呢？”

这倒是真的，那怎么办呢？李祥生总要想一个法子打它才好。军舰——一只配鸭子来当。那么飞机呢？

“飞机是在天上飞的呀，”文思宜说。

真麻烦！想来想去想不出。不管三七二十一——

“文思宜！我们开炮吧！”

手一摔，子弹飞了出去。

哈，原来李祥生早就把石子拿在手里了。

这架敌人的飞机飞到黑门旁边，凶巴巴地对着李祥生嚷着：

“Wang! Wang, Wang!”

“狗是坏东西，”李祥生小声儿告诉文思宜。“敌人也是坏东西。”

Pia! ——又是一炮。打在飞机后腿上。

文思宜也忍不住开起炮来。文思汉也来动手。可是打不通。陶谨也加入了。后来连吴粹芳，连徐家穆，连许许多多的人——都来打这个仗了。

梁和扔了一颗石子，说道：

“这条狗——是敌人的铁甲车！”

那一年上海打仗，梁和跟他爸爸就正在上海。梁和知道的东西才多哩。

铁甲车！好极了！这个——正好叫这条狗来当！怎么梁和不早点说呢？

路上热闹起来了，许多人走过来看。许多人笑着拍手。

打仗的人呢——又是跳，又是叫，又是唱歌。

一个卖五香鸡蛋的小孩子叫道：

“哈哈！打得好！打得好！我走过这里，它总要咬我！”

敌人的铁甲车——巴的巴的退到黑门里面去了。

这要算李祥生的功劳顶大。李祥生打得很准。打呀打的就把铁甲车打败了。那个东西一败，叫起来就有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又不大象铁甲车，又不象狗！

“Wa-u-lun-lun-lun! Wa-u-lun-lun-lun!”

有一个胖子在旁边看着，嘴巴闭得紧紧的。这时候忽然

伸过手来，把李祥生拖过去：

“你们是什么学校里的？”

胖子要看一看李祥生的校徽。可是没见着。他们校徽还没有发哩。

李祥生大声说：

“咦，要你管！你还是值日生，还是级长呀？”

胖子用鼻孔说：

“哼！”

走掉了。

文思宜想起挂图上的字，就叫道：

“敌人到了，大家快起来扑灭敌人！”

李祥生也叫：

“要消灭敌人，必先消灭——消灭——消灭——”

他说不上来了。就叫道：

“狗！”

那个胖子站住了。那个胖子对这边瞧着。

瞧什么呀！挺着一个大肚子给人看，他自己以为漂亮得很哩！其实一点也不稀罕！六年级钱普生的肚子——就比你大得多！

大家都不睬那个胖子。大家唱着歌，唱着歌就回去了。

文思宜一到家门口，就直往里面奔。一面嚷道：

“妈妈！妈妈！我们学校——打狗打得才准哩！”

文思宜也快活极了。文思宜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就叫起来：

“哈哈！了不起！”

## 七

第二天出了一桩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是星期六。上着国语。文思汉他们站在课室门口，对里面老是装鬼脸。这一堂——二年级没有课。

文思汉叽叽刮刮。吴粹芳也叽叽刮刮。大家都叽叽刮刮。

到底说什么呀？一句也听不明白。

后来听清楚了。文思宜跳了起来：

“什么！昨天那个胖子！”

了不起！正是昨天那个胖子！那个胖子在操场里。那个胖子是从后门走进来的，进了学校就东也看看，西也看看。

还有一个人，并不是胖子。那个人跟那个胖子一起来的。

怎么回事呀？

吴粹芳轻轻地说：

“那两个人是来偷东西的。”

大家巴的巴的跑到了操场里。

没有看见。

可是有人叫道：

“在前面哩！在前面哩！”

哈，真的！

一个胖子。一个人跟胖子在一起。这个人嘴里有一支香烟。这两个人鬼头鬼脑的。这里望一下，那里望一下。

到了星期一，有八个人到学校里来参观。

里面有一个人——大家都认得。真奇怪！就是那个抽香

烟的。后面呢——又是那个胖子！他今天穿起西装来了。

这还不算。顶奇怪的是，那八个人还到厕所里去了一趟。

这是文思汉看见的。文思汉说：

“连屎都参观过了。这是真的。我不吹你的牛。”

## 八

章老师脸子发青，嘴唇倒是白的，看起东西来总是瞪着眼睛，好象黑板应该记一个大过，玻璃窗呢，——要打五百手心。

章老师很忙，现在又要出去了。

好极了！要出去么？不送不送！

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顶讨厌的人，这个人对大家说：

“嗯！你们再玩玩打仗看！老师说的：这样玩的就要开除！”

唉，这个人真讨厌得要命！除开梅式武没有第二个！

文思宜连看都不高兴看他。只对梁和大声说：

“我们要打仗。我们要唱歌。我们偏要讲汉奸。要消灭蚊子必先消灭汉奸。”

李祥生举起手来：

“我赞成！”

“我也赞成！”梁和插嘴了。“让梅式武去告诉章老师好了。《救国进行曲》还是老师教的哩。《爱国歌》也是老师教的。”

过一会，梁和装了一个鬼脸：

“章老师是怎么说的呀？章老师要是说：‘不许爱国！爱国的就开除！’梅式武就快活了。”

忽然文思汉蹦了起来，从地下爬到了椅子上，又从椅子上跳下来。叫道：

“打仗呀！打仗呀！章老师出去了！O-O-O-O-O！  
O-O-O-O-O！唱歌呀！唱歌呀！”

只要章老师出去了，胆子就会大起来的。

文思汉跨过一张桌子，又跨过一张桌子。哈，好玩极了！

突然——章老师跑了进来！

真是快得很。文思汉正要吓一跳，可是来不及吓一跳。

原来章老师还没有出去！糟糕的地方就在这里！

章老师一句话都不说，脸上的颜色象钢条一样，跑过来一拖——就把文思汉拖走了。

不得了！

大家都说不出话来，这个看看那个，那个看看这个。

啊呀！想想看！只要等一下，就会——Pi, Pi, Pi！再坏的事情就没有了。

可是章老师没有打人。章老师把文思汉拖进医药室。门“Beng”的一关。Kata！——上了锁。

这就戴着帽出去了。

梅式武追了上去。

“章老师！还有文思宜。还有梁和。还有李祥生。……”

章老师龇出了牙齿。眼睛是红的。

“嗯！等我回来！”

停了一停。又吱吱喳喳地叫：

“文思汉关在那里——谁也不许开门!”

这回真的走了。

文思宜看看梅式武。梅式武看看文思宜。

其实文思宜已经抓好了拳头，腿子也使着劲。告老师呀！  
告老师呀！好得很！来看看吧！

一，二，三！

Bengdeng!

扑了过去。谁还客气呀？当然是压在梅式武身上了。

李祥生也冲了上去。梁和也冲了上去。

梅式武要叫，叫不出。要回手，手抽不动。

有人帮着打，有人告诉老师去了。有的叫，有的拍手。一年级几个顶小的，哇的哭了起来。

老师们拖开了他们。

“做什么打架？做什么打架？”

做什么打架！还要问么？谁叫他那么讨厌！活该！

噢！现在梅式武倒只知道哭脸了！——

“Ou! Ou! Ou!”

了不起！好听得哩！

周老师叹了一口气，又叹了一口气。说道：

“唉，怎么打起人来了！梅式武是好学生。他的成绩比谁都好。他听老师的话，守规则。老师叫他管你们的呀。”

过了一会又说：

“我知道你们爱国。爱国——在心里爱就是了。”

“为什么呢？”梁和问。

周老师不开口，只是叹气。

孟老师呢——气呼呼的。她叫：

“把医药室开开！把医药室开开！”

“怎么行呢？”

“一定要开开！小学生怎么可以拘禁！他犯了什么法！”

周老师的脸子苦巴巴的：

“先把文思汉放出来也好。等章老师要回来的时候，再锁起来吧。”

文思汉哭个不住嘴，脸子通红的，手擦擦眼泪，脸上就有一块块黑的。文思汉的脸跟梅式武的脸一样了。

原来梅式武脸上——也发红，也发黑。脸子胖了些，身上本来是很干净的，现在比脏孩子还要不好看，扣子也掉了，袖子也破了。

平常神气得很，了不起！人家玩玩这样，不许！玩玩那样，不许！这时候他只会坐在椅子上。他还想要哭哩。嗓子里叫道：

“Gu! Gu! Gu!”

这个祸——闯得不小！

怎么办呢？要是章老师回来了，还不知道他要怎么叫法子哩！

“Ye-ye-ye-ye! ji-ji-ji-ji! Xing! Ya! Pi!”

大家都得看他那张凶脸。唷！真好看得很！

可是到了放学的时候，章老师还没有回校。

那只好看第二天了。



## 九

第二天。天气很好，没有风，不过太阳不热，脚很冷，鼻头呢——那就说不定会发红。

这一天梅式武没有来。

这一天老师们忽然告诉他们。

“学校要停办了！”

大家都吓了一跳。什么！什么停办呀？倒再说一遍看。再说一遍，还是这样。又说了一遍，还是这样。

这么说起来，学校停办是真的了。怎么办呢？不能够在操场里唱歌了，也不能够跟同学们玩了。要到后门河边打军舰，那提都不用提。

此后——还可以不可以跟梁和跟李祥生跟许许多多人在一起呢？

想起来总觉得很奇怪，还有点儿麻烦。

章老师好象很疲倦的样子，说不定昨天跟人打了架。

他咬着牙叫道：

“我是校长。我当然要想尽法子维持这个学校。哪里知道你们这批小鬼小混蛋！你们！你们！……唉！没有办法！”

周老师也叹气。周老师手心朝着地板，对章老师摆呀摆的：

“呃，呃！这个时候何必还生气呢？”

孟老师也说起话来。脸很红，原来孟老师生气了。

“你们都唱过《谁是我们的敌人》，是不是的？”

“是的。”

“但是敌人不许我们唱这个歌。”孟老师说。

文思宜小声儿告诉李祥生：

“原来就是敌人不许我们唱！”

老师又说下去了：

“敌人怕我们打他！”

李祥生叫：

“偏要打！”

文思汉也叫了一句：

“偏要打。”

伸了伸舌头。

孟老师正要讲话，周老师插嘴了：

“唉，孟老师！少讲几句吧。再讲——又会惹出麻烦来的。”

不过孟老师没有睬他。丑死了！大家都不睬他！孟老师说：

“敌人要侵略我们，就怕我们救国。他们看见我们同学玩打仗。他们看见大家唱这些歌。他们来参观过了，就是昨天的八个人。有一个中国人带他们来的。”

“那个胖子！”梁和叫。

“他们到了厕所里，看见墙上写着：‘大家快来打仗！’‘打倒敌人！’他们看见许多东西。他们就压迫县政府，叫我们学校停办！”

哈！事情都明白了！

李祥生大声说：

“我不怕！敌人——要打。狗也要打。”

事情倒好办了，大家再进一个学校，没有章老师，也没有梅式武。这两个讨厌鬼！——叽叽刮刮！叽叽刮刮！

大家就要有一个新学校了。

“了不起！”文思宜又高兴起来。“梁和，你跟我们在一起，李祥生也和我们在一起，大家都在一起。只不要讨厌鬼。”

说着就望了章老师一眼。

梁和跟李祥生跟许多人都喊起来：

“我赞成！”

“赞成！”

“还是大家在一起呀！”

这时候有一个顶尖的声音，这是文思汉：

“孟老师！我们进新学校，你也跟我们同去呀。”

孟老师有眼泪了，可还装做没有事的样子。微笑了一下，头点了一点。说道：

“好的，我跟你们大家在一起。”

“孟老师，说了去就要去的。孟老师可不作兴吹牛呀！”

原载《作家》月刊1936年9月16日  
第1卷第6号，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7  
年4月初版单行本，更名为《学校里的故  
事》（《少年丛书》之一）。

## 酒 后

茶房把那道点心送上来的时候，金科长就摇摇手，宣告他吃饱了。他身子晃呀晃的，擦一根洋火去点烟，可老是在离烟头子寸多远的地方移来移去。

那个才考进来三个月的录事杨厚诚——怜惜地瞧着这位长官。

“科长醉了，”他小声儿说。

同席的同事都把视线注到了金科长一张红红的脸上。有几个吃吃地笑着，互相捣了几句鬼。那位做主人的陈科员静静地盯着这醉汉，好象一个医生看着他的病人似的。

杨厚诚正要帮着给科长点烟，有一只手在他胳膊上触了一下。这正是全科顶爱开玩笑的那位刘先生：

“呃，让他自己点，让他自己点。”

随后做主人起了身，把他们的长官扶到沙发上去躺着。

可是那个笑着摇手：

“我没有醉呀，你们以为……”

他打了个嗝儿，后脑就搁到靠背上面了。

“不该给科长大碗喝的，”杨厚诚很小心地说，回头瞅了沙发一眼。

陈科员抡了抡眼珠表示奇怪。他是金科长的表侄，分明知道他的酒量的。

“实在不至于这么醉嘛。……茶房，买一包八卦丹来！”

刘先生压着嗓子说了一句——

“心中有事酒醉人。”

有几个就秘密地笑了起来。

电灯照着桌子上那些银酒杯跟油腻腻的盘子，亮得叫人眼睛发胀。那些菜呀点心什么的还堆得满满的，一看就感到透不过气来，仿佛一个十分疲倦的人——还给逼得要再去做一件困苦的事。

几位同事可仍旧坐在桌边很豪爽地吃着。陈科员在家里替老太爷做了寿，全科都送过礼，这回补请——当然得把这份份子吃回来的。

陈科员跟一位胖子科员正在那里照料科长，刘先生就笑了笑，耸耸肩膀：

“傻瓜，他们放弃权利。……老杨，来呀！”

杨厚诚很客气地摇摇头，眼睛盯着墙上那副屏，耳朵可注意着后面沙发上有什么响动，一面想着：该不该去照应照应呢？

他偷偷地叹了一口气。

一个录事跟一个科长差得太远了。那位长官总是直挺挺地坐在旋椅上，绷着个脸，动不动就——

“怎么的，你到底写过呈文没有？呃，你想不想干了，你？”

谁都没见过科长的笑脸。好象荐任官以上的脚色都天生生成这么副派头；拿铁打成的面孔冲着同事——执行着上峰的

命令，一点情面也不作兴有的。

“并不是我要跟你们为难，”他庄严地说。“上面的意思是这样，你们叫我到上面去碰钉子么？”

于是杨厚诚一直提心吊胆地工作着，连走路也轻轻的。这种小心劲儿竟成了他的天性似的，今天金科长那么有说有笑，还跟他这个当录事的碰杯，他可总不敢让自己太随便。

茶房们走来走去地伺候着，看来他们不是用脚走路，只是装着轮子叫身子滑动着。有时候他们也忍不住对那边沙发瞟一眼，显见得连他们也觉着奇怪——一位荐任官在下属面前怎么一下子变成个小孩子一样了。

“吐了，吐了，”有谁高兴地叫。

那位刘先生正夹着一个饺要进到嘴里去，这里他停了停动作，听了会儿。

“他发牢骚哩。”

杨厚诚看不起地瞅了刘先生一眼，他想：

“哼，别人醉到这样，他还开玩笑！”

那边金科长嚷道：

“我的酒友呢？我的酒友呢？……”

等到这位当录事的酒友热着脸赶到了沙发边，科长猛地坐了起来，要不是别人扶住了他，他简直会摔下去。

“我没有醉……”他眯着眼睛，声音含含糊糊，好象他舌头胀大得把嘴都塞满了似的。“杨先生酒量不错。……嗯，下次——下次——我要跟你拚一拚。……人生——唉，只要醉……醉……做人真无谓……”

他似乎极力要矜持，脖子可不由自主地摇晃着。他哑了

咂嘴。

“你有家着没有？你的太太……”

大家都瞧着杨厚诚。杨厚诚着慌地动了动右手，身子也抖直了一下，他忸怩地答：

“内人死了两年了。”

“现在你在此地……”

“一个人，”杨厚诚把自己学生装的衣襟扯了一扯。

席上的那些同事也悄悄地溜过来，围着沙发站成一条弧线。只有那个胖子科员离得稍为远些，还时不时弯下身子来看看地下，似乎怕那个吐脏了的痰盂会碰着他的袍子。

他们的科长可闭上了眼睛，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我劝你不要结婚，”他斩铁截钉地又往下说，声音可很没力气，要睡着的样子。“有一个太太——唉，人生真是无谓。我简直……我劝你不要讨太太……在宦海里浮沉——唉，太太……”

这里又睁开了迷迷糊糊的眼睛。他为得要叫视线集中在那个年青录事脸上，他拼命撑开眼皮，还用力地皱着眉：

“你今年几岁？”

“二十七。”

“家里有——有——有恒产没有？”

“没有。”

“唉，跟我一样……我这位酒友……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太太。……”

突然——他大笑起来。

杨厚诚吓了一大跳，感到了一件什么大祸事的样子。他

偷偷地看一看其余几位的脸色，肚子里有点难受；好象吞下一块嚼不动的东西——梗在食道里似的。

他们都绷着脸，连刘先生也变得呆板了。显见得他们是在那里吃醋——一科顶高的脚色竟跟顶低的家伙搭交情：

那位陈科员一直不放心地瞧着科长，大概他怕他表叔在录事跟前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来。

唉，这些人就是他杨厚诚的同事！唉，真是！人生是无谓的。他悄悄地吸足一肺的气，又没声没息地吐了出来。

可是科长正发出一句问话——逗得他惊醒了似地震一震身子，把分散了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一块儿。

“你希望怎样？……”

“我……”他全没准备怎么回答，舌子打着结。“我不想结婚……我——我——要做工作，跟科长……”

他要看看其余几位的脸色——可又不敢。不过他感觉到他们那几双冰冷的眼光注到了他脸上。有谁还在鼻孔里发出一声响声。

好象先前喝的酒在作怪——他脑子发了麻。他想要再说几句话，要想叫这位长官知道他的希望，他的志愿，可是他支配不了自己这张嘴。

科长很痛苦地打了个嗝儿，手贴着肚子：

“不讨太太——顶好。……做过几天简任官<sup>①</sup>，再做荐任官，太太就要吵要哭，还要……只有儿女——唉，一线希望。……生活没有保障……官场真无谓，真无谓。嗯，无谓！”

---

<sup>①</sup> 简任官：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执政时期，文职人员的官阶分为：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及委任五等。简任高于荐任，相当于局、处长级。



卑——卑——卑鄙！……看上头的脸色……”

他肩膀一抽，嗓子里“噉”的叫了一声。他赶紧俯下来让嘴对准痰盂，一条线样地滴着清水。

杨厚诚慌了手脚，求救似地看看四面，陈科员可用手扶到科长肩上了。

“糟糕，”杨厚诚伤心地嘟哝着，“又要吐了！”

瞧着别人那副吃力的样子，嗓子里干叫着没吐出一点东西，只是全身在那里抽搐，他恨不得一把抱住他。他愿意由他杨厚诚来代替那一位吃苦。

唉，你看！起先何必那么豪兴呢！

一发现那个用脊背靠了下去，拿手巾擦着眼泪，杨厚诚认为自己实在该说几句什么了。他结里结巴的：

“科长……我看科长……”

“嗯，”科长说。带种害臊的神气冲着大家笑一笑。“我还可以喝半斤——半斤。……这个世界——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一件真的，顶顶真的，顶顶顶——真的！这就是：陈三十年的花雕，至于官场——哈哈！哈哈！噉！……笑话，笑话！……中国真是不得了，中国——中国——你看！到了这个地步。……我们都是亡国奴！我们都是亡国奴！……”

于是他胸脯一挺，眉毛紧皱着瞪着眼瞧着前面。

大家不知不觉把脚缩进了点儿，准备着逃走似的，刘先生对其余的使使眼色，右手放到嘴上去挡着笑。可是陈科员把一片梨塞到了科长的嘴里。

Pu！——那一位带着嫌弃的脸色一吐，空出那张嘴来重复他的话：

“亡国奴，亡国奴！你也是。我也是。我这位酒友也是。……嗨，真无谓！……我们在这里做官，在这里吃梨子，吃雅梨——雅儿梨——雅儿——雅儿——天津雅儿梨：梨，到明天雅儿梨就是日本货了。……Pu, Pu! Pu! ……”

科长狠命地吐着，象遇着什么不吉利的兆头似的。

“该死！该死！”他渐渐愤激起来，拿拳头捶着自己的大腿。“这是什么话！——这是这是！……秘书长叫我代见新闻记者。叫我——叫我——哼，漂亮得很！……他怪我说错了话，他怪我！……连‘情势严重’，都不许说！……什么东西！他他！——在美国学六个月汇兑，他当秘书长！……哼，中日关系……‘彼邦朝野人士咸有——有——有好感，句子都不通！……不要脸！……”

他作个要跟人拚命的势子——猛地跳了起来。陈科员跟那个胖子上去扶着他，他手一甩：

“走开！”

杨厚诚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寒噤。他两手紧紧抓着拳，让冰冷的手指掐进汗湿湿的掌心里。只要那位长官摔下来，只要那位长官有点儿什么意外，他杨厚诚可怎么也得上去帮一家伙。一面——他却又隐隐庆幸他自己刚才没象陈科员那么碰一鼻子灰。

“怎么的呢？”他悲天悯人地问问自己。“金科长也有这么多委屈。”

不知道是因为醉还是愤怒得过了火，那位科长摇晃了一下，踉了几步才站稳。脸上透出了点青色，嘴角里挂着白沫。

“你们当我是说醉话么！……来杨先生！我们再喝三碗！”

“呃呃呃，”那位酒友苦着脸，“科长，科长！……”

大家都静静的。这个看看那个，那个看看这个，仿佛怕受什么申斥。刘先生只要别人视线掠到他脸上，他就对那个伸伸舌头。那位主人可两手凌着空，为难地摇摇脑袋，似乎要告诉同事们——科长在喝醉了的时候，就不免拿钉子给他碰。

金科长呼呼地喘定了会儿，声调也和平些了。嗓子里带点儿嘎，听来还觉得它是颤抖抖的：

“臭官僚！他是他是——哼！……彼此都是亡国奴。……我的二儿子——二儿子——受人欺侮……学校里开除……”

他歪头晃脑地走到酒席桌子跟前，带翻了一把椅子。

“该死的学校！”——匍！杯盘给震得一跳。“国要亡了——不许说！我的二儿子——说了几句……开除！……”

杨厚诚喃喃地插了一句嘴，低得听不见：

“学校真该死。……”

接着瞅了刘先生一眼。这里他发见科长正拿一双发红的眼睛盯到了他脸上，他象抄错了呈文似的——心头怔忡了一下。

“来喝酒！”那个暴躁地命令着。

不管别人怎么劝，金科长可跟杨录事碰起杯来了。他再三再四地声明他比没喝酒的人还清醒，一面禁止陈科员再叫茶房添菜。

“唉，无谓！无谓！”他捉摸不定地微笑了一会儿，又渐渐皱着脸，眼睛里水汪汪的。“为了生活问题……装脸孔……学校里开除二小儿，开除大批学生……我还对校长说——说——对！……我是个法人——荐任官……我应该不许人家

谈国事……好得很！好！……噢，噢，好！……亡国奴，哈哈！——彼此彼此！……‘彼邦朝野人士’……不许提‘严重’两个字，否则——否则——申斥！该员殊属荒唐，有有——有——有碍邦交！……”

说了就发奋地端起碗来——酒给簸得洒到了桌布上。

“干掉它！”他叫。

那个对手跟陈科员交换一下眼色，很费劲地说：

“科长……我说，科长……”

科长严厉地扫了大家一眼，仿佛要看看有谁敢违抗他。

“喝掉！”

随后他咂咂嘴，把嘴里剩下酒味的唾涎很勉强地咽了下去。

“痛快痛快！”苦着脸笑了笑。“你是我的酒友……许多话——许多话——我我——我一定要说。……我们是朋友……”他一只食指几乎点到了杨厚诚鼻子上。“真无谓！……我受上司的气……我对下属发脾气……有话说不出，说——说——唉，有许许多多——心腹话……我算说了：中华民国要亡……彼邦人士有——有有——好感。……你还年青，要记住我的话：不要讨太太……不要混官场……本你良心说话也不怕——不怕碰钉子。……严重就是严重。偏要谈！……嗨，亡国奴，亡国奴！……”

皱着眉想了会儿，他忽然凑过脸去——身子差点儿没往前冲倒。

“我有一个秘密……”他小心儿说。

杨厚诚想要伸过手去，可是又停到半路上踌躇着。他没

办法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脸上吃力地陪着笑：

“我说科长……”

“我这个秘密告诉你，你不许告诉第二个人。”

那位长官闭着眼把脑袋画了几个小圈子。

“我刚才说什么？”他眯着眼睛问。“哦，是的。……这是绝对秘密……我告诉你：我的太太是一个——是一个——一个——亡国奴！……”

他装了个鬼脸。又说：

“都是亡国奴。……二小儿不是，活该——活该开除！”

跟手又可怕地笑了起来。

杨厚诚直眨着眼睛，鼻尖子上一阵刺痛。他实在想抱着那一位——陪他哭一场，还想法子安慰他。于是他两手竟伸到了金科长身上，用力支撑住那位长官。他的话声也给感动得打了哽：

“科长……科长……不要喝了罢。”

“胡说；”

可是第二碗还没喝到一半，科长的额头倒在桌沿上了。他给陈科员他们扶着走出饭馆门的时候，他翻动他那大舌头叫：

“我的酒友呢？我的酒友呢？”

“杨先生就在这里。”

“杨先生，我还有许多心腹话……有——有伤心话——要多少有多少。……还有秘密。……我明天跟你谈……”

大家瞧着陈科员陪着科长上了那辆借来的汽车，于是冷冷地走开去，谁也不言语。他们都带种看不起的神色瞧瞧杨厚诚，好象要趁他的保护人不在这里——尽量地欺侮他一下。

那位刘先生竟还说出这么一句话——

“瞧着吧，这回考绩——科长一定保升老杨的。”

杨厚诚，满肚子有热东西滚着，咬着嘴唇想：

“哼，自己卑鄙——就把别人看得这么卑鄙！”

一回到宿舍里就爬上床，可是睡不着，他心老狂跳着，好象跟人爱上了似的。科长那副苦闷的脸子在眼面前浮着，耳边时时还听见嘎声说着——

“我明天跟你谈，我明天跟你谈。……”

怎么他平常那么怕科长呢？他总觉得那位荐任官是另外一类人，似乎永远不会有一个朋友，永远不会谈笑的。那么一位庄严的人物，今晚可巴着他叫酒友，他就更加觉得那位长官可亲了。

“唉，”他带颤地叹一口气，“他其实也很苦，他！”

这么看来——那非他去安慰他不行。他们可以做好朋友。科长也许能够格外洒脱些，拍拍他肩膀叫他老杨：

“老杨，你生活真困难呀。我保你升书记官吧。……”

老杨在床上翻了一个身，脊背上热痒痒地出着汗。他记起了刘先生的那句话，生气地把被窝一掀。哼，他才不是那种人哩，他得把自己的意思告诉科长的：

“交情归交情。工作归工作。我不要升官。”

他认为侧睡着就使心跳得厉害，于是仰着睡，拖过被窝来盖着肚子。他细心地想一想科长说过的话，打算着明天上办公所的时候该怎么谈。

“第一是结婚问题，”他轻轻地说。“第二，官场里的卑鄙。……不错，还有亡国问题。……”

虽然直到听见打三点钟之后才睡着，第二天可醒得很早：他在梦里好象老是有谁催促着他。他拼命镇定着自己，可是走进科里的时候——兴奋得嘴唇发白。

刘科员跟别人叽哩咕噜谈着笑着，话里分明地夹着——“昨晚……昨晚……”杨厚诚低着头脑写他的恭楷，可也感得到别人正拿冷眼抡到他身上。

只有陈科员慢慢向他走来，带着做主人的那种道歉的脸色问：

“昨晚——没有怎么样吧？……科长回家之后又吐了。”

杨厚诚觉得这正是时候。他站起身来。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借口可以去看看金科长了。不错，科长核的稿子上面——那几个字有点看不清楚，当做是去问他的。

那位科长直挺挺地坐在旋椅上，好象一座宝塔。脸子绷得铁紧，比往日白些，眼眶还有一圈淡淡的青色。他正在对咨文的稿发愣，显然昨晚的那些酒还泡得他脑子昏昏的。他一点也没发觉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

当录事轻轻咳了一声，他才抬起脸来——没一丝表情，只皱着眉毛，凝聚着那双带问话的眼光盯着对方。

杨厚诚想要笑一笑，可是脸上的肌肉好象给那个的视线盯死了。

“什么事？”科长不耐烦地问。

怎么的呢？这位长官——怎么，就是新交的那个朋友么，杨厚诚的全身透过一阵冷气，变成一支冰柱似地愣在那里。他准备好一晚的话——全凝结在嗓子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想问科长这个字……”他声音打颤。

科长把脸往后一仰，似乎要避开别人嘴里的什么味儿。他瞪着眼，大声说了起来：仿佛他昨晚的那种失态，对这个属下那种太随便的派头——要给一个报复似的：

“你当的什么录事，你：——连字都不认识！你叫我核稿也用正楷么……”

原载《小说家》1936年10月15日

第1卷第1期。



## 知 己

铃子刚一摇，焦先生就把钢板跟蜡纸什么的锁到抽屉里，站起来伸个懒腰。

坐在前面的那位办事员正低着头点旱烟，办例行公事似地问一句：

“回家？”

焦先生用鼻孔笑了一声。慢慢围上那条灰色围巾，戴上了帽子，然后把脸子稍为移动一下——对窗子上的玻璃照一照。

帽子戴得很正，不过有点往后仰——他那饱满的额头就整个儿露在外面，还瞧得见一道一道的皱纹。

他嘘了一口气，右手摸摸中指上的那块硬茧。接着用种俏皮的样子对屋子里的人打了招呼，就走去推开第二科的门。

“老饶，嗨！”——翘翘下巴。

时候总准极了的。每天他一进了这扇门，恰恰老饶已经挟住了一个报包子，正擦着洋火点烟：据说在路上抽烟可以避疫。

老饶老是不戴帽子用手抹抹很整齐的头，跟焦先生交换了一下眼色，于是两个人一句话不说地走出办公室来。

走廊里就响着他们杂乱的步子。焦先生比那个高半个脑袋，腿子跨得远些。他不时带种可怜别人的脸色去瞧瞧旁边那个脑顶，好几次张一张嘴可没说出话来。

这个问题——他俩热烈地辩论过。焦先生希望他的朋友一举一动都跟自己一样，就用老年人开导小伙子的那种口气劝别人买一顶帽子：其实花不了几个钱的。

可是老饶非常执拗：他硬说那东西带着叫他脑袋发胀。

焦先生于是自暴自弃地想：

“随他吧！”

他不愿意再提这些老话来叫他俩不愉快，把围巾拉上点儿封住了嘴。

老饶虽然是今年热天才进来的，可是焦先生跟他混得很熟。焦先生顶爱照顾新同事，仿佛要在这十来年的书记生活里添点儿新东西似的。头一天他就跟别人谈了许多这机关里的大事小事，还发了些牢骚。然后就象个老朋友似地带这生手到同事们跟前介绍了一通，还代他写条子领文具。

他微笑着告诉老饶：

“公事是不忙的。薪水呢——八折。你只要不闹乱子你就可以尽蹲下去，不过你也别想升官。”

他焦先生就在他那老位子上坐了十年：这么着养着太太，还供儿子读到初中毕业。这里他又告诉那位朋友——他那儿子在一个公司当练习员，身体长得很结实。

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是把视线盯着对方的眼睛，脸色挺严肃，叫人觉得要不注意听他的就是对不起他。

从这天起——焦先生正式把老饶当做了知己。他知道了

老饶单身子租不到房子，就欢天喜地拨了一间厢房给他：一个月只收他十只洋。

“哪，光线不错吧，呃？……我主张把书桌摆在这里。床呢——顶好铺那边，哪，那边。你看呢？”

他老是笑着，两只手搓着。带种很精细的劲儿把这屋子里的布置瞧了一转，就挺有礼貌地踮着脚尖走了出去。五六秒钟之后他可又来推开了房门。

“饭呢？——你想这样？……我主张你在我这里吃，多一个把人，内人倒也还忙得过来。”

可是老饶愿意在馆子里吃零的。

这个问题他们也热烈地辩论过的。

每天他俩走过那些小饭店——焦先生就得讥笑地说：

“你今晚在这里吃饭吧？不错，乾净得很，有益卫生。”

这回他也照常这么说了一遍：声音打围巾里透了出来。

老饶瞅了他一眼，只是抽着烟：照例到了只剩四五分长的时候就狠命来几口。步子也走得快了些，似乎一定要赶到针巷那棵槐树旁边才摔烟屁股。

于是两个人都瞧着它给风吹得滚着——冒出几颗火星，溜到沟里去了。

“吓，真冷！”老饶耸一下肩膀。

这么就一直闭着嘴。

路上的沙土给风刮得打旋，象陀螺似地混了开去。寒气竟仿佛是种固体的东西——一个劲儿往人脸上扑。

焦先生把围巾拉到了鼻子上，有时候还闭着眼睛走好远。

焦先生等到要走进自己房门口才张嘴：

“今天晚上出去不出去？”

“不。”

这答复似乎叫焦先生很满意，于是照十来年的老姿势——用打太极拳的手脚把房门推开一小半，请身子很柔滑地挤了进去。接着照例嘘一口气，取下帽子来掸几下，象捧花瓶似地把它收到纸盒子里。然后往床上一躺，把两只脚搁到一张藤椅背上——脚尖跷呀跷的。

太太在补着他的小褂子，舌尖舐在下唇上。她仿佛不知道有个人走了进来。

“老饶一定在便宜馆吃晚饭，”他说。

“真奇怪！那些地方——请我吃我也不去吃哩。”

男的笑了起来，认为这桩事十二分滑稽。接着他还叹了一口气：

十分钟之后：

“劝他买帽子——不买，嗯，到底他也觉得冷。”

“唉，由他去吧。反正他不听好话。”

于是那位丈夫很起劲地欠起了身子，把脚放到了地下，压着嗓子问：

“他出去了没有？”

女的伸出了脖子，把脸移动着——叫视线凑上了门缝：

“唔，锁住了。”

焦先生这才把嗓子提高了点儿，有头有脑地叙述老饶今天又跟王科员吵嘴的事。末了他又叹了一口气。

“他的性子真太那个：动不动要发火。”

太太总是附和他的：

“怪不得他脸色有点难看哩。啧，真是！”

焦先生坐了起来，拿右手中指上的老茧擦擦下巴。嘴里数着老饶那些坏脾气，仿佛在谈着自己儿子似的。看看吧：老饶将来准会吃亏。怎么竟去跟科员斗嘴呢。

这里他挺一挺肚子，说一定要劝劝他。

一吃过了晚饭他就到老饶房里去。这也是半年来的老习惯：晚上总得去谈上这么点把钟。这个他叫做“助消化”。

这老饶正在忙着，拿裁得一条条的牛皮纸糊上那些窗缝板缝。嘴里还衔着一支烟卷，白烟熏他鼻孔，他眉毛就老皱着。

焦先生叫了起来：

“怎么，自己糊啊？”

那个把一条抹了面糊的纸条送到板壁上去。风打缝外面吹进来，那纸条就重甸甸地动几下。

“有什么法子呢。”他瞟了焦先生一眼。

“唉，真是对不起。我总是忘记了喊裱糊匠。……要我帮忙吧，呃？……噢，怎么糊个歪的？——哪，哪。”

老饶可不大想要他帮忙，没听见他的话似的，——只是不停地动着两个手。焦先生捞起袖子抹面糊，老饶也没理会，只管重新抹一遍，似乎别人动手的东西没点儿用处。

嘴里可在咕嘟着，衔着的烟就动呀动的。

“一扇北窗不糊还行！人家不肯糊，我就自己来糊。还省两块大洋哩。”

焦先生把抹着面糊的右手停在半空里搓着腻腻的手指。眼睛盯着别人那张拉长了的脸，嘴里咽了一口唾涎。

“什么？——省两块大洋？”

他那位知己正贴好了一条牛皮纸，手板在上面拍着：越拍越重，板壁空隆隆叫着，连整间屋都仿佛打起颤来。

接着鼻孔里“嗯”了一声。

这意思很明白：这么裱糊一下总得两块钱！——这当然该是二房东掏腰包。

“就这样，”老饶公事公办地说，“这算我替你裱糊的。”

焦先生身子一震，挺吃力地陪着笑：

“怎么，你要派我两块钱啊？”

“当然。噗！”——把烟屁股吐到了地下。“亲兄弟明算账：我在房钱里要扣你两块。”

“哈呀，你真是！叫裱糊匠来也不要两块呀。”

那个冰冷地答了一句：这价钱他问过的，不折不扣要这么多。

焦先生那双小眼睛尽量睁了起来，嘴也张得挺大，叫人当是他下巴下面挂了个秤锤。

这么愣了一会——他又陪着笑：

“唉，老饶你！……不要开玩笑吧。你这样糊一下就值得这多钱啊？……”

于是大笑起来，那声音象一只养老了的鹅在空肚子叫着要吃东西。

老饶猛地侧转了脸，牙齿咬着嘴唇。他大概想要别抓破脸子，就拚命镇定着自己。两只手在哆嗦着，食指上那堆面糊受不住这种震动——笃的一声掉到了桌子上。

“好，不错。你租了间朝北房子给我，冷得我直咳嗽，叫你

裱糊一下也不肯。今天我自己糊了你还不认账？……哼，我替你白贴了这些牛皮纸么！”

那位二房东眼球发了红。脖子上的青筋要爆破似地突出着。

这可不能怪焦先生要动火：一个人涵养总得有个限度的，于是他抓起几条牛皮纸来，脖子也粗了些：

“这——这——这——你叫做白贴啊？”

焦太太听着声音也跑过来了。她站在门槛上，要跨进来似乎也又有点害怕，只是眨着眼睛瞧着那两个男的。

老饶把食指在面糊瓶口子上狠命刮几刮：

“叫我白贴——那我不干！——我买了这些牛皮纸……”

“呵，你买的？”焦先生尖叫着。“你骗得了我倒好了！——这明明是在庶务股领的……哪，哪。你看！”

他转身向着他太太，结里结巴说明了这回事。手里拿着那几条牛皮纸抖了几抖。

太太一瞧就认得：

“自然是领来的！”

老饶脸发了紫，手抓拳在桌上一敲——那面糊瓶就一跳。他斩钉截铁地说他一定要在房金里扣下这两块钱……不论怎么这裱糊钱该是二房东出。

焦太太挺直了脖子，噘着嘴唇嚷着。她认为老饶太对不起朋友：别人待他那么好——他倒来了这么一手。于是她手叉在腰上，脸子仰起了点儿，撇出了下唇：叫人一看就知道她是理直气壮的。

那个可大声说着他自己上了当：朝北这么一间厢房要花

十块钱，他只不过看朋友面子上才住下了的。

“哼，还想包我的火食赚我的钱哩：我可不上这个当！”

焦先生呢——老抓着那些牛皮纸：

“两块钱，两块钱……哼，两块钱——要办一天半的公事才有哩。你领了面糊，领了几张牛皮纸，这样糊一下——就想赚两块钱！好生意！……”

他嘴角上堆着白沫——有时候象雪花似地飞了出来。他这里转过脸来对着他太太，右手指指老饶：

“你看你看：哪，哪，简直是敲诈，简直是……”

他愤激得不由自主，手指竟触到了老饶的脸上。

突然——老饶左手打开了他的膀子，右手在他脸上劈了一个嘴巴：拍！

焦先生腮巴上就沾上一些腻腻的东西。他嘎声叫：

“你打人！你打人！……”

那位太太也尖叫了一些什么，立即跑到了院子里。她想去喊巡警。可是一会儿又奔自己房里开了灯，忙乱着找了老半天才发现了那把锁。嘴里还在嚷着，颤颤地带着哭腔。

她刚把房门锁上，丈夫可跳着脚咆哮起来：

“该死的！——锁上做什么！这混蛋！混蛋！”

接着他们房里的地板匍匐匍匐地响了起来。焦先生的嗓子也不象是焦先生的：

“还不开灯？你这混蛋！你这你这！……捶死你！……这家伙！——哼，打人！日里受了王科员的气——到我这里来出！怕你啊？……我报告主任！——敲诈！行凶！殴打同事！理合呈请开缺！……”



那边老饶嚷：

“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两块钱还是要扣！”

“只要你办得到，只要办得到！哼！……还自以为正是派人哩，帽子也不戴，还在下流饭馆里吃饭：真扫尽了公务人员的面子！看吧，我一定打报告！……哼，忘恩负义的家伙！……”

太太一直象石头似地站在电灯开关旁边，膝盖子发着抖。这里她轻轻地说了一句：

“真是！世界上有这样不要脸的人！”

这晚焦先生觉得很痛心。眼睛盯着地板，指尖发着冷——慢慢地在搔着那片发红的腮巴。他似乎在注意老饶房里有什么响动，拚命把自己的呼吸放小声些。他这么足足坐了点把钟。他好象害怕什么似的，没踏出房门一步，连小便也解在床头的痰盂里。

“真不懂。我待人家那样好，人家就这样报答我。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这样闹翻。”……

他深深叹了一口气。

太太在铺着被，就停止了动作回过脸来：

“真是。现在又是一个朋友都没有了，这样倒清爽些哩，唉。”

于是焦先生又叹了口气。鼻孔掀着，眼睛眨了几眨，右手中指送到了嘴边。他用牙齿咬着那颗老茧，就一直不言语了。

本篇大约作于三十年代初期，原载刊物不详。现据上海新象书店1947年4月初版，巴雷编选《张天翼杰作选》校印。

# 独 幕 剧

本卷独幕剧二部原收于上海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 1936 年 1 月 20 日初版  
《畸人集》(良友文学丛书), 现据以校  
印。

## 时代的英雄

辛公馆的一间起坐间。台上方偏左有一扇门，通其余的房间。台右方的一扇门通院子。

所谓起坐间者，是一家人看看书报，谈谈天的地方。有时候也在这儿陪客，那总是非常熟非常随便的朋友亲戚之类。那些客气点的，有面子的客人来，则外有会客厅，因此这家的主人辛老爷，就把最漂亮的古董字画，最值钱的家具，都放在会客厅。这么一来，我们这间起坐间的陈设就很简单了。简单不一定是寒伦：你一瞧见这起坐间你就得知道这辛府上是很有几文的。你瞧，这几张沙发，椅子，茶几，圆茶桌，这些货色都不坏。靠窗那张写字台也挺讲究。那小书架上还摆着一些古董似的东西，看得出这家的老爷也是风雅人。

辛叔良和他的朋友老罗坐在这儿谈天。辛叔良是这家的少爷，穿着睡衣，脚下一双拖鞋。年纪正是二十四五岁。老罗是西服。年纪和辛叔良差不多。他靠在一张沙发上，两条腿子叠着。手里拿一张报，有一行没一行地在看着。

叔良（坐在写字台旁边，写画着一些什么，头也不抬一下

地说)老罗你可没了解我。(把写好的东西瞧一遍,又添写几个字,又仔细地看。) )

老 罗 (看着报。)糟糕,这回××靠不住啦。×××……呵!(停了会儿。感到无聊,把报纸推到一边,伸个懒腰。)你怕不怕?(叔良一个劲儿在对付那张写好的纸,没理会。)叔良,叔良。

叔 良 唔。唔?

老 罗 ××跟××都有点儿靠不住啦,嗨。(站起来到茶几的烟罐子里拿出一支烟来点着抽着,还带一支给叔良。)你在那儿写什么?(站到叔良旁边,俯着头去看他写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

叔 良 (把老罗给他的烟放在桌上。)我们的预算表。(把笔一扔,拿起纸来看一遍。)要不了五万块。(在纸上指指点点地对老罗说。)连装饰屋子,办家具,连陈设什么的,还花不了五万块。(老罗感不到什么兴味似的又回到沙发上躺着。叔良带着这张纸跟着他,坐到他旁边。)连钢琴也在里面。钢琴可少不了,对不对。我可没什么,许慧是音乐家,钢琴是她的命,本来是。一个家庭里面总得有架钢琴,不管你是不是音乐家。她是那个,她是……音乐是她本行,更那个,更少不了,对不对。

老 罗 (漫不经心地。)可是我觉得许慧学音乐有点儿不合适。

叔 良 怎么?

老 罗 唔。

叔 良 干么不合适?

老 罗 (一下子找不出理由,含糊地。)唔。不合适。(专心抽烟。)

叔 良 (紧瞧老罗了一会。)她没天才么?

老 罗 天才?(抽一口烟。)她有没有那个什么天才我可不知道。你是她爱人儿,你总得比我知道。可是我觉得她嗓子不行,她那嗓子,那简直象……

叔 良 象谁?——有点儿象那个什么小妹妹,对不对。

老 罗 象……象……(叔良盯着瞧着老罗,急切地要知道下文。)我说了你不生气吧。

叔 良 嗯,说吧。

老 罗 (瞧着自己手里的烟。)譬如说罢:你累了一整天,晚上上床睡了,可是屋子上面猫叫,吵得你睡不着。……

叔 良 唔。怎么?

老 罗 得啦。不明白么?

叔 良 你说话老拐弯儿。

老 罗 呵,你是个天才诗人,这么一句话不懂?(拿起报来看。一会儿又把报放在膝上。)我是说:那个猫可也有音乐天才。

叔 良 (明白过来。不大高兴地。)怎么,许慧嗓子象猫叫,是不是?那可……那可……

老 罗 你一爱着她,当然什么都怪好的。你听她嗓子也许象夜莺,也许象猫头鹰,那都不关我事。(看报。)我觉得她学音乐不合适。

叔 良 我的确觉得她什么都好。(稍停)她挺天真的, 什么人情世故她可一点儿不知道。我爱她的纯洁。她可真纯洁, 对不对。她主张精神恋爱, 她瞧不起物质。本来是! 现在他们那些个恋爱, 还不是买卖婚姻么: 女的卖给男的, 男的出一点儿价钱。呵, 这叫什么恋爱! 总而言之什么都是讲究一个物质。许慧可最讨厌物质, 她瞧不起那些个买卖式的恋爱。她可是太天真啦, 对不对, 一点儿人情世故也不知道。

老 罗 那不然。她要是一点儿人情世故也不知道, 她干么丢了那个姓马的不爱, 要爱你?

叔 良 (笑。)那当然哪: 要是她这么一点也不知道, 那她是个大傻瓜了, 对不对。

老 罗 怎么?

叔 良 那姓马的她怎么能爱。那姓马的是个穷光蛋哪。她那么傻——去爱上个穷光蛋? 这一点儿她也不知道么。这一点儿她要是不知道, 那她就是傻瓜, 要那么着我可不会爱她: 我不能爱一个傻瓜, 对不对。

老 罗 对。要是我做了许慧我也得爱你。

叔 良 (站起来拿一支烟点着, 又坐下来, 脸上有点得意。)你想想罢: 她要是跟那姓马的穷光蛋结了婚, 她怎么办。吃饭也得成问题, 买钢琴的话——哼, 更不用提啦。这可耽误了她的音乐天才, 这可不是玩意账。他们家里当然没老妈子, 对不对。呃, 老罗你说对不对。(拿去老罗手里的报)

老 罗 (用手抹抹脸。)唔, 对。

叔 良 可不是么。没老妈子，他们怎么办，你说？

老 罗 （不知要怎么回答。）他们怎么办？呃。唔。他们自个儿下厨房煮饭。

叔 良 是啊，下厨房煮饭。你想想罢：那生活够多悲惨。别的倒不碍事，许慧的青春可完了蛋了。（没命地抽了几口烟。）许慧怎么能爱一个穷光蛋！

老 罗 你呢？

叔 良 我？

老 罗 唔。你结了婚之后预备着？

叔 良 我么，我爸爸答应给五万块钱做我们的结婚费。我这儿有个预算表。以后他答允存二十万，让我们用利息。这是许慧提出来的条件。

老 罗 （漠然。）唔，不坏。

叔 良 要谈恋爱总得要有恋爱的本事，对不对。我要是没那么多钱，我可就不能爱上那么个纯洁可爱的女人。……三挖子！三挖子！……许慧纯洁得一张白纸似的。……三挖子！

〔三挖子从右方的门走进来，一面鼻孔里哼着京戏。他是个专门伺候辛叔良的小伙子，有点京戏迷。言语举止有一点傻里巴机似的，但有时又象很聪明。〕

三挖子 您要买烟卷儿，是不是。（回头就走。）

叔 良 别走，嗨！

三挖子 （站住。）我这儿有钱哪。

叔 良 过来！（三挖子走到叔良跟前。）你准知道我要买烟么。



三挖子 喳!

叔 良 这孩子! (用下巴指指茶壶。)沏一壶茶。

三挖子 香片吧?

叔 良 唔。(对老罗。)喝咖啡不喝?(老罗摇头。)

三挖子 (拿茶壶。顺便把茶桌上的杯子整理一下,一面说。)  
少爷的心眼儿我全知道,没有错儿。少爷明儿跟许小姐成了亲喽,我可连少奶奶的心眼儿也知道。

叔 良 别哼儿哈的。快去!

三挖子 得令! 锵锵锵锵锵……(拿着茶壶,用着京戏的步子,下。)

老 罗 三挖子挺快活。

叔 良 唔。一个家庭里面可少不得他,对不对。将来我们的新屋子里……

老 罗 这儿要是危险了怎么办,你们?

叔 良 那怕什么,往上海。我们得在上海结婚。二十万块,呆在上海也呆得住,对不对。

[窗子外面闪过一个女人。

老 罗 你的许慧来啦。

[赶紧瞧着左上方的门。许慧开门进来,一面剥着纸包糖吃。她脸上石灰似的粉,猪肝似的胭脂,烫头发,衣裳是目今最流行的装饰。至于这种化妆于她的面貌和身材配不配,那她是管不着的。因为辛叔良先生说她天真,所以她老是模仿着小孩似的举动。

许 慧 哼,瞧瞧,你们谈得那么有劲儿。

老 罗 (指指后台。)他们牌打完了没?

许 慧 噫，完啦。在那儿算账哩。

叔 良 谁输？

许 慧 吴星五输啦！呵，这位吴大律师可真什么，他只会打官司可不会打牌，你们俩说了些什么，喂？（坐到一张椅上。）

叔 良 谈你。

许 慧 噫，那可不成。你们准谈了些个我的坏话。（把包糖的锡纸对叔良扔过去。）告诉我，谈了些什么。曹太太真好玩儿：先老是输，可是后来一做庄，唷，可连了什么十一二回庄，扳回了本儿啦。嗯，打牌可真见了鬼似的，那简直是靠命，你信不信。

老 罗 （知趣地站起来。）我去瞧瞧。（从左上门下。）

〔叔良坐到她椅子的搭手上。〕

许 慧 （咳了几声。）唷，你那个烟！

叔 良 （把烟扔到痰盂里。）好了吧。

许 慧 你们刚才真的说我么？

叔 良 唔。（把脸渐渐靠近她。）

许 慧 嗯，别拢我，一股的烟味儿！（轻轻推开他。）

叔 良 呃呃。

许 慧 你们谈我的什么？

叔 良 谈你么？（嘘了一口气。）说你天真，说你纯洁，说你讨厌物质，说你……

许 慧 唔，我不信。你冤我。你说我的坏话，噫，我听见，你说我是孩子不懂事。

叔 良 不懂事的孩子——那不是天真么？我爱天真的姑娘，

她纯洁透啦，她不知道人情世故，她讨厌物质，她只知道纯洁的爱，对不对。

**许 慧** (得意。)对啦，别的我不说，物质我可讨厌它：嗯，那俗不可耐。咱们得有纯洁的灵魂。他们哪，哼，不用提啦，心眼儿里只有物质，一天到晚地老是想着钱儿。嗯，真缺德。他们的灵魂准是黑得煤球儿似的，你信不信。

**叔 良** 我最恨那么一种人。

**许 慧** 我可不是么。象那个姓马的，嗯，他爱我，哼。他自个儿是个穷光蛋，他就老想着钱儿，嗨，你还没瞧见他那寒酸劲哩。他老对人说，“啊呀，我是穷光蛋哪。啊呀，我得捞几个钱儿吃饭哪。”他一说话，就老是“啊呀，啊呀”的。就那么着。俺，他老是滴溜着钱儿的事，老是想物质，那么个家伙他也配爱我！

**叔 良** (胜利地。)他懂得什么！

**许 慧** 嗯，你还不知道那姓马的那劲儿哩，呵！可是，哼，可是我能爱那么个俗不可耐的家伙么。俺，别想！我啊，唔，我主张纯洁的爱。有了点儿那个，有了点儿物质的心眼儿可马上就不能纯洁，你信不信。

**叔 良** 咱们可……

[两个相对瞧了会儿，会心地笑笑。]

**许 慧** 咱们的意见可一样。咱们的思想跟咱们的行为是一致的，你信不信。

**叔 良** 当然。(稍停。)当然。咱们可不用耽心钱儿，咱们也就不用耽心物质上的事儿，对不对。将来我爸爸还

得留下那么一大笔遗产哩。

许 慧 你爸爸那家公司么？

叔 良 唔。

许 慧 值多少钱儿？

叔 良 我爸爸这一份总得有一千多万吧。有了这么一笔遗产，咱们就更不用耽心物质，咱们就得一个劲儿过纯洁的生活。

许 慧 可是……可是……

叔 良 怎么？（脸子更靠她。）

许 慧 可是这遗产多咱才能给咱们？

叔 良 得等我爸爸死。

许 慧 你爸爸快六十了吧。身体好不好，他有病没？

叔 良 他身体好。

许 慧 （不高兴。）他身体挺好的么？ 嗨，你这烟味儿！（她站起来，坐到另外一张椅子。叔良瞧着她，愣了会儿，要走近她，又有点不敢。沉默了四五秒钟，她撅起嘴唇又问。）你爸爸没一点儿病么——一点也没有么？

叔 良 他只是有点儿咳嗽，有点儿气喘。

许 慧 肺病，是不是？（色霁。）没别的病么？

叔 良 （一面说一面走到她椅子跟前站着。）别的病——（停了两秒钟。）他心脏衰弱。

许 慧 （高兴。）嗨，那准是肺病。（她一只手搭他身上，他趁势坐在搭手上，头挨近她。）你爸爸没别的病了吧？

叔 良 他是沙眼。

许 慧 那没关系，你信不信。此外呢？

叔 良 痔疮。（稍停。）不错，他鼻子里面还有个鼻茸，可是大夫都说不能割，一割怕他受不了。

〔三挖子捧着茶壶从右门上。门一开，瞧见许慧和叔良挨得那么近，就马上又退下，关着门。〕

许 慧 （两手攀着叔良的脖子。）我真爱你。

〔叔良渐渐俯下脸去，和她的脸要接触时，突然三挖子开开右门。〕

三挖子 （站在门口叫了一声。）马来！——锵锵锵！（走进来，转身带关门。叔良赶紧离开那张椅子一步。三挖子象没瞧见他们似的。）锵锵锵锵锵……（三挖子倒了两杯茶，很专心地放好茶壶，一路地嘴里念着“锵锵锵”，从右门下。）

〔许慧和叔良瞧瞧三挖子走去。叔良移两步瞧瞧右门。〕

叔 良 （较低声。）三挖子准还躲在这门外面哩。

三挖子 （在后台。靠右门。）我没在这儿。

叔 良 走！

三挖子 （在后台。）少爷您要买烟卷儿不要？

叔 良 谁要买烟卷儿！（坐到许慧对面一张椅子。）三挖子老是那么傻里八机的。

许 慧 唔。（稍停。）嗯，那么一个人也有点儿用处。咱们家庭里可不能少他，你信不信。

叔 良 他挺忠实，对不对？

许 慧 别的也还有点儿用处，譬如说罢，俺，他可以给咱们

消遣。跳舞跳累喽，吃巧格力糖吃腻喽，他可以给咱们解解闷儿。生活里面总有点儿东西给咱们消消遣，解解闷儿，你信不信。

叔 良 (紧瞧着她。)那当然。(稍停。)当然。

许 慧 (喝几口茶。)象曹太太，她可养叭儿狗解闷儿，我不赞成。她还说叭儿狗怪好玩儿的，哼，叭儿狗总没人那么聪明。象三挖子似的，会说会笑，嗨，那劲儿！逗得你才乐哩。那不比叭儿狗好多啦？猫哇狗的我全不爱，我只要……

〔吴星五大律师从左上门上台。年约三十余岁，很光烫的西装。头发象他的皮鞋一样，光光的。说起话来很有礼貌的样子：总是微笑着，搓搓手，然后有头有脑地开口。时时用手去抹几下光光的头发。一坐下去，总得先把裤腿子往上轻轻拉一下，这么着膝头才不至于把裤上的烫纹弄平了。他是个到处都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样样都知道，你无论和他说什么，他总和你谈得上。他能说得哪种莎士比亚的注释本最高明，也能告诉你用什么姿势刷马桶最容易干净，虽然他家里用的是抽水马桶。谁也爱跟他谈天，什么都谈？只是不问他民法刑法上的事，因为一谈到法律，怕他要谈话费。现在他一上了舞台，就搓搓手，一面对许慧他们打招呼，又象是点头，又象是走路时的固有姿势——腰向前一弯一弯的。〕

星 五 (老朋友的口气。)你们在这儿高谈阔论？呃？(站住。)你们讨厌我来吧，呃？

许 慧 嗨，吴先生这张嘴！

叔 良 （很高地耸耸肩。）咱们吴星五先生老记住他自个儿是律师。

星 五 （拉上裤腿，坐在叔良旁边。抹抹头发。有礼貌地微笑着。）这句话什么意思？

叔 良 （解答不出。）唔，这是……这是……

星 五 （知趣地赶快换了题目。）你们刚才谈得好热闹，呃？谈些什么？我也许可以参加吧。<sup>11</sup>

许 慧 俺，对啦。我们得问吴先生，看你的意见怎么样：你爱养狗不爱，你说？

星 五 怎么？

许 慧 我们刚才谈这个问题。我说别人老爱养猫哇狗的，嗯，我可不爱。我说别的解闷儿的东西可比它多啦。我说譬如三挖子罢，他可够咱们消遣的啦，比什么都好，你信不信。

叔 良 （一直瞧着许慧，微笑着。等她说完，就瞧瞧吴星五，又帮同解释一下。）她意思是说：咱们生活里面总得有点儿消遣的玩意儿。一天到晚地闲着没事干可也不是个劲儿，对不对。三挖子就天生地是这么一种给别人消遣的东西。（老瞧着星五，想他同意自己的话。）

星 五 （装着想了一会的样子，点头，眼睛瞧着地下。）唔，对的。（抬起脸来对叔良说话，说话之间，有时也大方地瞧许慧几眼，表示不仅是对叔良一个人说的。）老实说，咱们这种人最幸福。上帝给咱们造出了种种

的人，种种人都挺有用处，呃？甚至于还专门造那么一种人给咱们消遣，呃？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位三……三……三什么的，……

许 慧 （正拿一颗糖要放到嘴里，这时从牙齿中退出来。）三挖子。（于是放心地把糖送到嘴里，慢慢地嚼着听吴星五说话。）

星 五 三挖子。是啊，三挖子就专门是伺候你们，逗你们乐，给你们解闷儿，呃？你们就养着他，不是么，呃？上帝是把我们当作人类的中心，（这里嗓子略提高，打着手势，左手食指伸直向天，然后右手绕着这食指四面画着圈。）然后，呃？然后在这周围造出许许多多的人类，各种各种的人类。（停一会，还交替地瞧瞧那一对男女，右手还在绕着左手食指画圈子。）呃？（把两个手收回。）我听牧师也那么说。这挺有道理。

叔 良 周围那么些个人，个个都于咱们有用，对不对。

星 五 可不是么。给咱们消遣的人可也不能少，呃？那不一定是那个什么三……三……呵，又忘啦。三什么？

许 慧 三挖子。

星 五 唔，三挖子。干么叫这么个怪名字——三，挖，子。（瞧着他们笑一笑，又正经地。）其实给咱们消遣的不单是三挖子，呃？譬如美国电影儿，那也可以解闷儿。又譬如，呃？——恋爱小说，三角恋爱，四角五角的恋爱，一百五十八角的恋爱，那些个小说。还有那些个歌舞团的歌舞。还有那位艺术老虎的图画。那



些个人全是上帝造了专门给咱们那个的。

许 慧 对啦。嗯，我就爱这些个。曹太太她们可不爱这些，她们老是养叭儿狗。

星 五 (郑重地。)那反正一样，反正都是给咱们解闷儿的。

许 慧 俺，这话可对。曹太太也许觉得你说的那些个还没叭儿狗那么好玩儿哩。(稍停。)咱们是这时代的主人，你信不信。(稍停。叔良刚张一张嘴要说话，她又赶快往下说。)上帝造了那么些个人给咱们做事，给咱们生活挺舒服。甯，上帝够多爱咱们！本来是。咱们懂得人生，咱们知道纯洁的生活，可不比别人那么一天到晚想着物质，你信不信。譬如说罢，别人给咱们造的雪花膏，吓，你瞧瞧，多进步！

星 五 唔，那进步得真快。前几年……

许 慧 (打断星五的话。)现在雪花膏牌可多着哩。那天我跟你，(对叔良翘翘下巴。)可不是么，一到店里，甯，多极啦，简直地不知道买什么牌子好。

星 五 (赶紧接上。)后来买了什么牌子？

许 慧 买了地球牌。俺，地球牌挺不错。

星 五 可是我觉得还是爱神牌的不错，这是新出的。你买是哪一种雪花膏？

许 慧 什么哪一种？——不是地球牌么。

星 五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雪花膏有许多种，呃？(用手指着。)一种 Vanishing cream 呃？一种 Cleaning cream……

许 慧 甯，我可没查字典。

星 五 (认真地。)各有各的用处，呃？可不能含糊。用了 Cleaning cream 就不用洗脸啦。

许 慧 嗨，不用洗脸！

星 五 (严肃地。)唔，不用洗脸。(点点头。)现在美国那些个娘们儿不洗脸，只在脸上使上些个 Cleaning cream 再用药水棉花那么一擦，就得啦。那么着脸子就老那么漂亮。(稍停。瞧见许慧将信不信地瞧他笑，他就点点头。)真的，我不冤你。你不信你试试，呃？

叔 良 (瞧着许慧。)要是真能保持脸上的青春，你可以试试。脸上的青春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星 五 对啦，有人辛辛苦苦地想出了保持这脸部青春的法子。咱们干么不用？

许 慧 呵，咱们的生活可真完全。(这时候老罗从左上门上，抽着一支烟。)我们这么一种女子，脸上的青春比天下什么也要紧，别人可给咱们想出了这法子。嗯，上帝真不错。他造了那么些个好人儿……

老 罗 是啊，他还造了个鬼子国来接咱们中国。

许 慧 (猛地回头瞧老罗，轻轻拍自己的胸部。)嗨，吓我一跳！

老 罗 (指指后台)曹太太有话跟你说。

许 慧 我？(老罗点头。)嗨！(站起来，从左上门下台。)

[老罗坐到吴辛二人对面的一张椅上。

叔 良 (瞧老罗一眼。)老罗这家伙有点儿俗里俗气，对不对。

老 罗 怎么俗里俗气？

叔 良 怎么不俗！我们一谈到生活，你就马上谈到鬼子啊，什么什么啊（对星五。）我跟他老得拌嘴。我一说许慧有音乐天才，他就说她嗓子不行。……

老 罗 （很快地插嘴。）嗓子象猫叫。

叔 良 （只顾自说下去。）我一谈到精神的恋爱，谈到纯洁的恋爱罢，他就说恋爱是物质。他老想着物质，想着肉体。他全不懂。

老 罗 怎么，我错了么？

叔 良 当然。（稍停）咱们的文化就全是精神的。肉体算什么！

老 罗 肉体一锄子不值？

叔 良 咱们是，精神生活满足了就得啦，肉体受点儿折磨不碍事。

老 罗 那好极啦。（突然站起来打了叔良一下耳光，又很快地坐下。）

叔 良 （手放在被打的腮巴上，张大着眼睛。）怎么啦，你！

老 罗 （若无其事的拿起报来看着。）肉体受点儿折磨不碍事。

叔 良 这混蛋！

星 五 唔，你们俩都有点儿过火。我主张是灵肉一致，呃？精神生活也挺重要，物质生活也挺重要，呃？咱们一面儿做诗，可是一面儿也得谈鬼子侵略中国的事。这是现在一件大事。

老 罗 叔良可管不着。鬼子打上门来他也满不在乎。

叔 良 我管不着？怎么，前年秋天我可不是写了好些个诗么。我有我的主张，我那首诗上说：“只有我们可以救国”……

老 罗 你们？

叔 良 别见外。“我们”的那个“们”字儿可连你也在内。不是么，“只有我你可以救国。”没念过书的没点儿智识，当然不行。穷光蛋的学生也没用，没钱儿怎么救国！

星 五 是啊，就是我先谈的那个，（又伸直左手食指，右手食指绕着圈子，不过绕得小了点儿，）咱们是人类的中心，其余的那些个人，呃？（还画着圈，瞧瞧他们俩。）

叔 良 所以咱们有的是幸福，对不对。

老 罗 那是你爸爸得给你二十五万块钱。

叔 良 将来可还不止哩。（瞧瞧星五，星五把眼睛避开去瞧着天花板。）

老 罗 要是鬼子真的打到这儿来了怎么办？

叔 良 往上海呀。怕什么？

星 五 那你们不在这儿结婚？（叔良刚要答，又点点头。）唔，在上海结婚是好点儿。

叔 良 我爸爸说要是消息不对劲儿，全家都得往南边儿去。这儿要是给鬼子打毁了可真可惜，对不对。一到了冬天，这儿的北海溜溜冰，多好玩儿，南边儿可不能溜冰。这儿我住惯啦，这儿什么都……

〔忽然后台里三挖子叫起来。

三挖子 （在后台。）吴先生有电话！

星 五 (马上站起来,用手抹抹头。)我有电话?哪儿来的?

三挖子 (在后台。)有电话,天津来的。……

叔 良 (对右门。)有话跑进来说!

[三挖子从右门上。

三挖子 老爷打来的,从天津打来的。

[吴星五搓了两下手,就很快地从右门下,快是快,但仍没忘记了他的礼貌。

叔 良 (对三挖子。)电话里没说什么事么?

三挖子 没。(叔良脸已经对着老罗,三挖子站得无味起来,想一句话来说。)您要买烟卷儿不要?

叔 良 (对老罗。)也许是没什么要紧的事。

[三挖子从右门下。

老 罗 (站起来到茶桌上拿烟,擦一根火柴,不即点烟。)怕的这一带不怎么稳当。(燃着的火柴烧了手。)哦唷!(扔掉火柴,瞧瞧自己的手指。)会不会?(又擦根火柴点着烟。)也许你爸爸叫吴星五去料理公司里的事儿。

叔 良 (一直瞧着老罗。)这儿不会有危险吧?

老 罗 呵,没准儿。(坐到原处。)

[稍停。

叔 良 (放心地。)我爸爸常那么打电话。

老 罗 可是要到南边儿去,还是早点儿去好。

叔 良 (点头。)唔。(稍停。)可是我们不碍事。我一点儿不怕。(拿起他先前写的那张所谓预算表,稍停。)幸福老跟着我们跑。(指指那张纸。)纯洁的爱全靠这笔

预算，对不对。管他什么鬼子。（看那张纸。）你说窗挡子用绿色的好还是用黄色的好？

老 罗 你干么不问许慧？

叔 良 我跟她没工夫谈到窗挡子。我们讨论着纯洁的恋爱，讨论着将来用个什么大司务，可没谈到窗挡子。她说最好用个北平的大司务，她爱吃溜黄菜，溜黄菜可不是北平菜么？

老 罗 （把腿子叠起来。）干么不用个外国厨子？

叔 良 （热心地。）有么？

老 罗 有的是。上海就有个外国厨子，本是尼古拉二世的御厨房。

叔 良 那工钱挺贵，对不对。

老 罗 那不知道。

叔 良 他会不会做溜黄菜？

老 罗 那不知道。

叔 良 我想先用个北平大司务，再不然用个广东大司务。那尼古拉的大司务待会儿再说。

老 罗 干么得待会儿？

叔 良 待我爸爸死。（倒茶，喝了几口。）有了千多万就能吃尼古拉的溜黄菜，现在可不成。三挖子！三挖子！现在只有二十五万。三挖子！（三挖子从右门上。）开壶！

〔三挖子拿着茶壶，揭开壶盖看一下，就要走，老罗叫住他。〕

老 罗 你老爷电话里说些什么？

三挖子 我没听电话。吴先生听电话。

叔 良 吴先生说些什么你没听见么？

老 罗 吴先生对电话怎么说？

三挖子 我压根儿就没听，锵！锵锵锵！（从右门下。）

[稍停。]

叔 良 你对许慧不怎么了解，你承不承认？

老 罗 怎么不了解？

叔 良 我说她太纯洁，太天真，你不信，对不对。（站起来，点着一支烟。在台的左右慢慢地走来走去。）本来是。你跟她少接近。可是我不乐意你当她是一个平常的女子。她要是个平常的女子，她可不会丢了那姓马的穷光蛋不爱，来爱我，对不对。（稍停。）我的思想你也不怎么了解。（三挖子拿茶壶上。）怎么那么快，水开的么？

三挖子 怎么不开。（倒两杯茶。）

叔 良 要不开我揍你。（揭开壶盖看一看，坐原处。）

三挖子 您问老张就知道，才开的。（从右门下。）

老 罗 我没不了解你。

叔 良 你能说你了解我么。刚才我说我瞧不起物质，瞧不起肉体，你可……

[突然后台有许慧的紧张的悲惨的急促的说话声：“那可完了么！那可完了么！”话犹未尽，许慧和吴星五从右门上。许慧脸色又慌张，又悲哀。吴星五非常匆忙的样子，左边挟着皮包，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手杖。台上的叔良和老罗立刻紧张起来，

一跃而起，迎着来的两人。老罗的脸色没叔良那么着慌，还带几成好奇的模样。

许 慧 (忍不住要哭出来。)那可不了么!

叔 良 怎么啦? } (同时说。)

老 罗 什么毛病?

星 五 (把右手拿着的手杖交给左手，拿右手摆开来打手势。)你爸爸的公司破产啦。

许 慧 完啦，完啦! (抽咽起来。拿手绢掩住鼻子和嘴，弯着腰，伸手扶到一张椅上，就坐在椅上捧着脸，尽抽咽着。)

叔 良 (紧张着脸，瞪着眼，张大着嘴，喘着气。)什么!?

星 五 时局那么一紧张，市面上可就紧起来啦。货销不了，欠的债可就得还。破产啦!

老 罗 怎么那么快?

星 五 怎么快，还有快的哩。公司里面的情形太复杂，一下子可说不了。总而言之破产啦。我就得去整理公司的文件。

叔 良 (颤声。)我们的结婚费呢?

星 五 那二十五万哪?

叔 良 俺。

星 五 那还有么!

叔 良 那一千多万，那一千多万……?

星 五 没啦没啦，公司破产了嘛。

叔 良 (咬着牙，很快地自语着。)完了蛋啦，完了蛋啦。

老 罗 那是鬼子……



星 五 就是给鬼子那么一打仗就打坏啦，要不然你爸爸公司破不了产。

叔 良 (猛地瞧到了许慧，跑过去。)呃，呃呃。(手靠在她肩上。)呃呃。

许 慧 (猛地站起来，很快地，出人不意地说着。大家都愕然地不知所措地瞧着她。)别靠我！你们破了产啦，你跟那姓马的一样！什么五万，什么二十万，什么一千多万，哼！你，……你你……我的青春可要紧，我不能……我不能……吴先生您别走，请您给我办一件案子，我要解除婚约！

星 五 呃，你，你……

许 慧 非解除不可！（不感伤，不哭，只坚决地。）吴先生请您给我办一办！

叔 良 (又悲哀，又愤怒。尖叫。)好啦好啦！我的幸福完了蛋啦！全是鬼子害的，我操他妈！操他原始祖宗！我操他家的阿米巴！<sup>①</sup>操他的渥多伤！<sup>②</sup>破产啦，完啦！老子跟鬼子干一家伙！（脱睡衣。）老子到××口从军去！（把睡衣摔到地下。）我亲自去打鬼子！（拍胸脯。）老子准得跟他拚命！（要走的样子。）

星 五 呃呃，叔良，叔良！

叔 良 (往右门走去。走到门边又打回头，到了老罗跟前拍老罗肩膀。)你也去，从军去，走，咱们一伙儿上×

---

① Amoeba 的音译，又名变形虫，为单细胞生物。据说一切动物都是由古代的阿米巴演化出来的。它当然也就是敌人的老祖先。

② 日语おとうさんの音译，义为父亲。在这里若译为“爹爹”比较够味儿。

×口儿去!

老 罗 (拖住叔良。)你别使性子罢。

叔 良 咱们的幸福完了蛋啦。(拖老罗走。)走,老罗!

老 罗 我的幸福没完蛋,叫我去干么?

叔 良 (放手。顾吴星五。)老吴你去不去?

许 慧 (发怒地)吴先生可不能去,吴先生得给我办解除婚约的事。

叔 良 (气急地。)好,你们都不去,我叫三挖子跟我去!三挖子!三挖子!他妈的死到哪儿去啦!(更大声。)三挖子!(三挖子急急忙忙地从右门上,瞧见叔良那副神气,老大吃了一惊,愣着站在那儿,瞧瞧在场各人的脸。叔良跨一步到三挖子面前,故作镇定,但呼吸还是很急。)我问你,你可是一辈子跟着我么?

三挖子 喳!

叔 良 我无论带你往哪儿你也去么?

三挖子 喳!

叔 良 着!这会儿我从军去,我带你去,咱们去打鬼子!

三挖子 (很顺嘴地。)好家伙,您是盖世无双的大英雄,我给您带马,咱们唱《珠连寨》,您是李克用,我是……

叔 良 别说废话!给我打铺盖去!

(三挖子要走,吴星五一把拖住他。)

星 五 慢走!(对叔良。)你在这儿演戏么?

叔 良 (对三挖子。)快去!

三挖子 (被星五拖住不走,两头为难。一会儿就想了缓冲的办法,对叔良。)箱子里的东西也得拾掇拾掇吧,

叔 良 当然。快去!

三挖子 箱子里得装些什么?——巧格力糖要放进去不要?

叔 良 要要要! 快去!

〔三挖子一扭转身就溜跑,从右门下。〕

老 罗 呃,真的,别演戏了罢。

叔 良 演戏? 鬼子那么一捣蛋,我的幸福,我的幸福,我操他类人猿!(气急得说不出话。停了两三秒钟。)我可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去从军,你们不去我带三挖子去!(三挖子匆忙地从右门上,手里拿着一双时式的高底皮鞋。)你又来干么?

三挖子 (举起那双高底鞋给叔良瞧瞧。)这双高底皮鞋要带去不要?

叔 良 要要要!

许 慧 (大声。)那不成! 哼,这双鞋是我的。(从三挖子手里抢过鞋子来。)咱们解除婚约,咱们往后就没关系啦。

〔三挖子搔搔头皮从右门下。〕

星 五 (对许慧。)呃,你别那么生气罢。叔良,你要安慰安慰她。

叔 良 (不顾星五。拍一下胸脯。)老子是个时代的英雄。老罗,再会吧。老吴,后会有期。(对许慧。)你……

许 慧 (扭过身儿去。)不理你!

叔 良 (伸手过去搭在她肩上,可是她身儿一扭又扭开了。)我从军去啦。呃呃,你行行好,你做做好事,你理我得了罢。呃,呃。

(许慧走开。叔良向她逼近一步，可是老罗一把拉住他，他就向她伸着手。)我这回连死活也不知道，咱们握握手罢。(从老罗手里挣开。向许慧冲去。许慧满台逃走，叔良追着。)你做做好事！站住。你做做好事！

许 慧 (叔良站住，她也站住。)不理你，不理你！(叔良又追，她就又逃。叔良站住她也站住。如是者两次。)

老 罗 叔良，叔良！

叔 良 (又站住，向她远远地伸手。)咱们握握手罢，咱们……

许 慧 一股的烟味儿！不理你！你跟那姓马的一样！(见叔良又追，就又逃起来。)

星 五 (拉住叔良。)呃，呃呃。

[许慧在茶桌后面站定，显然是跑累了，左手撑在桌沿上，右手扶额。

叔 良 (也跑累了，有气没力地。)我走啦，我……我我……她不跟我道别。我下了最大的决心，老子去打鬼子，老子……任什么也动摇不了我。……老子得打起精神来，嗨！一二三！(挺起胸脯来，眼睛也睁大了许多，不过还是呼吸急促。)着，有精神啦。(从吴星五手里挣开。)老子下了最大决心！(很重地拍一下胸脯。)老子是个时代的英雄，杀尽鬼子！(更重地拍一下胸脯。)我操他的渥鸡伤！<sup>①</sup>我操他的渥多伤！老子不跟鬼子干老子就是忘八蛋！老子的幸福完了蛋

<sup>①</sup> 日语おじいさんの音译，义为祖父。在这里若译为“祖宗”才够味儿。

啦！老子得报仇。（非常重地拍一下胸脯。）啊唷！  
（摸摸胸脯。）

老 罗 （和吴星五互相瞧一瞧，表示没有办法的脸色。然后对叔良。）得啦，你别那么疯疯癫癫的啦，你得想一想……

叔 良 （坚决。没那么兴奋。呼吸仍急。用手示意叫老罗别多嘴。）总而言之我可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任什么也不能动摇我。五万，二十万，一千万，全完了蛋啦。我已经……

〔三挖子在后台大叫，打断了他。〕

三挖子 （在后台。）少爷，那两瓶香槟酒要带去不要？

叔 良 （不耐地喊。）全带去！

三挖子 （在后台。）还有那瓶绿色儿的香水……

叔 良 （手还贴在胸脯上。）这家伙！非我自个儿去不行！  
（匆匆忙忙地从右门下。）

〔吴星五和老罗互瞧一眼，老罗就很快地追着从右门下。于是吴星五竟忘了台上还有一位许慧似地，戴上帽子，右手拿着手杖，预备要走。〕

许 慧 吴先生！（吴星五站住，取下帽子来。许慧缓缓地从茶桌边走过来。）我请你办的那案子怎样啦。我要解除婚约的那回事？

星 五 （楞了会儿。有礼貌的微笑。）你真的要解除婚约么？

许 慧 唷，我还说着玩的么？

星 五 （用手抹抹头发，想了会儿。于是放出办事的精神来，把帽子，皮包，手杖，都放在桌上。摆摆手请许

慧坐。)咱们谈一谈。(等许慧坐下,然后他自己轻轻拉起一下裤腿子。在她对面坐下。搓搓手,慢慢地说着。)你的意思我明白啦,你要跟辛叔良解除婚约,呃?可是……可是……

许 慧 (流水似地说着。)我可不能耽误我的青春,咱们这种人最重要的是青春。他破了产,我怎么能跟他结婚,他不耽误了我的青春么。(稍停。平心静气地。)吴先生你不知道,我是主张纯洁的恋爱的。穷光蛋可不能谈纯洁的恋爱,叔良破了产,跟那姓马的一样,他能纯洁地爱我么,哼,穷光蛋老是滴溜着物质的事儿,我最讨厌的就是物质。

星 五 (慢慢地抹抹头发。)可是……可是……

许 慧 我最讨厌的是物质!

星 五 唔。可是……可是他们除了那公司之外,南方还有好些个产业。(紧瞧着她。)

许 慧 什么!?

星 五 他们在南方还有好些个产业。(稍停。)叔良没告诉你么?上海闸北他们有些地皮,江湾也有。他们家乡还有好些个田产。呃?在莫干山还有一所房子。(瞧着许慧。许慧要说话,他又加一句。)在西湖也有一块地,呃?西湖你到过没?

许 慧 俺,到过。那块地在西湖哪儿?

星 五 在清波门外,靠着净慈寺不远。净慈寺你去过没?

许 慧 我去过。甯,靠净慈寺那儿。干么不在葛岭下面儿买块地。他们南方那些个产业值多少?

星 五 值十一二万。

许 慧 (不高兴。)只有十一二万! (稍停。)哼,我可不能为着这么一点儿产业牺牲我的青春。嗯,那个案子还是请你办一办罢。

星 五 喂,十一二万可也不容易呀,小姐。这年头儿有十一二万的能有几个!往别处找可真困难。你不能找一辈子不结婚啊,呃?你要是找不着,那不更耽误你的青春么。

许 慧 (躊躇了几秒钟。)可是十一二万够花么?

星 五 怎么不够。譬如,呃?——在上海住着,拿两万布置屋子,买家具,买钢琴,呃?怎么不够,你们跳跳舞,打打高尔夫球,喝喝香槟酒。那尽够啦。你一天买一瓶 Cleaning cream 也花不了那么些个钱,呃? (稍停。)要是上海住腻喽,就往莫干山,再不然就逛逛西湖。(紧瞧着许慧等她回答。许慧瞧着她自己的手。沉默了一会。)并且钱儿太多了也受不了,呃?

许 慧 (抬起眼瞧着星五。)怎么受不了。

星 五 怕绑票哇。

许 慧 俺!

[吴星五还是瞧着她,她发愣地瞧着前面地板。沉默片刻。]

星 五 呃,我说的是真话。(稍停。)你觉得怎么样,呃?

许 慧 我……我……(抬起脸来瞧着吴星五。)你觉得我应当怎么着?

星 五 我是站在你的立场上说的,我不赞成除解婚约。(许

慧移开眼睛又瞧着前面，手托着腮巴子。沉默三五秒钟。)

**许 慧** 我简直地就不知道他们南方还有产业。(活泼起来。)真可恶，他就简直地没跟我说。嗯，我就不知道有那回事。你瞧他多糊涂!

**星 五** (有把握地站起来。)你坐一会儿，我去喊叔良来跟他解释解释。(从右门下。)

[许慧嘘了一口气，接着用鼻孔轻轻哼着《My Love Parade》反复的那一段。稍待，吴星五和辛叔良从右门上，老罗也跟着上场。许慧微笑地瞧着叔良。]

**叔 良** (对星五。)怎么啦?

**星 五**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你不用去从军打鬼子啦。

**叔 良** 那不成! (拍胸脯。)我辛叔良比谁都坚决。(拍胸脯。)我是时代的英雄!

**许 慧** (站起来到叔良跟前，两手搭在他两肩上。)打鬼子那有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罢，那可一点儿也不好玩。

**老 罗** 你的幸福可并没完蛋哪，你家里还有那么十一二万哪。

**星 五** (抹抹头发。)并且鬼子也不用你打。

**叔 良** (手贴在胸脯上。)谁打?

**星 五** 有的是兵，有的是人，还用你打么。咱们是人类的中心，(又翘起左手食指，右手绕圈子，)周围有那么多人给咱们服务，呃？他们当然得给你们报仇，咱们不用管。咱们可以安心去打高尔夫球，安心喝威士忌。

**叔 良** 我不喝威士忌，威士忌太厉害。



- 许 慧 不爱喝威士忌，就喝香槟罢。
- 星 五 你还得自个儿想一想，咱们是这时代的主人哪，呃？你去从军打仗，那不是没主人了么，呃？这成什么话！
- 叔 良 唔。
- 老 罗 前线上简直苦得什么似的，你要好好睡一回觉都不成，也不能好好儿吃巧格力糖。香槟酒那可更不用说啦。做时代的英雄可不是这么个做法。
- 许 慧 前线上也没爱人儿给你弹钢琴，没人唱歌给你听。
- 叔 良 对。
- 星 五 前线上的炮火可厉害极啦。
- 叔 良 厉害么？
- 老 罗 你想想罢，你去打仗你可没一点儿好处，只有坏处。
- 星 五 去打仗可一点儿幸福也没啦。你好好儿在上海结了婚，你可还是那么幸福。你们有那么十一二万，呃？——吃吃喝喝的，呃？你是这时代的英雄，这可不是“你”的英雄生活么？（瞧着叔良，稍停。）我问你：打打高尔夫球，喝喝香槟酒，可不比在战壕里强得多啦？
- 叔 良 强得多。
- 星 五 哦，可不是么。你们在上海尽有你们乐的，你们两口儿吃吃喝喝逛逛，呃？还买些叭儿狗解解闷儿。
- 许 慧 俺，我不买叭儿狗，我宁可看四角儿五角儿的恋爱小说，还有你先说的那些个图画，歌舞。（对叔良。）咱们还可以纯纯洁洁地往下恋爱，咱们压根儿就是纯

洁的人儿。咱们最讨厌物质，嗯，你一去打仗那不是老得想着物质上的事儿么，你信不信。

叔 良 那可就不纯洁啦，对不对。

老 罗 着哇。这么着才是个时代的英雄。

叔 良 (走到沙发边坐下，手指指胸脯。) 刚才那么几下子捶，可捶疼啦。(摸着胸脯。)

许 慧 要请个大夫瞧瞧不要？

星 五 你瞧，你自个儿捶几下就那么疼，上了前线可就更那个啦。

老 罗 叔良你现在可想明白了吧？

〔三挖子带跑地从右门上。〕

三挖子 少爷，我去叫汽车儿嘞？叫到哪儿。东车站还是西车站？(大家都瞧着三挖子。)

叔 良 上车站干么呀？哦唷，我胸脯疼得要命。

三挖子 怎么。您不是要投军去打鬼子么。您是盖世无双的大英雄，我跟您去给您带马呀。

叔 良 你一个人去罢！我不去啦。

三挖子 (吃惊得不知怎样才好。) 怎么，叫我一个人去？

〔三挖子睁大了眼，张大了嘴，瞧着所有的人，尽搔着头皮，搔呀搔的，幕就放下来了。〕

原载《中国文学》1934年2月1日，

第1卷第1期。

## 老少无欺

这是屠三小姐的一间——一间——一间什么房呢？说是书房罢，书架上可一本书也没有：只是排满了一些方瓶子，圆瓶子，扁瓶子，还有盒子和小罐子什么的。那都是些什么粉，什么膏，什么露之类。说这是三小姐的卧室罢，可是没有床：床在靠舞台左方的套房里，只要门一开，我们就瞧得见床的一角。因此我们很难把这间房排个名目。

你别瞧这房间不大，用处可不少。三小姐有时候得看看书，写写信，就是在靠窗那张桌上干的，你只要看桌上有墨水瓶，墨盒，笔筒，和一些画报，和那一大部《情书大全》就知道。三小姐洗了脸化装也是在这间房里，那个书架上的瓶子罐子可以为证。此外呢，又是屠府上一家人的休息室，会客厅——所会的多半是三小姐和她姑母的客，至于屠老太爷的客，就得坐到屠老太爷自己的卧室兼书房里去。三小姐是全家的重心，所以说起来总是：这是三小姐的房。

房间打扫得很干净。桌子上的茶壶茶杯，热水瓶，镜子，都象是新买来的。墙上没一点灰，只钉着许多电影明星的照片。

幕一开，那位三小姐一个人在舞台上，象是初次上演似的，不知道怎样才好。她一会照照镜子，理理头发，一会又翻翻那部《情书大全》。她鼻孔里哼着些流行的电影歌曲。她很快活。她头发是烫过的。她眉毛画得比一般人长。她多大年纪呢？我不知道。她要是肯当着观众洗个脸，把胭脂和粉和口红都洗掉了的话，我们才可以断定她大概是三十岁左右。

她随便把桌上的画报整理了一下。她把《情书大全》拿着，眼睛东瞧瞧，西瞧瞧，想把这部书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后来把抽屉开开，放下了书，谨慎地关了抽屉。她又揭开茶壶盖看看。她又走书架上拿下个盒子来，对镜子拍粉：举动又敏捷，又纯熟。

这时候后台忽然有个女人声音，很尖很快：“去去去！跟你三小姐说去！你自个儿说去！走！”——这是三小姐的姑母的嗓音。接着后台又有个女人的声音哀求似的：“姑太太，姑太太！”——这是三小姐的使女春桃。姑太太：“不行！不行！”

三小姐立刻停止那拍粉的动作，手里还拿着粉拍子，紧张地转过脸瞧着那扇门，张大了眼微微地皱着眉，注意地听。听到“不行，不行！”她就喊了起来。

**三小姐** 姑妈，姑妈！

**春桃**（在后台，哀求地，压低着嗓子，但是使前台能听见。）

姑太太，姑太太！

**姑太太**（在后台。）去去去！你自个儿跟三小姐……

**春桃** (在后台。声音的表情如前。) 姑太太，姑太太！我是……我我我……这不能给三小姐知道。

**三小姐** 春桃，春桃！

**姑太太** (在后台，更大声。) 去！走！

**三小姐** 春桃！(后台还是哀求地叫着“姑太太，姑太太！”还有脚步响，一听就知道姑太太在拖春桃。) 你又跟姑太太闹别扭！

[三小姐往门口走去，姑太太和春桃上了场。姑太太推着春桃走的。姑太太年纪是四十几岁，老是昂着脑袋，仿佛她的脖子是铁打的。有时候她脑袋也会抽风似的微微地左右摇着。她那种态度，叫人一见就得想到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太太，又能干，又精明，又有新思想，说起话来又快又流利。可是春桃的气派正和她相反，春桃只低着头，两只手抓在一块儿。有时候春桃也抬起脸来瞧三小姐一眼，或者瞧姑太太一眼，时时吸着鼻子。她年约十八九岁，穿一件蓝布衣，样子倒也干干净净，象上海那些年青爱漂亮的嬢嬢。现在姑太太已经不推她了，她就这么站在那里。]

**姑太太** (既然把春桃推来之后，就把两手插到旗袍袖里，头昂着，两个嘴角往下弯，眼睛往下面瞧着春桃。说一句就翘一翘下巴。) 你说！你说呀！(稍停。春桃偷偷地抬起脸来瞧三小姐一眼。) 你跟三小姐说。(稍停。更大声，下巴翘得也更有力量)。说啊！

[沉默片刻，姑太太瞧着春桃。春桃低着头。三小姐

还拿着粉拍子，瞧瞧姑太太，又瞧瞧春桃。

三小姐 怎么回事？

〔稍停。大家的姿势仍如前。〕

姑太太 哼，你问她自个儿罢。（下唇撇了出来。两手从袖子里抽出。走到桌边，坐在靠桌的一把椅子上，脸向着窗子。）说出来咱们全丢了脸子。这到底是怎么个目的呀？我新派人倒是新派人，可是我还害臊哩。（猛地转过脸来指着春桃，眼瞧着三小姐。）你问她，你问她，你问她！那些个事可是不是真的！我可真不懂这到底是怎么个目的，怎么个政策！（用手背敲桌子。）哼，简直是！三姑娘你瞧瞧：她多幽默！

三小姐 （本来瞧着春桃的，这时就陡地转向姑太太。）幽默？

姑太太 可不是幽默么，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你问她，你问她！哼，你还没这张脸子来说哩。（手背很响地敲着桌子。）这到底是什么目的，这到底是什么政策，这到底，这到底……噁哨！（摸摸手背。）

三小姐 （瞧瞧这个，瞧瞧那个。不耐烦地。）姑妈您别耍新名词儿了罢；说了个老半天，您那些个新名词儿说得我一点也不懂。（到春桃跟前。）春桃你跟我说罢，这到底怎么回事，嗯？（把春桃的下巴抬起来，使春桃的脸仰起来对着她。可是春桃不言语，只吸着鼻子。稍停。姑太太说起话来，于是三小姐把春桃的下巴放下，脸转向姑太太那边。）

姑太太 哼，这简直是！你问她，你问她！（忍不住用手背敲桌子。）一点儿目的也没有，一点儿政策也没有，她

倒那么幽默，那么不景气！这到底是哪一派呀，浪漫派么，亲日派么？哼，那些个坏事！你瞧瞧她那个人格儿！噯唷！（摸着敲桌子的手。）这桌子这么硬！你还是问她自个儿罢。那些个坏事，哼，我说了我还害臊哩。你问她，你问她——她跟朱长福那回事可是真的。哼，简直是！我还没这张脸子来说哩。你问她自个儿：问她跟朱长福做了些什么坏事！简直是卖淫嘛！

三小姐（全身一震。）什么？

姑太太（用手背敲一下桌子，赶快又缩回来，对手背吹了两口气。）可不是卖淫么！

三小姐（用力地转过脸来向春桃，微微皱眉，张大了眼，大声说，紧迫地。）真么？你真的是——是是——是卖淫？（春桃脸抬起一下又低着，不开口，稍停。）你说！（稍停。）你真的卖淫么？（两手摇春桃的肩，右手还拿着粉拍子。）说啊，说啊！——你是不是卖淫。说啊！

春桃（吸一下鼻子。）我不懂。

姑太太（从椅子上猛地站起来，指着春桃，大声地。）哼，你不懂，你不懂！？你那么一点儿景气也不景气么？景点儿气罢，我告诉你！你可瞒不了谁！哼，不懂，不懂，你自个儿卖淫喽你不懂！瞧瞧你对三小姐……

三小姐<sup>①</sup>（同时说）（在这里插进嘴来。用左手摇着春桃的肩膀，右手拿着粉拍子打手势。）你告诉我，你

① 原注：同时说话，台下的观众当然听不明白，但可以听到“坏事”，“禽兽”，“卖淫”，“人格”，“政策”等字眼。演姑太太的人说这些字时须特别响亮。

告诉我！你……

姑太太

(接上页。)姐的劲儿！你跟朱长福做的坏事还是假的么！你真是禽兽！我真不……

三小姐

(同时说)怎么卖淫，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你说！喂，真糟糕！怎么你……

姑太太

知道你的人格儿到底是个什么政策！（走到三小姐跟前拖三小姐。）听我说，听我说！

姑太太

(接上。)三姑娘你听我说！喂，简直的是！我真没这个脸子来说！（一手拖住三小姐的膀子，一手指着春桃。三小姐两手玩着那粉拍子，听姑太太说话，一会瞧着春桃。一会瞧着姑太太。）她跟那朱长福，喂，真是！我真不知道她那个人格儿的心理到底是什么政策！她简直的就没点儿目的！她老是冤你，她说她说……你叫她自个儿说罢！哼，真是禽兽！她说她上她爸爸那儿去，整晚的不回来，哼，她就上朱长福那儿睡去啦，你瞧她可景气不景气！你瞧这……

三小姐

(用力地抓春桃的肩膀，春桃吓得退了一步。)真的么，真的么？(摇春桃的肩膀。)说啊，说啊！你是真的冤我的么！你说你到你爸爸那儿去，你就跟那个朱长福……跟他什么，跟他那个可是不是真的，嗯？(稍停。)说！(稍停。)说啊！怎么啦！可是真的，可是真的？

春桃

(吸一下鼻子。)真的。

〔三小姐瞪着眼瞧着春桃，动也不动。春桃吸着鼻子。这么着沉默了一会儿。于是三小姐放了春桃，



走到桌子跟前，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三小姐** (失望地叹息，仰面看着上面。) 噯，真伤心，真伤心！  
(脸对着春桃。) 春桃你想想，你十一岁就上我们这儿来，我就，噯，真是！我老是待你象我妹妹似的，我给了你那么些个上等人的教育，我真(姑太太在这里插进嘴来)想不到你……

**姑太太** (插嘴。一面走向三小姐。) 哼，简直的是！(坐到三小姐对面一张椅上，转身向着春桃，手指指她。) 三小姐待你多好，她给了你那么多人格，叫你有政策点儿，她叫你做个好人，做个上等人，可是，哼，你干了这些个坏事：你的景气搁在哪儿啊？哼，真是！(转过身来向三小姐。) 我说你啊，嗯，三姑娘说你也真是！你简直的就是个小孩子，(三小姐得意地扭了一下。) 你就没知道世界竟有那么些个责任的事儿，这些个责任可没一点政策！你待春桃象自个儿家里人似的，可是，哼！你也是！我说你真忠厚，三十来岁喽，还孩子似的，三十来岁……

**三小姐** (大声打断她。) 三十来岁怎么啦！您老是“三十来岁”“三十来岁！”说着挺好玩儿似的！

**姑太太** (愣了会儿。陪笑。) 我就是那么说说罢。

**三小姐** (板着脸。) 说说！多有趣啊！

**姑太太** (笑一声。) 三姑娘你真是！谁要说你看得上三十来岁那是个王八蛋。(稍停。) 我说你象个孩子：我刚不是说的么。噯，我就是这么个目的。谁说不象个孩子！别人还说你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姐儿哩。

- 三小姐 (非常注意。)谁说我象个小姐儿?
- 姑太太 嗯。呃。俺,是啊。谁都那么说。小陈也那么说,我也那么说。你瞧景气不景气。
- 三小姐 (瞧了瞧镜子。)小姐儿!小陈也那么说,(努力忍住得意的笑。)哼!小陈那家伙啊,真是!你瞧小陈还行不行?
- 姑太太 小陈么,我挺欢喜他。
- 三小姐 我约小陈今儿上这儿来。
- 姑太太 你决定了么?
- 三小姐 唔。
- 姑太太 (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长气。)好啦:婚姻大事,可早点儿决定了好。你爸爸也是这么个范围,这么个目的。你也不小了是不是,到三十来岁……
- 三小姐 (不高兴。)又是三十来岁!怎么回事,您这是!
- 姑太太 三姑娘你真是孩子,动不动就发我这老姑妈的脾气,你瞧瞧!你跟小陈订了婚可别忘了我这姑妈,我告诉你。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咱们得跟小陈谈一谈。
- 三小姐 我约他来就是谈那个,那个什么,那些个条件,咱们得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什么也得开诚布公,我可要……(春桃在她俩谈着的时候,不知道怎样才好,瞧瞧姑太太,瞧瞧三小姐,一面吸着鼻子。听到她们谈上了别的话,她就低着头慢慢走出去,轻轻地关房门。三小姐谈到这里,四面看看,才发觉春桃不在这里,于是发怒地喊。)春桃,春桃!(对姑太太。)

春桃真是！我那么教育着她，那么苦心，喂！现在这么下流，我可得撵她走！（春桃上，站在门边，抓着两手，吸着鼻子，瞧着三小姐。）叫她走！我就得跟小陈订婚，春桃这么着，可不是个坏预兆么！（向春桃。）来！（三小姐和姑太太都瞧着春桃。春桃向她们走近几步就站住，傻了似地盯着三小姐。沉默片刻。三小姐拿粉拍子拍桌子。）告诉我：你到底怎么回事！（春桃又低下了脑袋。稍停。三小姐拿粉拍子一拍。）说啊！

春桃（吸一下鼻子。）我……（吸一下。）

姑太太（眼睛向春桃横着。）告诉三小姐呀。

三小姐说啊！

春桃我——我要钱，（吸一下。）朱长福给我钱。

三小姐你干么要那么多钱？

春桃（吸一下。很快地说，但很清楚。）我爸爸病了，我二姑妈也没办法，一家人全等着要钱，可是没一个子儿。……

三小姐后来你就跟朱长福那个，是不是？

春桃（吸一下。仰起脸看三小姐一下，又俯下去。）朱长福给我钱，我就给我二姑妈。

姑太太哼，你也有姑妈！你那个姑妈可丢了脸子！

三小姐你爸爸知道么？

春桃不知道。（吸一下。）我说是三小姐给我的。

三小姐三小姐给你的！

姑太太哼，你爸爸要是知道你那些个钱是怎么来的，哼，那

你爸爸可得幽默了！你这个教育的目的是对的么！

（春桃瞧姑太太一下。）你二姑妈知道不知道？

春桃 （抬起脸来对姑太太迟钝地摇一摇头。稍停。）我也跟她说是三小姐给的。

姑太太 简直的是！

三小姐 （把粉拍子在桌上使劲一拍。）糟透了，糟透了！（猛地站起来，叹了一口气又坐下去。）她也是有个爸爸，她也是有个姑妈。你瞧瞧！你爸爸姑妈有你这么个孩子！没别的话，（掉过脸去，手一挥。）你走！（偶然看到手里的粉拍子。）唷，粉拍子弄脏了！

春桃 （向前移动一步。哀求地。）三小姐，三小姐！

三小姐 （掉过脸来。）走！

春桃 三小姐！……

姑太太 叫你走还是客气的哩。不然的话，哼，简直的是——逮着你到公安局去？私娼嘛！你瞧瞧这个目的！

三小姐 喂，真伤心！教育了八九年，她可不学好，还越来越坏。丢完了我的脸子！真是！这些个人哪，喂，天生的是坏种，禽兽！走罢走罢，我不许卖淫的呆在我屋子里！

春桃 三小姐，三小姐！

三小姐 走！（站起来冲到春桃跟前。推春桃）走！

春桃 （拖三小姐的袖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

三小姐 （把手从春桃那里抽开。）别揪着我袖子，你这私娼的手！（掏出手绢来，郑重地揩袖子。）走走走！

姑太太 （举一个手叫三小姐别那样。）三姑娘你别推她，推脏

了自个儿的手可不景气。待会儿喊个巡警来撵她走得了。我就是这么个目的。

**春桃**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回去喽我爸爸就得死。（这时候后台有敲门声。）他要是知道我……

**姑太太** 谁打门。

〔大家都听了一会，果然有门环敲着门的声音。〕

**三小姐** 小陈来了！（姑太太站起来要出去开门，春桃马上跑了出去，下。三小姐急急忙忙跑到桌边，对着镜子拍粉，一面嚷。）春桃我不许你去开门，我不许你的手碰我家的东西。（很快地拍粉，很快地说。）姑妈您去开门吧。（对镜子装出很多姿势，然后坐下，还对着镜子看这姿势合适不合适。姑太太刚走到门边，又给三小姐叫住了。）姑妈您给我手巾拿来，手巾，（姑太太匆忙地到左方三小姐的卧室里。三小姐还在对镜装成这样，装成那样。姑太太又从左方门上，手里拿一条手巾，交给三小姐。三小姐对镜子用手巾揩揩额角，揩揩嘴角。）姑妈您还是去开门罢。

〔姑太太刚刚要下场，小陈已经走了进来。小陈看来比三小姐年青，不过二十四五岁。全身都打扮得光光闪闪。人似乎很老成，很周到，很有礼貌，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一面说一面还爱“呵呵呵”地陪笑。他自己觉得他是个典型的好青年：很理智，同时也有那个丰富的感情。还有呢，他很欧化，小举动很欧化：譬如他说西洋人有耸肩膀的这习惯，而中国人不会，因此他就把这介绍到中国来，说着话说着话他把肩膀

耸一下。他又说西洋人面部富于表情，而中国人这张黄色脸子的肌肉一点也不活泼，于是他跟熟朋友说话时老是挤眉弄眼地去表情；可惜的是，他不到制片场去上镜头；在我们舞台上，这种微妙的面部肌肉活动是看不出好处来的，我们不必去管它。总之他很欧化。但在生活上，他倒不大那个。他生活在旧家庭里，跟他父母叔伯住在一块，他一个人兼挑做三房人的儿子。他有个职业，他见了他公司里的上司，象从前臣子见了皇上。他家里也有些不动产，可是自己没去管理，大部分被管田的先生揩了油去。他除了抽纸烟，和好穿著以外没什么嗜好，穿的是西服，很整齐，领带一定是花的，鲜艳的：不是红底子黑花，就是翠绿底子的淡黄条纹。他是三小姐家里很熟的客，一进来就取了帽子随便地打招呼。

**三小姐**（微笑着打招呼。）嗨。（急急忙忙收拾粉盒子之类。姑太太同着小陈走到桌前，三小姐偷偷地交手中给姑太太，姑太太拿着从左门下。三小姐倒茶。）请坐。

**小陈**（耸耸肩，坐在三小姐对面。）这天气真坏，老是要下雨似的。

**三小姐** 下雨了么？

**小陈**（装成非常惊异似的。）下雨？（耸耸肩。）没呀。我不过说天气不顶好，不好不一定是下雨，呵呵呵。

〔姑太太从左门上，一面走一面说话。〕

**姑太太** 小陈你干么好几天没来了？（拖一张椅子到三小姐旁边，小陈对面坐下，把衣裳扯扯匀称。）

- 小 陈 (耸着肩。)我有好几天没来。
- 姑太太 可不是么,有——(算着)十一号,十号,九号,八号,七号,嗯,快一个礼拜了。我说呢,干么小陈老不来?这到底是怎么个目的呀?呵,一个礼拜!
- 小 陈 (把耸着的肩膀放下来。)哦!(装一下苦脸。)太忙。(摆摆两个手表示没办法。)这个忙劲儿!(摇摇头。笑。)差点儿没忙死喽,呵呵呵呵呵。今儿我还有事哩。
- 三小姐 (大惊小怪地。)今儿礼拜呀。
- 小 陈 (耸耸肩,嘴里用舌子“啧”了一声。)啧,近来我们可没礼拜。
- 三小姐 甭,真是!别干了罢,这个事情。我还想跟你一块去看电影儿哩。
- 小 陈 (紧张的表情。)电影儿?(松弛。)喂!(耸耸肩。)三点钟我得给我们公司去接洽一件事。
- 三小姐 (瞧瞧桌子上的小钟。)三点钟,那还早。
- 小 陈 (看钟。)你们的钟不对吧?(看自己的手表。)两点四十几分。(又看桌上的钟。耸肩,惊叫。)怎么,你们这钟慢一点多!
- 三小姐 (站起把小钟拿起来听了一下,大声笑。)停了!
- 小 陈 呵呵呵呵呵,可不是!
- 三小姐 (要开发条。)几点钟,你的?
- 小 陈 两点四十——四十三分。糟透了!(苦一下脸。)再过什么五六分钟我就得走,(耸肩,)路远着哩。(掏出烟和火柴来,点着抽。)

姑太太 简直的是！礼拜天也那么忙！你瞧可景气不景气。三点钟你的政策怎么样？（小陈刚要答，她又说下去。）多咱有工夫请我看电影罢。你简直的没工夫么？呵，简直的是！要是我啊，哼，我就得问问你们老板，这到底是怎么个目的儿，礼拜天也得办公事！我就是那么个政策。我什么事也主张开诚布公，我就得跟他谈一谈。

三小姐 （坐下。）我也是爱开诚布公。

小 陈 啊！（耸耸肩。）在公司里可比不上在学校里。在学校唏哩哗啦乱来一气，（装鬼脸。）公司里可不成，俺，对不起，什么也得上轨道。哪儿有在学校里那个气派。在学校里的话，哼，不客气：那简直是我们的天下，呵呵呵。

三小姐 （笑。）我们从前在学校里的时候，那可（姑太太在这里插了进来。）顽皮得什么似的，我们的老师……

姑太太 我在学校里可跟你们不同。我们学校里呀，哼，简直的是！谁都有目的，有政策。算学什么的都得有合作，有范围。就是那么个目的。没目的不成，是不是。我们的功课啊，嗨，简直的是！你们学校里有什么功课？（小陈在瞧着三小姐，没注意她的话。）小陈你们学校里有些个什么功课？

小 陈 （惊醒了似地转过脸来。）啊？唔。我们……

姑太太 我问你学校里有些个什么功课。

小 陈 唔。我进的是数学系。

姑太太 （很懂得。点点头。）哦，数学。数学就是算学，我知



道。(内行地，一面很快地说，一面晃着脑袋。)学的是什  
么：还是比例，还是代数，还是分数，还是立体，  
还是算术，还是几何，还是利息，还是三角儿，还是四  
则应用问题？

小 陈 (茫无头绪。)唔？唔。我们什么都学。我们是……  
(三小姐站了起来往左门走。小陈瞧着她。)哪儿去？

三小姐 有点儿事情。(从左门下。)

姑太太 我们在学校里还看报哩。我看报就是那个时候儿看  
起的。我就是那么个目的。我现在见天儿的没什么  
事，我就一个劲儿看报。看报可也长知识，你信不  
信。要是不看报哇，许多的事儿你就不知道。现在  
中俄复交了，不看报的人能知道么。(下唇往外撇了  
一下。)哼，不知道！

小 陈 (耸耸肩。)是啊。

姑太太 小陈你说中俄复交是怎么个目的？

小 陈 怎么个目的？

姑太太 俺。

小 陈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耸肩。)啊，我可没想过，呵  
呵呵呵呵。

姑太太 我说啊，我说啊……

[三小姐从左门上，穿过舞台，往那个门走去，姑太  
太的话就打住了。小陈和姑太太都用眼睛送三小姐  
走。

三小姐 (微笑点头。)请坐一会儿。(下。)

[沉默片刻。小陈用力抽烟。

姑太太 中俄一复交，那些个人可忙着哩。简直是！你怎么也那么忙，连礼拜天都有事。象三姑娘说的，你不干不成么？我也是那么个目的。

小 陈 不干？（耸耸肩。）那哪成，我得吃饭哪。

姑太太 你家里不是还有田么？

小 陈 田？（耸肩，摆摆手。）那一个子儿也捞不着。我们自个儿没管，全是管田的管，他一会儿说今年没收成，一会儿说今年赔了本儿，谁知道！

姑太太 （较严肃。）不错，我们还有话跟你说哩。你跟三姑娘快订婚了，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得景点儿气。三姑娘是爱开诚布公的，她约你来，她想跟你谈一谈。（小陈也严肃起来，规规矩矩听着。）我也是。老实告诉你，我可也是新派人，我也主张开诚布公。我就是那么个目的。你挺爱三姑娘吧？

小 陈 我爱她。

姑太太 着啊，就是那么个目的。你刚才不是说你田上的事全是管田的管么？

小 陈 唔。

姑太太 那田上总有点儿出息，是不是。（小陈要开口，她打手势叫他别插嘴。）是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三姑娘年纪也不小了，……

小 陈 几岁？

姑太太 （知道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唵唵，年纪是……哦，二十七，二十……不错，二十一。去年才过的整生嘛。是啊，就是那么个政策。这小姐儿挺逗人爱的，是不

是？

小 陈 (吃惊似地。)谁？

姑太太 三姑娘啊。

小 陈 小姐儿！

姑太太 可不是么，就是那么个小姐儿的范围。你瞧可景气。她跟你爱上喽，她爸爸可放了心，不用说的，就是我这个老姑妈也放了心。你家里不坏，我知道。三姑娘也说跟你得说个条件，她么，开诚布公！

小 陈 (非常注意。)什么条件？

姑太太 (笑。)甯，你还不知道么？他爸爸上了年纪了，我这个老姑妈也老了，靠谁呢，是不是？你们俩结了婚，你就跟儿子一样，大家全靠着您，是不是。(这时候三小姐上场，手里拿着一盒陈皮梅之类，走到桌子跟前。)你当然明白。……

三小姐 吃陈皮梅罢。

姑太太 (姑太太和小陈瞧了三小姐一眼，姑太太又往下说。于是小陈的脸又对着姑太太。三小姐一面撕盒子外面的包纸，一面瞧着姑太太。)你是挺聪明的，挺有目的，挺有政策，你可幽默不了，你说是不是。将来你跟她(用下巴指一指三小姐)结了婚，她爸爸跟我这个老姑妈，你总得什么，你得那个。你说这话可有没有道理。我跟她(如前指一指。)定下了个数目儿：不多，每个月——(翘起两个手指动了几动。)

小 陈 两毛钱么？

姑太太 (纵声大笑，捧着肚子。)小陈这家伙……小陈这……

哈哈哈哈哈……两毛！……（又笑。）

小 陈 （耸肩。）怎么？

三小姐 （庄严地。）小陈你老是开玩笑。

姑太太 噯唷，真笑死了。（又笑。抹眼泪。喘气。）

小 陈 （愕然。）我说错了么？

三小姐 你自个儿说罢！

小 陈 那么两块？

三小姐 （堵着嘴。）唷！（向姑太太微微地皱着眉。）姑妈您跟他说了罢，哼儿哈的！

小 陈 （有点发急。）怎么！我真的不知道哇！二十块么？

姑太太 再往上猜。

小 陈 （沉默了会儿。愁眉苦脸地摇摇头。）我不知道。

三小姐 （把陈皮梅盒子往里面一推，不耐烦地，很快地。）我说话就只爱干脆，爱开诚布公。告诉你罢：二百！

小 陈 （从椅子上跳起来。）二百！？（稍停。又坐下去，手很快地擦着下巴，眼睛瞧着地下想了一会，又抬起脸来。）你说我俩结了婚之后，我每个月得给你家里——二——二百么！

三小姐 噯，对啦。

姑太太 （同时说。）是啊。这数目儿不大。

小 陈 这可……这可……

三小姐 怎么？

小 陈 这似乎……这个……

姑太太 噯，小陈你简直是！你总得有点儿目的呀。

小 陈 是啊，我爱她。可是两百块太……太什么，太……

三小姐 (紧迫地。)这条件你不答允么?

小 陈 (搔搔头,接着又把头发抹好。)我不是不答允。我的爱情也不是假的。可是我家里……

三小姐 (向前踏一步,象要跟小陈打架似的。大声叫。)不是假的么!不是假的么!不是假的么!不是假的么!不是假的么!不是假……

小 陈 (又哀求,又表示好感似的,抬起两个手示意叫她别这样。)呃呃呃!

姑太太 三姑娘,有话可以说,别别……别这么……

三小姐 不是假的么!不是假的么!不是……

小 陈 (同前。)呃呃呃,你听我说,你听……(关切地捺三小姐到椅子上,她趁势坐了下来。)我敢对上帝赌咒,我的爱情是真的。

三小姐 (两个嘴角往下一弯。)哼!

小 陈 是啊,的确是真的。可是那两百块太什么,太……太……

三小姐 哼,你还说你赌咒哩,爱情是真的哩,我可不听这一套,我……

姑太太 三姑娘你听他说罢,三姑娘你听他说罢。

三小姐 (两手掩着耳朵。)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小 陈 (苦闷地向她伸着右手。)呃呃,呃,呃呃呃。(没有办法,于是把右手收回,对着姑太太,又着急,又悲哀。)姑妈您知道,我薪水只有一百四,我家里有那么些个人,他们全靠我这么一点儿钱养活。您想罢,(用手

指数着。)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叔叔,婶子,还有嫡堂的两个寡嫂,还有五个侄女儿,还有个害风瘫病的姐姐,您给我算算罢,这一百四十块够用么。家里简直是……

三小姐 (两手还是紧紧地掩着耳朵。)你不是还有田产么!你不是还有田产么!你不是还有田产么!你想冤我们!你想冤我们!你想冤我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小 陈 我们的田还得赔本哩。管田的老是说闹大水了,修理屋子什么的,又是欠谁的钱。卖稻子的钱儿没捞着,还叫我这儿寄钱回去。姑妈您想罢:我家里那么多要吃要喝的,就是我那个一百四十块钱也不够用,也是……

三小姐 (两手还是紧紧地掩着耳朵。)是啊,你只知道你家里的人要吃要喝的,我家里的人可得饿死,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胡说八道,简直是!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小 陈 喂,姑妈您您您……

姑太太 话是这么说。可是爱情总得有条件儿。……

三小姐 (两手还是紧紧地掩着耳朵。)现在咱们别说废话。小陈你老实说,那个条件你能答允不能?

小 陈 (哭丧着脸。)这怎么能答允,我只有……我只有……我办不到嘛。

三小姐 走罢走罢走罢走罢走罢!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了!(猛地站起来。)走!

**姑太太** 三姑娘，三姑娘！

〔小陈哭丧着脸，嘴动了几动。〕

**三小姐** （两手还是紧紧地掩住耳朵。）什么！你嘟哝些个什么！你说“真糟糕”，什么糟糕！反正我不听！我没听见！我不爱你！滚！你还想呆在这儿吃陈皮梅么！（倒到椅子上。）姑妈，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三小姐两手捧着脸，俯在自己大腿上，抽咽着。小陈和姑太太都站起来走到她椅子跟前。〕

**姑太太** （对小陈责备地。）你瞧！这可怎么办！（稍停。）你到底是怎么个目的呀！（摇头叹气。）

**三小姐** （姿势同前。）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姑太太** （手放在三小姐背上，略略俯着身子，问着她。）你去爱老徐得了罢。

**三小姐** 他不爱我！

**姑太太** 那就爱老马罢。

**三小姐** 他不理我！

**姑太太** 爱老牛罢。

**三小姐** 他正眼儿也不瞅我一眼！

**姑太太** （深深地叹一口气。）嗟，年纪不小了，还闹这些个别扭，三十来岁的小姐……

**三小姐** （猛地抬起头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姑太太** 瞧瞧你这个小姐儿脾气！（这时候有人用指节敲房门。）

**小陈** 我怎么也得爱你。

三小姐 (站起来,其势汹汹。)走! 走!

[房门敲得更响,有个男子的嗓音在后台说:“屠三小姐在家么。”又敲了几下。台上的三个人都注意地看着门。

姑太太 (瞧瞧小陈,又瞧瞧三小姐,于是又对着门那边。)谁?  
(后台那男子答了个“我,”就走进一个男子。姑太太失口而呼。)朱长福先生!

三小姐 (也不不知不觉地喊。)春桃的那个家伙!

[朱长福穿着长袍马褂,没带帽子。年纪是四十以内。看他那装束,似乎也不是个什么坏蛋,见了人很有礼貌,说起话来也是个十足的绅士,不过有点象唱相声的。衣裳的料子都挺讲究。嘴上还有一撮小胡子。他一上场,就对台上的三位点点头,又随便,又大方。他虽然知道三小姐她们不会对他起好感,可是他依然不介意似的,嘴角上挂着有礼貌的微笑,可见得他的确有点应付别人的本领。他那么落落大方一来,房里的空气显然轻松了许多。三小姐和姑太太也对他轻轻地点头,脸上也没他刚进门时那么绷得紧了。

朱长福 对不起得很,打断了你们的话。

姑太太 (冷冷地。)请坐罢。

朱长福 别客气。我是有件事来跟三小姐说一说。(坐下。)冒昧得很。(大家都瞧着他。他咳一咳清清嗓子。)我现在来是关于春桃的事。

三小姐 (和姑太太互瞧了一眼。小陈坐下来,一个人在抽



烟，不理他们。)关于春桃的事!

**朱长福** 唔，关于春桃的事，听说您要撵春桃走，有没有这回事?

〔三小姐和姑太太又互相瞧了一眼。〕

**姑太太** 春桃干了坏事嘛。

**朱长福** (依然那样大方。)这坏事大概就是说我朱长福跟她干的那么回事吧?

**三小姐** (短促地。)对了。

**朱长福** (点头。)一点也不错。(咳一咳清清嗓子。)我说明了来意，您总得明白。我也不耽误各位的时间。我来是想给春桃说一句好话。三小姐是好人我是知道的：您待她可太好了。这回您要撵她走，那也难怪：呃，小姐待你那么好，那么教训你，你倒跟我朱长福干那么些坏事——简直的就是个卖淫，这还成话！也难怪小姐您生气，是不是。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了。三小姐您要知道，春桃她那个父亲哪，您还没瞧见哩：那个可怜巴巴的样子！还有她那个二姑妈呀，也是！(三小姐皱了皱眉。)我得说快点儿，别耽误各位的时间。我请小姐您做个好事：收回成命，别叫春桃走。

**三小姐** (冷冷地。)对不起，那可办不到。

**朱长福** (点点头。)一点儿也不错。可是她那个父亲哪，那老头儿挺别扭。他要是知道春桃被小姐您撵走喽，他不问么？(装个严厉的声调。)"你怎么回来了？"(可怜的声调。)"三小姐叫我走。"(严厉的声调。)"怎么回事，这这这！"(可怜的声调，还装着一副苦脸。)

“我，我，我……”（平常的声调。手一摆。）她说不出嘛。（小陈渐渐被吸引了注意。姑太太和三小姐渐渐由色变而微笑。）好了，这么一来可糟了。那老头儿知道了是怎么回事，那春桃可就没命了。（严厉的声调。）“你怎么，你你你！哼，你跟朱长福，嗯！啊！哦！哇！哼！”——百儿！那么一手掌，把春桃打个四肢朝天，那老头儿，您别瞧不起他，嗯，可准有那么一手。春桃怎么办呢？淌眼抹泪的，（哭似的声调。）“爸爸，我往后不这么着了，饶了我这一回罢。”（平常的声调。）不成，（摇摇头。）不成。那老头儿别扭嘛。那么一来，春桃没给揍死，老头儿可得气死。小姐您瞧，多可怜！也许两条命也得，嗯！（点头。）

〔大家都瞧着朱长福，沉默片刻。〕

姑太太 （微笑。）朱先生我问您一句话，您别生气。

朱长福 哪儿的话！我怎么会生气。我要气还气不上来哩。我只在鼻子里生气：有鼻孔嘛。（点头。）您问。

姑太太 我说您可也是明白人。您知道春桃的父亲得气死，您干么又跟春桃那么着？您到底是怎么个目的？

朱长福 春桃要我给她钱嘛。

三小姐 （微笑。）给钱就给钱得了，干么要干坏事？

朱长福 （点点头。）一点儿也不错。可是我能白给么？譬如说那些个开店的，他们谁不想捞钱儿？可是我不能白给他钱儿：他是卖，我是买，可一点儿不能含糊。就是我门口儿那家小店，那掌柜的老是上我这儿来：（苦着脸。）“朱大爷，我又短钱用了。”我说“好，算我

的。”掌柜的就得送货来：五十斤白糖，三十打洋蜡，二十个尿盆儿。我要用么？不是。我是做好事。那些个东西一送来，我就喊我管家的给钱。那些个店里的掌柜全把卖不了的货往我家里送。嗯，我就是这么个人。春桃的这回事也一样：她是卖，我是买，我一买上了我可得负责。

三小姐（高兴。）这么说您还是个大善人哩。（小陈看着她。她偶然和他面对面，她马上板起脸转开，又对着朱长福。）

朱长福（微笑一下。）大善人可不敢当。我不过是个多情人。

三小姐（起劲地。）多情人！

朱长福（点头。）一点儿也不错：多情人。譬如说春桃罢，我可真爱她。可惜她年纪小了点儿。

三小姐（非常注意。）您喜欢年纪大点儿的么？

〔朱长福刚要开口，姑太太岔了嘴。〕

姑太太 要多大年纪的？

朱长福 顶好是三十来岁。我自个儿快四十了嘛。

三小姐（扭了一下。）您瞧我几岁？

姑太太 我们这三姑娘简直是十三四岁的小姐儿。

三小姐 什么！别人三十来岁了，还说是小姐儿哩！

小 陈（突然站了起来，不尴不尬的脸色。）咱们刚才的话还没结果……我希望……

三小姐（好象才发觉小陈在这里。大声地。）怎么，你还没走么！滚！我不许你在我屋子里！

小 陈（哀求地。）呃呃呃，……

三小姐 不理你！（转向朱长福。）您给春桃多少钱？

朱长福 春桃的父亲病得可不善，就是那个老毛病。我送了他到医院里，每天得花什么五六块钱。

姑太太 一个月不是一百多么？瞧瞧这个目的！

三小姐 另外呢？

朱长福 另外么，一个月在我这儿拿个什么三十五十的。

三小姐 （吃一惊似地。）不是二百么！

姑太太 二百！

[小陈站着不知怎样才好，谁说话就瞧着谁，他想等他们说完。]

朱长福 （点头。）唔，二百左右。

三小姐 （轻轻地一扭。）我不信！

朱长福 您问春桃罢。

三小姐 （尖叫。）春桃，春桃！……朱先生您倒挺肯负责。（春桃上，傻了似地瞧着大家。）春桃，朱先生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儿？（大家看着春桃。春桃瞧了三小姐一会，低着脑袋，抓着两手，不言语。沉默片刻。）说啊！（微笑。）干么不说？

姑太太 说呀！瞧瞧这幽默劲儿！说啊！一个月给了多少？

春桃 二百。

三小姐 （不胜感慨。）嗨，春桃也值二百哩。（很快地瞧了一眼镜子。转过脸来对朱长福，有点兴奋地。）你一爱上了谁，您就这么负责么？

朱长福 （点头。）一点儿也不错。可是我有资格爱别人么，老是别人爱上我，我才爱她。不然的话，您瞧瞧我这脸

子。我可不好意思爱别人。

姑太太 (瞧三小姐一眼。)客气!

朱长福 真的,我不冤您。别人爱上我了,没不答允的。

三小姐 真的么?

朱长福 王八蛋冤您。

三小姐 (冲口而出。)我爱您!

朱长福 什么! (站了起来。)

三小姐 我爱您。

朱长福 真的?

三小姐 真的。

朱长福 (拍胸脯。)好! 算我的!

小 陈 (冲出来。)怎么! 怎么怎么!

朱长福 (冷冷地瞧小陈一眼,对三小姐。)他是谁?

小 陈 老子姓陈,叫你认识认识!

三小姐 (同时说。)姓陈的。不相干。(对小陈嚷。)走!

姑太太 再不走就喊巡警! 我就是这么个目的。

小 陈 (向朱长福汹汹地。)三小姐是我爱上的,你你你!

朱长福 (把衣袖往上捞了一下,挺着肚子,向三小姐。)你到底爱谁?

三小姐 谁爱这个姓陈的! (跑到朱长福身边。)我叫这姓陈的走他不走。你给我撵他走罢。

朱长福 (向小陈跟前跨了一步。)一个人总得有道理:三小姐爱我不爱您,您呆在这儿也没用啊,是不是? 大家客气点儿! 您走罢。

小 陈 (不服气,两手抓着拳,炸着嗓子嚷。)胡说八道,我

走！你是什么东西，你你你！你姓什么！叫别人走！

朱长福 （又捞一捞袖子，和小陈面对面站着。）我姓朱！

三小姐 走！走！春桃，揪他走！

姑太太 你瞧瞧这姓陈的，这这这！呵，可景气不景气！

〔春桃上前拖住小陈的膀子，小陈膀子一抽，春桃几乎跌了一交。〕

春桃 三小姐，我揪不动。

姑太太 喊巡警！喊巡警！

三小姐 走！走！

小陈 你这混蛋！你这，这这！你配爱三小姐么！你是什么东西！你俗不可耐！

朱长福 呵，俗不可耐！我可比你高明多了！

小陈 哼，你念过书么！巴斗大的字你还……

朱长福 书！我有三十个书架子书！大学教授也得请教我！你算什么！

小陈 我是个足球队！

朱长福 足球队！我从前是环球足球队长！

小陈 哼，洋文儿你总不认识！

朱长福 洋文儿！我是哥伦比亚的哲学博士，什么地角儿我也到过，我还在巴黎逛过二十个法郎的窑子哩。你逛过么！你逛过么！

小陈 （有点丧气地。）我只逛过前门外的窑子！

朱长福 （拉小陈的手。）嗨，咱们谈谈罢。你也爱逛窑子么？  
（坐下。）

姑太太 你瞧瞧这可景气不景气！他俩谈开了！

三小姐 走走走！春桃你揪呀！（对朱长福。）叫他走哇！

朱长福 什么？（茫然四顾了一下。）好，走！

小 陈 你叫我走！？

朱长福 （站起。）三小姐说的！（推小陈。春桃拖小陈。）走！  
（小陈挣扎，朱长福就抓住他的膀子。）

小 陈 混蛋！王八蛋！  
〔两个人打了起来。

三小姐 打！打！（稍停。）春桃揪着他腿子！  
姑太太 （同时说。）喊巡警！喊巡警！打人，嗯？打人！

〔小陈到底不是朱长福和春桃的敌手，被拖了出去。  
刚到门口，小陈又要打回头。

小 陈 （向台中央伸着手。）我还有帽子哩！帽子！  
〔朱长福和春桃放了他。大家瞧着他到桌子边拿着帽子，又瞧着他走出去。他一面走一面嘴里不知嘟哝一些什么——我们可听不见。小陈下。

三小姐 春桃你去关大门！  
〔小陈忽又上场。

小 陈 （指指三小姐。）你你你！哼！我亏待了你么，你你！  
我还请你看过电影，我还……

三小姐 我也请你看过电影的！什么稀罕！

姑太太 你还在我们这儿吃过陈皮梅哩！  
〔小陈急急忙忙下，马上又打回头。

小 陈 （指指三小姐。）你真不知好歹，你你你！我请你吃过饭的，你这回就这么……

三小姐 上星期六你不是在我们这儿吃饭的么！

〔小陈下。又上。〕

**小陈** (同前。)谁稀罕你这种女人! 又丑, 又恶, 又骚, 又……

〔话还没说完, 就夺门而出; 下。春桃也跟着下。〕

**姑太太** (昂着脑袋, 两个嘴角往下弯。)哼, 简直是! 我就不知道小陈到底是怎么个目的! 哼, 请吃过饭, 请看过电影儿, 就那么稀罕! (后台关大门响。)

**三小姐** (对朱长福身子扭了一下。)咱们怎么办?

**朱长福** 什么怎么办? 不是说你爱我么? 我给钱就是了, 咱们就赶快爱罢。(春桃上。傻似地瞧着他们, 象在一面听着一面想。)

**姑太太** 嗯, 这个目的儿可不坏。

**三小姐** 咱们订婚罢。

**姑太太** 是啊, 得快点儿结婚。别再幽默了。

**朱长福** (惊异。)结婚!? 咱们结婚么!?

**三小姐** (吓了一跳似的。)怎么?

**朱长福** 我可不能结婚。小姐您想想……

**三小姐** (嗔娇地。)什么小姐小姐!

**朱长福** (愣了会儿。)唔, 不是小姐。我说啊, 我不能结婚。……

**姑太太** (张大了眼。)这是怎么个目的, 怎么个政策?

**朱长福** 我要是结了婚, (指指春桃。)她们怎么办呢? 我爱人儿挺多: 都是零买的, 她们也不整卖。譬如说罢, 我门口那家小店, 送些个洋蜡, 送些个尿盆儿什么的, 我买着不碍事。要是掌柜把他那个店整个儿的搬来,



(摇摇头。)那可不成，(摇摇头。)那可不成。这道理不是一样的么。我对你们是做好事，我是一种慈善事业。你对我啊，零卖可以，一个月我给你些个钱，咱们可以订个合同，老少无欺。我不欠账，我也不打折扣。您自个儿想想罢：这买卖可能不能做，你要不要爱我。结婚——可不成。咱们结婚，(用下巴指指春桃。)春桃怎么办哪？

三小姐 (变色。)春桃这卖淫妇！私娼！(抽咽起来，扑到姑太太身上。)姑妈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姑太太 零卖就零卖罢，我就是这么个目的，我……

三小姐 都是这春桃！这私娼！

春桃 干么骂我！

姑太太 (同时说。)三姑娘！三姑娘！……

[朱长福手筒在袖子里，安闲地坐下，满不在乎地瞧着她们，在等着一个正式的答复，那态度象在等着办一件例行公事似的。于是幕下。]

原载《春光》月刊1934年4月1日

第1卷第2期。